

兩儀、七巧、老妖魔（神龍豪客故事）

曹若冰・著

一個身負血仇的少年，當他苦練絕藝有成下山欲報血仇時，血仇踪影已杳，生死下落不明。

江湖上突然崛起了一個青雲幫，兩年不到的時間裡，勢力聲威之浩大，已使得武林望風披靡，令人驚心動魄。於是，他獨闖青雲幫總壇……

$4.00

1137

編者話 蕭逸長篇劍仙列傳故事「塞外驚虹」及馬雲的「邪惡風雲」，今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難以所料，敬請參閱，得睹全豹。蕭逸由下期起再一新作：「挑燈看劍」刊出。同時還有黃鷹又一新著「飛龍引」亦同期推出。以上巨著，俱臻一流水準，保証滿足讀者閱讀興趣。

**　　**　　**

曹若冰今期又為本刊撰寫巨型小說，「兩儀、七巧、老妖魔」為神龍豪客故事之首部，內容精采非常，懸疑刺激，描述一個身負血仇的少年，苦練絕藝，但當他藝成欲報血仇時，仇踪已杳，下落不明……過程曲折緊張，看到末段時定會為之驚歎！

**　　**　　**

雙鷹神捕這個故事集自刊出以來，深受一般讀者喜愛，先後曾刊出五個，一個比一個精采，下期第六個：「刺客驚龍」將告推出，敬希萬勿錯過。

**　　**　　**

慕容美君的「無名鎮」今期恢復刊載。是篇自壹一二九期脫稿後，一直為讀者們深受關注查詢，多謝捧場，作者並向愛護之讀者致萬二分歉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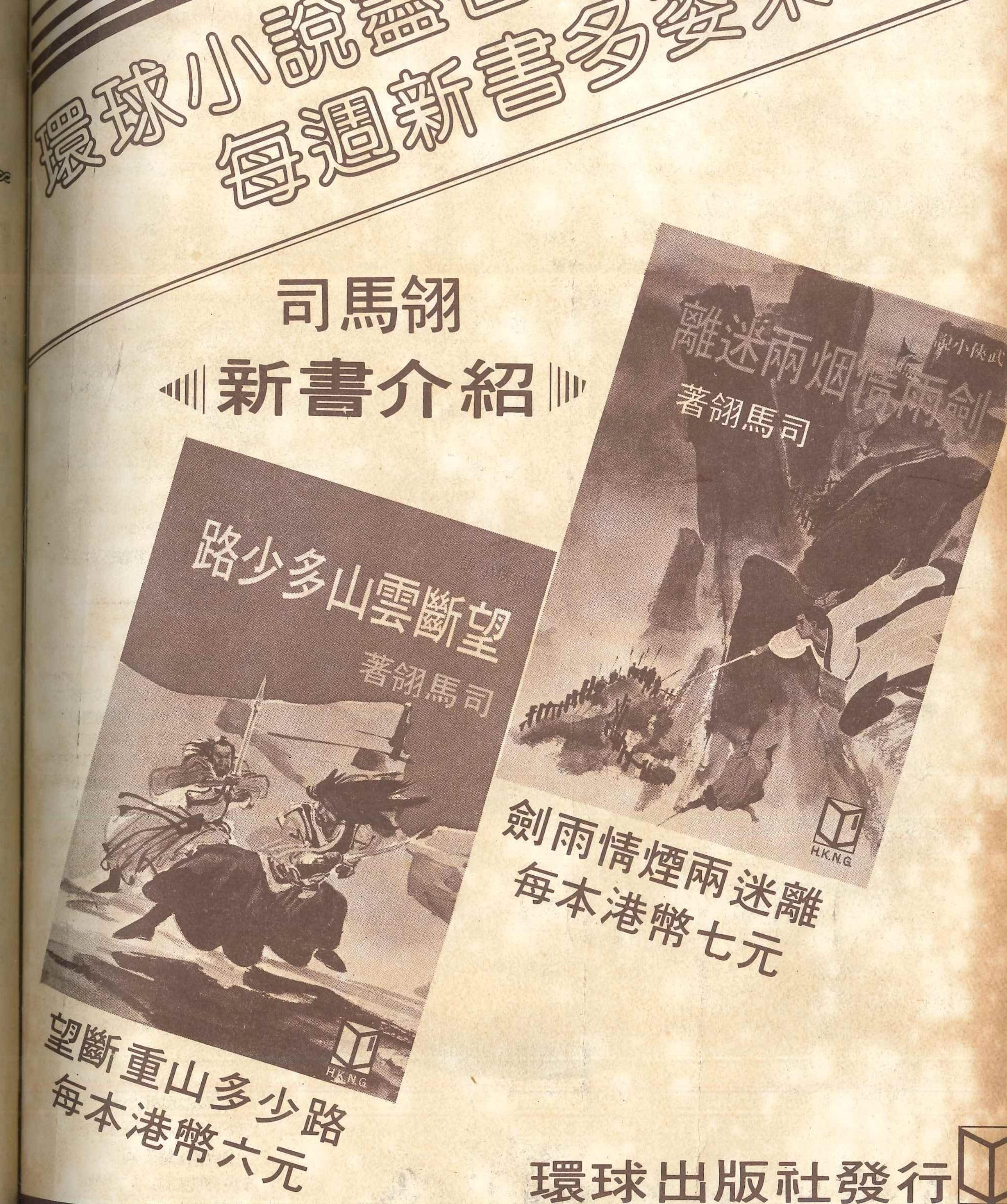
第113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神龍豪客故事之一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兩儀七巧、老妖魔

劍盟令符 不翼而飛

青雲帮。是最近新崛起江湖的一個帮派，在先後兩年不到的時間裏，其勢力已遍及大江南北，聲威浩大，武林望風披靡，令人驚心動魄。

一提起青雲帮，武林正邪兩道莫不有談虎色變之感，簡直無人敢輕談論該帮的任何事件。

如果不信邪，只要隨便談點什麼，立刻便會有一場殺身大禍！

誰都知道，少林、武當、崑崙、峨眉、華山、長白、青城，爲當今武林七大門派，崑崙派位居第三。

崑崙門下弟子數達三百餘衆，個個均皆身懷不凡武學功力，能手傑出，其聲勢實力，僅略遜於少林，武當兩派而已！

可是……

不知何時何地與青雲帮結下了什麼深仇大恨，弟子三百餘衆的崑崙派，竟於一夜之間，被血洗了！

除了少數的幾名弟子因在江湖上行道未遭刦難外，只逃出了身負重傷的一位長老和六名高手，其餘之人全部都慘遭屠殺，屍橫遍地。

那慘狀，實爲武林罕見，令人怵目驚心！

崑崙一派數百年的根基，三百餘弟子，竟被屠殺血洗於一夜之間，整個武林立刻爲之震驚，人人咋舌！

但是也由此可見，青雲帮的威勢之浩大，實力之雄渾，確實無與倫比，不可輕視！

崑崙派就這樣的完了嗎？

當然不！

六名高手與一位長老逃出刦難後，立即趕赴武當山三清宮，求見武當掌門靈眞道長，請求靈眞道長主持正義，請出「劍盟令符」，召集少林、峨眉、華山、長白、青城等五派高手，聯手對付青雲帮，爲武林除害！

「劍盟令符」爲兩百年前，七派掌門人齊集峨眉金頂較武論劍後所立，當時以武當劍法冠絕羣倫，被公認爲武林第一劍法，「劍盟令符」交由武當掌管，「劍盟令符」所至，七派弟子均得垂首聽命於執掌令符之人的諭令指揮。

「劍盟令符」自設立迄今已兩百多年，從未動用過一次，一直被武當派供奉在藏經閣上，歷代相傳。

崑崙派在一夜之間被毀於「青雲帮」手下，崑崙長老請求請出令符，召集其他五派掌門高手，聯手對付「青雲帮」，這事實在非同小可。

靈眞道長自是不敢貿然答應，遂立即與派中長老及各院、殿主持，會商應該如何處理？徵詢衆人的意見。

衆皆認爲，武當派執掌「劍盟令符」，也就是武林七大門派之首，不要說是有崑崙長老登門求援，即以武林正道立場，對此事亦不能坐視不理，否則何能稱做爲武林正道，俠義名門？

況且，青雲帮雖然新崛起江湖，爲時不久，但已惡名播揚，鬧得江湖上遍處腥風血雨，天翻地覆，武林人人心中痛恨切齒，如不趕速除去，則未來禍患，不知要鬧到如何地步？

商議的結果，決定依從崑崙長老的請求，請出「劍盟令符」召集其他五派掌門高手前來共商對策，免得一擊不成，使青雲帮有所警惕！

那料，打開藏經閣之後，這才發覺供奉在神龕中，歷傳兩百年的「劍盟令符」竟然不翼而飛，不見了。

靈眞道長不禁驚得目瞪口呆，職司掌管藏經閣的靈虛道長更是面色煞白，渾身顫戰，冷汗淋漓！

這怎麼得了？

「劍盟令符」乃七派掌門祖先所立，七派門下弟子見令符皆猶如見本門先祖，必須大禮參拜，垂手聽命！

這等關係重大之物，豈能落於外人之手？

是什麼人？竟然恁地大胆，潛入猶如龍潭虎穴的武當派三清宮重地——藏經閣內盜走「劍盟令符」。

這人也眞是胆大包天之極……

× × ×

八月初，那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眼看還差七八天就到了！

秋風瑟瑟，涼意襲人。

這季節，已經是穿夾衣的時候了。

尤其是在大陸的西、北兩地，這時候該是連夾衣也有點抵禦不住寒流的侵襲，而穿上棉衣了。

八月裏的天氣，在河北以北，甘肅之西，有些地方已經落雪了。

秋天，是一個最撩人傷感的季節，尤其是一些身世孤苦飄零，胸懷慘痛的人，心頭更易憑增無限的愁煩，哀傷！

日落黃昏，夕陽斜照。

晚霞，是秋天裏的特色，最美麗的景緻。

古詩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從這兩句詩裏，可以體會得出，秋天裏的黃昏景色有多美，多撩人，多啓人遐思，惹人幻想！

就在這時刻。

由玉門往酒泉的官道上，有一匹通體毛色純黑，不見一根離毛的黑馬，馬背馱着一個穿着黃土布衣褲，但却面如冠玉，相貌英挺，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向嘉峪

關方向飛騎疾馳。

這黑馬的脚程好快，剛才看着還在眼前不遠地方，一忽兒的工夫，已馳出了里許之外，眞是快如風馳電掣！

路旁正停立着兩個青衣漢子，一個瘦長臉，一個四方臉。

黑馬剛疾馳而過，瘦長臉漢子目中突然閃過一抹異采地向四方臉漢子問道：「老三！你看見了沒有？」

四方臉漢子一時不明瘦臉漢子之所指，微微一怔！道：「二哥！什麼看見了沒有？」

瘦臉漢子道：「剛過去的那匹黑馬，你覺得怎麼樣？」

四方臉漢子眨了眨眼睛，道：「脚程很快，很神駿，看來是一匹千里良駒。」

語聲一頓，問道：「你看中牠了？」

瘦長臉漢子點頭道：「我想把牠弄下來送給舵主，你以爲如何？」

四方臉漢子道：「好啊！只是那馬的脚程太快，我們能追得上嗎？」

瘦臉漢子道：「老三！這個你只管放心，保險追得上！」

四方臉漢子道：「二哥很有把握？」

瘦臉漢子點頭一笑道：「老三！天快黑了，前面不遠就是嘉峪關，我想那小子必然會在嘉峪關投宿落店，咱們只要趕到嘉峪關定能趕上。」

四方臉漢子聞聽，覺得瘦臉漢子的話甚是有理，遂即一點頭道：「如此，我們就趕快追上去吧！」

這身着黃土衣褲的少年，名聞人瑞，藝出當世武林前輩奇人「兩儀老人」，他胯下那匹似馬非馬，似騾非騾的黑馬，乃深山異種「烏雲追風」，爲「兩儀老人」退隱後的代步坐騎。

× × ×

嘉峪關，位於酒泉之西，爲長城邊界要隘。

事情果如那瘦臉漢子所料，夜幕低垂，華燈初上時分，聞人瑞在嘉峪關「悅來老店」的門口停了下來。

店夥計一見，馬上人雖然穿着黃土布衣褲，樣子看來很土氣，但胯下馬的模樣却是古怪神駿非常。

做生意的人，尤其是這種客店裏的伙計，特別講究的是嘴巴能說會道，眼睛雪亮，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和氣、親熱！

這樣，他們才能多得點兒小費賞錢，也才能招徠客人，來過一次，第二回再經過這裏，決不去別家。

聞人瑞的穿着雖然土氣，但因相貌生得英挺，胯下「烏雲追風」的模樣又極神駿，所以店伙計也就絲毫不敢怠慢，連忙三步併作兩步的迎出來，哈着腰，臉上堆起阿諛的笑容，親熱地招呼道：「相公要住店麼，我們這兒有清靜的上房，既乾淨又寬敞，請往裏請！」

嘴裏招呼着，手也已伸出朝「烏雲追風」的轡頭上抓去。

聞人瑞見狀，心中不由一驚！連忙揚聲輕喝道：「不可！」

輕喝聲中，手裏的馬韁急地往右一帶，烏雲追風的馬頭立即隨勢向右一偏，店伙計伸出的一隻手也就抓了個空。

烏雲追風脾性怪異，除主人之外，別人休想碰牠一下，否則，準得吃上牠的大虧。

所以店伙計才一伸手，聞人瑞便即心中一驚，連忙把韁繩右帶以避。

也幸虧聞人瑞動作快，不然，這店伙計的手只要一抓上轡頭，準定會被烏雲追風一昂首攛上半空去，摔個重的，弄不好，也許當場摔斷筋骨，魂斷橫屍地上。

店伙計自然不明白這原因，還以爲這位少年客人有什麼不高興呢，當時不禁愕然一怔，問道：「怎麼啦？相公！」

聞人瑞飄身下了馬背，笑着道：「沒有什麼，我這匹馬脾氣很大，別人碰不得牠。」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小二哥！麻煩你給我一間上房，要清靜點的，你們的馬廐在那裏，這馬我自己牽着去好了。」

正說之際，驀聞蹄聲緊促，自東首傳來。

聞人瑞抬眼望去，只見當先一騎，恍似平地湧起了一朵紅雲般，敢情馬是紅馬，人是紅衣，人馬都是一片紅色。

後面緊跟着四騎，却皆是黑色。

好快！

一陣香風襲人，一紅四黑五騎健馬，幌眼間已飛馳到了近前。

「咦！」

紅馬上的紅衣人突然一咦，接着勒馬停了下來。

紅馬渾身赤紅如火，昂首豎耳，樣子頗爲神駿。雖非千里寶馬，却也是千中選一的良駒。

馬上人，是一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年青姑娘！

柳眉如黛，杏眼似水，瑤鼻櫻唇。蛋型的嬌靨兒，皮膚白皙細膩，賽雪欺霜，兩頰間梨渦兒隱現……

紅紗巾包頭，身穿紅緞緊身短襖褲，外罩大紅綉花披風，蓮足三寸有零，穿着一雙紅花小弓鞋，尖尖的，瘦瘦的，惹人憐愛。

這姑娘眞美，不但美，而且俏，很媚，很迷人。

只是可惜，眉眼間隱含着一股妖嬈的蕩態，顯然是個淫娃。

紅馬在前，四匹黑馬停立其後，馬上人全都是虬筋栗肉，腰掛佩刀，身穿黑色勁裝的精壯大漢。

只看這四個精壯大漢個個都是滿臉橫肉，兇神惡煞的樣子，就知決非善類！

紅衣姑娘兩隻水汪汪的眸珠子，注視着「烏雲追風」由頭至尾看了一遍之後，忽然嬌聲問道：「喂！店家，這匹馬是誰的呀？」

她聲音雖然很甜美好聽，但是，傳進店伙計的耳朵裏，心裏却不禁有點發慌，並且連身子都有點兒哆嗦！

聞人瑞目光如電，一見店伙計的情形，心裏立刻明白了幾分，遂即朗聲說道：「這馬乃是在下的，姑娘問牠怎地？」

紅衣姑娘的媚眼兒朝聞人瑞瞟了瞟，心中不禁微微一動，暗道：「好一個英俊的美少年……」

她心中一動，立即朝聞人瑞嫣然一笑，道：「哦！原來是你這位相公的，相公！牠眞神駿啊！」

語意輕佻，嗲聲媚氣的，十足的是個蕩婦淫娃。

「哼！」聞人瑞劍眉不由微微一挑。

這種媚行蕩態的樣子，以聞人瑞那天生正直的個性，怎會看得入眼，何況他因曾經飽受那毒婦「彩霞仙子」巫念奴的百般折磨，對於女人，在心理上，早就已懷着厭惡的成見呢！

尤其是這紅衣姑娘語含輕佻，臉露媚笑，而又穿着一身紅衣，除了臉型身材和那毒婦「彩霞仙子」略有不同外，舉止神態，完全就像是「彩霞仙子」的縮影。

因此，紅衣姑娘話聲落後，聞人瑞立即劍眉一挑，本欲對她加以叱斥，但轉而一想，覺得這女人雖然是一副媚行蕩意的樣子，但却並沒有得罪他的地方，實在沒有理由對她叱斥什麼。

故而口中於發出了一聲冷「哼」，劍眉一挑之後，便沒言語。

紅衣姑娘的一身武功頗高，內功火候亦頗不弱，聽覺自也十分靈聰。

聞人瑞雖只是那麼極輕的一聲冷「哼」，她已經聽得非常清楚。

突聞冷哼，她心中不禁微微一怔，甚爲感覺有些兒意外。

按照常理，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愛聽別人的讚美的，况且說這讚美之言的人又是個很漂亮的姑娘呢！

紅衣姑娘微微一怔之後，眨了眨杏目，道：「怎麼，我這說話錯了嗎，說你的馬很駿，難道也有什麼不……」

聞人瑞沒等她話說完，已經轉向站立在一旁的店伙計道：「小二哥，請你就帶我到你們的馬廐去吧。」

那店伙計心裏早就巴不得趕緊走開，離開這女魔頭遠一點，免得弄不好，遭及池魚之殃。聞言，連忙點頭應道：「是！相公。」

說着正要舉步帶路，但那紅衣姑娘却阻止地說道：「喂！店家，慢着！」

店伙計聞聲，只得站着不動。

別看這條街上來往的人很多，客店裏的客人也頗不少，包括賬房伙計，竟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看看是什麼事，即連那些外地來的，停下來看熱鬧的一些行旅客商，也都被人暗中用眼色示意走開了。

聞人瑞因爲紅衣姑娘攔阻着店伙計，心中自是很不高興，正要開口說話時。

那紅衣姑娘忽然格格一聲嬌笑，說道：「相公，你這匹馬大概是一匹千里良駒吧？」

聞人瑞劍眉皺了皺，沒有答理。

他不答理，紅衣姑娘自然不會就此算完，嬌軀微長，倏自馬背上飄落聞人瑞面前，嫣然媚笑地嬌聲說道：「喂！相公，我在和你說話呢，你聽見了沒有？」

「哦！」聞人瑞眨了眨星目，淡淡地道：「姑娘是和在下說話麼？」

紅衣姑娘雖明知聞人瑞故意裝糊塗，但却毫不以爲意的道：「是啊，我在和你說話呀！」

聞人瑞又眨了眨星目道：「可是在下並不認識姑娘。」

紅衣姑娘忽然一笑，用手一指那楞立在旁邊的店夥計，道：「你和他說話，你認識他嗎？」

聞人瑞微一搖頭道：「不認識。」

語聲一頓又起，道：「不過，妳和他不同。」

紅衣姑娘道：「爲什麼不同？」

聞人瑞道：「因爲妳是女人。」

紅衣姑娘一聽，心中不禁暗忖道：「這傢伙外表看來雖然英俊，腦子裏敢情竟是迂腐的很……」

心裏暗忖着，口中却嬌笑着說道：「女人不一樣的是人嗎？」

聞人瑞頭一擺，神情顯得極其莊重的道：「不同就是不同。」

那店伙計在旁耳聽兩人的談話，心裏很是着急，暗暗替聞人瑞捏着一把汗，生恐紅衣姑娘會突然發怒。

因爲紅衣姑娘如果一發怒，立即就會鬧出人命。

可是，事情偏就有那麼奇怪！

平日裏那麼一個驕狂狠辣，動輒就殺人的女魔頭，不知是怎麼回事，今天竟好像變了個人似的。變得恁地溫和，有忍耐性。

聞人瑞一再出言頂撞她，她竟然毫不生氣。

這在當地人的眼中看來，可眞是個難得的奇蹟！

這眞是個難得的奇蹟嗎？確實是的。

不過，若不是因爲神駿不凡的烏雲追風，和聞人瑞那冠玉般的英俊臉孔，又怎會有這種奇蹟的出現？

當然，她是人與馬都愛上了。

原來這紅衣姑娘芳名沈蓉蓉，外號「粉蝶兒」，乃當地嘉峪關以南「清風堡主」清風娘子的女兒。

清風堡主清風娘子不僅一身武功詭異，且精於採補之術，據傳說她原是一位蠻荒魔道異人的愛妾。

這清風娘子生性極淫，且又生具異稟，夜非數壯男不滿足其淫慾，加上又精於採補之術，床笫功夫超人，一經交合，即能令人欲仙欲死，有縱是死在她肚皮上亦甘心情願之感。

因她床笫功夫超人，無論是怎樣精力充沛，生龍活虎般的精壯男人，與她交合決難支持十合之久，就垂頭喪氣的敗下陣來。

爲此，她傷透了腦筋。

經過多方研究，終被她採得了幾味靈藥，配製成一種壯陽助興的藥丸，交合之前，服食一粒，便可歷久不疲，持戰數十回合，同登仙境。

不過，如此一來，這壯男因精力損耗過甚，必然如同害過一場大病地非躺臥調養十多日，不能行動。

就這樣，還必須要服食她另爲秘製的一種丹丸，不然，縱是療養痊癒復元，從此亦必得那陽萎不舉之症，成爲一個廢物，終生不能娶妻生子，傳宗接代。

雖是如此，但那些曾經和她交合過的男人，明知道這淫婦非常可怕碰不得，絕對不能碰！

但是，一回味起那種如同登仙境時的妙味，便又死也願意的甘心爲她效勞。

這淫婦淫慾雖然强盛無比，但是所好者並不爲惡害人，而其淫慾的對象，也大都是其手下惡徒。

因此在江湖上數十年來，鮮有人知其淫惡行爲，加以她又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武林正道俠士，更是毫無所知。

否則，怎會讓她活到現在？

俗語說得好：「有其母必有其女」。粉蝶兒沈蓉蓉乃是其女，又如何能好得了呢？……

「粉蝶兒」不但和乃母一樣的荒淫非常，而且心狠手辣，專喜擄刧英俊少年壯男，供其淫慾！

其淫慾雖不及清風娘子，但凶殘惡毒，却比清風娘子遠甚多多。

聞人瑞的一句「不同就是不同」剛出口，旁邊的店伙計心中不禁猛然一驚！以爲這一下子，粉蝶兒沈蓉蓉定被激怒無疑，不由暗說：「不好！要糟！」

那料，事情完全出於意外的，粉蝶兒竟然一絲兒也沒有生氣的樣子，依舊嬌媚的笑着道：「好，你說不同就不同吧。」

語聲微頓了頓，接着又道：「現在我想問你幾句話，你肯回答我麼？」

聞人瑞心中雖然很不願意答理她，但在她這種笑臉溫語的情形下，却又不好太過拒絕，無可奈何，只得冷漠地說道：「妳要問什麼？」

沈蓉蓉道：「請問相公貴姓大名？」

聞人瑞道：「姓聞人，名瑞。」

「哦。」沈蓉蓉道：「原來是聞人相公，奴家失敬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問道：「相公府上住在什麼地方？」

聞人瑞道：「湖南衡山。」

沈蓉蓉眨了眨眼睛道：「你這匹馬的模樣兒雖然很怪，但却很神駿，如果我猜料的不錯，牠一定是一匹千里寶馬，是不是？」

聞人瑞冷冷地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沈蓉蓉不禁一怔！心忖道：「這小子怎麼恁地不識好歹，一開口總是那麼粗聲粗氣，冷言冷語的……」

心中這麼一想，便不由得有些兒生氣，但仍舊忍耐着嬌媚的笑說道：「你這人是怎麼的了，怎麼一開口就冷冰冰硬蹦蹦兒的，難道你是吃生米飯長大的麼？」

聞人瑞兩眼倏地一瞪，大聲道：「妳才是吃生米飯長大的呢！」

那店伙計在旁一聽這話，心裏頓時緊張的不得了，有如一頭小鹿亂撞般地直替聞人瑞担心着急。

果然，沈蓉蓉被這句話回頂得發了怒，倏地一聲冷喝道：「小子！你也太不識好歹了！」

聞人瑞劍眉一挑，道：「在下生來就是一副不識好歹的脾氣，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沈蓉蓉粉臉凝寒地道：「你既然不識好歹，姑娘可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聞人瑞道：「姑娘不客氣便怎樣？」

沈蓉蓉道說：「將你連人帶馬一起留下！」

聞人瑞淡淡地道：「姑娘自信能留得下在下的人和馬？」

沈蓉蓉柳眉一挑，道：「姑娘就不信留不下你來。」

話鋒一頓，倏地沉聲喝道：「把馬韁繩給我！」

嘴裏喝着，纖手一伸，直朝聞人瑞手裏的馬韁繩抓去。

她出手快疾如電，滿懷自信十拿九穩，一抓就着。

那知事實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地，她手才一伸出，聞人瑞忽揚聲輕喝道：「姑娘抓不得，牠的脾氣很壞，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輕喝聲中，拉着馬韁繩的手倏地往後微微一縮，只是那麼毫厘之差，她竟然抓了個空，沒抓着。

她出手快逾閃電，又是突然出手，照理，就是一個身懷武功和她相若的人，亦必很難躲閃，定被抓着。

可是，聞人瑞手只微微往後一縮，她就抓了個空，而且縮得那麼的恰到好處，只差了那麼一點兒。

這情形顯而易見，聞人瑞若非身懷武功身手不俗，怎會有那麼巧？

可惜，沈蓉蓉她昏了頭，一時竟未想到這些。

她一把抓空，還以爲只是一時湊巧，自是不肯就此干休，又是一聲冷笑，道：「姑娘就不信你的鬼話，偏要看看這畜生的脾性有多壞？」

說着，蓮足前跨一步，探手又向聞人瑞手裏的馬韁繩抓去。

聞人瑞一見沈蓉蓉再度出手，遂即冷笑道：「反正在下已經說過了，姑娘不信，在下也就只好任憑姑娘了，不過，吃了牠的虧，可就不能够怨怪在下未曾說明在先了。」

這回不但未再縮手閃讓，反而把手一伸，將韁繩向沈蓉蓉手中送去。

說來也眞巧得出人意料，沈蓉蓉伸手疾抓，聞人瑞把韁繩迎着沈蓉蓉抓來的玉手中送去。

雙方動作皆是快如電光火石一閃，奇快絕倫。

韁繩雖是的的確確被沈蓉蓉抓着了，但又不知怎的一來，那韁繩好像是活的一般，忽地一彎一彈，恰巧打在沈蓉蓉的玉腕脈門上。

這一下雖然不重，但却打得沈蓉蓉的腕脈穴一麻，整個右臂勁力頓失，手指一鬆，韁繩已經落地。

也就在同時的刹那間，烏雲追風馬首倏地一昂，張口就向沈蓉蓉的肩胛咬去。

沈蓉蓉心中不禁悚然一驚！連忙蓮足挪移，嬌軀疾閃，已飄身後退五尺，瞪着一雙杏目，望望聞人瑞又望望烏雲追風，內心驚愕不已。

聞人瑞俯身自地上檢起馬韁繩，慢條斯理的說道：「姑娘！在下可沒說錯吧，我這匹馬的脾性又壞又凶，幸好沒咬着姑娘，不然，那就實在……」

沈蓉蓉在驚愕中，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心中也就立即恍有所悟，是受了聞人瑞的戲弄。

不待聞人瑞說完，倏然嬌叱截口道：「小鬼！你裝得倒是滿像，以爲你家姑娘看不出來，是你在暗中搗的鬼麼。哼！」

語鋒微頓又起，接道：「小鬼！你的胆子可眞不小，竟敢戲弄你家姑娘，姑娘今天要不給你點厲害苦頭吃，你也不知道

姑娘是何許人呢！」

話未落，嬌軀微幌，紅影閃處，已經側身欺到聞人瑞左側三尺距離，兩隻玉掌疾如電出。

左掌打肩，右手駢指如戟，點向聞人瑞大橫肋下「章門」穴。

聞人瑞一見沈蓉蓉竟是如此的不識相，心中不禁頓生氣忿，劍眉倏挑，揚聲叱喝道：「丫頭！妳太不識相了。」

叱喝聲中，左掌微揮，「兩儀神功罡炁」已隨之發出。

沈蓉蓉側身欺近，雙掌招式齊出，滿以爲必能得手。

雖然她並不想傷害聞人瑞的性命，但却想將聞人瑞制住，連人帶馬一齊帶回堡去，馬兒留着乘騎代步，人兒則留爲淫慾消遣。

她的主意打的雖好，但是，今天却碰上了硬點子。

她雙掌招式才出，在對方單掌輕揮下，立覺一股無形潛力，絕大無比的朝她湧出，迫得她身形無法拿樁穩立，往後連退了五大步，方始穩住。

情形如此，她心中不禁駭然變色！

其實她又怎知，這還是聞人瑞因爲在街鎭客店門前，唯恐出手傷了她不好，才只用了三成神功。

否則距離這近，聞人瑞只要略加兩成神功，她焉有倖理，必被震斷心脈，五臟碎裂吐血，魂斷當場不可。

由此可見，二人功力相差之懸殊，實在太遠。

沈蓉蓉被聞人瑞以「兩儀神功」震退之後，心中雖然大感震駭，但她一向驕狂自負極甚，那肯吃這個虧？

因此，身形方才一站穩，立即發出一聲冷笑，喝道：「看不出你這小鬼，果眞還有點門道，再接我兩招試試。」

聲未落，紅影飄閃，身形倏已再度欺近聞人瑞身前，玉掌雙揮，挾凌厲勁風猛朝聞人瑞拍出。

聞人瑞見她如此不識進退，知道不給她一點苦頭吃，略示懲戒，絕對不行。

於是，立即脚踩「太乙迷踪步」，身形微偏，避過沈蓉蓉的雙掌招式，左手疾出如電，扣拿沈蓉蓉的右腕脈門。

沈蓉蓉見聞人瑞左手向她右腕脈拿來，連忙沉腕，意欲就勢避招變式改攻聞人瑞的小腹「關元」穴。

可是，聞人瑞這次出手，已是存心給她苦頭吃，施展的乃「兩儀」奇學，出手招式不僅快逾迅電，更巧妙絕倫。

沈蓉蓉如何能躲閃得開，只覺右腕一緊，已被聞人瑞左手五指扣住。

右腕落入聞人瑞手中，心中駭然大驚之下，這才知道對方看樣子雖不起眼，實際却是個身懷絕學的少年高手。

心中駭然大驚之下，連忙猛提一口眞氣，暗中潛運眞力，貫注右臂猛力一掙，企圖掙脫對方的手掌。

然而，她的心念只不過剛動，陡聽聞人瑞沉聲喝道：「丫頭！你太自不量力了，就憑妳這兩手三脚貓的功夫，竟也敢在江湖上欺人爲惡，未免太顯得武林中無人了。」

聲調一落又起，接道：「今天我本當廢了妳，但上天有好生之德，願妳今後改過好好做人，否則，倘然再碰到在下的手裏，就沒有這麼便宜了。去吧！」

話落，鬆手微微往外一送，沈蓉蓉的一個嬌軀，竟被送出六尺開外，跌了個四脚朝天。

她這裏剛被摔跌地上，四名黑衣壯漢已自馬背上飛身躍起直向聞人瑞撲去。

只聽得一陣吼喝「啊呀」之聲交雜，四名黑衣壯漢已躺下了兩雙。

沈蓉蓉從地上站起，兩隻玉手撫摸着屁股，粉臉鐵青，杏目圓睜，咬牙恨聲說道：「小子！現在算你狠，你是何人門下，可敢前往我清風堡一行。」

「清風堡」三字，在嘉峪關百里附近，雖然是婦孺皆知，人皆畏懼，但在江湖上可也只不過小有名聲，而且亦只限於黑道惡徒，正道人士，很多均不曾聽說過有一個什麼清風堡，住着什麼了不起的武林人物。

清風堡，別說是聞人瑞未聽說過，就是聽說過，憑他一身高絕的武學功力，他焉能有所懼怕？

是以，沈蓉蓉話聲一落，聞人瑞立即挑眉哈哈大笑道：「少爺是何人門下，憑妳還不配問，不過……」

語聲一頓，接道：「妳清風堡可是龍潭虎穴，吃人的地方？」

沈蓉蓉冷笑道：「小鬼！你不必問清風堡是不是龍潭虎穴，你如果有胆量，今夜就前往我清風堡一行。不然，今天之辱，姑娘亦必在江湖上找你結算。」

聞人瑞劍眉倏挑，又是哈哈一笑道：「丫頭，妳清風堡是什麼地方，少爺雖然從未聞聽說過，但是，不管是龍潭虎穴，還是刀山劍林，今夜二更，少爺準定前往就是。」

沈蓉蓉冷笑道：「如此，姑娘一準候駕。」

話落，人已擰腰，飄身上了馬背，一抖馬韁，率領着四名黑衣壯漢疾馳而去。

聞人瑞回首一看那店伙計，仍立在一邊，瞪着兩眼，滿臉驚愕的望着他只是發怔！

這時店內已經有許多人跑出來，每個人都以驚奇的目光注視着他。

聞人瑞朝那店伙計一笑道：「小二哥！你怎麼啦？」

店伙計似乎一驚，連忙陪笑說道：「是，是，相公！小的這就帶您去就是。」

夜，二更時分。

在悅來老店的後院中，冒起了一條黑影。

這黑影在屋面上略一停頓，朝四週微一打量，立即掠身電射，向南奔去。

好快的身法，月色迷濛中，像是一縷輕烟，眨眼工夫，便已消失在百丈以外。

這條黑影剛消失不見，客店中又冒起了一條黑影，也是快如一縷輕烟般地，隨着那黑影奔去的方向掠去。

前面的黑影是前往清風堡赴約的聞人瑞，但是後面的那條黑影又是誰呢？他爲何要跟踪聞人瑞身後？

× × ×

清風堡，在嘉峪關之南約三十多里地方，佔地十餘畝大小，遠遠即可望見黑壓

壓的一大片房屋。

三十多里路程，在聞人瑞展開絕頂輕功身法下，只不過片刻時辰。

聞人瑞到達清風堡，身形一停，正待縱身掠入。

驀地，一聲哈哈大笑倏起，道：「朋友，你來了麼？」

接着，堡內飛掠出三條人影，落在聞人瑞對面丈餘之處，落地現身，是一男二女。

男的是個身材魁偉的灰髮老者，女的一個是二十七八歲，艷麗妖冶的少婦，另一個則是那一身紅衣的粉蝶兒沈蓉蓉。

那灰髮老者睜着一雙精光四射的眸珠子，將聞人瑞上下下打量一陣，忽地仰天哈哈大笑道：「老夫還當是個什麼了不起的高人，原來是這麼個不起眼的小娃兒，蓉蓉也太沒有用了，竟會吃他的虧。」

話罷，倏地沉聲喝問道：「小子，你胆敢欺侮『青雲帮』中人，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青雲帮，江湖黑白兩道雖然聞名心凜，但在聞人瑞聽來，却是無動於衷。

原因是他甫離師門，初出江湖，根本就不知道青雲帮爲何物？

聞人瑞哈哈一笑，道：「什麼青雲帮不青雲帮的，那丫頭她自找麻煩，不知進退，怨得誰來？」

灰髮老者喝道：「小子！你是何人門下？竟敢不把青雲帮放在眼內。」

聞人瑞道：「在下何人門下，你閣下還不配問。」

灰髮老者不由大怒，喝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有多大的能爲，敢於這樣目中無人，且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掌出，掌挾勁風狂濤，威猛無儔的直向聞人瑞當胸劈去。

聞人瑞一見這灰髮老者說打就打，心中不由大爲氣怒，一聲怒喝，倏地出掌迎上。

兩股掌力接實，「砰」然一聲震響，狂飆勁氣激射中，灰髮老者身形立被震得立足不住，胸頭氣血翻騰，連退了七步，方始拿樁穩住。

再看聞人瑞，却是氣定神閑的站在當地，身形未幌未動好像沒事人似的，像是根本未曾和人動過手，對過一掌一樣。

灰髮老者見狀心中不禁駭然一凜，他再也料不到對方年紀不大，內家功力掌勁竟能高過他數十年的修爲。

清風堡主清風娘子和粉蝶兒沈蓉蓉一見灰髮老者一掌出手，就被對方震退七步，心頭大駭之下，連忙各幌嬌軀，縱到灰髮老者身旁，悄聲問道：「洪香主，要緊不？」

原來這灰髮老者乃是西南綠林巨魁，姓洪名信揚，外號人稱「鐵掌金環」，以一雙鐵掌和十二隻金環成名江湖，揚威西南綠林。

鐵掌金環洪信揚在西南綠林道中，雖也不是什麼善類，但亦無什麼大惡，生平作爲行事，似正亦邪，介乎正邪之間。

青雲帮創立後，江湖上的一些黑道綠林人物，莫不紛紛望風往投，加入青雲帮中保身保命。

因此，鐵掌金環爲免被青雲帮視爲敵者，便也投入青雲帮中被派爲該帮「金龍，怒蛟，黑豹、銀虎」四堂三十二大香主之一。

洪信揚聞問，連忙一搖頭道：「不要緊，是老夫輕敵了些。」

語聲微微一頓，洪信揚倏地跨前三步，雙睛暴瞪，精芒電射地瞪視着聞人瑞，嘿嘿一聲冷笑，喝道：「小子，你功力果然不弱，有胆敢與老夫在掌法上一決高下麼？」

聞人瑞劍眉一挑，道：「閣下，你自信在掌法上必能勝得在下麼？」

洪信揚道：「動手即知，老夫自信大概還不致於落敗。」

聞人瑞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洪信揚道：「老夫洪信揚，外號人稱鐵掌金環。」

聞人瑞道：「請問在青雲帮中位居何職？」

洪信揚說道：「黑豹堂下八大香主之一。」

聞人瑞笑了笑，說道：「黑豹堂主何人？」

洪信揚道：「小子你問此作什麼？」

聞人瑞答道：「好奇，我隨便問問而已。」

洪信揚嘿嘿一笑道：「小子，你要能勝得老夫的一雙鐵掌和十二隻金環，老夫再告訴你好了。」

聞人瑞哈哈一笑，道：「如此，閣下你請出手吧！」

話落，氣定神閑，岸然岳立。

洪信揚倏然一聲冷喝道：「好，小子你接招！」

身形微幌，進步欺身，雙掌交錯，挾勁風直打聞人瑞胸肩。

他出手凌厲，勢疾沉穩，頗見火候造詣。

聞人瑞雖然身負奇絕武學，但他下山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與人動手，是以一見洪信揚出手招式頗爲凌厲不俗，當下自是不敢怠慢。

口中一聲冷哼，右足外滑，橫跨半步，避開洪信揚的雙掌，右手倏出「兩儀絕穴手」奇學，食中拇三指微曲，疾若電光石火般，直朝洪信揚的肘彎「曲池」穴拿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聞人瑞只一招出手，洪信揚心中就不禁悚然一凜，暗忖道：「這小子用的是什麼招式手法？怎的這般怪異迅捷……」洪信揚不愧是個成名江湖數十年的綠林巨魁，閱歷見識極是廣博不凡！

心中暗忖，意念剛有如電光石火一閃間，驀地悟起這種手法，頗似名震武林的奇學「兩儀絕穴手」。

當時心中不禁大驚，渾身突冒冷汗，那裏還敢動手。連忙雙足用力一點地面，仰身倒縱丈外。

聞人瑞見狀，心中不由一怔，暗道：「這老傢伙在攪什麼鬼？」

他暗忖未已，却見那洪信揚已一改先前的那種狂傲神態，朝聞人瑞抱拳一拱，道：「聞人兄弟，你施展的可是『兩儀絕穴手』奇學，但不知……」

語聲一頓，又道：「請問可是『兩儀

』老前輩的傳人？」

聞人瑞見洪信揚已認出「兩儀絕穴手」，也就不否認地點頭一笑，道：「閣下既然識得，何須還要多此一問。」

洪信揚哈哈一聲大笑，道：「原來是『兩儀』老前輩的傳人，那就請恕老朽不知之罪。」

語鋒微頓，回顧旁側的清風娘子和沈蓉蓉二人說道：「堡主和蓉姑娘，妳們母女快過來和聞人少俠見見吧。」

清風娘子母女聞言，那還敢怠慢，連忙齊步走過來，朝聞人瑞福了福，清風娘子說道：「聞人少俠，蓉兒無知，先前冒犯之處，請你千萬別見怪。」

聞人瑞初離師門下山，除了方天行和「彩霞仙子」巫念奴是殺他父母的仇人，誓必手刃血仇外，至於其他的江湖黑白兩道人物，與他並無絲毫恩怨可言。

沈蓉蓉先前雖曾妄動貪念，但也只不過是奪取他的烏雲追風而已，根本就無仇恨，何況沈蓉蓉已經被他摔了一跤，跌得不輕，懲戒過了。

是以，清風娘子這麼一說，聞人瑞立即微微一笑，拱手還禮道：「人非聖賢，誰沒有個不是之處，過去的事算了，堡主這麼說法，在下實在不敢當之至。」

洪信揚哈哈一笑，道：「什麼敢當不敢當的，聞人兄弟你也不必客氣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這裏不是待客之所，請到堡中，容老朽與堡主稍盡地主之誼。如何？」

話罷，側身肅客，請聞人瑞入堡。

聞人瑞含笑抱拳拱手辭謝道：「在下尙另有他事，不便多留打擾，洪香主和堡主盛情，在下心領了，改日有暇再爲打擾吧。」

說罷，便朝清風娘子母女微一拱手，身形一轉，正欲掠身離去，沈蓉蓉忽然揚聲嬌喊道：「聞人相公。」

聞人瑞因見沈蓉蓉眉宇之間隱含冶蕩之色，對她雖然沒有一絲兒好感，但却也不好不理她，聞聲只得停身問道：「姑娘有何見教？」

語聲清朗而沉肅，沈蓉蓉不由有點囁嚅道：「聞人相公……」

她一句「聞人相公」剛出口，以下之言還未說出。

驀聞一聲急促有如龍吟般的馬嘶，自嘉峪關方向那邊劃空傳來，聞人瑞聽得心中不由陡地一驚，道：「不好！」

「不好」聲中，雙足一點地面，身形已騰空掠起，疾逾電射地直朝嘉峪關方向飛去。

「鐵掌金環」洪信揚，雖然素頗自負一身功力修爲不俗，成名江湖數十年，會過不少的武林高手，但是，像聞人瑞這等快捷絕倫的輕功身法，尙還是初次見到，心中不禁甚是駭然。

同時也這才知道，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之語，誠非虛言。

以他自認不凡的武學功力，如與聞人瑞相比，不啻是一顆渺小的星星與當空皓月之別，實在差得太多了。

憑聞人瑞一身超絕的功力武學，如要取他的性命，眞是易如反掌。

很明顯地，聞人瑞剛才是手下留了情，否則，他縱然不喪命當場，也得落個重傷倒地不起。

洪信揚確實不愧是個成名數十年的老江湖，心中這樣一想，立即對聞人瑞暗生感激，欣佩不已。

× × ×

聞人瑞因聽出那聲急促的馬嘶，乃是烏雲追風的嘶聲。

烏雲追風是他親手拴在客店的馬廐裏的，好好地怎會發出這一聲急嘶，必然是受到了意外的驚擾無疑。

聽那嘶聲，不但急，而且怒。

是以聞人瑞乍聞嘶聲，心中不禁又驚又急，急忙掠身電射，身形有如天馬行空般地直向嘉峪關方向馳回。

這時，那自客店跟踪聞人瑞身後，一直隱藏着身形，暗中窺視着的黑影，心中不由十分佩服高興。

原來，聞人瑞在嘉峪關客店門前，戲要懲戒沈蓉蓉的情形，全都落在那黑影的眼中。

雖然那人已看出聞人瑞一身武學功力均皆不俗，但却決未料到竟有如此之高。

那人恐怕聞人瑞單獨前往清風堡赴約，人單勢孤吃虧，乃才暗中跟踪其後，隱伏旁側，以防聞人瑞如果不敵時，他便出手相助。

那知聞人瑞只一出掌，立將名震西南綠林的巨魁震退，至此，他這才知道聞人瑞的一身武學功力竟然比他還高。

及至後來聽說是「兩儀老人」的傳人後，心中不由又驚又喜。

× × ×

聞人瑞飛身電掠，幌眼工夫，便已奔了二十多里，嘉峪關已經遙遙在望，頂多不過三數里路程。

驀地，他發現道旁左側百丈外的一塊空地上，有一騎馬影在淡淡的月光之下騰撲跳躍不停，並不斷地發着急促的怒嘶，正是烏雲追風。馬背上騎着一個年約七十多歲的老者，烏雲追風雖然不停的騰撲跳躍，意欲將老者摔下背來。

怎奈老者的騎術甚精，兩腿緊挾着烏雲追風腹部，任由烏雲追風怎樣顚騰跳躍，他身形竟穩如磐石般地紋絲不動。

聞人瑞見狀，知道這老者不僅是個馭馬的能手，而且身懷精深的功力，心中不由又驚又怒！

於是，他立即猛提一口丹田眞氣，發出一聲清嘯。

嘯聲中，身形已捷逾飛鳥般地掠了過去，身未落地，口中已朗聲喝叱道：「好大胆的惡賊，竟敢偸盜小爺的寶馬！」

話落，身也落地，嶽峙淵停地佇立在距離丈外地方，兩隻星目中神光如電地逼注着烏雲追風背上的那老者。

烏雲追風一見主人現身，也就頓時停止了騰撲嘶躍，四蹄停立當地，朝着聞人瑞昂首發出低低的嘶鳴。

那老者乍聞清嘯，見來人身形有如電掣般劃空射落，心中不由一凜。

聞人瑞身形落地，看清楚了只是個不起眼的少年時，不禁縱聲發出一聲哈哈大笑，沉聲說道：「小子！這匹馬可是你的麼？」

聞人瑞劍眉一軒，道：「不是我的，

難道是你的？」

老者嘿嘿一笑，說道：「小子，是你的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老夫已經看中了牠。」

語聲一頓又起，道：「這匹馬，從現在起，是我的不是你的了，你走吧。」

這老者的話好輕鬆，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聞人瑞星目神光一閃，倏地發出一聲哈哈朗笑。

這聲朗笑，純係以內家眞氣發出，聲能裂金穿石！

老者聞聽這笑聲，臉上頓現驚容，心中暗忖道：「這小子是何來路，如此一點年紀，竟有這麼深厚的內家功力？……」

他暗忖中，聞人瑞已一聲冷哼，道：「閣下何人？」

老者道：「老夫彭光祖，外號毒手魔君。」

語聲一頓，反問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是何人門下？」

聞人瑞道：「小爺聞人瑞，何人門下，你閣下不配問。」

彭光祖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氣，是嫌活得不耐煩了麼？」

聞人瑞道：「你一個盜馬賊……」

彭光祖倏然截口喝道：「小子住口！你敢罵老夫是『盜馬賊』！」

聞人瑞道：「閣下！事實俱在，你賴的什麼？」

彭光祖身形突地飄落下馬，沉聲喝道：「小鬼，少逞口舌之利，接招！」

話未落，招已發，雙掌齊出，快逾電閃地猛朝聞人瑞攻到。

聞人瑞一聲冷笑，身形微移，避攻，出掌還擊，拍打彭光祖的腰腹。

他是因為先前與洪信揚動手時，一招「兩儀絕穴」手法，立被識出來歷，是以這次出手，為免老魔識出來，所以一出手便施展了「太乙掌」法。

可是這毒手魔君彭光祖乃是成名江湖多年的老魔頭，見聞比洪信揚尤為廣博。

聞人瑞「太乙掌」法甫才出手，他立即識出了來歷，一面避招還攻，一面嘿嘿冷笑道：「老夫還以為你小子是何人門下，原來是那旋風老化子的徒弟。」

毒手魔君話聲才落，聞人瑞立即大笑道：「閣下！你再看小爺這兩招，是何人門下？」

話聲中，招式已變。

只見他展開身形，有若飄風般地忽東忽西，拳、掌、指兼施，手法不但詭秘怪異至極，而且似乎很雜亂無章。

但是，在變招換式之間，却又緊湊十分，簡直無懈可擊。

原來聞人瑞一見毒手魔君彭光祖識出他的來歷，心念忽地一動，這時竟盡展一身所學，將「太乙掌」法，「兩儀絕穴」手，三十六截筋斷脈手法，還有他家傳的一套「如意掌」法，混合施展了開來。

這一來，任憑他毒手魔君閱歷見聞如何的深廣，心中也不禁駭然之極！

一時之間，竟無法摸得清楚，聞人瑞的眞正出身來歷，究竟何人門下弟子？

聞人瑞將一身所學各種招式混合施展，這是一種大胆的嚐試，在他來說，也是根本從未想到過的事情。

是以，在開始施展時，因為各種招式在配合上，未免有些不大協調而生疏，故毒手魔君尚能應付。

俗語說得好：「熟能生巧」，何況聞人瑞又是天縱奇才，不但資質絕佳，而且悟性超人。十幾二十招過後，在「熟能生巧」的情形下，聞人瑞的出手招式越來越快，越來越緊湊嚴密！

眞是奇招迭出，神妙迅捷無比！

此際，毒手魔君彭光祖，只覺得恍如置身於指影掌山中，四面八方都是指掌的影子，紛紛向他襲至，虛幻莫測。

幌眼工夫，已過去三四十招。

毒手魔君已經被聞人瑞這種快捷奇詭複雜的攻招，迫得手忙脚亂，感到封擋困難，兩鬢間，額角上，均見了汗珠。

至此，毒手魔君這才知道，聞人瑞實在是個身負奇絕之學，武林罕見的青年高手。

只是令他迷惑大感不解的，聞人瑞怎會竟能身兼數家之長，而且都是奇學絕招，是怎麼練的……

高手過招相搏，講究的是精氣神凝合一致，不容稍分，否則，雖差之毫厘，亦必失之千里。

也就在毒手魔君心中驚凜，心神微分之際，陡見眼前人影一花，也不知是怎地一來，連看也未看清楚，只覺得右臂肘盤間驀地一緊，已被聞人瑞五根指頭扣住，渾身勁力頓失。

接着突聞聞人瑞冷喝道：「去吧！」一振腕，毒手魔君的一個身子，竟是不由自主的，直被攢起兩丈多高，向丈外之處飛去。

毒手魔君數十年修為，功力到底不凡。身子雖被攢起，竟能臨危不亂，半空裏挺腰墊勁，伸腿張臂，一式「平沙落雁」身法，飄落地上。

身形落地，連忙暗中試一運氣，覺得渾身氣血暢通無阻，知道沒有受傷，心中這才略放。

雖然沒有受傷，可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楞在當地，望着聞人瑞只是發怔。

聞人瑞一聲冷笑道：「閣下！小爺今夜也不為已甚，如若不服，儘可找小爺報復，江湖之上，小爺當隨時候教。」

話落，身形微長，掠落烏雲追風背上，雙腿一磕馬腹，輕喝道：「起！」

烏雲追風昂首一聲長嘶，兩隻後蹄猛挫，騰空躍起，落地竟是十丈之外，盪開四蹄，疾馳而去。

毒手魔君目注聞人瑞的人馬背影去遠之後，這才發出嘿嘿兩聲冷笑，猛一跺脚，長身電射而去。

毒手魔君彭光祖走後，五丈開外的一株古樹上跟着掠起一條人影，疾似流星劃空般地也往嘉峪關方向掠去。

黑道魔頭　崔護重來

劍閣，位於川中。

薄暮，華燈初上時分。

聞人瑞抵達了劍閣，一入劍閣城內，他就下了馬背，牽着馬在街上緩步而行，一雙星目不停地向街道兩旁掃視着。

可是，他接連走了兩條街之後，心中不禁大感詫異起來，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怎地不見一個化子的影子？……」

正當他心感詫異暗忖之際，驀見一個青年化子迎面疾步走來，心中不由一喜，連忙攔着那青年化子，拱手道：「閣下！請借一步說話。」

那青年化子似是有什麼急事，神色顯得很是匆忙，聞言毫不理會，脚下停也未停，身形一偏，竟欲從聞人瑞身傍側身走過。

聞人瑞接連走了兩條街，好不容易才碰見這麼個青年化子，自然不肯放過他，急地伸臂一攔，道：「閣下！在下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青年化子脚步一停，倏地倒退三步，暗提功力，凝神蓄勢戒備，臉現怒色地注視着聞人瑞，冷冷地道：「我聽見了，怎樣？」

聞人瑞道：「聽見了為何不理？」

青年化子道：「我和尊駕素不相識，有義務麼？」

聞人瑞劍眉微挑倏垂，喝道：「你是丐幫弟子麼？」

青年化子一點頭，說道：「不錯，怎麼樣？」

聞人瑞道：「你叫什麼名字？」

青年化子道：「古天運。」

聞人瑞問道：「幫主現在何處？」

古天運道：「尊駕要見本幫幫主？」

聞人瑞點頭道：「我有事要見他。」

古天運道：「尊駕上姓高名？」

聞人瑞道：「複姓聞人名瑞。」

古天運問道：「尊駕要見本幫幫主何事？」

聞人瑞探手入懷取出一面長約二寸半，寬寸半的紫竹牌，托在掌心中問道：「你識得此牌麼？」

古天運臉色倏然一變，旋即鎮定地問道：「尊駕此牌何來？」

聞人瑞沉聲道：「先答我問話，你識得此牌不？」

古天運一點頭道：「當然認識！」

聞人瑞道：「知道此牌的權威不？」

古天運心神微微一震！答道：「知道，『紫竹牌』乃本幫長老信符，權威至高，持此牌者即為本幫……」

話鋒倏地一頓，住口不語。

聞人瑞接道：「怎麼樣？說下去！」

古天運略一遲疑，道：「凡持此『紫竹令符』之人，即為本幫長老身份，本幫弟子均應大禮參拜，垂手恭聆諭令。」

聞人瑞點了點頭，道：「如此，現在我諭令你告訴我幫主現在何處？」

古天運有點猶豫地道：「這個……」

聞人瑞劍眉倏地一揚，冷然截口道：「你敢違犯幫規？」

古天運心頭猛地一凜！口氣突然一改，道：「弟子不敢。」

聞人瑞冷笑了笑，收起紫竹令符，道：「既然不敢，你就快說吧。」

古天運神情忽然一轉恭肅，道：「弟子遵諭。」

語聲一頓即起，道：「幫主現與本幫高手齊集在城西三十里外的一座古廟中，共商今夜對付青雲幫之策！」

「哦……」聞人瑞微一沉思，問道：「知道青雲幫是些什麼樣的人物？有多大實力？和本幫有何過節麼？」

古天運心中不由微微一怔，臉上掠現出一絲詫異的神情，暗忖道：「這位小長老是怎麼攪的，青雲幫近兩年來名震江湖，武林各大門派均皆為之側目，而他竟不知……」

聞人瑞聰智絕世之人，一見古天運的臉色神情，已明白了他的心意，立即解釋地說道：「我剛下山踏入江湖，對江湖中的人事、情勢一切，尙毫無所知。」

古天運聞言，這才明白聞人瑞不知青雲幫為惡的原因。

於是，便將青雲幫崛起江湖以及今夜和丐幫約鬥的原因，對聞人瑞簡略的述說了一遍。

聞人瑞聽後，這才明白了青雲幫是江湖上新崛起的一股惡勢力，也這才知道今夜丐幫與青雲幫的約鬥，是一場只許勝不許敗的生死之戰！

事關丐幫數百年基業的存亡，他身為丐幫長老，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劍眉微挑，星目神光倏閃，說道：「你立刻前面帶路，帶我往見幫主去。」

古天運這時已確信聞人瑞是丐幫長老，遂即躬身恭敬地答道：「弟子遵諭。」

話落，立即邁步在前頭帶路，向西疾行。

古天運一面在前帶路疾行，心中一面忖想道：「這眞是怪事，我自小即入丐門，本門中有這樣一位年輕的長老，怎地從未聽說過的呢……他既持有本門紫竹令符，自然絕不會是假的，不知這位年輕長老的武學功力如何？我何不且在輕功脚程上試試他呢……」

這時，已出劍閣西門，古天運心念一動，立即用手一指左邊的一條小路，說道：「那條小路較近，請長老隨弟子由那條路去。」

話落，立即暗提一口丹田眞氣，脚下加勁，展開輕功脚程，身形快似風飄電閃般地向前飛馳奔去。

聞人瑞身懷奇技絕藝，內外輕功均已臻達爐火純青之境，只微一提氣，便緊隨在古天運身後三尺距離之處。古天運回頭一看，目覩聞人瑞神定氣閑，脚下有若行雲流水般步履從容至極，心中不禁又驚又佩。

一個時辰不到，兩人已奔馳了三十里許。

古天運身形倏地一停，手指三里外黑壓壓的一片樹林，說道：「幫主就在前面那座樹林中，長老請慢行一步，容弟子先往稟報幫主率衆出林恭迎。」

聞人瑞曾聽「旋風異丐」說過，他在丐幫中的輩份，乃是當今幫主的師叔，於是也就不阻止的微一點頭，說道：「你先去稟報吧。」

古天運躬身行了一禮，邁步直往那片樹林奔去。

聞人瑞凝目朝那樹林中望去；冷月清輝下，果見紅牆隱現，於是他便緩步向那樹林行去。

俄頃，樹林中走出二十多名身穿百結鶉衣的化子，為首之人乃是個身着百補青

衣，長鬚飄胸，氣度沉穩，威儀懾人，年約五旬開外的化子。

聞人瑞一見，已知這為首的化子，就是當今丐帮帮主青衣神丐芮月奇。脚下連忙疾行幾步，朝青衣神乞行禮道：「弟子聞人瑞拜見掌門人，並請掌門人福安。」

青衣神乞芮月奇因已聞聽古天運稟報過，知道聞人瑞年紀雖輕，但却身懷本帮的「紫竹令符」。一見聞人瑞行禮見拜，連忙側身還禮說道：「長老快請不要行此太禮，月奇當受不起。」

說着，雙手齊伸，從旁挽起聞人瑞，問道：「不知長老是本帮那位師祖的傳人，請即明告，俾月奇與門下弟子好稱呼拜見。」

聞人瑞肅容說道：「聞人瑞恩師乃五十年前，以『太乙神指』點傷『九幽』老魔的本帮尊長。」

芮月奇心中不禁又驚又喜的道：「他老人家還健在麽？」

聞人瑞點了點頭道：「恩師『太乙神功』已臻化境，練成金剛不壞之身。」

芮月奇問道：「他老人家現在隱居何處？」

聞人瑞略一遲疑，道：「恩師曾經嚴囑，未經他老人家允許，不得隨便說出他老人家潛修之處，尚請掌門人原宥，聞人瑞不能違背師命。」

芮月奇恭敬地點頭說道：「既是老人家嚴囑如此，那就算了。」

語鋒一頓，又道：「這裏不是談話之處，請師叔到林中廟內詳談吧。」

話落，側身恭請聞人瑞先行。

進入林內廟中，芮月奇恭請小師叔聞人瑞居中落坐後，便即按照參拜帮中尊長之禮行禮拜見。

聞人瑞生性謙和，自然不肯坐受掌門帮主的參拜大禮，連忙起身離座讓開，道：「掌門人快請不要行此大禮，聞人瑞實在當受不起。」

話聲中，雙手虛扶，兩儀神功罡炁隨之發出，托住芮月奇的身軀，不讓其下拜行禮。

芮月奇身軀被神功罡炁阻住無法下拜，已知道這位小師叔年歲雖輕，內家功力已臻達上乘高絕之境！

小師叔既然心懷謙虛，暗發內功眞氣阻止他大禮參拜，只得躬身行了個半禮。

芮月奇行過半禮，重請小師叔落坐，接着便介紹旁立的一衆弟子依次報名行禮拜見。

這回，聞人瑞雖然沒有再發出兩儀神功罡炁阻攔，但却謙和的站起身子，一一還以半禮。

待至一衆弟子行禮拜見之後，芮月奇這才在聞人瑞的下首落座。聞人瑞立即問道：「今夜約鬥的地點何處？」

芮月奇答道：「涪江江畔。」

「是什麽時刻？」

「二更正。」

「知道對方有多少人不？」

「據帮中弟子暗探所得消息，大概二十人左右。」

「何人為首？」

「該帮『黑豹堂堂主』徐彪。」

「哦！可是外號人稱『毒龍掌』的徐彪？」

「正是此人。」

聞人瑞一聽對方為首之人竟然是昔年威震青康的黑魔道頭毒龍掌徐彪，心中也不禁暗暗一凜！忖想道：「此魔自當年被恩師以兩儀神罡震傷逸去之後，便再未現踪江湖，今番重出，功力武學必然更為精進甚多，只是，此魔怎會為青雲帮網羅，担任堂主之職，這青雲帮主是個何許人物呢？……」

聞人瑞雖然曾聽兩儀老人和旋風異丐向他提說過徐彪的武學功力，為當今武林有數的絕頂高手之一。

尤其是其所練「毒龍掌」十分歹毒，威力亦不遜於「太乙神功」，並叮囑他若與此魔相遇之時，切須謹愼小心，千萬不可大意輕敵。

他忖想至此，心念忽然一動，忙問道：「掌門人知道那青雲帮主是個甚麽人物麽？」

「不知道。」芮月奇搖頭道：「青雲帮崛起江湖雖只兩年多的時間，黑白兩道已有不少高手毀在該帮手下，但還從未有人見過該帮帮主，不知是個甚麽魔頭。」

聞人瑞劍眉微蹙了蹙，沉思刹那，突作決定地說道：「那毒龍掌徐彪既是此行之首，待會赴約動手時，掌門人便把他交給我單獨對付好了。」

芮月奇對於今夜之戰，正因為毒龍掌力歹毒難敵，毫無制勝信心，而憂心忡忡，大感忐忑，突聞此言，心中不由頓然大喜。

由於聞人瑞適才曾暗發神功罡炁托阻住他行禮下拜的身子，他心裏雖已知道這位小師叔身懷奇學絕藝，內家功力已臻上乘，已得旋風師祖眞傳，但，是不是確能敵得住毒龍掌力，仍不免有點懷疑！

於是，他乃提醒聞人瑞的說道：「那毒龍掌力歹毒霸道剛猛無儔，徐彪的一身武學更是不俗，稍時動手時，尚望師叔多加小心……」

聞人瑞不待芮月奇話完，立即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接道：「掌門人請放寬心，毒龍掌力雖然歹毒霸道剛猛無儔，我大概還可接得下來。」

說時神情泰然，從容自若，似乎極有把握的樣子。

× × ×

夜，寧謐靜寂，冷月清輝下，十多條人影快如風馳電掣般地撲奔涪江岸邊。

這十數條人影，正是聞人瑞和丐帮帮主青衣神乞芮月奇，各堂堂主與帮中高手等人。

聞人瑞仰臉看了天空星斗的位置，然後向芮月奇道：「時已二更一刻，怎地還不見青雲帮的人影？」

他話聲甫落，驀見遠處百十丈開外，出現十多條人影，身形恍如兎起鶻落地飛馳奔來。

芮月奇立即抬手一指，道：「師叔！您看他們已經來了。」

話聲中，青雲帮衆已經到了二三十丈距離之處，眨眼之間，已馳近對面兩丈地方，霍地一齊停身佇立。

聞人瑞凝目看去，只見為首之人乃是個身着黃袍，灰白長鬚飄胸，兩眼精光直

若寒電射人，年紀約在六十開外的老者，知道此人必是那毒龍掌徐彪。

毒龍掌徐彪身形一停，立即哈哈一聲大笑道：「老夫來遲一步，倒累得帮主久等了。」

語音微頓，臉色倏地一沉，沉聲說道：「本帮自創立以來，時日雖然不多，但在江湖上却是望風披靡，可以說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趁着現在還未動手之前，老夫仍望帮主三思，再加愼重考慮，只要帮主能歸順本帮，你依然是丐帮一帮之主。否則，嘿嘿！崑崙派將是你丐帮的前車之鑒！」

芮月奇哈哈一笑道：「承蒙貴帮主看重敝帮，芮某本當從命，奈何道不同不相為謀。」

聲調一落又起，道：「何況芮某雖為一帮之主，但帮中尚有師叔在，芮某實在不便擅專，貴帮主的這番好意，芮某也只好心領了。」

徐彪一聲冷笑，接着喝道：「如此，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聞人瑞在旁倏地發出一聲朗然長笑，笑聲中，脚下跨前一步，目視徐彪冷冷地道：「閣下！你可是以為你的毒龍掌力，本帮中無人能敵麽？」

徐彪乍聞笑聲，心頭不由微微一震！待至看清楚說話的只是個年紀不大的少年時，不禁雙眉一挑，縱聲發出一陣狂笑，道：「老夫還當是個甚麽了不起的人，敢於說出這等狂話，原來是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

語鋒一頓，倏地沉聲喝道：「小子，你是何人？老夫的面前也有你插嘴說話的餘地麽？」

聞人瑞淡淡笑了笑道：「閣下！你休要倚老賣老，在下何人，稍時你自會知道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聽說你的毒龍掌力頗為厲害，在下今夜想見識見識，如何？」

徐彪嘿嘿一笑，道：「小子！你自信能接得下老夫的毒龍掌力？」

聞人瑞劍眉微微一挑，說道：「閣下這話問得多餘，若無自信，焉敢向你領敎呢？」

聲調倏地一沉，震聲說道：「只要你能勝得在下一招半式，本帮便任由你處置，唯命是從。」

好大的口氣，好狂！

徐彪心頭不由暗暗一凜！旋忽雙睛猛瞪，喝道：「小子！你好狂的口氣，你是丐帮甚麽人？你說的話能算數麽？」

聞人瑞劍眉雙挑，回答道：「當然算數！」

徐彪嘿嘿一笑，他目光輕注芮月奇問道：「芮帮主，這小子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芮月奇道：「芮某字字入耳，全聽清楚了。」

徐彪又說道：「怎麽樣？他的話算數麽？」

芮月奇哈哈一聲大笑道：「毒龍老兒，他乃本帮長老，芮某的師叔，你只管放心就是，他的話猶如出自芮某之口，如白染皂！」

「哦！……」

徐彪不禁頗感意外的怔了怔。

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一身土氣的少年，竟是丐帮長老，掌門人的師叔，因此，他怔了怔之後，不由立刻臉現驚容的雙目精光電射灼灼，凝注着聞人瑞作重新的觀察打量。

只見聞人瑞岳峙淵停般地佇立當地，神定氣閑，那神情氣勢，大有「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變」之概。

徐彪到底不愧是個闖蕩江湖數十年，經多見廣的老魔頭，先前未將對方放在眼裏，未加注意，自是沒有發覺甚麽，可是現在這麽仔細一打量之下，心中不由頓然一凜！暗忖道：「看這小子年歲雖然不大，但却神清氣朗，目蘊神光，分明身懷絕學，內家功力火候修為已臻上乘……」

他正心驚暗忖之際，突聞聞人瑞一聲朗笑道：「閣下！如此你該可以完全相信放心了吧。」

聲調一落又起，說道：「請出招動手吧！」

徐彪並未立即發招出手，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先報出名號來聽聽，你雖是丐帮長老身份，但老夫仍要看看是不是眞值得老夫親自動手？」

聞人瑞劍眉一挑，說道：「在下聞人瑞。」

語聲一頓又起，道：「並不是在下賣狂，憑你身後的那些飯桶，絕無一個能是在下三招之敵，如果不信，你儘管讓他們前來一試，只要有人能走過三招不敗，就算他贏。」

聞人瑞此話一出，不但毒龍掌徐彪和他身後十多名高手個個臉色都不禁勃然一變，即連芮月奇與丐帮各堂堂主高手等人，也都感覺得這位小長老的口氣太狂，話說得太滿了。

毒龍掌徐彪尚未答話，身後已快如電射地掠出一名黑衣大漢，大聲怒喝道：「小子！你有多大的道行功力，敢於這等目中無人，且先接我黑判官胡大龍的一招試試看！」

話未落，招已發，右手招出「追風逐電」，食中二指駢指如戟，疾點聞人瑞前胸「中庭」，左右「期門」三大要穴，右手招演「雙龍搶珠」，食中二指快如電閃地分取聞人瑞雙睛。

出手不但快捷，而且狠辣沉穩，確實不愧是江湖高手，武功火候造詣均極見不凡不俗。

黑判官胡大龍雖是江湖黑道高手，一身武功頗為不俗，但與聞人瑞的一身奇技絕學相比，那何異是小巫之見大巫，實在差得太遠了。

胡大龍雙手招出如電地戳出，眼看只差三五寸距離就將戳實之際。

突聞聞人瑞口中一聲冷哼，脚下「移星換斗」，身形微閃，僅只毫厘之差，胡大龍雙手招式均已走空。

心中驀地一驚，才待要變招換式，但已無及。

何況聞人瑞已經存心要在今夜一顯身手，藉以震懾在場的這批青雲帮衆，那會容任胡大龍變招換式。

是以，胡大龍的招式才一走空，陡覺眼前人影一花，連是怎麼回事也未看清，便感右腕脈門微微一麻，一條右臂已落入聞人瑞的掌中。

胡大龍心中方自一凜，驀聞聞人瑞一聲朗喝道：「去吧！」

隨着聞人瑞的喝聲，整個身軀竟是不由自主的被一股巨大無形的勁力托起，騰空飛出一丈七八尺遠，方始力盡「叭」的一聲摔跌地上。

胡大龍乃是黑道上成名多年的一流高手，出手未能走過一招，即被摔出丈外。

這是種甚麼武學身法？眞是不可思議，若非親眼目睹，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這一來，青雲帮一衆高手，心中全都不禁凜然大驚，齊被聞人瑞這種罕世少見的武學身手鎭住了。

至於丐帮一衆弟子那就不用說了。這時，個個都不由得面露歡容，眉飛色舞，心頭狂喜無比。

難怪這位小師叔有那麼大的口氣，不把青雲帮這些黑道高手放在眼內，原來果眞身懷蓋世神功奇學。

毒龍掌徐彪眼見這等情形，心頭不禁凜然大震，身形一幌，掠落聞人瑞對面六尺之處立定，目射凶光，臉透殺機的逼視着聞人瑞沉聲喝問道：「小子！你究係何人門下，竟敢冒充丐帮弟子前來擋橫，替丐帮助拳，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聞人瑞哈哈一笑道：「老鬼！你敢肯定在下不是丐帮弟子麼？」

徐彪一聲嘿嘿冷笑，道：「小子！你那『兩儀絕穴』手法，能瞞得了別人，焉能瞞得了老夫。」

聞人瑞道：「老鬼！算你的眼力不差，在下適才所使的手法，確是『兩儀絕穴』手法，不過，丐帮弟子難道就不應該會這種手法？」

徐彪道：「小子！『兩儀絕穴』手法乃那『兩儀』老鬼的獨門絕學，你小子老實說吧，老鬼是你甚麼人？」

聞人瑞道：「他老人家乃是在下恩師之一。」

語鋒一頓又起，道：「老鬼！你既還認識『兩儀絕穴』手，想來當必記得昔年若非老人家手下留情，今天焉能還有你的命在？」

毒龍掌徐彪一生縱橫江湖，從未遇一敵手，尤其所練「毒龍掌」力，威猛歹毒絕倫，三十年前被兩儀老人打了一掌，認爲生平奇恥大辱，一直懷恨於心，苦練武學，發誓必找兩儀老人報這一掌之仇，以雪當年之辱。

只是兩儀老人早已絕跡江湖，武林中已無人知其踪影。

老魔當年與兩儀老人動手，曾走了十多招，始才挨了一掌，是以聞人瑞出手一招，「兩儀絕穴手」絕學，扣住了黑判官胡大龍腕脈穴，摔出丈外，老魔立即認出來歷，幌身上前向聞人瑞喝問。

聞人瑞話聲一落，徐彪忽地哈哈地一陣縱聲大笑道：「小鬼！老夫懷恨三十年，正欲找那老鬼師父算帳，雪報當年那一掌之賜，你那老鬼師父現居何處？只要你照實說出，老夫念你是個後生晚輩，也就不與你一般見識，饒你一條小命。否則，哼！」

聞人瑞劍眉倏地一挑，一聲冷笑道：「老鬼！憑你那點道行，也配與我恩師動手麼？哈哈！」

倏地朗聲一陣哈哈長笑，長笑聲落，忽地星目陡張，望着毒龍掌沉聲喝道：「只要你能勝得小爺，除了丐帮的事悉聽尊便，決不反悔外，小爺恩師現居何處，定當一併奉告，這在你說來，可算是一擧兩得。老鬼！光說狠話無用，你還是發招動手，與小爺在手下見眞章分高下吧。」

這時丐帮掌門與一衆高手，心中均不禁暗暗納罕，覺得這位小長老的出身來歷，實在令人有些迷惑不解，難測端倪。

他不但持有本門長老令符，是本門師祖旋風異丐的傳人，也是他親口說的，怎麼一會兒又變成了兩儀老人的傳人呢？

聞人瑞話聲才落，毒龍掌徐彪立即一聲怒喝道：「好！小子！你既然這麼說，老夫也就顧不得甚麼大欺小了，反正打了小的，就不怕老的不出頭，小子你就接掌吧！」

說落掌出，雙掌倏地翻起，挫腕揚掌，掌心外吐，推出一股剛猛的力道，勁風挾着狂飈，威猛無儔向聞人瑞當胸撞到。

徐彪眼見聞人瑞一招出手，便將胡大龍這種江湖高手，摔出一丈七八尺遠去，就知聞人瑞年紀雖輕，一身武學已儘得兩儀老人眞傳，內功修爲也有極深的火候造詣，否則怎能？

是以，徐彪這一掌竟運聚了八成功力，企圖一擊成功。

在徐彪的心中，認爲聞人瑞一身武學功力火候雖然深厚不凡，但因年齡上的差別，絕不能高出他去。

是故，他滿以爲這一掌出手，縱不能將聞人瑞毀在當場，起碼也必能將聞人瑞重傷掌下。

那知事實完全出於他意料之外，他一掌推出，也未見聞人瑞如何運氣聚力，一聲冷哼中，雙掌倏翻疾吐，也推出一股剛猛絕倫的掌力，迎着他那歹毒威猛無儔的毒龍掌力撞去！

兩股掌力交撞，「砰」的一聲巨響大震中，頓見地上沙土飛揚，兩股掌力被一逼一擠，化作一股勁風狂飈，激升半空，那威勢好不驚人！

雙方掌力交接，兩人身形雖仍都站立在原地未動，却各自連幌了兩幌，方才穩住，但雙方的足下，均陷入地下寸許。

經過這一掌，兩人心中自然也就都很有數，功力相若，不相上下。

聞人瑞雖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在未與徐彪對掌之前，他心中還眞有些兒担心，恐怕憑他僅具五成火候的「太乙神功」，可能敵不住毒龍掌力。

如今這一對掌之後，覺得毒龍掌力也不過如此。

他立時不由信心大增，豪氣陡長，朗聲哈哈大笑道：「江湖傳言毒龍掌威猛無匹，歹毒絕倫，今天一見也不過如此，眞是耳聞不如目見了。」

話落，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徐彪縱橫江湖數十年，會過不少的武林名家高手，除了昔年曾敗在兩儀老人手

下，挨過一掌外，可說從未遇見過一個眞正的敵手，鮮有人能接得下他八成功力的毒龍掌力。

這眞是徐彪做夢也想不到的事，聞人瑞年紀輕輕，在掌力上竟能與他不差高下平分秋色。

雖是平分秋色，但由於聞人瑞只是個名不見傳的少年，憑他在江湖上的名頭，實在不啻是落了敗。

當着兩帮這多高手之前，敗在一個藉藉無名的少年掌下，雖是丐帮長老身份，這個臉也是丟不起，心中實在的不服氣。

聞人瑞大笑聲未落，徐彪倏已凶睛怒瞪，一聲暴喝道：「小子！你手底下果然不含糊，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暴喝聲中，圈臂吐掌，霍地又是一掌推出。

不用說，徐彪再次發掌時，當然是運足了十成功力，掌力較前一掌更見威猛凌厲。

聞人瑞見狀自是不敢怠慢，疾地挫腕翻掌，推出「兩儀神功罡炁」迎了上去。

聞人瑞前回所發掌力，乃旋風異丐所傳之「太乙神功」掌力，與毒龍掌力同屬至陽至剛的掌力，威力雖強過毒龍掌力，但因聞人瑞只具六成火候，是以才與毒龍掌力不差上下。

但是，兩儀神功可就不同了，不但是亦剛亦柔的內家罡氣，而且發時無聲無形，恰是至陽至剛掌力的剋星。

青衣神乞芮月奇和帮中一衆高手，因爲都不知聞人瑞身懷罕絕武林的兩儀神功罡炁，一見聞人瑞發出的掌力不帶絲毫勁風聲息，不明究裏，心中全都不禁大驚失色！

但是徐彪昔年曾吃過這種兩儀神功罡炁的虧，自然識貨，心頭不由猛地一凜！暗道：「不好！」

神功罡炁和毒龍掌力接實，但聞「砰」的一聲震響中，徐彪當場被震得踉蹌倒退七尺，胸口血氣翻湧，喉頭一甜，忍不住張口「哇」的噴出一口熱血，內腑顯然已經受重傷，連忙暗中運氣調息壓制住傷勢。

青雲帮一衆高手見狀，心頭全皆凜然大驚！

一陣吼叫喝叱之聲暴起，人影電掠，紛紛縱身撲出，十數道勁風狂飆，宛似怒濤駭浪地齊朝聞人瑞擊至。俗話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英雄打不過人多。

聞人瑞雖然身負罕世神功奇學，可也不敢輕妄硬接這等十多名江湖高手一齊擊來的掌力。

不等掌風迫近，倏地發出一聲龍吟般地清嘯。

清嘯聲中，已經施展出「飛龍三式」身法，一式「飛龍騰空」，身形疾逾電射地直升五丈多高，脫出十數道掌力的範圍，往斜裏飄身落下。

這時，丐帮各堂堂主等高手，也都聲發喝叱，由帮主芮月奇率領飛身撲出，迎着青雲帮帮衆動上了手。

刹那之間，頓見掌影翻飛，人影縱橫，勁風呼呼，兩帮高手已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

徐彪此際正盤膝趺坐兩丈之外地上，閉目運功療傷，兩名帮衆分立左右凝神戒備守護，以防突襲。

聞人瑞星目一掃戰場情況，倏地一聲大喝道：「住手！」

這一聲大喝，兩帮高手全都聽得心頭猛地一震，立時各自撤招躍身倒退。

徐彪忽地自地上一躍而起，兩隻凶睛精光暴射，恨毒的瞪視了聞人瑞一眼，轉向一衆帮衆道：「我們走！」

話落，身形一轉，正欲掠身離去，聞人瑞突然揚聲喝道：「且慢！」

喝聲中，身形已電掠而起，飄落徐彪對面八尺之處，攔住去路。

徐彪臉色一變，後退了兩步，喝問道：「小子！你還攔着老夫怎地？」

聞人瑞微微一笑道：「閣下就這麼想走了？」

徐彪道：「怎麼，你難道想留下老夫不成？」

聞人瑞淡然搖頭道：「只請閣下答我一問。」

徐彪道：「你想問什麼？」

聞人瑞道：「貴帮主的名號。」

徐彪眼珠一轉，道：「小子！你有胆量沒有？」

聞人瑞劍眉一挑，道：「怎麼樣？」

徐彪道：「你小子如有胆量，只須前往本帮總壇一行，自能知道本帮帮主是誰，此刻何必多問。」

語鋒一頓又起，道：「只怕你小子沒有那個胆量！」

聞人瑞星目神光一閃，軒眉一笑道：「貴帮總壇可是龍潭虎穴？」

徐彪嘿嘿一聲冷笑，道：「雖不是龍潭虎穴，但却高手如雲，管叫你進得出不得，你信不信？」

聞人瑞倏地哈哈一笑，道：「閣下！你不必激我，貴帮總壇縱是龍潭虎穴，我也敢去闖上一闖！」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貴帮總壇在什麼地方？」

徐彪道：「洞庭君山。」

聞人瑞道：「如此，三個月後的今天，我必定前往君山貴帮總壇一行，看看是怎麼個進得出不得，現在你滾吧！」

話罷，脚下微移，橫跨三尺，讓開了路。

徐彪嘿嘿一聲冷笑，道：「好！三個月後的今天，老夫當與本帮帮主在君山總壇恭候大駕。」

話落，率領着羣賊掠身飛馳而去。

羣賊走後，聞人瑞這才向芮月奇正容說道：「徐彪此番受挫而去，短時間內青雲帮雖然未必有胆敢再找本帮的麻煩，不過，掌門人仍應小心謹愼，以防意外。」

語鋒微微一頓，聲調倏地一低，道：「恩師有諭，命我將『太乙神訣』傳授掌門人，然後由掌門人視帮中弟子資質優良者酌予傳授，現在請掌門人傳令一衆弟子迴避，俾好傳授。」

芮月奇心中不由大喜非常，連忙點頭答道：「月奇敬遵師叔命諭。」

說罷　立即傳令各堂堂主率同一衆弟子等先返回古廟等候。

衆人走後，聞人瑞便與芮月奇找了一處僻靜所在，開始傳授「太乙神訣」和「

飛龍三式」。

芮月奇既然身爲丐幫掌門，其武學功力自有極深的造詣，智慧亦必有其過人之處。

是以，學起來頗能觸類旁通，領悟力極强。

至天色發曉之際，芮月奇在聞人瑞悉心傳授，詳細述說解釋下，已把「太乙神訣」和「飛龍三式」身法口訣，全部熟記胸中。

於是，聞人瑞遂停止傳授的叮囑道：「只要照口訣勤練上三數月，便能小有成就，今後尚望掌門人不斷勤加練習，得使本幫武學在武林中發揚光大，方不負恩師之殷望。」

芮月奇連忙肅容恭敬的答道：「月奇謹遵師叔訓誨！」

聞人瑞含笑頷首道：「如此，我走了，你去吧。」

芮月奇問道：「師叔目前意將何往？月奇如欲見師叔時，何處可尋？」

聞人瑞微一沉思，說道：「我此番下山，除了雪報親仇之外，便是行道江湖，如有事要找我時，可派人在江湖上打聽好了。」

芮月奇點了點頭，問道：「師叔親仇是何方惡賊？可否示知？」

聞人瑞道：「就是那武林黑道盟主青衫儒生方天行夫婦。」

「哦。」芮月奇道：「原來是那個惡賊……」

語聲一落又起，問道：「師叔知那惡賊夫婦居住何處麼？」

聞人瑞道：「大凉山前金龍山莊」

芮月奇忽地一搖頭道：「那金龍山莊已經不存在了。早在兩年之前就已被毀，如今已成了一片瓦礫廢墟。」

聞人瑞不禁一怔！急問道：「那麼方天行惡賊夫婦呢？」

芮月奇道：「也於斯時失了踪，江湖上從此再未聽人提起過。」

聞人瑞神情呆了呆，說道：「那金龍山莊是怎麼被毀的？毀於何人之手，知道麼？」

「不知道。」芮月奇搖頭答道：「不過，金龍山莊被毀得很是奇怪。」

聞人瑞道：「怎麼奇怪？」

芮月奇道：「當時，金龍山莊中黑道高手雲集，不知怎的突然起了一場大火，竟於一夜之間被燒得片瓦無存。」

語聲微頓了頓，又道：「江湖上謠傳紛紜不一，有人說是惡賊的强仇所爲，偷入山莊放的火，有人則說是惡賊夫婦因爲得罪了一位武林前輩異人，恐怕那位前輩異人找他報仇，自己放火燒了山莊，躲起來了。」

「哦……」聞人瑞默然沉思了刹那，腦中突地閃過一絲靈光，心中暗忖道：「兩年前，金龍山莊突然奇怪的失火焚去，而江湖上却於兩年前突然出現了一個青雲帮，難道青雲帮帮主就是那方天行惡賊不成？……」

心念一動，立即又向芮月奇問道：「昔年方天行手下的那些黑道高手，難道也都失踪江湖了麼？」

芮月奇毫未思索的答道：「沒有，現在都投入了青雲帮中。」

聞人瑞星目異采倏地一閃，朗聲哈哈一笑道：「如此看來，那青雲帮倒很有可能就是那金龍山莊的脫胎換骨了。」

芮月奇聞言，心中不由暗讚道：「小師叔智慧超人，果然不同凡俗……」

暗讚中，已笑說道：「師叔高智明察，月奇也有如此猜測想法。」

聞人瑞略一沉思，道：「如此我現在就動身前往君山，暗中一探究竟好了。」

芮月奇一驚，道：「據傳說青雲帮總壇警戒森嚴，高手如雲，五大護法，八方巡使，四堂堂主，無一不是昔年威震武林的老魔頭，都有一身精湛超絕的武學功力，師叔萬萬不可單身前往涉險。」

聞人瑞微微一笑，道：「不要緊，我只不過是暗探究竟，又不是去和他們正面動手，你儘管放心好了。」

說罷，不待芮月奇再開口說話，立即發出一聲輕嘯，招呼來「烏雲追風」神駒，掠身躍上馬背，一抖韁繩，沿着江岸飛馳而去。

× × ×

翌日，午牌時分，聞人瑞抵達關中城內，在「永福飯店」門前下了馬背，將烏雲追風拴在店門外的木柱子上，邁步入店，在一個清靜的空座上坐下。

店夥計過來哈腰諂笑着問道：「小客官！你要吃點什麼，是飯還是酒？」

聞人瑞道：「配兩樣菜，吃飯。」

店伙計道：「您先請坐歇一會兒，小的馬上就給您送來。」

說罷，又去張羅招呼別的客人去了。

突然，街道外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一白一黃，兩騎健馬在飯店門前戛然停住。

白馬上是一個頭戴儒生巾，身穿青色儒衫，劍眉星目，面如冠玉，年約十七八歲，英俊瀟洒的少年美書生。

黃馬上是一個身形稍微瘦小，一身青色短衣褲書僮裝扮，却與書生一般兒英俊的美少年。

這少年美書生，神情儒雅，文質彬彬，除眼神清澈明亮外，並無其他異處，但那書僮却是目蘊灼灼精光，行家眼裏一看，就知是個身懷武學的內家高手。

何況二人又都是身佩着長劍，尤其是美書生腰下佩着的那一柄長劍，劍鞘上鑲珠嵌玉，象牙吞口，劍柄上更鑲着碧玉翡翠。

由外形上看，這柄劍，顯然是枝名貴的神兵。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聞人瑞一見這主僕二人英俊秀逸的相貌，心中不由頓生羡慕。

那美書生一眼瞥見飯店門前拴着的烏雲追風時，星目陡地一亮，俊臉上閃過一抹驚喜之色，暗道：「原來他也到了這裏了。」

這時店伙計已經搶步走到門外，伸手拉着白馬的轡頭，滿臉上儘是阿諛的笑容，哈着腰說道：「相公爺！請下馬裏邊坐，吃飯喝酒，我們這兒應有盡有，而且菜餚新鮮，味道清爽可口。」

那美書生也不說話，只微微一點頭，便翻身下了馬背，逕自往店內走進。

黃馬上的美書僮，也跟着下了馬背，隨着美書生身後入店。

美書生走入店內，星目略一掃視後，便在距離聞人瑞斜對面不遠的一張桌子坐下，向伙計要過菜飯之後，一雙星目便朝聞人瑞投視過來，剛巧這時聞人瑞的一雙星目也向他望來。

四道眼神甫一接觸，美書生的心頭不禁「卜」地一跳，俊臉上立刻飛起了兩片紅暈，低垂下了頭。

這眞是怪事，一個大男人，竟會臉紅，像個姑娘似的。

聞人瑞不由感覺奇怪地暗道：「這美書生怎地這般臉嫩……」

聞人瑞心中正感覺奇怪暗忖之際，突聽旁側有人說道：「大哥！你看這小子長得倒是挺俊的，怎麼却有點娘兒腔，我看八成兒是個兔崽子吧。」

聞人瑞轉眼向旁側望去，只見距離他五六尺遠的一張桌子上坐着三個身穿勁裝疾服的彪形大漢，一個個都是兇眉惡眼，滿臉橫肉，那副長相，令人一望便知，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說話的乃是坐在左邊的一個大漢，這大漢話聲剛落，坐在右邊的一個大漢立即朝那美書生瞟了一眼，轉望着坐在當中的大漢說道：「大哥！你可曾看見沒有，那小子腰中的那柄劍，看形式似乎頗爲名貴，可能是柄寶刄呢。」

那個坐在當中，被稱做大哥的大漢尚未說話，右邊的大漢忽地哈哈一聲大笑道：「三弟！你也太抬舉那小子了，憑他那兔崽子德性，也配佩着寶刄出門麼，據我看來，只不過是一支外形裝璜名貴，佩在身上做做樣子的普通長劍……呵唷！」

那大漢正說之際，忽見一道白光迎面疾射飛來，心中不禁一驚，正待側首躲閃，已經不及，只得張口一咬，滿以爲定能將來物一口咬住。

豈料，來物勁道竟是大得出奇，咬雖是被他咬住了，但門牙被那股勁道帶落下兩顆。

立時痛得「呵唷」一聲，連忙張口一吐，唏哩呼嚕地，吐出來的是一口鮮血和兩顆大門牙，另外還有一根寸許長的鷄腿骨。

這三個大漢，雖說不上是江湖一流高手，可也不是泛泛之輩，在江湖上也算是成名露臉，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原來這三個大漢乃「唐山三鬼」大鬼方成，二鬼李新，三鬼胡一雄，皆有一身不弱的武功，在唐山一帶，橫行不法，作惡多端，鄉民畏如鬼魅。

青雲帮崛起江湖後，派人邀請三鬼入帮，爲「銀虎」堂下二等香主。

不過，與其說是邀請，不如說是硬性指派來得恰切！

因爲青雲帮在江湖上的口號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只要他們看中了你，你就得俯首聽命。否則，必遭毒手！

三鬼對於青雲帮這二等香主的職位，心中頗爲不滿，本想不答應，可是他們自忖實在惹不起青雲帮，只得委屈求全。

入帮以後，三鬼這才知道青雲帮中所網羅的江湖高手，多如過江之鯽，眞是極一時之盛。

憑三鬼的武功，能列身二等香主，已算是很看得起他們了。

被打落門牙的乃是二鬼李新，憑李新的功力張口咬住這根疾射而來的鷄骨頭，竟還被其衝勁帶落兩顆門牙，由此可見，打出這根鷄骨頭的人的腕力之强，確然不凡，若無上乘內功修爲，焉能？

這是誰？竟有這等强勁的腕力，三鬼臉色均不禁同時勃變，心中凜然！

舉目朝飛來鷄骨的方向望去；除了那正在低頭吃飯的美書生和美書僮外，並沒有其他客人。

難道是那美書生所爲？……

果然不錯，那美書生和美書僮兩人的面前桌上，可不正都堆着一堆鷄骨頭？

事實極爲明顯，發出這根鷄骨頭的人，不是那美書生就是那美書僮無疑。

三鬼心中都不禁感覺甚是詫異，暗忖道：「難道這個看來溫文弱質的少年美書生，竟會是個身懷上乘功力的內家高手不成？……」

二鬼李新在三鬼中性情最爲粗暴凶橫，如何肯吃這個虧，立時凶睛一瞪，望着那美書生沉聲大喝道：「好個兔崽子！竟敢暗算你家二大爺，二大爺今天要不把你廢了，也就枉稱唐山三鬼了！」

說着身形已經站起，疾步走到美書生面前，探掌就向美書生肩胛抓去。

二鬼李新剛探掌抓出，忽聽一聲清叱道：「惡賊！爾敢！」

聲還未落，李新忽覺得眼前一支白雪的掌影一閃，方要偏臉閃讓時，那知竟沒有來得及。

頓聽「叭！」的一聲脆響，左頰已實實在在的挨了一記大嘴巴，立時現出五條血紅的指印。

這一掌，還眞打得不輕，只打得李新一個踉蹌，斜踏出去兩三步，方才站穩身形。

張嘴一吐，「唏哩呼嚕」，這回吐出的竟又是一口鮮血，牙齒却換了兩顆大床牙。

剛才的創痛未止，又增新的創痛，只痛得二鬼李新哼呵不止。

那美書生對於這些事情，竟是視若無睹，好像與他沒有一點關係似的，仍在自顧低頭吃飯，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美書生既然沒有稍動，那麼出手打李新這一掌的人是誰？不用問，自然是那美書僮了。

從美書僮打李新那一掌的快疾手法上看，顯然是個身負絕學的內家高手。

不然，憑二鬼的武功身手，縱是出於不意，豈有閃讓不開，而且還被打得踉蹌斜踏出去兩三步的道理。

一個瘦弱的小書僮，能够具有這等武功身手，其主人如何？不言可知，必然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然而這美書生是誰？又是何來歷……

聞人瑞心中在這樣暗忖着，忍不住抬起頭來又朝那美書生望去。

天下竟有這般巧事，他不去望那美書生時，那美書生也沒望他，當他朝他望去時，他恰恰也將那雙明亮而清澈的眼神向他望來。

這一次的眼神接觸，那美書生雖然仍

和先前一樣，俊臉倏地一紅，趕忙一收眼神低頭吃飯。

可是，聞人瑞心中却驀地一緊。

他銳利的目光，已經從美書生的眼神中，看出了這美書生實在是一個英華內蘊，功力深湛的內家高手。

三鬼胡一雄一見二哥吃了虧，立即雙手一按桌面，虎地站起，飄身到了美書生的桌前，三角眼一瞪，精光電射地望着美書生，用手一指美書僮，喝道：「呔！書呆子，他是你的書僮麼？」

美書生聞喝，似乎嚇了一跳，皺了皺眉頭，道：「你是和小生說話麼？」

胡一雄口中輕哼了一聲。

美書生忽地站起身子，朝胡一雄拱手笑說道：「眞對不起，沒想到閣下是和小生說話，所以沒有注意，沒有聽清楚。」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什麼事？閣下再說一遍好麼，只要小生力所能及，定當盡力帮忙。」

美書僮在旁，耳聽美書生這等裝糊塗之言，心中不禁竊竊暗笑，幾乎忍俊不住，要笑出聲來。

胡一雄自然不知美書生是故意裝糊塗，存心要他。聞言，濃眉一掀，又用手一指美書僮，道：「他是你的書僮麼？」

美書生點點頭道：「是啊！閣下有何指教？」

胡一雄道：「有何指敎，你沒有看見麼？」

美書生道：「小生幼承庭訓，吃飯的時候，是從來目不旁視的。」

胡一雄道：「他打傷了我二哥，你明白了麼？」

美書生一聽是美書僮打傷了人，似乎很吃了一驚，但旋又不信地搖搖頭道：「閣下別開玩笑了，他只是個小孩子，還未滿十六歲呢，怎麼能够打傷大人呢？我不信！」

胡一雄道：「不信你看。」

說着用手一指二鬼李新，道：「那是假的不成！」

這時，二鬼李新已經回到座位上坐着，半邊臉腫得高高的，生像是一個發脹的大饅頭。

他一手撫着左頰，睜着一雙凶睛，瞪望着美書僮和美書生，在等待胡一雄收拾這主僕二人替他出氣。

美書生目光望了望二鬼李新，俊臉上頓時露出一片既驚慌又懷疑的神色，望着胡一雄搖頭道：「閣下也眞會開玩笑，這怎麼可能呢，他平常胆子那麼小，怎敢打人，無論如何，這是不可能的。」

三鬼胡一雄一見這美書生外貌雖然一副俊美聰明相，實際却是迂腐傻呆得緊，心中不由得好氣又好笑！

他凶睛一轉，立時計上心頭，嘿嘿一聲冷笑，道：「你眞不相信麼？」

美書生臉容一正，道：「口說無憑，小生未曾親眼目覩，自是不能相信。」

胡一雄又說道：「如果經過事實證明呢？」

美書生道：「那麼小生自然無話可說了。」

胡一雄說道：「無話可說就能够了事麼？」

美書生目光一凝，問道：「閣下的意思是？……」

胡一雄道：「他是你的書僮，書僮打傷了人，做主人的豈能不負責任，總不能不給我們一個交待吧？」

「哦……」美書生點點頭，說道：「只要果眞是他打傷的，小生自當代爲賠罪謝過！」

胡一雄道：「賠罪謝過？」

倏地嘿嘿一聲冷笑，接道：「打傷了人，賠罪謝過就算了事，天下那有如此便宜的事！」

美書生眨眨眼睛道：「那麼閣下的意思想要怎樣呢？」

胡一雄的一雙三角眼裏，陡地飛閃過兩道異樣的光采，向美書生的腰下掠視了一眼，嘿嘿一笑，道：「等你見到事實證明，相信之後再說吧。」

美書生乃是個聰明絕頂之人，早就知道這「唐山三鬼」有意向他尋釁，目的就是爲了他腰下的寶劍。

胡一雄的目光飛快地向他腰下一掠而過，他那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已知必然想藉口要挾他，以寶劍作爲李新四顆牙齒損傷的賠償。

他心中不禁暗罵道：「惡賊！別人怕你們唐山三鬼，我可不怕你們，今天你們找到我的頭上來，你們可是瞎了眼了，我如不給你們一點苦頭吃，你們怎知我的厲害！」

原來這美書生也是個身懷奇技絕學的內家高手，一身功力已臻上乘，幾與聞人瑞不相上下。

如此，他又怎麼會把眼前的唐山三鬼，這種江湖二流脚色放在眼下。

於是，他一點頭道：「行！只要果眞是我這書僮打了他，不管你提出什麼條件，小生必定接受。」

胡一雄得意地嘿嘿一笑，道：「好，我們就一言爲定，可不准反悔！」

美書生正容說道：「閣下放心，讀書人從不食言！」

胡一雄以爲美書生已經上了他的圈套，被他拿話扣住了，心中甚是暗暗高興。

於是，他倏又兇睛一瞪，精芒電射地望着美書僮喝道：「小鬼頭！你聽見了沒有，只要點頭認錯，由你的主人出頭，一力承當，咱們這筆賬立刻就算完，否則，哼！……」

聲調一落即起，沉聲道：「可就別怨你三大爺心狠手辣，連你主人和你一齊廢在這兒，那時可就後悔莫及了。」

美書僮雙眉微微一挑，從鼻子裏發出一聲冷哼，意頗不屑的望了胡一雄一眼，嘴角上泛起一絲冷笑。

顯然，美書僮不但不願答理胡一雄，而且根本就沒有把胡一雄看在眼裏。

胡一雄心中不禁氣往上撞，他猛地一聲暴喝道：「小鬼！你敢不答理你家三大爺！」

喝聲中，探臂伸掌，五指箕張，直向美書僮肩胛抓去！

眼看胡一雄的五指堪堪抓實，美書僮竟仍是視若無睹，絲毫不作理會。

聞人瑞見狀，心中不由頓時一驚！

也就在聞人瑞心中一驚之際，胡一雄

的右掌已經搭在美書僮的肩胛上。

胡一雄探臂伸掌抓去，本意是想迫使美書僮自衞出手，用以證明李新確是美書僮所傷的，好讓美書生眼見爲信，無話可說。

如此一來，美書生就得遵守諾言，接受他的條件。

美書生若然不肯，反悔，他就可有藉口出手搶奪了。

不過，他的如意算盤打的雖然很好，但是美書僮却更是個鬼靈精，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懷不艮，意圖之所在。

是以一見他伸掌抓來，不但沒有出手，並且不避不讓，竟是視若未見，不加理會，任由他抓實。

自然，美書僮也看出了主人的心意，不願在這種酒店飯館內與人動手惹事，免得驚世駭俗。

同時他更深知主人一身武學，已儘得老主人眞傳，有主人在旁，豈會讓他吃別人的虧，任人欺負？

何況眞要動起手來，憑唐山三鬼那點武學功力，根本不需主人親自出手，他一個人也能將三鬼料理下來。

三鬼胡一雄萬想不到美書僮是恁地大胆，居然敢不避不讓，任他一掌抓實，當時不由意外地一怔！

老江湖畢竟是老江湖，他一怔之後，旋就立刻恍有所悟地明白了美書僮的心意，知道美書僮年紀雖小，實是精靈之極，自己反而上了大當。

既知上當，心中頓即意念飛閃地暗忖道：「我何不就將計就計，暗加兩成力道，給這小鬼頭一點苦頭吃吃，就勢迫令他點頭承認……」

心念一動，立時沉聲喝道：「小鬼！你想拚着受苦蝎賬不算麼，那你可是想左了，三大爺要不給你一個厲害，諒來你是不……」

話未說完陡覺右腕脈門穴上微微一麻，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

但是，情形却又似乎有點不對。

如果只是被蚊子叮了一下，半邊身子怎會感覺酸軟無力？……

手指連忙一鬆美書僮的肩胛，縮回手臂一看，脈門穴上赫然釘着一根長約四五分許的細魚刺。

胡一雄心頭不禁凜然一震，同時臉色勃變！

這情形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這店內明明隱有內家高手。

拔去魚刺，雙目電掠地向四面掃視了一下。

店中雖然有着十幾個客人，但却沒有一個形態稍異常人的扎眼人物，何況是內家高手？

胡一雄心中不禁暗忖道：「這根魚刺何來？是什麼人所發？……」

美書生突然向他一聲冷笑，道：「閣下，你這是何苦呢！」

胡一雄兇睛一瞪，道：「什麼這是何苦？」

美書生道：「須知小生雖然是個唸書人，但生平却最好結交江湖朋友，閣下如果看中了小生身上的什麼東西，不妨直接明言就是，小生說不定會慷慨的贈送給閣下，大可不必用這種訛詐手段！」

方成不禁惱羞成怒，沉喝道：「酸丁！如此大爺就老實告訴你吧，大爺看中了你腰間的那柄寶劍，只要你能將寶劍送給大爺，大爺不但決不難爲你，並且保證還有你的好處，否則，嘿嘿！……」

否則怎樣，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最後的兩聲「嘿嘿」，意思至爲明顯，有用強搶奪之意。

美書生身懷奇學絕技，怎會理他這一套，故裝不懂地問道：「否則怎樣？」

胡一雄一聲冷笑道：「這個你最好別問了，依三大爺看，你還是識相點，乖乖的將寶劍摘下，雙手送給大爺的好。」

美書生俊面陡地一寒，沉聲說道：「閣下之言，未免也太欺人過甚了，送東西也該出自小生自己心願，豈有個強要的！何況……」

語聲一頓又起，道：「這柄寶劍，乃小生祖傳寶物，小生豈能把它輕易送給別人。」

胡一雄冷笑道：「如此說來，你是一定不肯了？」

美書生道：「寶劍贈英雄，閣下的如果是個英雄，或者還可有商量的餘地，不過，憑閣下這副樣子，長像尙還不配！」

胡一雄兇睛倏地一瞪，精芒暴射地沉聲喝道：「酸丁！你敢瞧不起大爺？」

美書生微微一笑，說道：「唐山三鬼，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小生何人，焉敢瞧不起唐山三鬼兄弟，豈不是自討苦吃，不過……」

語鋒微頓，忽地發出一聲哈哈朗笑道：「若想小生將這支祖傳寶劍相贈，也並不是件什麼難事，只要露出兩手絕藝實學，讓小生開開眼界也行！」

胡一雄嘿嘿冷笑道：「酸丁！這麼說來，你必定也是個行家了？」

美書生淡笑了笑道：「不敢！小生只不過在讀書之餘，曾經跟着朋友們練過兩手花拳繡腿而已，怎敢說是行家。」

胡一雄陰聲一笑道：「好！好！既然你也是個行家，那就更好辦了。我們不妨來比劃比劃，大爺輸了就放你們主僕走路，否則，你就必須留下寶劍再走！」

美書生微微一哂，道：「好可是好，不過這裏不是地方，換個地方好麼？」

胡一雄兇睛骨碌碌地一轉，點頭道：「出東門二十里附近，有一座樹林，今夜二更，我們就在那裏見面怎樣？」

美書生微一點頭道：「好！今夜二更，小生定然前往候敎，不見不散！」

說罷，星目又轉向聞人瑞望去，這一次四道眼神相接時，可沒有像先前兩次那樣地，甫一接觸，立即俊臉泛紅，羞赧的急忙避開。

不但不像先前樣地羞赧的急忙避開，相反地還朝聞人瑞微微一笑。

聞人瑞心中不禁一怔，暗忖道：「這書生眞奇怪！他難道認識我……」

他暗想未已，忽見自店外一拐一拐的走進一個跛脚，瞽目、缺耳、白髮、紅臉的老叟來。

這時，胡一雄已經歸座，正在吃飯，一見老叟進店，「唐山三鬼」竟急忙一齊站起身子，離座搶步走到老叟面前，狀極

恭敬地，抱拳恭身行禮道：「銀虎二級，唐山三鬼敬候總護法金安。」

老叟口中輕輕哼了一聲，連看也沒看三鬼弟兄一眼，便大剌剌的走到三鬼原先坐的那張桌子上坐下。

三鬼兄弟連忙跟着走過去，併肩靜立在桌旁，直到老叟揮手向他們示意坐下，三鬼方始躬身應了聲：「謹遵總護法令諭。」分別端正的坐下。

聞人瑞一見老叟，心中不禁凜然一震！暗道：「恩師所料果然不錯，這老魔頭不但眞的未死，並且還眞又再現江湖，這老魔再現江湖，武林中又將是非叢生，沒有寧日矣！」

原來這老叟乃是五十年前威震江湖，與當時的「九幽魔叟」齊名的一代魔頭，白髮紅臉叟，又號「三殘雙色老妖」。

三十年前，武林正邪聯手合除了「九幽魔叟」的同時，不知怎地這「三殘雙色老妖」忽地隱跡不見，無人知其踪跡！

江湖傳言，都說老魔中了仇家的暗算，已死於荒山。

但兩儀老人却認爲江湖傳言不實，這老妖必是恐怕羣雄聯手對付「九幽魔叟」後，再聯手來尋他的晦氣，所以即時隱匿起來，將來再出江湖爲惡！

是以兩儀老人在聞人瑞臨下山時，曾特別向聞人瑞詳說老妖的形狀特徵，以及武功特長，囑令聞人瑞在江湖如遇見老妖時，必須謹愼小心，切不可恃技輕敵！

聞人瑞見唐山三鬼對老妖如此恭敬，稱呼老妖爲總護法，心中不禁暗忖道：「看這情形，老妖必也是青雲帮中人，若果不錯，我此番前往暗探，倒是要多加小心呢！」

心中這個念頭剛息，另一念頭忽又從腦中一閃掠起，暗道：「不好！這老妖一到，三鬼必將今晚約會的事告訴老妖，這一來，那書生與三鬼的約會可能要糟！看那書生英華內蘊，氣朗神清，雖然是一內家高手，單憑唐山三鬼前往赴約，也許難討得了好去。但有老妖在，那書生定必吃虧無疑！」

心中這個念頭一生，便不禁替那書生暗暗担心起來，同時暗自作了決定，決心跟踪前往，潛身窺視，俾好助那書生一臂之力。

他這裏心念方決，那「三殘雙色老妖」已朝那美書生掃視了一眼，陡地發出一聲哈哈大笑。

笑聲有若轟雷，震得屋頂搖動，令人心悸神顫！

聞人瑞心中一凜！暗忖道：「這老妖好精深的內功！」

笑聲一落，立即聽得老妖朝三鬼說道：「你三個沒出息的東西，青雲帮的聲威都給你們丟盡了！」

聞人瑞一聽，心中暗道：「果然，三鬼已經把這件事告訴老妖了。」

接着又聽得老妖怪聲怪氣的說道：「這麼一點小事，也值得約鬥較量麼，你們過去對他說吧，就說他那把劍，我老人家要了，叫他立刻給我老人家送過來。」

大鬼方成連忙起身來笑應道：「是！晚輩這就去和他說，憑你老人家威望，還怕那書呆子不唯命是從，雙手捧着寶劍，乖乖的送進來嗎！」

老妖哼了一聲，揮手道：「廢話少說，快過去對他說吧。」

大鬼方成立即傲氣十足的走到那美書生桌旁，沉聲說道：「書呆子！本帮總護法命我告訴你，你那把劍他老人家看上了，要你給他老人家送過去，知道嗎？」

美書生朝老妖望了一眼，倏然冷笑道：「哼！你們的總護法是誰啊？口氣那麼大！」

大鬼方成一聲怪笑道：「他老人家是誰？說出他老人家的名頭來，也許你不知道，要是知道，定會嚇掉了你的魂！」

美書生淡然一笑道：「哦！名頭也那麼嚇人麼？」

方成道：「當然！」

美書生眨眨星目道：「眞妙！」

方成說道：「快乖乖的送過去，便沒事。」

「如果不送過去呢？」

「那就很難說了。」

「怎麼難說呢？」

「哦，那就要看他老人家高興不高興了！」

「高興便怎樣，不高興又怎樣呢？」

方成兇睛一瞪，道：「你這酸丁，怎的這麼嚕嗦？」

美書生毫不生氣的微微一笑，說道：「要我把寶劍送給他，我也總得問問清楚啊？」

大鬼方成微一沉吟，忽地一點頭道：「好！大爺就乾脆的告訴你吧，他老人家便是五十年前威震江湖，人稱三殘雙色的白髮紅面叟齊老前輩，你聽說過嗎？」

美書生搖搖頭道：「沒有！」

說着，還故意的把一雙星目偷偷地朝老妖看了一眼，又道：「你別替他吹牛了，一個五十年前已威震江湖的人，活到今天，怕沒有一百歲了嗎？我不相信，人活到一百多歲還沒有死，那不成了個老不死嗎？……」

大鬼方成一聽，臉色不禁一變，喝道：「你敢信口亂說，是想找死麼？」

美書生眨眨眼睛道：「咦！我說的是心眼兒裏的話呀。」

大鬼方成冷冷地道：「我看你還是識相點，把寶劍送過去吧。」

美書生笑道：「你們兄弟不是也看上了我這柄寶劍，要我送給你們的嗎？怎麼現在又要我送給他了？」

「因爲……因爲……」

大鬼方成一時語塞，接連說了兩個「因爲」，竟未「因爲」出個適當的話來。

美書生微微一笑，說道：「是不是因爲怕他，因爲他要了，你們就不敢要了，對嗎？」

「誰說的？」

「你！」

「我？」

「不錯。」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是你臉上的神情告訴我的！」

大鬼方成臉孔不禁一紅，喝道：「你送不送過去？」

美書生說道：「我們不是已經講好了嗎？」

方成道：「什麼講好了？」

美書生道：「今夜二更在城東二十里外的樹林中領教你們兄弟的絕學，你們兄弟勝了，我立即把寶劍給你們，如果我勝了，我們就各走各的路！」

方成道：「但是……」

大鬼方成的話尚未說完，美書生搶着又道：「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你們的總護法要了，你們便不敢要了，今夜二更的約會，也就隨着取消，是嗎？」

大鬼方成一聽書生這話，不禁望着書生的俊臉只是發楞，暗道：「這書生眞厲害，怎麼我心裏的意思，他都知道，實在奇怪！」

唐山三鬼以二鬼李新性情最爲粗暴凶惡，三鬼胡一雄最爲機伶陰險毒辣，這大鬼方成性情不但愚笨，不善詞令，而且心地亦較二鬼三鬼善良。

就在大鬼望着書生發楞，心中覺得奇怪之際，三鬼胡一雄已經走了過來，站在大鬼身側，說道：「大哥！總護法有令，別和這酸丁嚕嗦，只問他送不送過去就是了。」

說着，也不待大鬼方成說話，便朝着美書生喝問道：「酸丁！你究竟送不送過去？乾脆的說罷。」

美書生依舊不慌不忙的搖搖頭道：「那可不成！我已經和你們有約在先，現在把寶劍送給他，回頭我如果輸給你們，我拿什麼來給你們？我是個讀書人，豈能言而無信？」

這話有道理，也是實情，三鬼胡一雄雖然機伶異常，可也覺得無話可駁美書生說得不合情理。

於是，只得緩和着神色說道：「你竹話固然有理，但你現在把寶劍送給他老人家，我們怎能還會向你要劍，今夜二更的約會，當然也就隨着取消了。」

美書生的性情似乎很是迂腐固執，仍然搖着頭道：「不行！我說話向來最守信義，從無更改的，若是他果眞也看上了我這柄寶劍想要的話，二更之約，他不妨也算上一份，那倒可以。」

大鬼方成忍不住說道：「那樣做，恐怕要賠上你的一條小命！」

書生微微一笑道：「我想大概還不致那麼嚴重吧。」

三鬼胡一雄陰惻惻地冷笑道：「你既然一定要這樣做，可就怨不得人了。」

語聲倏地一頓，轉向大鬼方城說道：「這也是他自作自受，可怨不得我們！」

說罷，不待美書生接話，一拉大鬼方成的衣袖，二人轉身返座，將美書生的話告訴老妖。

其實美書生和大鬼方成二人的問答，不用告訴，憑老妖一身已臻上乘化境的內功火候，十丈之內的風吹草動的聲息，皆難逃其耳目，美書生與大鬼方成的問答，如何會不聽得清清楚楚？

是以，大鬼返座後，才要開口將美書生之話說出，老妖已經擺手阻止地道：「不用說，老夫已經知道了。」

說着瞥目一翻，朝書生望了一眼點點頭道：「老夫闖蕩江湖，近百年來閱人何止千萬，還從不曾見過這麼一個有骨氣的文弱少年，老夫對他倒頗爲喜愛。」

語聲微微一頓，低聲說道：「今夜你們三個儘管依照原約和他動手，不管勝負，決不准難爲他，否則，你們當知道老夫的規矩！」

三鬼一聽，當時均不禁爲之一呆！心中暗道：「這下子可完了，想不到這老妖竟帮起倒忙來了。」

原來老妖一向有個規矩，不管是誰，他說的話，必須遵從，如果稍有違逆不聽，便立刻反臉不認人，非遭毒手不可！

老妖這一句話，無異是替美書生身上圍上了一道護身符。

在這護身符下，三鬼縱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施展，有敗無勝了！

三鬼深知老妖脾性怪僻，手段毒辣異常，如何敢於違逆，連忙點頭道：「總護法請放心，不管勝負如何，晚輩等決不敢有違你老人家的意思，傷他半根汗毛。」

美書生也是一個內功修爲已具有上乘火候的內家高手，耳目十分靈聰，老妖和三鬼的談話，聲音雖極低微，但兩席相距祇不過兩三丈遠，自是完全入耳！

美書生心中竊竊暗笑，忖道：「這回可好，今夜裏我可有猴子好耍了！」

聞人瑞坐在旁側，對於身旁的這些情形，當然更是看在眼裏，聽在耳裏，完全清楚了。

唐山三鬼　以衆欺寡

夜，清風徐拂，涼似水。

斜月高掛，滿天星辰。

時值初更剛過不久，關中城東門外的一條小路上，出現了一人一騎，快似風馳電掣般地往東疾奔！

這是什麼人？有什麼急事？竟然連夜的趕路！

孤身單騎，要是碰上了攔路打刦的强徒惡賊，豈不危險。

危險？……攔路打刦的强徒惡賊，要是遇上了這一人一騎，那可就走了運啦。

走什麼運？難道馬上人身上帶有貴重的金銀珠寶不成？

不，那倒不是！

馬上人的身上，除了僅有兩片作爲路費盤纏的金葉子，和一盞油光燭亮的「紫竹牌」之外，可說是別無長物。

既如此，攔路打刦的强徒惡賊，遇上了這一人一騎，又怎會走運呢……

原來這一人一騎，正是聞人瑞，馬是烏雲追風。

烏雲追風脚程快捷，片刻工夫，已奔馳了十多里路。

聞人瑞在馬背上凝目朝前面略一瞭望，只見左前方里許路外，果然有一片黑壓壓的樹林。

於是右手便輕收韁繩，烏雲追風立即霍地刹住往前疾奔之勢，昂首發出一聲「唏聿聿」長嘶，停蹄佇定。

聞人瑞不由劍眉微微一皺，笑喝道：「阿雲，你放輕聲點好不好，怎麼這樣大聲嘶叫呢，幸虧他們還沒有到來，不然，你這麼一叫，豈不是等於告訴他們我們也來了麼。」

笑喝聲中，聞人瑞已飄身下了馬背。

烏雲追風似聽得懂人言，立時便把一

隻長馬頸貼着聞人瑞的一隻胳膊,輕輕的來回柔擦着。

不知牠是向主人表示親熱,還是在表示歉意?

聞人瑞伸手輕撫着牠的頸項拍了拍,笑道:「阿雲,你就在這附近樹下休息吧,我過去那邊樹林裏等他們,事情完了,我就招呼你過去。」

烏雲追風大概眞是聽得懂人言,竟然將頭點了兩點,口中發出兩聲低嘶,那意思好似在表示:「知道了。」

聞人瑞朝烏雲追風揮了揮手,長身電掠,快似一縷輕烟般,直向左前方里許外的那片樹林撲去。

到達樹林,立即施展「凌空躡虛」的上乘輕功,單足立在樹梢尖上,凝目朝官道來路上望去。

月色朦朧中,只見五六里外,四條黑影,兔起鶻落般地疾奔而來。

當先一人肩不幌,身不動,每一挪步間,竟在七八尺開外,長袍飄飄,步若行雲流水,快捷無與倫比。

再看那後面三人,雖然已經展盡了全力,但仍無法跟得上前面之人,剎那間,已落後了老遠!

這四條人影是什麼人?

前面的一個,正是那「三殘雙色白髮紅面」老妖,後面的三個則是唐山三鬼兄弟。

聞人瑞目覩三殘雙色白髮紅面老妖這種一邁步便是七八尺遠的上乘輕功,心頭不由暗暗一凜!忖道:「這老妖確是不可輕視,就憑這份輕功,內家功力火候,顯然已臻登峯造極的境界,待會兒不動手尙還罷了,如果動起手來,我倒要多加小心呢。」

他暗忖間,老妖的身形已經越來越近,聞人瑞自然不敢怠慢,連忙隱身一株樹葉濃密的大樹上藏好。

他這裏也只不過剛隱身藏好,三殘雙色白髮紅面老妖已經衣袂飄飄的到了樹林之外。

老妖身形一停,兩隻瞽目立即一翻,頓見寒電暴射,朝四週掃視了一眼,一閃倏逝!

聞人瑞心中不由又是凜然一震,暗道:「這老妖外號跛脚,瞽目、缺耳三殘,敢情他並不是個眞瞎子。」

暗忖中,忽見老妖翻着一對白眼珠子,朝他藏身的大樹上望來。

聞人瑞心中不禁又暗道:「不好 這老妖若是也看中我這棵大樹作爲隱身之處,那豈不是糟糕!」

三殘雙色老妖朝聞人瑞隱身的那株大樹上望了一眼後,便見他身形不幌不動,也不知道他是怎麼躍起的,硬直直的,活像一個殭屍般,已經飛躍上了聞人瑞左面五尺外的一株大樹上藏起了身形。

聞人瑞這才放下一塊大石般地暗吁了口氣。

接着唐山三鬼兄弟也已經飛馳奔到了樹林之外。三鬼兄弟的身形一停,六隻眼睛朝四面張望了一陣,因爲沒有發現老妖的身形,大鬼方成便開口喊道:「齊老前輩!」

大鬼方成喊聲才一出口,立即聽得老妖沉聲喝道:「混賬東西,你鬼叫的什麼,記住老夫的話,不准傷他,如果碰傷了他一根汗毛,你們就一個別想活命!」

語聲一頓,又道:「他已經來了,你們小心着吧。」

三鬼兄弟那敢回話,只得自認晦氣,準備待會動手時,故意出兩手虛招,讓美書生佔點便宜認輸了事。

一陣緊促的馬蹄聲遙空傳來,舉目望去,只見兩騎健馬快似風馳電掣地飛奔到樹林外,霍然停住。

那美書生和美書僮掠身躍下馬背,神色從容地緩步走入樹林,在三鬼兄弟對面八尺之處停身立定。

大鬼方成方要開口說話,美書生却搶先一步的朝三鬼兄弟抱拳一拱,一派文士風度的說道:「三位眞信人也,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成名臉露的好漢,小生來遲一步,累得三位在這夜涼如水的樹林中久等,衷心實感抱歉之至。」

三鬼兄弟聽得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心裏暗罵道:「酸丁!今天算你走運,遇見了老妖,他看上了你,不叫我們碰你一根汗毛,否則,哼!」

三鬼心裏雖是這麼暗罵着,但表面上却是連忙抱拳一拱,笑說道:「相公!請不必客氣,我們與相公相約原是二更,現在還不過二更剛到,相公並未遲來呢。」

三鬼先前在酒店中,開口書呆子,閉口酸丁,那麼氣勢凌人,狂傲不可一世,這時竟忽然一反常態,口稱美書生爲「相公」。

這是什麼道理?美書生與美書僮,還有隱身在大樹上的聞人瑞,心中都明白,覺得三鬼前倨後恭的神情,甚爲好笑。

美書生朝三鬼兄弟微微一笑,忽然鼻子連嗅了兩嗅,劍眉一皺,一雙清澈的星目,向四週掃視了一眼,自言自語的說道:「咦!這地方怎麼有一股怪味呀!」

接着星目倏地轉向三鬼兄弟道:「你們不是共有四位嗎?怎麼只有你們三位來了呢,還有那個你們說的什麼白髮紅面老不死的呢,他沒有來麼?」

三鬼兄弟聞聽,臉色均不禁微微地一變!

大鬼方成一聽急忙沉聲喝道:「相公!休得信口罵人,他老人家也是你們罵得的麼?」

美書生輕聲一笑道:「你幹嘛那麼發急,他又沒來,我就是多罵他幾句,反正他也聽不到,這又有什麼關係。」

聲調忽地一轉,譏諷的道:「虧你們唐山三鬼還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好漢呢,竟然那麼怕他,放心吧,就是他聽到了,罵是我罵的,他也只能找我,與你們無關呀!」

大鬼方成一聽書生這話,覺得頗爲有理。

別看大鬼方成在三鬼中是最愚笨的一個,但笨人也有愚笨的腦筋。

美書生一語提醒了他,腦子裏立即一轉,暗道:「是的,他罵他的,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攔阻他作甚,何不讓他多罵罵,激怒了老妖,我們不就可以出出心中的怨氣了嗎?」

心念一動,立即點頭「嘿嘿」的一笑

罵:「對!你說得有理,要罵你就儘管罵吧!」

誰知美書生却搖頭說道:「我這人生來有個怪脾氣,你要是不叫我罵,我就偏要罵,你要我罵嘛……」

語聲一頓,忽地朝大鬼哈哈笑道:「我可不高與罵了。」

俊臉陡地一寒,喝道:「你們兄弟不是想要小生腰下的這柄寶劍,約小生到這裏來較量高低的麼,怎不動手?」

大鬼方成點點頭,說道:「當然!不過……」

語聲一頓,又道:「相公!我們彼此無怨無仇,我想我們也犯不着爲了一柄寶劍拚命動手,何不改作以武會友,稍稍互相印證,點到爲止,你以爲如何?」

美書生聞言,知道大鬼的心意,是估量自己不是他的對手,如果眞的動起手來,萬一收勢不住,傷了自己,怕老妖不肯饒他,才要和自己改作印證武功,點到爲止。

美書生雖明知大鬼的心思,却故意沉聲喝道:「不行!小生此番出外,名雖遊學,實際上乃是想在江湖上見識見識一些眞正的武學,你們今夜若是不肯露出兩手絕學,給小生開開眼界,就想了事,那怎麼能行,也未免有點太瞧不起小生了。」

大鬼方成一聽,暗道:「這敢情好!一個是不准傷他一根汗毛,而他却又偏偏那麼不識相,一定要見眞章,我們唐山三鬼今天也眞霉運當頭,晦氣到了極頂!」

美書生笑了笑,又說道:「怎麼樣,是不是心裏害怕了?」

這話,立時激起了大鬼方成心中的怒火,猛的一聲喝道:「誰怕了!」

美書生道:「那你爲何還猶豫着不敢動手?」

大鬼方成哈哈大笑道:「如眞講動手,恐怕你未必能經得起你大爺一掌呢!」

美書生微微一哂,滿臉不屑的冷笑道:「你認爲你一定能够穩勝嗎?」

大鬼方成說道:「勝你大概還不是難事。」

美書生道:「光吹大氣有什麼用。」

大鬼方成道:「對你也需要吹大氣?哈哈哈!」

美書僮在旁不由嘴兒一披,向美書生說道:「公子!這傢伙這麼狂,讓琴兒教訓他,好麼?」

原來這美書僮的名字叫做「琴兒」。

美書生微一點頭道:「這傢伙心地還不太壞,你手底下可得留點分寸。」

聞人瑞一見那老叟,不禁慄然一驚。

琴兒點頭道:「琴兒知道。」

話聲中,琴兒已走出兩步,站立在大鬼方成對面六尺之處,星目一瞪,寒光電射地喝道:「你叫什麼名字,先報上名號來,小爺好教訓教訓你!」

大鬼方成嘿嘿一笑,道:「我叫方成,你呢?」

琴兒道:「我叫琴兒。」

語聲一頓,倏地沉喝道:「方成,你接招吧!」

話落招出,亮雙掌,招出「秋雨春風」,拍向方成的肩腰兩處。

出手不但快捷,而且招勢沉穩,頗見火候,顯然出自名家傳授,身手不俗,造詣甚高。

大鬼方成眼見琴兒竟具這等身手,心中不由暗暗一凜,書僮已是如此,主人武功如何,不言可知。

當下,方成不敢怠慢,連忙身形微閃,右足外滑,橫跨五尺避開。

琴兒一聲清叱,身形半轉,如影附形,雙掌再出,跟踪撲攻了過去。

大鬼方成本不願意和琴兒動手,是以一見琴兒突出雙掌出招攻至,他立即閃身橫跨避開。

琴兒如影附形,快捷無倫地再次攻至,心中不由有氣,頓時濃眉一挑,倏地一聲沉喝道:「小鬼!你也欺人太甚了!」

喝聲中,便再不避讓,雙掌疾出,展開招式相迎。

剎那間,頓見兩人掌影翻飛,激鬥在一起。

這時，那美書生神情悠閒地負手佇立一旁，對書僮琴兒和大鬼方成動手的情形，竟是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

情形至爲明顯，美書生若不是成竹在胸，認定書僮琴兒有必勝的把握，豈能那麼放心，視若無睹，漠不關心？

唐山三鬼兄弟雖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人物，武學見識到底還差，否則，在青雲幫中怎會只被派爲「北豹堂」，二等香主的職位呢？

書僮琴兒年齡雖小，但一身武學已具極高火候，距離內家上乘境界固是還遠，卻也堪稱爐火純青。

乍眼看去，書僮所使掌招身法，似乎並無什麼出奇之處，實際暗含無窮變化，莫測玄機，詭異無比！

這套掌招身法，絕傳武林已數十年，當今江湖高手很多都未曾見過，憑三鬼兄弟的一點武學知識，如何識得？

可是，書僮琴兒所使的掌招身法，三鬼兄弟雖然不識，但卻逃不過藏身暗中的兩個大行家的眼力。

這兩個大行家一個是聞人瑞，一個則是那三殘雙色白髮紅面老妖。

聞人瑞在大雪山中習藝五年有餘，曾聽「兩儀老人」和「旋風異丐」兩位恩師詳細述說過武林各門各派的武功招式，以及一些奇學絕藝。

是以他一見書僮琴兒的掌招身法，立即記起頗似「兩儀老人」提說過的數十年前威震武林，罕世無匹的一套掌法。

他的心中暗忖道：「難道果如恩師所說，這位武林前輩奇人還在人世，這少年美書生和書僮便是他的傳人麼？……」

然而，那三殘雙色老妖一見這套掌法，心裏則不禁又驚又喜……

三鬼胡一雄見大哥與書僮琴兒動上了手，兩人功力似乎相若，只在伯仲之間，心中不由暗忖道：「書僮的武功身手雖然不俗，但是書生卻是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武功身手定然不如書僮多多，只一出手必能將他制住，我何不趁機將他制住，用以威脅書僮停手，免得方大哥萬一失手傷了書僮，反而不妙，對這書生，我只要多留點神，不傷了他，想來老妖定然不會怪我什麼的。」

其實，他又怎知，美書生外表看似一副文弱的樣子，而一身武學功力，比書僮琴兒不知高了多少倍。

不但美書生武學功力高絕，他三鬼兄弟絕不是敵手，就連琴兒一身武學功力，單打獨鬥，三鬼也難是其敵手。

大鬼方成與書僮琴兒動手已過十餘招，要不是琴兒手下留情，心存戲耍，方成早就落敗了。

三鬼胡一雄心念一動，立即邁步走到美書生面前，朝美書生陰惻惻一聲冷笑，道：「你也別閑着了，來，我們也走上幾招試試。」

美書生雙眉微軒倏垂，淡淡道：「你想和我動手？」

胡一雄嘿嘿一笑道：「看你一個人閑着怪無聊的，陪你耍幾招散散心。」

美書生道：「你想要什麼呢？」

胡一雄道：「隨你的意思，我無不奉陪。」

語聲一頓又起，道：「內功、輕功、掌法、兵刃任你選擇，如何？」

美書生眨眨星目道：「如此說，你倒是樣樣精通了？」

胡一雄得意地哈哈一笑，道：「如不樣樣精通，焉能稱做江湖高手！」

美書生淡然一哂，道：「我雖然什麼都不精，但也可以說什麼都懂得那麼一丁點兒，還是由你選擇吧。」

胡一雄道：「由我選擇，你可就要吃虧了。」

「沒有關係，俗話說得好：吃虧就是佔便宜。」

「你學過什麼武功？」

「我什麼都曾經學過，只是什麼都不精。」

胡一雄心中不由更是暗喜，微一沉吟道：「我們也走幾招掌法試試，如何？」

美書生一點頭道：「可以。」

胡一雄說道：「如此，你就出招動手吧。」

說罷，凝神蓄勢，目注美書生，靜待美書生動手。

美書生搖搖頭道：「小生是從來不先出手的，還是你先請吧。」

話完，仍是那麼隨隨便便的站立當地，俊臉含笑，神情從容，根本就不像是要準備跟人動手的樣子。

神情顯然，美書生完全未把胡一雄放在眼下。

胡一雄心中不由有氣，陡地一聲輕喝道：「如此，你小心了。」

話落，倏然進步欺身，右臂突抬，招出「雙龍奪珠」，右手食中二指，疾戳美書生雙目。

陡地，一聲清叱暴起，道：「憑你這副德行也配與我家公子動手！」

叱喝聲中，人影一閃，勁風颯然，那書僮琴兒竟已捨了大鬼方成，身形奇快絕倫地飛身掠到，揮掌斜切胡一雄的右腕脈門。

胡一雄心頭猛的一凜，暗道：「這小書僮好高的身手……」當下不敢怠慢，連忙縮腕撤招，變招換式，反拿琴兒的腕脈；同時，左掌疾出，斜拍美書生肩胛。

美書生並未出手封擋，只身形微側，便避過了他的左掌。

大鬼方成見書僮琴兒，突然捨他飛撲胡一雄，心中又氣又怒，立時掠身跟踪直撲琴兒背後，雙掌齊出，左掌拍打琴兒後心，右手駢指如戟，直點琴兒腦後「玉枕」穴。

人之後心爲「靈台」要穴，與腦後「玉枕」穴同爲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若被擊中，輕則重傷，重則命絕當場。大鬼方成在一時氣怒之下，頓忘顧忌利害，施展出這種毒辣招式。

琴兒聞風知警，巳知身後有人暗襲攻到，急地身形電閃，橫飄五尺避開了大鬼方成與三鬼胡一雄兩人的攻招！

大鬼方成和三鬼胡一雄兩人招式走空，才待變招換式分攻琴兒和美書生時，琴兒的雙掌卻倏巳快逾電閃地分向兩人拍到，威勢極爲凌厲，又猛又狠，兩人心頭齊皆一凜，連忙飄身後退閃避。

但是琴兒卻根本不容兩人有喘息的機

會，身形電閃，如影附形，跟踪飛撲了過去，仍是一招雙式，雙掌分攻兩人。

此時，方成和胡一雄這才完全明白，他們都看走了眼，這小書僮琴兒，實在是個武學功力高絕的少年高手！

琴兒再度出招分攻兩人，兩人不由立時全被激起了凶性，各展生平所學，揮掌出招和琴兒激鬥起來。

大鬼方成與三鬼胡一雄的一身武功雖然都不太差，無奈琴兒的武學係出自前輩奇人親傳，比他們高了一籌。

有句俗語說得好：「技高一着，縛手縛腳。」

儘管大鬼三鬼兩人儘展生平所學，掌招攻勢有若疾風暴雨，頗見威猛，但琴兒的掌法招式不僅玄妙神奇，出手全是攻人之必救，而且身形輕巧靈捷，倏東忽西，快捷無與倫比。

片刻工夫，三人巳激鬥了十多招，大鬼和三鬼雖未落敗，但也未能佔着上風，無法奈何琴兒絲毫。

那二鬼李新在三鬼兄弟中，本是脾性最爲粗暴凶橫的一個，若不是因爲先前在飯店中曾吃過小虧，早就上場動手！

此刻一見大哥三弟和琴兒走了十多招下來，仍然不能取勝，心中不禁氣怒大發！立時凶睛突瞪，精光電射地向鬥場一聲暴喝道：「小鬼！休得逞能，你二大爺來了！」

暴喝聲中，掠身飛躍撲出，雙掌揮舞，加入戰圈，三人合鬥琴兒。

美書生一見三鬼竟是這樣的不要臉，以多勝少，聯手合鬥琴兒一人，不禁劍眉一挑，暗道：「琴兒一身武學雖然頗高，但體質畢竟較弱，如果久鬥下去，內力必定不濟，決難討好。」

美書生心念一動，立即朗聲大喝道：「琴兒，你退下，待我來領教領教他們這種不要臉的江湖高手的成名絕學看 究竟有何絕處？」

琴兒聞聽美書生喝令他退下 他雖然有心趁着今夜這個機會 一顯身手，試試自己究竟有多高多深的武學功力 可是卻不敢違背美書生的意思 連忙虛攻一招，以進爲退的飄身倒退丈外。

三鬼弟兄聞聽書生的這一聲朗喝，心中均不禁猛然一震，暗忖道：「從這一聲朗喝中，這書生的內家功力分明極爲精深，怎麼從外形上一點也看不出什麼異狀來呢？……」

琴兒飄身倒退，三鬼弟兄便也立即收招停手，立在當地，瞪着六隻目光灼灼的凶睛，望着美書生。

只見美書生玉面凝寒，星目朗朗地望着三鬼兄弟喝道：「我還以爲你們唐山三鬼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名人物，原來也不過是以多爲勝，不要臉的東西，你們既然要以多爲勝，小生不妨索性成全你們，叫你們開開眼界，儘管亮出你們的兵刃，衝着小生聯手齊上，小生就憑手中的這把摺扇，與你們過招，十招之內，你們的兵刃要能仍在手中，小生也就枉爲七巧……」

書生說到這裏，忽然警覺地倏地頓口停住，沉喝道：「你們三個還不亮出兵刃動手，還等什麼！」

好狂的口氣，不但要憑着手中的一柄翠竹摺扇與三鬼的兵刃過招，並且還要在十招之內，使三鬼的兵刃脫出手去。

唐山三鬼雖不能說是江湖一流高手，但也是成名的人物，美書生這話實在說得太狂了，狂得令人簡直不敢相信。

然而，三鬼兄弟與書僮琴兒動手打了那麼多招，三鬼的武學如何，美書生巳經目睹，若沒有十分十的把握，焉敢說這種狂言大話，不把三鬼兄弟放在眼內。

三鬼兄弟聞聽，心中均不由大怒，二鬼李新陡地一聲暴喝道：「小子，你有好大的功力，竟敢在我弟兄面前這等狂妄，目中無人！」

暴喝聲中，巳經撤出背後的鬼頭刀，縱身揮刀，寒光一閃，一招「毒蛇吐信」直朝美書生心窩扎去！

鬼頭刀招式遞出，美書生依舊氣定神閑的佇立當地，既不出手封擋，也不避身閃讓，身形動也不動，竟似視若未睹。

李新心中不禁暗暗駡道：「小子，這可是你自己存心找死，可怨不得……」

就在李新心念未巳，鬼頭刀距離美書生胸前只差三寸許，即將扎實之際，驀覺眼前人影一花，微風颯然，書生巳岳立在八尺開外，仍舊是那麼氣定神閑的樣子。

李新心中暗暗一凜，忖道：「這小子使用的是什麼身法？怎地恁快。」

李新正待跟踪縱身撲過去，忽聞美書生一聲朗笑道：「要動手，憑你一個人還不配，小生也沒那好的興趣！」

語聲微頓，俊面忽地一沉，朗目中神光似電一閃，喝道：「乾脆點，你們還是三人齊上吧，否則小生可要失陪了。」

美書生話聲才落，忽聽旁側兩丈外的一顆大樹上，響起一陣桀桀怪笑，接着一條人影自樹頂暴射升起六七丈高，寬大長袍飄飄，直向美書生對面八尺之處落下。

這人是誰？美書生連看也不用看，巳知是那三殘雙色老妖。

美書生一見老妖露出這等輕功身法，心中也不禁暗暗一驚，暗道：「這老妖果然名不虛傳，就憑這手輕功身法，若非內家功力巳臻上乘絕境，焉能有此？」

老妖身形一落，美書生立即一聲朗笑道：「我還以爲你這老妖胆小怕事沒來呢，敢情你是躲在樹上，怪不得我一進入這片樹林內，就聞到一股妖氣。」

這番話，够挖苦，够損人的。

老妖把一雙白多黑少的瞽目一翻，精芒有如寒電暴射地，望着美書生嘿嘿一聲冷笑，道：「娃兒，你說話放謹愼一點，不要太過隨便，惹得我老人家光火。」

語鋒一頓，面色陡地一沉，喝道：「你是何人門下？」

美書生道：「不告訴你。」

老妖嘿嘿一笑道：「娃兒，你那『七巧』掌法身法，以爲我老人家看不出來麼，你不告訴我，我老人家還不是一樣的知道。」

美書生道：「你既然知道何必還要多問！」

老妖道：「問你是要你親口證實，娃兒！你是『七巧神婆』的傳人麼？」

美書生劍眉一挑，朗聲說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老妖道：「她還健在？」

美書生道：「你怎麼未死？」

老妖臉上倏地掠過一絲喜色，道：「小娃兒，你年紀不大，口齒倒是厲害得緊呢？」

美書生又說道：「你這老妖也並不差呀！」

老妖瞽目一翻，寒芒電射逼視着美書生喝道：「她現在何處？」

美書生道：「不告訴你！」

老妖道：「你不告訴我老人家，可別怪我老人家對你不客氣了。」

美書生雙眉一挑，道：「你敢！」

老妖道：「放眼天下，老夫大概還沒有什麼不敢的事情。」

美書生一聲冷笑道：「那你不妨試試看。」

老妖搖搖頭，說道：「不用試了，我老人家怎會與你這麼個小娃兒家動手，你還是聽話點，告訴我老人家她現在何處的好。」

美書生道：「我憑什麼要告訴你？」

老妖道：「因爲老夫要找她。」

美書生道：「什麼事？」

老妖道：「小娃兒家問這些則甚？」

美書生道：「好，不問就不問。」語聲一頓，轉向琴兒說道：「琴兒，我們走。」

話落，身形一轉，和琴兒向樹林外走去。

老妖脚下微挪，攔住美書生的去路，喝道：「不准走！」

美書生停步瞪目，挑眉道：「你想怎麼樣？」

老妖道：「不想怎麼樣，只要你說出你師父現在什麼地方就行。」

美書生忽地輕聲一笑道：「我師父？你知道我師父是誰麼？」

老妖一怔，瞪目問道：「你不是七巧神婆的弟子麼？」

美書生倏又發出一陣哈哈大笑。不但是美書生在笑，連書僮也跟着哈哈的笑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美書生和琴兒爲何這樣好笑？……

不但笑得老妖心中狐疑不解，連隱身樹上的聞人瑞，也被這主僕兩人笑得甚感詫異地暗忖道：「他兩人笑什麼？難道他兩人並不是七巧神婆的弟子傳人？但是七巧掌法、身法，都是七巧神婆獨步武林的奇學，武林中沒有第二家？……」

老妖眉頭皺了皺，問道：「你們兩個娃兒笑什麼？」

美書生眨眨星目道：「笑你這老妖太過自作聰明。」

老妖怔了怔，道：「老夫怎樣自作聰明了？」

「不告訴你。」

「你這小娃兒太刁鑽。」

「刁鑽？哼！對你這個老妖也能老實麼？」

「娃兒，你眞的不說麼？」

「不說就是不說，你還能把我怎樣不成？」

老妖嘿嘿一笑，說道：「你既是一定不說，那麼老夫說不得只好暫時將你留下了。」

美書生冷哼一聲，道：「你配麼？」

老妖忽地縱聲哈哈大笑道：「娃兒！你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放眼當今武林之中，眞正能與老夫動手一搏之人，也只不過三五人而已，你有多大的功力，强煞也不過這點年紀，居然敢在老夫的面前說老夫不配！」

三殘雙色老妖成名江湖百年之前，因爲他生性偏激高傲，作事任性，不分善惡，而且心狠手辣，與當年九幽魔君同爲一代魔頭，武功亦不差上下。

六十年前，九幽魔君觸犯武林衆怒，正邪兩道高手聯手合作，天涯追踪誅除老魔之際，老妖不禁心生怯懼，恐怕步上老魔的後塵，遂即遁跡邊荒，消聲隱匿新疆阿爾泰山中，苦修內功，勤練武學。

隱跡當時，本意在十數年後重出江湖，稱雄武林，並了斷他深藏心底年輕時代的一樁心願。

但是，十數年的苦修，內功武學雖然俱皆更爲精進，不過那稱雄爭霸武林的雄心豪氣，却已逐漸消失了。

唯其那段年輕時代的未了心願，則依舊耿耿於懷，始終未曾稍忘。

數十年期間，他曾經離開阿爾泰山多次，暗暗訪尋七巧神婆的踪跡，以了斷心願。

多次查訪始終未能訪出七巧神婆的一點消息，以爲七巧神婆已經不在人世，因此也就更覺心灰意懶！

兩年前，老妖本想這是最後一次尋訪，如果再訪尋不出消息，也就打算從此不再下山了。

不意偶爾遇上青面秀士方天行，因見方天行資質稟賦不壞，忽然動了收徒之念，竟想將方天行收爲弟子，傳其一身絕學武功。

老妖「三殘雙色」的標誌，江湖中只要是見聞稍廣之人，大都知道，方天行自然也不例外。

不過，方天行爲人生性深沉，他雖然一眼即已認出老妖，却故裝不識不知的不肯答應，竟要先與老妖比劃個高低之後再作決定。

他自然不是老妖的敵手，未及十招便已落敗。

但是在動手時，老妖從他的身法掌招上，立刻認出了他的來歷，是「九幽魔君」的家數。

因此，方天行也就不加隱瞞地將奉師命上山報仇，自己因爲人單勢孤，乃組織青雲帮意欲在江湖上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意思述說了一遍，自然，他說得極爲婉轉動聽感人。

老妖生平作爲向來只憑性之所喜，不分善惡，阿爾泰山絕谷中，數十年隱居潛修，內功已修達上乘化境。

但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是以，老妖在聽完方天行的一番述說後，認爲方天行豪氣如雲，其志可嘉，對方天行頗爲讚賞。

當然，老妖對方天行的惡行並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便將是另一種看法了，也許說不定，他還要伸手爲武林除害呢。

因爲老妖爲人雖然邪惡，但却也最恨

淫行。

因爲方天行的一番話說得激昂動聽感人，老妖一時不察，不但將方天行收爲傳徒，並且還答應出任青雲帮的總護法。

老妖生性偏激孤傲，向來不容別人對他稍有頂撞，今天這美書生如此無禮頂撞，他竟然一再容忍，這實在是個難得的奇蹟。

老妖話聲才落，美書生立即朗聲哈哈大笑道：「老妖，別光吹大氣，小生說你不配，你就是不配。」

老妖瞽目一翻，道：「反正我老人家已經決心要將你留下，隨你怎麼說都沒關係，小娃兒，仔細留神，接我老人家兩招試試看。」

話落，探臂伸掌就向美書生肩胛上抓去。

老妖一隻手臂剛伸出，突聞頭頂一聲朗喝倏起，道：「且慢動手！」

朗喝聲中，一條人影疾逾流星飛瀉地射落美書生身旁，正是那穿着一身土布衣褲的聞人瑞。

老妖原本無意與美書生爲難動手，只因爲美書生不肯說出七巧神婆的居處和關係，才要動手將美書生留下，意欲從美書生口中探聽出七巧神婆的消息居處，或者引出七巧神婆親自來找他要人，俾與七巧神婆見面，了却也昔年心底的一段心願。

故而老妖雖然探掌如電般抓出，但是手下極有分寸，根本不會損傷美書生一根汗毛。

聞人瑞自然不知老妖的心意，他隱身樹上，一見老妖突然出手，心中不禁驀地一驚，他唯恐美書生吃虧，倏然一聲朗喝，身形疾長，自樹上電掠撲下，迅捷無倫地瀉落美書生身旁。

老妖乍聞朗喝，又見到聞人瑞這種快捷如電的輕功身法，心中當時也不禁微微一驚，暗忖道：「這又是什麼人，輕功恁高。」

及至聞人瑞身形落地，老妖看清了只是個二十來歲，貌相英挺，穿着土氣的少年時，不由哈哈一笑，道：「小子，你是幹什麼的？」

聞人瑞道：「走路的。」

老妖瞽目一翻，道：「小子，你這是人話麼？」

聞人瑞道：「怎麼不是？」

老妖說道：「走路的有走到樹上去的麼？」

「怎麼沒有？」聞人瑞星目一眨，道：「走累了，到樹上去歇息，打個盹睡一覺，難道不行？」

這話，似乎有理，不能說不對。

老妖微一沉吟，問道：「你何爲喝阻老夫！」

聞人瑞道：「在下不願眼看着你們打架不勸解。」

老妖道：「你要勸架？」

聞人瑞道：「不可以麼？」

老妖道：「可以。」

聞人瑞道：「如此，這位相公得罪了你老，在下就代他向你老賠個禮好了。」

語聲一頓，朝老妖拱手一揖，又道：「夜已二更過半，趁着月色正好，你先請趕路吧！」

老妖突然一聲冷笑，道：「勸架有這樣簡單的麼？」

聞人瑞故作詫異地一怔，眨眨星目道：「勸架難道還有什麼複雜的不成！」

老妖搖頭道：「複雜倒沒有，不過，你知道老夫爲什麼要和他打架麼？」

聞人瑞淡淡道：「不知道。」

老妖道：「何不先問問清楚呢？」

聞人瑞微一搖頭道：「在下不想知道那麼多。」

老妖冷笑道：「你還是問清楚一些的好！」

「那又何必呢，反正他錯了，他向你老賠禮是應該的，如果是你老錯了，他向你老賠禮，那不是更好嗎？」

「可是他並沒向老夫賠禮呀！」

「在下不是已經代他向你老賠過禮了麼？」

「那不行。你又沒得罪老夫，老夫要你賠的什麼禮。」

「你老怎麼不早說呢？在下可是已經向你老賠過禮了呀。」

「你收回去吧，反正老夫也沒收你的禮！」

「你老雖然沒收，可是在下却已經無法收得回來了。」

「那是你自已的事，與老夫無關，老夫也管不着。」

聞人瑞劍眉微微一皺，道：「看你老的年紀已經七老八十了，脾氣怎地還是如此不近人情。」

老妖瞽目一瞪，道：「誰說的？」

聞人瑞道：「你老沒聽見麼？」

老妖道：「小子！你竟敢妄言批評我老人家不近人情，你的胆子可眞不小！」

聞人瑞淡淡道：「在下說的乃是實情，這可無關胆子的大小。」

老妖長眉倏地一挑，沉聲道：「小子，你快走開一邊去，可別惹了我老人家光火。」

聞人瑞道：「要在下走開一邊去也可，但是你老必賠還在下的禮。」

老妖瞽目一瞪！道：「你要老夫賠還你的禮？」

「不錯。」聞人瑞點頭道：「你老要是不賠還在下的禮，那剛在下的那一禮豈不是白糟塌了，也太沒意思了麼？」

老妖道：「小子！老夫問你，是老夫叫你賠禮的麼？」

聞人瑞道：「你老雖然沒叫在下賠禮，但是……」

老妖倏然怒聲截口道：「小子，你究竟想要怎麼樣？」

聞人瑞神色平靜地道：「勸你老不要動手打架。」

老妖嘿嘿一笑，道：「你小子究竟是幹什麼的？說實話吧。」

「先前是走路的，但是現在則是勸架的。」

「小子，老夫勸你還是少管閑事的好了！」

「不行。天下人管天下事，今夜這檔子閑事，在下既然遇上了，那麼，也就管定了。」

「你自信能管得了？」

「凡事都脫不了一個理字，只要能佔

得住理，我不信就管不了。」

這話不錯，也是事實。

俗語說得好，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老妖長眉微皺了皺，道：「你爲什麼一定要管？」

聞人瑞道：「因爲你老年事已高，老年人精力不如少年人强壯，打起來必定吃虧，在下不忍眼看着你老吃虧。」

老妖道：「如此說來，你倒是一番好心了。」

聞人瑞道：「事實確是。」

老妖倏然冷笑了笑，道：「你小子認爲老夫一定會打輸給你麼？」

聞人瑞點頭道：「必然。」

老妖忽地縱聲哈哈大笑道：「小子，我們先打一架，看看是你輸還是老夫輸，如何？」

聞人瑞道：「奉陪。」

老妖目光一凝，問道：「小子，你會武功麼？」

聞人瑞道：「要是不會，怎能揚威武林？」

「哦……」老妖翻了翻瞽目，道：「你在武林中很有名麼？」

聞人瑞道：「你老可是不信？」

老妖道：「且報出你的名號來給老夫聽聽。」

聞人瑞道：「算了，說出來恐怕會嚇壞你老，還是不說的好。」

老妖長眉倏軒，嘿嘿一笑，道：「不要緊，老夫的胆子大得很，你儘管說出來好了。」

聞人瑞道：「當眞要在下的說麼？」

老妖道：「你小子怎地這麼嚕嗦，快說吧！」

聞人瑞聲調倏地一沉，道：「轟傳當今武林的『神龍豪客』就是在下。」

老妖翻了翻瞽目，道：「你叫神龍豪客？」

聞人瑞道：「不錯，你聽說過麼？」

老妖搖頭道：「沒有。」

其實何只老妖沒聽說過，武林中誰也沒說聽過，這名號本就是聞人瑞替他自己隨便亂編的。

老妖語聲一頓，冷冷地道：「你知道老夫是誰麼？」

聞人瑞道：「不知道。」

老妖道：「老夫便是名震天下武林的三殘雙色白髮紅面叟。」

聞人瑞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

老妖道：「你師長沒對你提說過？」

「沒有。」

「你是何人門下？」

「無可奉告。」

「不敢說？」

「是不能說。」

「爲什麼？」

「家師已歸隱多年。」

「有多少年了？」

「兩甲子還多。」

一甲子六十年，兩甲子還多，爲百年以上。

兩儀老人和旋風異丐雖都是歸隱多年的武林奇人，但實際歸隱的時間還不足一甲子。

顯然，這是聞人瑞信口開河，成心開老妖的玩笑，逗老妖的。

老妖當然想不到這是聞人瑞的信口開河，不由立刻皺起兩道長眉，暗忖道：「那是誰呢？歸隱百多年竟然還活着……」

老妖八十年前就縱橫江湖，是個武學功力均皆高絕一時鮮有敵手的魔頭，六十年前遁跡阿爾金山絕谷，苦修武學內功以後，其當年的狠惡火性，雖已隨着內功修慶的增長而消逝，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高傲驕狂的性情，非只絲毫沒變，反而更驕更狂。

自然，這完全是因爲他自負內家功力修爲已臻上乘化境，認爲當今天下武林已無人是他敵手，均皆不在他的眼下。

是以，他雖然愛上方天行的資質，以爲衣缽傳徒，並出任青雲帮總護法，但也只是名義而已，事實上青雲帮中一切大小事情，他概不聞問，除非是青雲帮遇上極厲害的對頭人物，方天行與所有屬下高手不敵之時，他才酌量情形出手帮忙而已。

除此之外，他還有個極其狂傲的規矩，就是不屑與輩份低過他的人動手。

因爲他認爲除當今武林七大派掌門、長老名宿等人雖然不是他敵手，尙還能勉强與他單獨鬥，走上個三五招之外，武林中實在已沒有人能够有資格與他動手。

要有，也只有一人，那就是數十年不聞信息，想必已經逝世的兩儀老人。

若不是老妖自視極高，不屑與一個後生晚輩動手，焉能容得聞人瑞這般歪纏頂撞他？

今天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六十年前，老妖恐怕早就被激得怒不可遏，與聞人瑞動上手了。以老妖的兇惡習性，竟能任由聞人瑞對他這般頂撞，歪纏，容忍未發，在老妖生平，實在是破題兒第一遭，十分難得的奇蹟了。

單人隻劍　勇闖虎穴

人的容忍性畢竟是有限度的，何況老妖本就是個火性極强，兇狠成癖，驕狂不可一世的老魔頭。

只見老妖瞽目一翻，精芒如電的眼神中，暴射出兩道令人凜慄的凶光，瞪着聞人瑞沉喝道：「小子，要不是老夫因爲你是個後生晚輩，實在不值得老夫動手……」

語聲一頓又起，喝道：「小娃兒！聽老夫的話，你還是快站開一邊去，別惹得老夫光火爲妙。」

聞人瑞道：「老頭兒，你把我神龍豪客當作何人，就憑你那麼幾句話，就能將我嚇倒了麼？哼！你才不識好歹呢！」

老妖胸中不禁氣往上直撞，怒喝道：「小子，你想找死麼？」

「找死？」聞人瑞冷聲一笑道：「我正値英年，有如旭日之初昇，豈是……」

老妖冷聲截口道：「你是不是要試試老夫的掌力？」

聞人瑞淡淡道：「只要你老兒有興趣，我神龍豪客一定奉陪。」

老妖道：「你不後悔？」

聞人瑞道：「神龍豪客說話，從不後悔。」

老妖道：「好！那你就小心準備接老

夫一掌試試。」

話落，緩緩地抬起一隻右臂，掌心外吐。

聞人瑞深知老妖功力高絕，非同小可，當然不敢怠慢，連忙暗運「兩儀神功罡炁」，凝神蓄勢以待。

眼看雙方形勢已至緊張無比階段，老妖掌力只一推出，聞人瑞以「兩儀神功罡炁」迎上，雙方掌力只一接觸，勝負也就立判。

那知就在這緊張關頭，老妖竟忽地緩緩垂下了右臂，雙目電射地沉聲問道：「神龍豪客，你眞不知道老夫的名號嗎？」

聞人瑞淡淡道：「好像聽人說過。」

「聽誰說過？」

「記不得了。」

「那人沒告訴過你？」

「告訴我什麼？」

「老夫的武學功力與老夫的爲人。」

「沒有。」

聞人瑞因爲老妖是青雲帮總護法，所以才成心激怒老妖，想藉此試試老妖的功力究竟高深到如何境界，以便在前往暗探青雲帮總壇時，心裏有個底，好作打算。

眼看老妖已抬掌運功欲發，不知爲什麼竟忽然垂掌收勢不發，心中不由暗忖道：「這老妖怎麼的了？……」

他心中暗想，嘴裏已問道：「爲什麼不動手？是不是有點胆怯怕了？」

「笑話。」老妖瞽目一瞪，道：「老夫豈會怕你這麼一個小娃兒。」

聞人瑞眨眨星目道：「可是怕我神龍豪客接不下你的掌力，傷了我？」

老妖冷冷道：「老夫生平殺人無數，從不會稍皺過眉頭，別說是傷了你，就是殺了你，又有何妨。」

聞人瑞目光一凝，道：「那你怎麼不動手了呢？」

老妖說道：「因爲老夫佩服你很有胆識。」

「有胆識？」聞人瑞突然縱聲哈哈朗笑道：「有胆識者只不是匹夫之勇，飛天神龍豈是那種匹夫之勇之人。你太低估我神龍豪客了。」

老妖道：「這麼說，你是認爲你的武學功力十分不凡了？」

聞人瑞道：「神龍豪客不是自負驕狂之人。」

老妖道：「你有信心能接得老夫的一掌麼？」

聞人瑞劍眉微微一挑，道：「這要試過方知。」

「好一個試過方知，」老妖嘿嘿一笑，道：「你可是想激怒老夫與你動手。」

聞人瑞淡淡道：「這還得要看你有沒有興緻。」

老妖道：「老夫雖有讓你如願以償之心，奈何你只是個後生晚輩，年紀又太小，實在不够老夫出手的資格。」

聞人瑞說道：「什麼樣的人才够資格呢？」

老妖傲然地說道：「起碼也得是當今武林一大門派的掌門，或是長老名宿的身份。」

「除此而外都不行嗎？」

「不行。」

「爲什麼？」

「以大欺小，勝之不武。」

聞人瑞劍眉微皺了皺，眨眨星目道：「如果我是當今武林某一門派的掌門或者長老呢？」

老妖陡地哈哈大笑道：「小娃兒！你可眞會信口開河，老夫又不是三尺童子，豈會相信你這種話。」

事實也是，以聞人瑞的年紀，怎麼可能是當今武林某一門派的掌門，長老身份？老妖自然不會相信。

聞人瑞正容朗聲道：「我說的可是眞話。」

老妖搖頭道：「不管你說的是眞話也好，信口開河也好，總之你年紀太小，還是不够資格。」

聞人瑞見老妖始終說他不够資格，不願與他動手試招，心中不由有點發急，因爲他已決心要趁着今夜這個機會，試試老妖的功力究竟高到何等境界？

他有心拿出丐帮紫竹令符來，但目前他又實在不願意讓老妖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來歷，因此心中不禁頗感爲難。

忽然，聞人瑞心中閃過一道靈光，立即星目一凝，道：「你是青雲帮的總護法麼？」

這話問得太以突然，老妖心中不禁一怔，詫異地道：「你怎麼知道？」

聞人瑞微微地一笑，答非所問地說道：「青雲帮的第一條口號是什麼？你知道不？」

老妖道：「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聞人瑞點頭道：「從現在起，凡是青雲帮所行所爲！我神龍豪客定必干預，與青雲帮作對爲敵！」

「你敢！」老妖瞽目一瞪，道：「除非你小子不想活了！」

聞人瑞冷哼一聲，道：「這沒有什麼不敢的，我神龍豪客向來言出必踐。」

老妖道：「小娃兒！你太狂妄了！」

聞人瑞突然朗聲哈哈大笑道：「江湖傳說白髮紅面叟八十年前威震江湖，生性狂傲凶惡，今天看來，也不過是個徒負虛名，胆小如鼠之輩！」

老妖臉色勃然一變，滿頭白髮一根根豎立，怒喝道：「小鬼！你竟敢瞧不起老夫！」

怒喝聲中，身形倏已欺進聞人瑞身前三尺，抬臂探掌，五指箕張，快捷無倫地直朝聞人瑞胸前抓去。

顯然，聞人瑞的激將法生了效，老妖眞的生了氣。

老妖確實不愧是一代老魔，出手如風，奇快似電。

聞人瑞沒想到老魔竟會突然出手，心中不禁猛然一驚！

他心中雖驚，腳下可是絲毫不敢怠慢，右足外踏，身形閃幌間，已經恰到好處，妙到毫巔的讓開了這一抓。

「咦！」

老妖一招抓空，口中不禁發出了一聲輕嘆，跟着身形半旋，左手駢指如戟，疾點聞人瑞腰肋。

聞人瑞口中一聲冷哼，身形微挪，避招、出右掌，兩儀斷筋截脈手法，斜切老妖腕脈。

驀地，一聲清叱突起，喝道：「老妖接招。」

聲未落，一縷勁疾的指風，已直向老妖背心「靈台」重穴擊到。

老妖心中一凜！知是「七巧神婆」昔年威震天下武林的「七巧指力」；「七巧指力」與絕傳武林的「彈指神通」有異曲同工的威力。

老妖一身功力雖然已臻化境，可也不敢輕視七巧指力，硬行承受它的一擊。連忙單足微一用力，身形已向横裏飄出八尺避開，嘿嘿一聲冷笑，道：「娃兒！你們要聯手麼？」

聞人瑞尚未接話，美書生已接口說道：「呸！憑你這老妖也配。」

語聲一頓，轉向聞人瑞笑說道：「神龍豪客兄，你且請退往一旁息歇，先讓我來領教領教他有多高强的絕學功力。」

聞人瑞忙說道：「還是由兄弟來領教吧。」

美書生星目忽地一瞪，道：「你這人，怎麼……」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和我爭什麼呢，我領教你領教不是一樣嗎？」

聞人瑞自下山以來，在玉門關附近雖曾兩番小試身手，總覺得沒能儘展所學，也不知道自己五年多苦學，究竟有多高的成就？本想趁着這個機會試試老妖的武學功力，同時也試試自己的所學成就。

美書生既然這麼說，他當然不好意思與美書生爭，正要點頭飄身退開一邊時，忽聽老妖嘿嘿冷聲一笑道：「你兩個爭的什麼，依老夫看，你兩個就干脆一齊上吧，也免得老夫多費手脚麻煩。」

美書生雙眉突地一挑，冷叱道：「對付你這老妖，何需兩人，接招！」

話未落，身已如電地直朝老妖撲去。右手七巧掌法精華絕學「花開七巧」，左手五指疾彈，七巧指力已自發出。

七巧掌法與七巧指均是當年「七巧玉娘」威震江湖，獨步天下武林的絕學。（七巧神婆年輕時的名原爲七巧玉娘）。

七巧掌法招式神妙奇詭莫測，七巧指力乃是內家至高罡炁，指力所至，無堅不摧，威力無倫。

美書生自幼即經七巧神婆全心調教，年紀雖然不大，但已盡得眞傳，七巧指力也已練具七成火候。

老妖見美書生一出手就是七巧掌、指齊施，心中不由暗暗一凜！

他深知這獨步武林，譽稱絕世的七巧掌招、指力的威力，雖然素向自視極高，自負一身武學功力已臻化境，但可也不敢過份大意輕視。

不待掌勁，指風襲體，身形微挪，已横跨八尺，避開了美書生那威勢凌厲的掌招指力，沉喝道：「小娃兒！你對老夫出手竟也敢這麼狠辣，今天老夫要不將你留下，也就顯得太無能了。」

沉喝聲中，內家眞力已運透右手食、中二指，倏朝美書生胸前隔空點去。

美書生一身武學功力雖然已盡得七巧神婆眞傳，火候造詣均頗不俗，堪稱當世武林一流高手。

但是，未料到老妖竟施展出這種「隔空點穴」的上乘絕學功夫，待至警覺，指風已然襲體，想要閃避，已是無及。只覺得胸前「巨闕」穴上微微一麻，已被老妖指力點中，口中一聲悶哼，仰身跌倒在地上。

老妖一擊奏功，立即身形電閃，探掌便朝美書生抓去。

聞人瑞大驚，倏地一聲沉喝道：「老妖接掌！」

沉喝聲中，右掌一揮，「兩儀神功罡炁」已然發出，一股無形勁氣絕强無匹的直朝老妖擊去。

「兩儀神功罡炁」爲亦剛亦柔的絕學神功，勁力暗含，發時無聲無息，遇强則剛，遇弱則柔，並能借力打力，敵人的功力越高，其反震之力也越强。

聞人瑞揮掌擊出，因是無聲無息，老妖本來未知，及至發覺勁力暗含，威猛無匹時，心頭方始駭然大驚！

倉促間，猛提一口眞氣，右掌疾吐，運起七成功力，迎着聞人瑞那「兩儀神功罡炁」掌力，硬接了一掌。

「砰」然一聲震天巨响中，頓見勁風激射如驚濤駭浪，十多丈方圓之內，全是窒人的掌風勁氣。

那聲勢威力好不嚇人，眞是武林中罕見罕聞的一掌。

掌風勁氣激盪中，聞人瑞當場被震得身形一幌，後退了三步，方能拿樁穩立住。他身形雖然穩住，但却感覺胸口血氣微微翻湧，連忙暗中運氣調息抑壓下去。

至此，聞人瑞這才知道，這白髮紅面老妖果然名不虛傳，是個當今武林第一號的老魔頭，一身功力果然高絕驚人。

聞人瑞身形當場被震得後退，老妖的情形也不太好。

只見老妖身形連幌了兩幌，脚下雖然沒有移動，但却陷入土中寸多，紅面勃變，心頭駭然大震。

這眞是老妖做夢也意想不到的事，這麼個看來毫不起眼的少年，竟是個身懷上乘功力奇學的武林高手。

老妖暗吸了口氣，瞽目倏地一瞪，寒電激射，沉聲喝道：「小子！你究竟是何人門下？」

聞人瑞冷冷道：「日後你自會知道，現在何必多問。」

「你的名字？」

「神龍豪客。」

「老夫問的是你眞正的姓名。」

「對不起，目前還不便奉告。」

「爲什麼？」

「不便奉告就是不便奉告。」

老妖深望了他一眼，說道：「你既然不願說，也就算了，反正日後老夫總會知道的。」

嘿嘿一笑，話鋒陡地一轉，道：「今天的事，姑且掛在賬上，改天相遇當再作了斷。」

聞人瑞道：「何必要掛賬改天，今夜就此分個高下强弱，豈不乾脆。」

「這是老夫的規矩。」

「什麼規矩？」

「能擋得老夫一掌之人，決不再發第二掌。」

「以後是便那裏遇上就那裏算，是不是？」

「不錯。以後如是相遇，便是强存弱亡。」

「哦。如此你請便吧，下次相遇我們再決個勝負强弱好了。」

老妖嘿嘿一笑，道：「老夫先警告你，下次相遇，老夫定將全力出手，絕不留情。」

聞人瑞點頭一笑，道：「謝謝你的警告，我神龍豪客也決不含糊。」

老妖道：「那就好。」

「好」字聲落，老妖身形已有如一隻巨鳥般地騰空掠起，電射出林而去。

唐山三鬼心中十分明白，能與老妖硬接一掌之人，他三個變成六個也不可能是神龍豪客的敵手。

老妖一走，他三個那還敢再多作逗留，連忙跟着騰身掠出樹林飛奔而去。

對三鬼這種膿包貨色，聞人瑞根本不屑一顧，自是不會攔阻他們。

這時，書僮琴兒已將美書生抱坐在一邊地上，替美書生推拿穴道，因不見美書生醒轉，臉上滿是焦急之色。

三鬼走後，聞人瑞立即跨步走到琴兒的身旁，望了斜躺在琴兒懷中，雙目緊閉着的美書生一眼，道：「他怎麼樣了？」

琴兒一臉憂急之色地道：「看來似乎不像受傷的樣子，可是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替他推拿，他依舊不醒。」

聞人瑞劍眉微微一皺，道：「讓我來看看。」

說着，右手一伸，就朝美書生胸前探去。

琴兒見狀心中不禁「卜」地一跳，才要伸手阻攔，但見聞人瑞的右手已經觸到美書生的胸脯上。

「咦！」

一聲驚「咦」出口，右手也飛快地縮了回去，睜着一雙星目望着琴兒只發怔。

琴兒的臉孔倏地飛紅，像個小姑娘似地嬌羞地低下了頭。

驀地，衣袂破風聲响，一條龐大的人影電射入林掠落：竟是那老妖去而復返。

聞人瑞不知老妖爲何去而復返，連忙運功戒備，喝道：「老鬼！你說話不算數麼？」

老妖說道：「笑話，老夫說話向無更改。」

聞人瑞道：「那你爲何去而復返？」

老妖正容說道：「是老夫突然想起了老夫的獨門點穴手法，當今武林無人能解，一個對時過後，縱然解開，亦必害他成爲殘廢，所以老夫才特地回來，是爲替他解穴，免得抱恨終生。」

聞人瑞星目異采一閃，淡淡道：「如此看來，你的心地倒還不壞呢！」

老妖長眉一軒，道：「小子！你少說風凉話，老夫說的可是實情。」

聞人瑞道：「我也相信你說的確是實情，不過，你那獨門點穴手法，當今武林或許無人能解，但是，决難不住我神龍豪客。」

老妖臉上倏地掠過一片驚異之色，目光凝注，道：「你能解？」

「你不信？」

「老夫實在不敢相信。」

「事實上我確實能解。」

「小子！你眞有把握麼？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我生平從不說沒有把握之言。」

「但是老夫仍然不敢完全相信，除非親眼目覩事實。」

聞人瑞劍眉一軒，道：「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可，只是……」

語聲倏然頓止，星目如電地凝視着老妖不語。

老妖見狀，立刻明白聞人瑞的心意，微微一笑，道：「神龍豪客！你只管放心吧，老夫決不會乘人之危。」

聞人瑞道：「你這話我怎能相信？」

老妖長眉一皺，旋即正色道：「老夫向來言出必行。」

聞人瑞眨眨星目，話題忽地一改，道：「你可否回答我一問？」

「你要問什麼？」

「你爲何要回來替他解穴？」

「老夫不想讓他成爲殘廢。」

「既如此，你又爲何對他使用獨門手法？」

「那是因爲他不肯說出七巧神婆的居處。」

「你要找七巧神婆何事？」

「這是老夫之事，與你無關。小子！你要眞能解開老夫的獨門手法就動手吧，否則便讓老夫自己來。」

聞人瑞沉思了刹那，轉向琴兒道：「兄弟！你把他交給我吧。」

救人要緊，琴兒這時候也顧不得洩露身份秘密了，立刻默默地把美書生交給聞人瑞，站立旁側，暗暗運集功力監視着老妖。

聞人瑞雖已發覺美書生有些怪異，但這時他已無暇去攷慮那麼多，自琴兒懷中接過美書生身子後，立即盤膝趺坐地上，讓美書生斜倚在他懷內。

一股如蘭似麝的醉人的異香，自美書生身上發出直透聞人瑞心肺，聞人瑞心神不禁爲之一蕩。

他連忙吸一口氣，沉神靜慮，調息行功，運起太乙神功凝聚雙掌，遍走美書生週身三十六大穴，順序推拿。

聞人瑞乃智慧絕世的一代天縱奇才，自得兩儀老人和旋風異丐兩位當代奇人五年多的悉心調教後，一身武學不但已盡得眞傳，功力高絕，對當今武林各大門派的武學，亦知之甚詳。

關於老妖的獨門手法，因曾聽兩儀老人詳細說過，所以知道解法。

老妖的獨門制穴手法，爲內家至陰之氣練成，被制之人頓時昏厥，任憑內功如何精深之人，如不及時解開，時間一久，陰氣穿行全身大小穴道，體內血氣必然逐漸冷凝，陰氣直攻心肺而亡。

太乙神功爲純陽罡氣，也正是這種陰氣功力的尅星。

是以，聞人瑞只運起太乙神功凝聚雙掌，遍行美書生全身穴道推拿，緩緩逼出其體內陰氣即可。

盞茶辰光過後。

美書生喉口忽地發出一聲輕「嚶」，已經醒轉了過來。星眸微睜，發覺自己的身子竟躺倚在聞人瑞的懷裏時，俊臉上不由立刻飛起兩朵紅雲，星眸微睜又闔。

聞人瑞見他已經醒轉，星眸微睜又闔，遂即收掌停止推拿，俯首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姑娘！妳中了老妖的獨門陰功制穴手法，現在雖經在下以純陽神功罡氣替妳解開，但是妳自己還要好好調息行功一番才好。」

美書生一聽聞人瑞稱呼他「姑娘」，知道自己易釵而弁的秘密已被揭穿，嬌美的臉上不由更加飛紅，難爲情更甚。

原來美書生乃是七巧神婆的孫女葉玉玲姑娘，書僮琴兒則是姑娘的侍婢小琴。

姑娘芳心裏雖是難爲情更甚，但總不好意思就這樣倚躺在聞人瑞的懷裏不動呀。於是，她只好緩緩睜開美目，無限嬌羞地看了聞人瑞一眼，低聲嬌說道：「謝謝你。聞人少俠！」

聲落，嬌軀已自聞人瑞懷中挺身躍起了。

老妖站立在兩丈開外，一直靜靜地注視着葉玉玲姑娘的動靜，一見姑娘果眞醒轉，不由哈哈一聲大笑道：「小娃兒！眞有你的，老夫佩服你了。」

聲未落，身形已電射騰空，直向林外掠去。

葉玉玲姑娘倏地一聲嬌叱道：「老妖別走，你再接你少爺一招看。」

嬌軀電掠，猛朝老妖背後撲去。

葉玉玲姑娘雖然自幼即經祖母七巧神婆調教，盡得七巧掌、指、劍招的神髓，造詣極高，輕功身法也極不凡，但由於年齡的關係，火候尚還不够，無論內力輕功，都不及老妖深厚。

何況又是在穴道初解之際，內力輕功更是多少都得打點折扣。是以她嬌軀雖然電掠直撲老妖背後，但老妖的身形却已出去十多丈以外。

她正要再次掠身跟踪追去，忽見眼前人影一閃，聞人瑞已經橫身攔在她的面前，含笑說道：「姑娘，別追他了，還是趕快坐下運功調息要緊。」

侍婢小琴也接口說道：「相公……小姐，神龍豪客相公的話很對，您還是先自己運功調息一下吧。」

小琴「相公」兩字出口之後，忽然覺得小姐易釵而弁的秘密，既然已被神龍豪客知道，實在已無隱瞞的必要。況且她自小隨伴小姐身側，與小姐一同習藝，向來是喊小姐喊慣了的，自下山以來，改口稱呼「相公」，總是覺得怪彆扭的，很不順口。

因此，她「相公」兩字出口後，便立刻改口喊小姐。

葉玉玲姑娘一聽小琴對她突然恢復小姐的稱呼，黛眉不由微微一皺，旋忽恍然若悟地「噗哧」一聲笑了。

原來她也已想到自己這冒牌書生，既已被聞人瑞知道了，當着聞人瑞的面前，小琴稱呼她小姐或相公，已無關緊要，都是一樣。

只是一個姑娘家在一個初次見面的陌生少年面前，這樣的「噗哧」一笑，豈不顯得有點輕浮？

因此，她「噗哧」一笑之後，嬌靨兒倏即一綳，美目微轉，似嗔還羞的瞟了聞人瑞一眼，嬌軀輕扭，掠到一株樹下，盤膝趺坐地上，閉目垂簾，沉神靜慮，運氣行功調息起來。

聞人瑞和小琴互望了一眼，一齊邁步走了過去，靜靜地站立姑娘身旁，留神戒備，以防意外驚擾。

葉玉玲功行一週天完畢，睜開一雙美目，望了小琴和聞人瑞一眼，自地上一躍而起。

聞人瑞注目問道：「姑娘完全好了沒有？」

葉玉玲微點了點頭，朝聞人瑞感激地一笑，道：「完全好了，謝謝你，聞人少俠。」

她第一次稱呼聞人少俠時，聞人瑞沒留心，但這第二聲聞人少俠便立刻引起了聞人瑞的注意，心中不由微微一怔，目閃詫異之色地道：「請問姑娘貴姓，怎知在下姓氏的？」

葉玉玲道：「我叫葉玉玲，我……我是……」

語聲倏然一頓，嬌羞地垂下了螓首，默然不語。

原來葉玉玲姑娘便是那夜聞人瑞在玉門關赴約清風堡時，暗暗跟踪他身後的那個黑影。

因此，她不但知道聞人瑞的姓名，並且還知道他是兩儀老人的衣缽傳人。

聞人瑞問她怎知他姓氏，她如何說得出口？又怎好告訴他：是因關心他的安危，曾經跟踪他身後去過清風堡，暗中偷聽來的。

聞人瑞怎知道其中原委，一見姑娘嬌羞地低頭不語，還以爲姑娘天性嬌羞忸怩。當下抱拳一拱道：「原來是葉姑娘，在下失敬了。」

語聲一頓又起，道：「姑娘是怎知在下姓氏的，怎不回答在下？」

這位外貌看來英俊聰明的俏郎君眞差勁，明明眼見姑娘嬌羞低頭不語，他竟然還要問。

但是，這也正顯示出了他心地的敦厚與純樸……

葉玉玲螓首倏然一抬，嬌靨兒含嗔地道：「你這人眞奇怪，你不認識別人，難道就不許別人知道你的姓名麼？」

聞人瑞劍眉微微一皺，道：「在下自然不會那麼不講理，姑娘……」

葉玉玲接口道：「老實告訴你吧，我不但知道你的姓名，並且還知道你的師承來歷呢。」

聞人瑞一怔，詫異地道：「姑娘還知道在下的師承來歷？」

葉玉玲眨眨美目，嬌笑道：「不可以嗎？」

聞人瑞道：「當然可以，在下只是覺得很奇怪而已。」

葉玉玲淡淡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天下奇怪事情可多着呢。」

聞人瑞微微一笑，道：「姑娘說的也是，天下奇怪的事情甚多，在下實在是少見多怪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看姑娘一身七巧絕學已儘得神髓，想來必是七巧傳人，但不知與七巧老前輩如何稱呼，尚望姑娘見告。」

「她老人家是我祖母。」葉玉玲眨眨美目，凝眸問道：「少俠是什麼時候拜在

兩儀伯伯門下的，前幾年老人家與我祖母會面時，他老人家怎麼沒說起過呢？」

聞人瑞道：「在下拜在恩師門下，迄今正好五年有零。」

「哦。」葉玉玲笑說道：「這就難怪了，兩儀伯伯與我祖母會面時，恰巧是五年半前的事。」

語聲一頓，美目含情地道：「你下山的時候，老人家難道沒對你提說過我祖母和我嗎？」

聞人瑞道：「我在學藝期間，兩位恩師都曾詳說武林各門各派武學特長頗多，尤其對七巧絕學的神奧，解說得更爲詳細，只是我生性愚魯，而姑娘又穿着儒裝，因此雖然看出姑娘施展的招式身法，均爲七巧絕學，但一時之間，竟未能想到是姑娘。」

事實上，兩儀老人對他詳說七巧絕學神奧時，雖曾告訴他七巧神婆與師門交往頗深，但並未提說過葉玉玲姑娘，他根本就不知道七巧門下有葉玉玲姑娘這麼一個人。

可是，這時他竟扯了謊，說一時之間沒有想起。

他爲什麼要說謊？

這，就是他聰明過人的地方，如果實話實說，兩儀老人只說過她祖母，而沒提說過她，那豈不令她難堪，不高興？

葉玉玲當然不知道他說了謊，嫣然含笑地點頭說道：「我說呢，你既是兩儀伯伯門下，他老人家當然不會不告訴你我祖母和我的嘛。」

語聲一頓，忽然想起什麼似的，眨眨美目，道：「你有兩位師父？」

「嗯。」聞人瑞微點了點頭。

葉玉玲問道：「還有一位是那一位前輩？」

聞人瑞道：「丐帮長老，旋風異丐老人家。」

「哦。」葉玉玲美目異采一閃，笑說道：「原來是那個化子精伯伯。」

入耳「化子精」三字，聞人瑞雙眉不由一軒，旋即暗吸了口氣，話題一轉，道：「葉姑娘，夜已四更將盡，在下尚有他事需要趕路，就此別過。」

話落，抱拳一拱，轉身邁步向林外走去。

顯然，葉玉玲的「化子精」三字已引起了他心中的不悅。

本來也是，他身受兩儀老人和旋風異丐的悉心調教，得以練成一身神功絕學，待他恩比天高，德比海深，他對兩位老人家更是尊敬無比，如何能容忍別人稍有不敬，他心中又怎得不會不悅？

只是，他心中雖然不悅，但臉上神色並未顯露出來。葉玉玲當然也不知道，一見他轉身邁步要走，連忙嬌聲道：「你等一等。」

聞人瑞心中盡管不悅，但因她是七巧神婆的孫女，與師門交往極深。聞言只好停步回身，淡淡地說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敎？」

葉玉玲眨眨美目道：「目前你要去何處？」

聞人瑞道：「洞庭君山。」

「洞庭君山？」葉玉玲芳心不由微微一震，美目凝注，道：「你知道那是什麼所在麼？」

聞人瑞道：「青雲帮總壇。」

「你要去青雲帮總壇？」

「不錯。」

「你一個人去？」

「嗯。」

「你聽說過那青雲帮總壇的情形沒有呢？」

「沒有。」

「據說該帮總壇高手如雲，從入山到總壇腹地，共有九度關卡，佈置得有如銅牆鐵壁。」

「這麼說來，那總壇不但是銅牆鐵壁，也是處龍潭虎穴，武林中無人能够進入了？」

「眞實情形如何，我並未目睹，自是不敢妄論，不過，根據年來江湖上的種種傳說，青雲帮的實力實在不可輕視。」

聞人瑞劍眉一軒，倏然哈哈一聲朗笑，豪氣如虹地說道：「並不是在下狂妄，別說青雲帮總壇只有九度關卡，縱有十八度關卡，在下也要前往闖上一闖，看看青雲帮總壇有些什麼了不起的高手，那青雲帮主究竟是號什麼人物？」

葉玉玲聽得黛眉不由一皺，道：「這件事，我希望你多加愼重攷慮，千萬不要輕妄冒險。」

聞人瑞搖頭道：「不必多攷慮，攷慮要去，不攷慮也要去。」

葉玉玲美目一凝，道：「你一定非去不可？」

「不錯，我非去不可。」

「爲什麼？」

「大丈夫言出如山，豈能更改。」

葉玉玲一聽聞人瑞口氣如此堅決，知道勸阻不住，黛眉微皺地沉思了刹那，突作決定地道：「如此我陪你一起去。」

聞人瑞聽得不由一怔，星目凝注，道：「妳要陪我一起去？」

葉玉玲一點頭道：「嗯。」

聞人瑞倏然一搖頭道：「不行，妳不能去。」

葉玉玲黛眉一揚，道：「爲什麼？你可是認爲我的武學功力不濟？」

「那倒不是。」聞人瑞搖頭道：「妳何必陪我去冒險。」

葉玉玲道：「我願意。」

聞人瑞劍眉一皺，道：「剛才妳勸我多攷慮，現在我也要妳多攷慮攷慮了。」

葉玉玲搖頭道：「我已經決定，不必要再攷慮了。」

「葉姑娘　妳這是何必呢？」

「別說何必不何必，我問你，你可是怕我連累你？」

「我決不是這個意思。」

「那爲什麼你能够去，而我就不能够去？」

「這個……」聞人瑞不由語塞地心念電轉了轉，道：「妳既然一定要去，我自是不便攔阻，只是……」

葉玉玲接口道：「只是什麼？」

聞人瑞吸了口氣，搖頭道：「等到了洞庭再說吧。」

話落，邁步當先往林外走去。

突然，十多丈開外的一株大樹背後，

響起一個蒼勁的聲音，喊道：「少俠請且留步。」

三人聞聲齊地一驚，凝目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身着灰袍，年約七旬開外，鬚髮如銀的老叟，自大樹背後現身走出。

聞人瑞抱拳一拱，朗聲道：「請問前輩尊姓大名？有何見教？」

灰袍老叟拱手道：「老朽公孫軒，崑崙弟子。」

語聲一頓又起，道：「少俠當代武林俊彥，豪氣干雲，實在令人衷心欽佩。」

聞人瑞謙遜地道：「不敢當，晚輩聞人瑞敬向老前輩請安。」

說着搶前兩步，躬身行禮。

公孫軒連忙雙手一伸，挽住聞人瑞的手臂，說道：「少俠請勿如此多禮。請問少俠師承？」

聞人瑞恭敬地道：「晚輩師承兩儀老人和旋風異丐兩位老人家。」

公孫軒雙目奇采一閃，轉向葉玉玲和小琴，問道：「那兩位呢？」

葉玉玲和小琴連忙也上前行禮。葉玉玲說道：「晚輩葉玉玲，七巧神婆是家祖母。」

「哦。」公孫軒雙目精光如電灼灼地掃視了三人一眼，倏朝聞人瑞說道：「小兄弟，我們走。」

聞人瑞一怔，道：「去那裏？」

公孫軒道：「青雲帮總壇。」

聞人瑞星目凝注，說道：「前輩也要去？」

公孫軒點頭道：「老朽與青雲帮仇深似海，誓不兩立。」

聞人瑞連忙問道：「前輩與青雲帮何仇？」

公孫軒道：「敝派與青雲帮的事你知不知道？」

聞人瑞搖搖頭，答道：「晚輩不知。何事？」

公孫軒忽然悲聲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長，我們一路走一路談吧。」

於是，一老三少四人步出樹林，二女解下繫在樹上的兩匹健馬，聞人瑞撮口一聲清嘯，嘯聲中，遙空傳來一聲馬嘶，烏雲追風已一躍數丈地急馳奔來。

因爲公孫軒沒有坐騎，小琴便與葉玉玲合乘一騎，將坐騎讓給公孫軒作爲代步，直奔洞庭。

路上，聞人瑞問起公孫軒爲何與青雲帮勢不兩立？有何深仇時？公孫軒這才深長地嘆了口氣，神色沉痛無比的將青雲帮血洗崑崙的經過情形述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聞人瑞不由渾身血脈賁張，劍眉雙軒，星目寒煞如電地恨聲說道：「方天行，我聞人瑞如不殺你碎屍萬段，化骨揚灰，誓不爲人！」

公孫軒不禁十分訝異地望着聞人瑞問道：「聞人少俠，難道那突然失踪江湖的黑道梟雄方天行，他就是青雲帮主麼？」

聞人瑞點頭道：「晚輩猜料的如果不錯，今天的青雲帮主可能就是那金龍山莊脫胎換骨的化身，帮主也必是方天行那歹毒狠辣的惡賊！」

「哦。」公孫軒雙目異采一閃道：「少俠也與他有仇麼？」

聞人瑞神色悲痛地咬牙道：「那惡賊與我仇深似海，我眞恨不得生吞那惡賊之肉！」

× × ×

這天，天色入暮時分。

公孫軒與聞人瑞一老三少四人已抵達華容，當晚落店投宿。

第二天早上，公孫軒和葉玉玲姑娘三人起床後，却久久未見聞人瑞起床。起初，公孫軒還以爲聞人瑞沿途趕路疲勞，少年人又大都貪睡，以致未醒，故而不疑有他。

可是，過了一個多時辰後，已近巳正時刻，仍未見聞人瑞房內有任何動靜，心中不禁有些詫異奇怪起來。

於是，便偕同二女去敲聞人瑞的房門；那知伸手推處，房門竟應手而開。

三人進入房內一看，那有聞人瑞的影子，頓時，三人全都不由怔住了。

聞人瑞那裏去了？

突然，小琴一眼瞥見窗前桌上壓着一張紙箋，連忙急步走過去，拿起那張紙箋朝葉玉玲一揚，道：「姑娘您看。」

葉玉玲姑娘和公孫軒急忙走過去接過紙箋，只見紙箋上寫着：

青雲帮主究竟是否如猜料之方天行？聞人瑞決定先前往一探，請三位在此間稍後，三日內當返。

聞人瑞草留

看完聞人瑞的留箋，葉玉玲姑娘芳心不禁大急，蓮足跺處，地上的方磚頓時碎裂好幾塊。

她黛眉緊蹙，滿臉焦急之色地道：「青雲帮四堂堂主，五大護法，無一不是當今武林名極一時，十分難惹難鬥的老魔頭，他竟然不聽勸阻，隻身前往涉險，實在令人着急担心。」

言語之間，雖然含有怨怪的成份，但却充滿了關切與憂急之情。

公孫軒對於聞人瑞的孤身前往涉險，雖然也是雙眉緊蹙，內心焦急非常。但他到底是曾經大風大浪，成名武林數十年的老輩人物，遇事較爲沉着冷靜。

他略一沉思，說道：「姑娘且別着急，聞人少俠既已孤身前往，我們在這裏空自着急無用，現在惟一的辦法，就是我們趕快動身趕往接應。」

一語提醒了姑娘，急道：「那我們就趕快動身追上去接應吧。」

說着，嬌軀一擰已掠出房外，喊道：「店家！把我們的馬匹牽出來，快！」

她話聲剛落，忽見一名伙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相公爺，不好啦，你們的那匹黑馬不見了。」

黑馬即是烏雲追風，聞人瑞既走，烏雲追風不見了乃是意料中的事。

是以，葉玉玲毫不驚訝地道：「知道了。」

話聲中，人已當先朝店外快步走了出去。

× × ×

聞人瑞年少心高氣傲，他一聽說青雲帮總壇關卡重重，高手如雲，警戒森嚴，有如銅牆鐵壁，虎穴龍潭……

這些話立時激發了聞人瑞那高傲的雄心豪氣，心中暗下決定，要孤身獨闖虎穴，一探青雲帮總壇，看看到底佈置得是怎

樣的嚴密厲害？帮主是不是如他所料，就是他那血仇惡魔方天行？

因此，他乃於是夜二更時分，留條單人獨騎悄悄離店。華容距離洞庭只不過數十里路程，烏雲追風脚程快捷，一個更次不到，便已抵達洞庭湖畔。

時值三更，月明如鏡。

月光下，只見湖水茫茫，碧波萬頃，一望無際。

在這萬籟俱寂，月光似水，碧空如洗的情景下，望着那浩瀚八百里的湖面，不禁令人更增萬丈雄心，凌雲豪氣！

君山，就聳立在這碧波萬頃的浩瀚湖水中，那青雲帮總壇，也就設立在君山之上。

站立湖岸，望着那萬頃碧波，聞人瑞心裏不禁有點躊躇起來。

當然，他絕不是爲那寬闊的湖面，無船可渡而躊躇。

因爲憑他那一身絕頂功力，施展「登萍渡水」的上乘輕功，踏波而渡，並不是件難事。

他是爲烏雲追風在躊躇，烏雲追風是異種龍駒，但如何能隨他暗探君山？

他有點後悔：不該騎了牠來，沒把牠留在華容的客店中。

倏然，他想起兩儀老人曾對他說過，烏雲追風不但登山越嶺如履平地，且能踏雪無痕，登萍渡水。

他心念一動，立即伸手拍拍烏雲追風的馬頸，說道：「阿雲！你如能登萍渡水，就把頭點一下，我們便同去湖中上，你在山下自己覓地藏身，我往山上一探。」

他話剛說完，烏雲追風竟然懂得人言似的，將頭點了點。

聞人瑞心中不由大喜，說道：「時間已經不早，我們就快去吧。」

話落，立即提起一口丹田眞氣，飄身躍落湖面，烏雲追風一聲低嘶，也跟着躍落湖面。

一人一馬，踏波而行，如履大道般，直奔君山馳去。

片刻工夫之後已抵君山脚下，人馬躍登上岸，烏雲追風自去覓地藏身，聞人瑞立即展開絕頂輕功身法，快如一縷輕烟般地直撲山頂。

青雲帮總壇明樁暗卡遍佈，七道關卡從第一關到第七關主，無一不是近二十年來成名江湖的一流高手，武學功力也一關比一關高强。

聞人瑞輕功身法雖然高强，快如一縷輕烟，但也只安然越過一、二兩關，當他到達第三關時，便已被關上的崗哨發覺擱了路。

行踪既被發覺，暗探已經不成，那就只有明闖了。

從第三關到第六關，除第六關關主勉强在聞人瑞手下走了五招，被他施展兩儀截脈手法廢了一條右臂，暈死當場外，其餘三、四、五關關主，在兩儀神功絕學下，全都未能走過三招，不是屍橫地上，就是重傷當場。

因此，聞人瑞從第三關開始明闖到第六關止，只不過化了一個更次的時間。

因爲聞人瑞連闖六關，無人能敵，在警訊頻傳中，青雲帮主、堂主、護法以及一衆高手等人，莫不爲之驚心動魄，大爲震駭！

× × ×

四更剛過，聞人瑞已到第七關外。只見關上火把高挑，照耀如同白晝。

關外空地上，青雲帮衆林立，嚴陣以待。

當中爲首三人是三大堂主，左右是四大護法，兩旁是十多名香主。

這些人全都雙目精光如電，兩太陽穴高鼓突出，顯然都是身懷精深內功江湖高手，綠林巨魁。

聞人瑞雖然身懷奇技絕學，藝高人胆大，但一見這種陣勢，心中也不禁暗自吃驚，這才知道，江湖傳說果然不虛，青雲帮果眞是高手如雲，聲勢雄渾浩大，確實不可輕視。

不過，他乃是個天生傲骨，一身是胆之人，眼看這麼多江湖高手嚴陣以待，心中雖然暗自吃驚，但臉上神色却是絲毫不變，更無一絲懼怯之意。

其實，事情已走上這種地步，懼怯又有何用？

聞人瑞身形一停，「毒龍掌」徐彪與「毒手魔君」彭光祖二人，幾乎是同時驚聲道：「咦！原來是你這小鬼！」

他二人先後都曾與聞人瑞動過手，敗在聞人瑞的掌下。

聞人瑞一見兩人，不由立時發出一陣朗聲哈哈長笑。笑聲高亢，直冲雲霄，勢若穿金裂石。

羣賊突聞長笑，心頭均不禁立感猛地一震，臉上神色勃變，連忙各自運功凝氣護住心神。

原來聞人瑞眼見這種形勢，心知一場血戰惡鬥已經註定，乃決意先下手爲强，急運神功罡氣，氣貫丹田，聲發長笑，意在藉此使羣賊胆寒氣餒，震傷部份惡徒的內腑，以解除自己的少許危機。

果然，在他這一陣長笑中，已有幾名香主不支倒地，內腑已被笑聲震傷。

他笑聲一落，立即雙目倏張，目光如冷電寒芒暴射，逼視着羣賊沉聲喝道：「青雲帮主何在，請出來答話。」

徐彪桀桀一聲怪笑，喝道：「好猖狂的小鬼！本帮帮主是何等身份之人，焉會見你這種乳臭未乾的小鬼。」

聞人瑞雙眉一挑，冷笑道：「上次涪江江畔饒你不死，今天居然還有臉與小爺答話，口出不遜，看來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徐彪臉孔不禁一紅，怒喝道：「小鬼休要猖狂，今夜老夫必叫你血濺五步！」

聞人瑞不屑地一聲冷笑道：「就憑你這掌下游魂也配！」

語聲一頓即起，沉喝道：「再不叫你們帮主出來答話，可就別怪我神龍豪客要大開殺戒，出手狠毒絕情了。」

徐彪喝道：「小鬼！本帮七道關卡，你才闖了六關，焉能見得本帮帮主。」

徐彪話聲剛落，金龍堂主逍遙居士施天佐已不耐煩地說道：「徐老弟別跟這小鬼鬥口廢話了。」

話聲中，人已飄身而出，目射煞芒地怒喝道：「小鬼！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口發狂言，目中無人，且接老夫一掌試試

看。」

話落掌出，雙掌疾吐，掌力威猛淩厲無倫地直朝聞人瑞當胸擊去。

聞人瑞一聲傲笑，雙掌揮處，兩儀神功罡炁已經發出。

兩儀神功罡炁乃是亦剛亦柔的罕世奇學，發時雖然無聲無形，但却勁力暗含，隨着敵人功力的高低强弱而定。

敵人功力越高，其勁力也就越强，反之，敵人功力如是普通，那麼其勁道也就較弱。

雙方掌力接實，「砰」然一聲巨响大震中，頓見勁風激盪四射，那聲威好不驚人。

「逍遙居士」施天佐當場被震得身形踉蹌後退了五大步，五內氣血翻湧如潮，知道內腑已被震傷，連忙運功抑止住上湧的氣血。

聞人瑞依舊氣定神閑的岳立當地，身形僅只一幌即止。

至此，施天佐這才知道，對方年紀雖輕，一身功力却是高絕無匹。難怪如此狂妄，胆敢孤身前來闖山，連闖六關。

施天佐一生縱横江湖四十多年，罕遇敵手，想不到今天竟敗在一個二十來歲年紀，藉藉無名的少年的手裏。

這眞是「陰溝裏翻了船」。

「毒手魔君」彭光祖連忙飄身而出，問道：「施兄！情形怎麼樣？要緊不？」

施天佐苦笑地一搖頭，道：「一點輕傷，不要緊，你們別管我，今天無論如何都得把這小子留下！」

說話間，徐彪已經掠身撲出，與聞人瑞動上了手。

彭光祖立即轉朝四護法說道：「我們上！」

話落，人已當先撲出，四護法連忙各掠身形加入鬥場。

六個成名江湖的一流高手，竟然聯手合戰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實在太不要臉了。

聞人瑞以一敵六，不由豪氣勃發，雙掌招式一緊，太乙神掌揉合兩儀絕穴奇學，招招盡是辣手，絕不留情。

幌眼二十多招，四護法中「摔碑手」王如山，「笑面閻羅」徐長德二人已經傷在聞人瑞掌下，退往一邊運功療傷。

這時，施天佐已經運功療傷完畢，一見六人聯手不但仍然奈何聞人瑞不得，王、徐兩護法且還受了傷。

他目覩這等情勢，心中不禁更驚更怒，立刻朝站立在兩旁的十二名香主喝道：「各位別儘站着了，撤兵刃上！」

只聽得一陣「嗆啷啷」連响聲中，寒光電閃，十二名香主已各將兵刃撤在手中，身形電掠撲出，十二件兵刃齊向聞人瑞左右前後刺、扎、砍、劈攻到！

聞人瑞雖然身負奇學絕藝，但他手無寸鐵，縱有通天澈地的本領，在這近二十名高手的圍攻之下，心中也不禁暗自驚凜，感覺難以與敵。

這時，聞人瑞如果施展「飛龍三式」絕世輕功，脫出衆圍逃出未嘗不可，但是，他天生傲骨，怎肯打那逃去的主意。

突然，一枝長劍迎面刺來，他心中意念立時有如電光石火一閃而過。

迎面刺來的長劍，爲「怒蛟堂」下香主「兩頭蛇」陳立。

聞人瑞心中意念一閃，立即身形陡塌，驀地猛朝陳立奇快如電地撲去。

陳立雖也是成名江湖的好手，但其武學功力與聞人瑞相比，相差得實在太多太多。

聞人瑞驀地塌身向他撲去，他連怎麼回事也沒有看清，只覺得眼前人影一花，右手腕一麻一震，手中長劍已經被聞人瑞奪去。

長劍被奪，身子同時竟然不由自已的被一股絕强無比勁氣震得離地飛起，直飛出兩丈以外，勁氣方始消失跌落地上，當場昏了過去。

聞人瑞一劍在手，頓時豪氣冲霄，倏地發出一聲哈哈朗笑。

朗笑聲中，聞人瑞長劍疾揮，劍推千層浪，已展開「太乙神訣」所載的「太乙劍法」。

刹那間，頓見劍氣如虹，有若寒光飛洒，又如怒濤掠空，在十多件兵刃中，夭矯如神龍飛舞。

俗語說得好：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

太乙劍法雖是絕世奇學，招式神奧，威力無匹，但聞人瑞畢竟只是單人隻劍。

何況圍攻他的羣賊，又都是成名江湖的高手，尤其是「逍遙居士」施天佐，「毒龍掌」徐彪，「毒手魔君」彭光祖，「綿掌」申正明，「千手書生」歐典等五人，更是一流高手中的高手，無一不是內功修爲精深，當今武林黑道中十分難鬥的惡魔。

轉眼三十多招，聞人瑞手中長劍劍勢雖然綿密，遮前擋後，封左閉右，攻勢凌厲快捷，絲毫未露敗象。但他心裏甚是有數，這種情形，目前雖可暫保不敗，久戰下去，必將落個血濺當場。

突然，聞人瑞一個失愼，背後竟被徐彪的「毒龍刀」劃破一道寸多長的血槽，左肩也被施天佐刺中了一劍，鮮血汩汩往外流。

聞人瑞心中不由又驚又凜，一面運功閉穴止血，一面仍全力疾揮手中長劍，劍勢招式更形凌厲快捷。

驀地，他口中一聲大喝，手中長劍劃出了一招怪招。

這一招怪招甫才劃出，立聞一陣「嗆啷啷、噗哧」兵刃斷折之聲連响中，同時响起數聲悶哼、慘吼。

頓見紅光崩現，血雨飛洒……

羣賊中已有六人被這一招怪招——劍罡所傷，紛紛駭然大驚暴退丈外，那沒有受傷的也被逼得踉蹌連連後退出七八尺之外。

受傷的六名惡賊，不是斷指，便是折臂，有的手中兵刃只剩了半截。

這是什麼劍勢招式？竟有這等罕絕無匹的威力……

尤其是聞人瑞手中的長劍，那是從「兩頭蛇」陳立手中奪得的一柄普通長劍，並不是什麼神物利器。

然而，在他的手中竟變成了一柄斬金截鐵的寶劍，這眞是件令人迷惑不解的奇事。

羣賊雖然都是闖蕩江湖多年，見聞廣博的成名高手，但却從未見過這種劍勢招式。一時之間，全都不禁被這一招劍勢威力所震懾，心中凜駭萬分，睜大着雙目，望着聞人瑞直發呆。

突地，「黑判官」胡大龍手中雙判筆一揮，一聲不响地掠身直撲攻上。

聞人瑞雙眉倏然一挑，喝道：「敗兵之將，還敢逞强送死！」

喝聲中，振劍劃起一道寒虹，身形半旋，避雙筆，長劍招演「海市蜃樓」，電閃般直刺胡大龍面門。

他長劍剛剛刺出，忽然發現胡大龍嘴唇微動，傳音說道：「少俠此時不走還待何時！」

聞人瑞本是聰明絕頂之人，聞言立即明白胡大龍的好心，是要他趕快儘速趁機脫身。

他也知道，目前羣賊雖有六人被他的劍罡所傷，被震懾於一時，但不久必然再度撲出圍攻。

雖然，只憑眼前的羣賊，他並無所懼，但是，他肩、背兩處已經負傷，如再增加幾名高手，那時他再要想脫身離去，就困難了。

何况還有那白髮紅面老妖，與江湖上迄今還無人知曉其眞面目的青雲帮主尚未現身。

老妖一身武功高絕，是一不可輕視的勁敵，這且不說，那青雲帮主能够領導這羣惡賊，亦必有一身絕俗不凡的武學功力與過人之能。

一語驚醒夢中人，他心中暗道：「這話不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今天不成還有明天，今夜目的雖然未達到，但有此一遭，已經足令青雲帮這批惡賊亡魂喪胆的了……」

他心底意念本是快如電光石火一閃而過。換句話說，胡大龍的傳音一落，他就立刻警覺，連忙挫腕收劍，他不想將這個甘冒莫大危險，好心提醒他趕快趁機脫身離去的胡大龍傷在劍下。可是胡大龍却好像收不住前撲的身形似地，竟然硬朝他劍尖上撞來。

「噗哧」一聲，劍尖已經刺進胡大龍的左肩。

不！應該說是胡大龍自己硬碰上的。

頓見血如泉湧，往外直冒。

聞人瑞心中不禁一驚，這實在太出乎他意外了。

俗語有云：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聞人瑞雖然聰明絕世，也不禁爲這意外驚怔得「懵懂一時」，不明白胡大龍爲什麼要硬朝他劍尖上撞來，是何用心……

驀地，徐彪一聲厲喝道：「小鬼！今夜老夫要讓你活着離開君山，青雲帮也就枉在武林中稱雄了！」

話未落，人已掠身猛朝聞人瑞撲出。

其餘未受傷的羣賊一見，連忙各揮兵刃，掠身撲出攻上。

聞人瑞身形如山岳立，一聲冷笑，振劍又是一招怪招劃出，羣賊立時有如撲在一堵鋼牆上，又有三四人被劍罡所傷，倉惶踉蹌後退丈餘。

羣賊身形剛退，聞人瑞立即揚聲哈哈大笑道：「江湖傳言青雲帮總壇猶如銅牆鐵壁，虎穴龍潭，眞是耳聞不如目見，原來也只不過如此。」

語鋒一頓又起，道：「現在天已將亮，今夜就此暫作結束，可轉告你們那個見不得人的帮主，我神龍豪客改天定當再來拜候。」

話落，長身電射，展開「飛龍三式」上乘輕功絕學，直奔山下掠去。

「千手書生」歐典右手倏然一揚，十數點寒星破空銳嘯，勁疾絕倫地直奔聞人瑞身後打去。

暗器出手，這才一聲冷笑，喝道：「好猖狂的小鬼，青雲帮總壇雖非銅牆鐵壁，虎穴龍潭，也不能任由你這麼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打！」

歐典不但擅使各種暗器，並且一身都是暗器，無論踢腿、幌肩，擺頭、都可發出暗器傷人，因此乃得「千手」之名。

暗器本是不能登大雅之堂，非正大光明之物，正道俠義之士都不屑使用，縱然使用，亦必先出聲招呼。

歐典於暗器出手後，始發聲說話喝「打」，由此可見此人實在是性極陰深歹毒的惡徒。

聞人瑞功力身手兩皆高絕，歐典暗器甫一出手，他即聞風知警，單掌向後一揮，電射襲來的暗器立被他的掌力全數震飛，而他的身形更是毫不停留，如飛掠去。

羣賊在聞人瑞接連兩次怪招的劍罡驟發下，已有多半負傷，只剩下「毒龍手」徐彪等五六個老魔和三四名香主。

因爲他們的功力身手較高，也因爲他們見招撤身暴退得快，所以才能未被劍罡所傷。

這幾個老魔雖然都是素性驕狂，一生縱横江湖，少遇敵手的魔頭，但在這一場激戰中，心底已早生寒意。

因此，他們眼見聞人瑞電射掠去，除歐典揚手打出一把暗器，作爲送行的禮物外，「逍遙居士」施天佐等人，一個個全部都呆呆地瞪着兩隻兇睛，目送着聞人瑞電射掠去的背影，竟無一人敢騰身去追。

直到聞人瑞的身形消失不見之後，羣賊這才如釋重負地吁了口氣。

施天佐臉上突然顯出一股凶厲之色，狠狠地一跺脚，說道：「這小子才這點年紀，武學功力即已如此之高，若不及早除去，再過幾年，江湖上必無我輩立足之地了。」

歐典嘿嘿一聲乾笑，說道：「憑我們這麼多人，不但沒能將他收拾下來，反而大半傷在他的手下，這個臉也實在丟得太大了。」

「綿掌」申正明道：「可惜帮主正在閉關期間，楊老前輩又沒在山上，要不然今夜決不會任由這小鬼如此猖狂，容容易易的逃去。」

徐彪突然陰惻惻地一聲冷笑，道：「諸位請放心吧，那小鬼雖然脫身逃去，我徐彪保證，他決不會有命再來了。」

申正明聽了不禁一怔，問道：「爲什麼？」

徐彪嘿嘿一笑，道：「他背上已中了我一毒龍刀！」

施天佐等羣賊一聽，這才恍然大悟。

羣賊都深知徐彪的毒龍刀，乃採數十

種毒蛇的毒液淬煉過。不但劇毒無比，而且見血封喉，雖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內家高手，只要中上一刀，立時傷處痲痹，毒氣循血液穿行全身。如無獨門解藥，十二個時辰內，毒氣直攻心肺，渾身腫脹而死，歹毒霸道絕倫。

× × ×

閩人瑞展開身形，快如電射地直朝山下飛馳掠去，片刻工夫之後，便已到達山下湖邊。

他雖然身懷罕世奇學神功，豪氣干雲，與羣賊動手之際，絲毫未露怯色，但內心却也緊張十分。

此刻回想起剛才激鬥的情景，也實在險極，若不是施展「兩儀乾坤三絕劍」中的一招「雷霆萬鈞」，發出劍罡震傷多人，自己這時恐怕已經濺血陳屍當塲了。

是以，閩人瑞到達山下，回首朝山上望去，未見有人跟踪追下，他內心的緊張，也這才鬆弛下來，暗自喊了一聲：「好險！」

他今夜獨闖青雲帮雖然目的未達，沒見着青雲帮主未能弄清是不是方天行。

但是，他「神龍豪客」之名，已足令青雲帮羣賊胆顫心驚了……

這時，天方黎明，晨曦初露。

閩人瑞星目望了望波光粼粼的湖面，倏地撮口發出一聲輕嘯。

他嘯聲甫落，立即聽得一聲龍吟。

烏雲追風已自一處樹林中躍出，一躍數丈奔馳而來。刹那工夫，便已停蹄立在閩人瑞身旁。

閩人瑞微一提氣，方欲掠身入湖踏波而渡，驀覺背後傷口部位痲癢非常，心中不禁悚然一驚！

此際，他這才想起了背上的刀傷，雖然只是一道血槽，傷勢甚輕，但是徐彪的毒龍刀，乃是經過毒蛇毒液淬煉過的劇毒之物。

原來他背後被毒龍刀劃傷當時，因其立即運功封閉住血道，毒氣無法蔓延，故未覺得怎樣。

這時惡戰已過，內心的緊張已經鬆弛，封閉住血道的功力，也就於無形中自然而然的散去。

功力一散，毒氣便已無所阻擋，立即乘機循着血液蔓延。

這固然是他一時大意，但也是他命中註定，該當有這一塲災厄。

閩人瑞心中一驚，連忙運氣行功再度封閉血道，同時探手入懷，取出一隻小玉瓶。玉瓶內乃是兩儀老人採集百種靈藥異草，配以千年芝葉爲引煉製成的，武林中視爲珍品的「回天再造丹」。回天再造丹雖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也是延年益壽，補元却病，祛毒的人間仙品。

打開瓶塞，頓聞清香撲鼻，沁入心脾。閩人瑞由玉瓶內傾倒出一粒回天再造丹納入口中。

靈丹到底不同凡物，入口頓覺滿口生津，芬芳滿頰，遍體清涼，渾身舒爽，背後痲癢立止。

不過，他心中甚是有數。知道這陣子工夫，毒氣已進入血液，雖經服食靈丹，也只能暫時止住傷勢毒氣的惡化，不能清除竄入血液中的毒氣。

如欲清除毒氣，必須以本身的內家功力眞氣，將毒氣慢慢迫返背後，然後用刀將傷處的腐肉剜去，再將靈丹用水化開，塗敷包紮起來，始能毒盡痊癒。

但，這起碼需要一日夜的時間，刀剜傷處腐肉，也須要有人帮忙才成。

眼前既無人帮忙，在這虎穴脚下，又無法作長時間的運功趺坐療傷。

而眼前最大的難關，就是在身負毒傷之下，已無法提氣施展「登萍渡水」的上乘輕功，踏波渡湖。

因此，閩人瑞不禁雙眉深蹙，呆怔的望着那平靜寬闊的湖面發呆，一籌莫展。

驀地，烏雲追風在他身傍一聲低嘶，將他從一籌莫展的呆怔中驚醒，望了烏雲追風一眼，心中陡地一喜，暗道：「我眞糊塗了，怎麼把阿雲忘了。」

心念一動，立即伸手撫摸着烏雲追風的頸項說道：「阿雲，湖面太闊，我本不想加重你的負荷，可是我已受傷，不能提氣踏波渡湖，只好仰仗你來馱我過去了，你能嗎？」

神駒通靈，似乎懂得話意般地點了點馬首，口中發出低低的嘶鳴，同時兩條後腿微微後挫，身子矮下尺許，好似在回答閩人瑞說：「沒有問題，你上來吧。」

閩人瑞見狀，當然懂得烏雲追風的心意，立即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微長，飄身上了馬背。

烏雲追風倏地一聲長嘶，騰身躍起，快如脫弦弩箭般地向湖面躍落，四蹄如飛的往對岸馳去。

約莫盞茶工夫，已登上湖岸。

閩人瑞突然覺得有點頭暈目眩，四肢發軟無力，似乎很疲乏的樣子。

的確，他苦鬥了一夜，尤其最後接連兩次發出劍罡，更耗費了不少的眞力，何況又挨了一毒龍刀。

受傷之後，別說他是血肉之軀，縱是鐵打的金剛，也必經受不住。

幸虧他內功精湛深厚，才能支持到此時，若是換一個人，縱是內功深厚不凡，恐怕也早就魂斷君山了！

不過，憑閩人瑞那一身超絕罕世的功力，在苦戰一夜之後，果眞的便會疲乏成這個樣子麼？

不，當然不？

這完全是那毒龍刀上的毒力在作怪！

漸漸，閩人瑞覺得頭很沉重，眼睛發黑，於是，他閉起了雙眼，垂下了頭，伏在烏雲追風背上神智陷入了昏迷中，任由烏雲追風自己走着。

但是，神駒雖然通靈，畢竟是個畜類，怎識地理？只是往前走着，走着……

「砰」然一聲，閩人瑞由烏雲追風的背上滑跌在地上，烏雲追風立即停蹄低首，一雙馬眼望望閩人瑞，用馬嘴去抵觸閩人瑞的身子，可是，閩人瑞動也不動，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死了。

閩人瑞就這麼死去了嗎？

他一代天縱奇才，生命正如旭日之初昇，血仇未報，魔道未除，若然就此死去，天道也未免太無情，太不公了。（完）

請留意一壹三九期刊出神龍豪客故事之二，保證比前段精彩，情節佈局保證出人意外。

侠義傳奇短篇故事／

秦　紅・文
盧　令・圖

青紗帳下

爲民除患惡　六親也不認

一眼望去，呈現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無涯無際的青紗帳，偶然一陣風過，青紗帳便出現一波粼粼海浪，一路飛捲過去，除此而外，這裏表面看來一切靜止，好像已被人們所遺忘了。

其實不然，在每年的夏秋之間，這裏經常有盜賊出沒，青紗帳下，可熱鬧得緊呢。

這個地方不僅有人，而且還有一間野店。

野店很大，有二十幾個座頭，店東名叫馬七，原也是盜賊，後因斷了一條腿，便改行在此開野店，專做那些沒本錢買賣的朋友的買賣。

起初，由於照顧他生意的都是他的老朋友，情況十分不錯，後來時間一久，新的盜賊出現不少，他就有些罩不住了。

這天，發生在他野店的一件事，使他一輩子難忘……

× × ×

這天，一羣搶刦得手的盜賊在他店裏喝酒慶賀，已經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歪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爬到桌上亂跳亂叫，將杯盤丢得滿天飛，還有三四個人在玩飛刀，拿飛刀去擲一個女人。

那女人是馬七的老婆，她被强迫站在一面牆壁下，他們便將飛刀一柄一柄的擲出，幸好他們無意傷害她，擲出的飛刀故意以毫釐之差打在她身邊，目的只爲看她驚恐駭叫而已。

這些，馬七都忍氣吞聲，不敢有一絲不滿之色，因爲他知道他們的來歷，知道如果不忍耐的話，後果將更加不堪。

在這場胡鬧當中，獨有一人靜坐於拐角的一張小座頭上。

這人四十來歲，滿臉的鬍子，相貌異常粗獷威武，身上穿的是大袖黃羅衫，下面是玄色兜褲，藍布纏出一雙倒趕千層浪，脚上則是一雙薄底梭鞋。

此外，就是擱在身邊的一柄長劍。

他獨坐默飲，對於那羣盜賊無法無天的行爲，恍似未聞未見，甚至當杯盤破片飛到他桌上時，他也不加理會，好像除了吃喝之外，天塌下來也與他無干。

突然，一片酒雨從天而降，洒在他桌上，他仍然若無其事，只抬手招呼馬七過來道：「掌櫃的，再來一斤酒。」

馬七看出他不是與那羣盜賊一道的，便向他表示歉意道：「眞是抱歉，尊駕請多包涵。」

中年人淡淡一笑道：「不要緊，不過……那婦人是你的妻子吧？你怎麼可以讓他們開這玩笑？他們都喝醉了，萬一失手，豈不要命？」

馬七只有苦笑。

中年人道：「你怕他們？」

馬七點點頭。

中年人道：「他們那樣可怕麼？」

馬七壓低聲音道：「是的，他們是陰大爺的部下，您知道陰大爺這個人吧？」

中年人搖頭道：「沒聽說過。」

馬七道：「陰大爺是……是一位武林前輩，他原是販馬的，後來他將境內五個响馬頭子幹掉了，大家原以為從此可太平無事，不料他竟將那五個响馬頭子的手下一起收容下來……」

中年人道：「你是說，陰大爺自己也幹起盜賊的勾當來了？」

馬七道：「正是，不過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還不多，他自己仍在做販馬的生意，表面上是規規矩矩的販馬商人，實則暗中坐地分贓。」

中年人看了那幾個擲飛刀的人，道：「那幾個人飛刀擲得不錯，他們都是陰大爺的手下？」

馬七道：「是的，當中那個年紀最輕的是陰大爺的兒子陰建英，陰大爺有兩個兒子，老大陰建英，老二陰建雄。唉，可惜今天來的不是陰建雄……」

中年人道：「怎麼說呢？」

馬七掉頭看看那羣盜賊，見沒有人注意到自己，便又低聲說道：「那陰建雄為人正直，跟父親和這個哥哥完全不一樣，而且他的武功很高，高過他父親和這個哥哥，在江湖上闖出很大的名氣，人人都稱譽他是一位俠士，可惜他管不了父親和哥哥，只好離家出走，跑去南方行俠仗義去了。」

中年人又問道：「你見過那個陰建雄嗎？」

馬七點頭道：「見過的，他以前也曾到這兒來喝過酒，人長得很英俊哩。」

「馬七，再拿酒來！」

有人在對他吆喝了。

馬七不敢再與中年人聊下去，應聲拿酒去了。

這時候，一個擲飛刀的搖搖幌幌的顛到中年人座前，咧嘴嘻嘻的笑道：「喂！老兄，你打哪兒來的呀？」

中年人不理，端酒喝起來。

那擲飛刀的大怒，一把抓住他的胸襟，吼叫道：「我操你奶奶的，你是啞巴不成？」

中年人冷冷一笑，突然左手一抬，動作快得令人看不清楚，等到看清楚時，他手上已多了一顆眼珠子——一顆不帶一點血跡的眼珠子。

那擲飛刀的呆了一下，之後才發覺自己一顆左眼被挖掉了，隨之而來的劇痛和從眼眶中流出的血，使他驚得大叫一聲，仰身栽倒，頓時便昏死過去。

整個野店，突然靜止下來。

人人都被這突發事故驚住了。

一陣死靜之後，另一個擲飛刀的才移步走過去，一對凶睛緊緊釘在中年人的面上，瞪視他老半天之後，才開口嘿嘿惡笑道：「原來這兒來了一位高人，請亮個萬兒怎麼樣？」

中年人舉杯輕啜着，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眼。那傢伙光火了，猛可右手疾出，駢出食中二指，搶點中年人的眼睛，想以眼還眼，也要將中年人的一顆眼珠挖下來。

可惜出手慢了一些，二指才點近中年人的面門，已被中年人的左掌抄個正着。

中年人手掌一轉，只聽一聲脆响，那兩個手指硬生生被扭斷扯下，擲到了桌子上。

十指連心，其痛可知，那傢伙狂叫一聲，身子跳起摔倒在地，在鮮血飛濺中，殺豬般的哀號起來。

這一手，又使那羣盜賊看得面色一變，一個個目瞪口呆，恍如見了鬼一般。

「混帳東西！」

又一個擲飛刀的突然大吼一聲，手按桌面騰身飛至，就手中一柄飛刀「呼！」的向中年人面門刺去。

與此同時，忽見空中劍光一閃。

「哎呀！」

那人慘叫一聲，仰身暴退，由於追得太快，一頭撞上牆壁，因此身子跌落地上時，也已沒了聲息。

一隻血淋淋的手掌又到了中年人的桌上，手上還緊握着飛刀呢。

衆盜賊嚇得酒醒了一大半，紛紛往後倒退，好像在他們的眼中，中年人已不是人，而是一頭可怕的猛虎。

就在此時，第四個擲飛刀的人，慢慢的從座上站了起來。

他是陰建英，陰大爺的長子。

他是個卅來歲青年，一身質料高貴的勁衣，背上斜插着一柄長劍，若非面上煞氣太重，看起來還是個相當英俊的青年。

他神色陰沉的從座頭裏轉出，緩步走到中年人的座前，仔細的把他打量了一番，才發出陰惻惻的聲音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

中年人仍然端坐不動，淡淡答道：「過路人。」

陰建英眉毛一揚道：「嗯？」

中年人道：「從這兒經過的一個無名小卒。」

陰建英哼哼冷笑道：「你這個無名小卒手底下可真不賴呀！」

中年人舉杯喝了一口酒，道：「否則怎敢到這盜賊横行的北方來？」

陰建英目中閃起一抹殘酷的凶光，又冷笑道：「從來沒有人會打這兒經過，我看朋友是有所為而來的吧？」

中年人眼睛看着桌上，漫聲道：「是的，陰建英，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聽說你父子越來越不像話，到處燒殺刦掠，使得這兒百里之內的老百姓如置身地獄之中……」

陰建英悍笑道：「因此你想伸手管一管了？」

中年人微微點頭道：「不錯，我已打聽得很清楚，令尊乃是一位武林前輩，他數十年販馬已賺得大筆家財，縱你們父子一生只怕也化不完了，為甚麼還不知足，竟然當起响馬來了？」

陰建英忽然哈哈大笑，道：「這位朋友，你是在勸我呢？還是在教訓我？」

中年人道：「是規勸。」

陰建英一指他桌上的一顆眼珠，二個手指和一隻手掌道：「用這種方法來規勸麼？」

中年人道：「他們無惡不作，罪有應得，剛才若非看在你們父子的面上，他們已經死了。」

陰建英道：「好，現在你準備用甚麼方法來規勸我們父子？」

中年人道：「規勸，當然用嘴巴。」

陰建英道：「我看不够！」

中年人道：「你的意思是……」

陰建英道：「最好用你的劍來規勸，只有用劍我們才聽得進去。」

中年人道：「是麼？」

陰建英道：「外面地方大，咱們到外面去吧？」

中年人點頭道：「好！」

於是，兩人來到野店外面，一南一北面對面站着，那羣盜賊自然也跟了出來，遠遠圍成一個大圓圈，個個亮出兵器，準備支援陰建英。

陰建英持劍在手，冷冷道：「請！」

中年人道：「陰建英，你再聽我一言：由於某種淵源，我很不願意殺死你們父子，雖然本地許多老百姓向我哭訴，說你們父子不但刦財而且刦色，論罪該誅，不過只要你們答應從此洗手不幹——」

陰建英突然欺身一劍刺了過去。

這就是他的答覆！

他刺出的一劍極之快速，一下就遞近到中年人的胸前！

中年人側身讓開，未出劍反擊。

陰建英一劍落空，迅捷的變招再出，又是一劍點向中年人的咽喉，劍法非常漂亮。

但中年人對他的劍法竟似瞭如指掌，只稍一偏頭便又避過他的攻擊，仍未出招反擊。

陰建英大為惱怒，厲叱一聲，長劍猛抬，抖起一片劍影，勢如漁翁抛網，倏地便將中年人罩入其劍網之內！

「哈！」

只聽一聲長笑，繼聞一片「錚錚」劍响，隨見劍網一歛，陰建英似乎受到强烈的撞擊，一連顛退了三步，而中年人則從容收劍挺立，面上是氣定神閒的笑容！

就這麼幾招間，陰建英已知中年人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再打下去必敗無疑，但他天生一付倔强個性，對任何人都不肯服輸，一遇挫折，反生拚命之心，今天也是如此，但見他雙眉一揚，又一聲厲叱，再度揮劍猛攻上去。

這一次，出招更為凌厲，將平時不輕易使用的許多絕招一股腦兒地全施展出來了。

中年人這才出劍反擊，那柄長劍在他手上使來，好像變成了一條銀龍，上下翻飛間，非但將陰建英的絕招一一破去，而且每一次雙劍交擊，陰建英便被震退一大步……

這樣搏鬥了好一會後，陰建英一直居下風，但中年人似無傷他之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將他震退，又纏鬥數十招後，中年人忽然跳開道：「陰建英，你當真執迷不悟？」

陰建英哈哈大笑道：「少廢說了，你有胆量便把我腦袋砍下來便是！」

明知不是中年人的對手，他的口氣為何還這樣强硬呢？

因為，他自恃父親的勢力在北方綠林無人能比，有呼風喚雨的能力，中年人若是殺了他，父親絕不會讓他活着離開這地方。

他見中年人遲遲不敢下手傷害自己，更加認定對方畏懼父親的勢力，所以也就有恃無恐了。

中年人確實不想傷害他，見他倔强如故，忽然輕嘆一聲，納劍入鞘，轉身要走了。

「別走！」

驀地，一聲低沉的喝叱，從左方青紗帳中傳出來！

隨着喝聲，一位老人從青紗帳中走出，這老人年約六旬，身材雄壯異常，生得豹頭環目，滿面悍氣，一看就知道是個不好惹的老頭子！

圍在四周的那羣盜賊一見老人出現，個個面露喜色，就如見到救星降臨一樣。

陰建英見父親到達，便道：「爹，這人傷了咱們三個兄弟，不能放他走！」

陰大爺「唔」了一聲，一對圓滾滾的眼睛似刀一般釘在中年人的臉上，冷冷問道：「哪兒來的？」

中年人略略躬身道：「陰大爺，我是個無名小卒，應貴地衆多老百姓的要求，前來請求陰大爺手下留情，網開一面，留些口糧讓他們過冬。」

陰大爺聽了這話，面上浮現一抹詭笑，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中年人回答道：「在下已說得很明白了。」

陰大爺笑道：「聽你口氣，好像指老夫是强梁霸道之輩了？」

中年人道：「陰大爺明為馬商，暗為强梁，這已不是甚麼秘密。」

陰大爺神色陰沉了下來，問道：「你聽誰說的？」

中年人道：「聽誰說的並不重要，在下此來也無意與你陰大爺作對，只希望陰大爺莫貪得無厭，也希望陰大爺多積點陰德，要知天理難容，多行不義必自斃，你陰大爺已賺得偌大財產，一輩子吃不完用不盡了，何必幹這殺人放火的勾當？」

陰大爺默默的注視他半晌，忽然面色一霽道：「你一定弄錯了，老夫除了販馬之外，不曾幹過其他事情，誰說老夫幹過殺人放火的勾當呀！」

中年人道：「七天之前，你們父子率衆襲擊李家集，刦得糧食萬斤，還殺死了三個人，這事在下看見了。昨天，令郎又率衆搶刦過路商人，事後又想强姦一個姑娘，若非在下暗中發鏢阻止，那姑娘必被蹂躪至死，鐵案如山，事實俱在，陰大爺何必抵賴？」

陰大爺的面色又沉了下來，冷冷一笑道：「好吧，你打算怎樣？」

中年人說道：「在下誠懇的要求陰大爺就此洗手吧，不要再幹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陰大爺哈哈笑道：「要老夫洗手不幹，這並不難，只要你露一手老夫瞧瞧，够份量的話，老夫自然接受你的好意！」

中年人猶豫了一下道：「非如此不可麼？」

陰大爺道：「不錯！」

中年人道：「陰大爺既然執意如此，就請劃下道兒來吧？」

陰建英大聲地說道：「爹，我來收拾他！」

話聲中，搶步疾上，振劍猛吐，一點寒星直奔中年人的背心刺去！

中年人旋身發劍，將來劍架開，喝道：「陰建英，你好不知死活！」

陰建英又被他震退一步，但一退即進，劍如泥鰍一路鑽去，强悍已極。

中年人長劍旋轉絞出，但聞「錚錚！」二聲銳鳴，陰建英的長劍便被絞斷，腳下踉蹌顚開三步，中年人乘機欺前一步，劍尖向上一挑，陰建英胸襟上頓時裂開一個大口，只未傷及皮肉。

陰大爺看得面色一變，喝道：「建英，點子扎手，不可輕敵！」

陰建英應了一聲，身形一個盤轉，長劍「呼！」的横掃而出，攻向中年人的腰部。

中年人縱身避過，身未落地，長劍突如靈蛇吐信，一連刺出三劍。

陰建英仰身急退，自以爲已躲過對方的攻擊，不料於退出一丈開外後，低頭一看，赫然發現腹上的衣服又破了三個洞。

陰大爺看到這情形，不由得眉頭一皺，喝道：「建英，你退下，讓爲父來！」

但陰建英不聽，再度飛撲而上，長劍猛砍猛劈，瘋狂也似的攻了上去。

中年人站着不動，手中長劍如龍鬧海，一陣「錚錚」聲中，再將他的攻勢一一擋開，最後突然大喝一聲：「撒手！」

陰建英的長劍便到了空中！

到了這時，陰建英實無再撒野的理由了，但他還是不肯認輸，就在長劍被絞出手之後，他竟然不退反進，雙手一抬，肘部一曲——

「崩！」的一聲，兩支袖箭便從他袖中射了出去！

中年人不防有此，待得發覺已然遲了一步，所幸他反應甚快，長劍一横，磕去其中一支袖箭，只被另一支袖箭射中了左腿。

陰建英見他中箭，大笑一聲，又從懷中拔出一柄飛刀，欺身便刺！

陰大爺急喝道：「小心！」

就在此際，突見劍光一閃，陰建英「啊！」的叫了一聲，頓足暴退兩丈，可是雙腳落地時，已站立不往，倒了下去。

原來，他一隻右手已自肘部斷去，被中年人一劍斬斷了！

血，從斷口噴出，濺得滿地皆是！

陰大爺臉色非常難看，示意手下去爲兒子止血，然後走去拾起兒子的長劍，舉步向中年人迫去。

中年人似乎不想再打了，說道：「陰大爺，你老應該看得很清楚，在下並無傷害令郎之意……」

陰大爺嘿嘿獰笑道：「可是他的一隻手斷了！」

中年人道：「在下甚感抱歉。」

陰大爺突然縱聲大笑，說道：「你抱歉甚麽？你此來不是要爲老百姓除害的麽？哈哈哈，老夫今天便成全你的俠義行爲吧！」

話聲未畢，長劍一振，刹那間空中爆出數點銀星，閃電般撲向中年人的胸口！

中年人沒有舉劍招架，身形一幌，縱退避開。

「接招！」

陰大爺厲聲喝叱，飛步追上，劍光再展，又一連劈出數劍，眞個氣勢如虹，銳不可當！

中年人仍然沒有還手，一味縱走閃避着。

陰大爺見他不肯出手，不禁怒氣狂湧，劍及履及着着緊逼，一邊猛攻一邊怒罵道：「小雜種！你出招呀！你出招呀！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一路揮劍追殺，劍劍凌厲絕倫！

他的劍法，不論招術或功力都比兒子陰建英高明得多，中年人也不知是腿上中箭無力再戰，或是心中有着甚麽顧慮，總是只守不攻，因此漸漸的處於不利的局面，有幾次差一點就傷在他的劍下。

這樣一攻一守，纏鬥約莫一刻時，中年人依然未反擊一劍，使得在場圍觀的盜賊也看得嘖嘖稱奇，大惑不解。

陰大爺殺得性起，突然大吼一聲，使出一路古怪的身法，身子連續斜翻，在翻動之間長劍「咻！咻！咻！」的掄劈而出，大約劈出十多劍後——

「噹！」

一聲巨响，中年人的長劍竟被打落在地上！

「着！」

陰大爺大喝一聲，迅速又劈出一劍，正中中年人的胸口，深深的砍入中年人的胸膛！

中年人神色一慘，口中顫聲叫道：「爹……」

陰大爺頓時一呆，兩顆眼睛慢慢睁大，忽然伸出左手在中年人的嘴上一抓，就抓下了一把假鬍子！

一看，他面色驟然大變，目中開始生淚……

（完）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虎下江南（上）

中原有七虎　秘密下江南

神經病漢

（一）

晨光曦微，小豹子哼着剛從墟集古老頭子那裏學回來的江北小曲，踏着泥濘，來到不短橋頭，向方三叔買了兩個饅頭，吃得津津有味。

小豹子的父親是大豹子，父親今年四十三，兒子則快將十五歲。

大豹子脾氣粗暴，在一家小鏢局裏當鏢師。

小豹子刁鑽精靈，閒來在鏢局裏做些雜碎的工作，倒也賺到一點銀子。

平安縣的人都說，大豹子和小豹子雖然一個脾氣很壞，一個狡猾刁鑽，但心腸却都不錯。

所以，有時候小豹子手頭拮据，方三叔的饅頭，劉二媽的白菜湯麵，甚至刻薄吝嗇成性的豆腐周八，他們都願意給予他賒帳的方便。

小豹子雖然年紀輕輕，但信譽却不錯。別人肯賒帳，他很感激。

所以，只要一有錢，他就馬上還清一切欠債，絕不拖賴。

那裏認識他的人，對他越來越是有好感。

× × ×

天色漸漸亮了。

小豹子的心情更輕鬆。

他喜歡白晝還多於黑夜。

他喜歡在嫵媚的陽光下，享受着世間上每一種新鮮的事物。

只可惜平安縣並不是一個大地方。

這裏新鮮的事物並不很多。

小豹子對於大城市是很响往的，但直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機會到長安、洛陽等名城一遊。但他相信，這種心願將來一定會實現的。

他是個很樂觀的人，就算他在最窮困的時候，他都絕不會覺得沮喪。

因爲每一天都有明天。

今天的遭遇不好，別灰心，還有明天，又何必緊張於一時的得失呢？

（二）

兩個饅頭已在肚子裏消化掉了。

小豹子正想去吃碗白菜湯麵。

但就在這時候，他在官兒巷看見了一個販賣雜物的漢子。

這漢子臉色青白，一雙眼睛像是毫無神采似的。

小豹子走上前，仔細的看了一番。

雖然天氣並不寒冷，但這漢子却像是害了發冷病似的，身上最少穿着兩件殘舊的棉襖。

小豹子搔了搔脖子，對這個漢子下了兩點判決。

第一：這漢子並不是平安縣裏的人。

第二：這漢子是個病漢。

小豹子又向他擺賣的雜物看了一眼。

他賣的有銅瓶子，烟斗、小刀、甚至

還有個夜壺。

一看見那夜壺，小豹子悶了起來。

他現在想看見的東西並不是夜壺，而是劉二媽的白菜湯麵。

反正對於這些東西，他一點興趣也沒有，而這個病漢也沒有甚麼好看的。

所以，他匆匆的走了。

走不到幾步，他已嗅到了白菜湯麵的香氣。

麵是熱騰騰的。

× × ×

對小豹子來說，這種材料簡單的食物，已是一種很不錯的享受。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不够新鮮。

不够新鮮的意思，並不是指那些白菜，而是說小豹子吃這種麵已十幾年，劉二媽還是沒有變些新鮮的花樣出來。

但小豹子從來都沒有批評過這種麵。

當一個人曾經挨過飢餓之後，他也許會明白到，不好吃的東西，總比沒東西可吃好一百倍。

而且，直到現在為止，小豹子還是覺得這種麵滋味不錯。

吃完了麵，付了帳，小豹子又在街上蹓躂。

他忽然又想起那個販賣雜物的病漢。

他在想：「這漢子若幹不成買賣，很可能會沒錢抓藥治病，甚至可能暴斃在街上。」

想到這裏，剛才吃進肚子裏的白菜湯麵好像有點不消化。

他決定回到官兒巷，看看那病漢現在怎樣。

(三)

病漢和他的雜物，仍然和剛才一樣，沒有發生過半點變化。

換而言之，他的雜物連一件都沒有賣出去。

小豹子皺了皺眉，忽然走上前，拿起了一把已經生銹的刀。

這把刀長約一尺八寸，模樣雖然是殘舊一點，但却是小豹子唯一稍有興趣的貨物。

「這個要多少錢？」

病漢有氣無力的，伸出了一根手指。

小豹子目光一閃：「一兩？」

病漢搖頭。

「是一千両銀子。」

小豹子的眼睛登時變得比銅鈴還大：「這把殘舊的刀要一千両？」

病漢點點頭，說：「它是這裏所有貨物中，最不值錢的一件。」

小豹子又怔住了。

直到這時候，他又對這個病漢作出了另一個判斷——他患的病絕不止一種，最少還得加上嚴重的神經病。

小豹子暗暗的嘆了口氣。

看來，今天似乎有點倒霉，大清早就碰上了這種瘋子。

他只好馬上把那刀子放回原處。

病漢臉上忽然展露了一些笑容，說道：「這位少爺果然識貨，你是我的第一個顧客。」

小豹子嚇了一跳。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買這刀子。」

病漢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得乾乾淨淨：「你在說甚麼？」

小豹子雙手亂搖：「你開的價錢，最少可以同時嚇破十萬八千七百人的胆，我沒有給你活活嚇死，那眞是僥天之倖！阿彌陀佛！再見！再見！」

他連臉都有點青了。

說完這幾句說話之後，他一溜烟似的，拔脚就跑。

× × ×

每個人都該有某種專長。

世間上最可悲的事，並不是一無所有，而是一無所長。

小豹子也有專長。

他對自己最有信心幹的事，並不是打架，而是拔足狂奔。

他一向跑得比別人快。

所以，他往往不怕闖禍，就是恃着自己跑得够快。

他敢用一切打賭，這個病漢就算插上一雙翅膀，也絕對不會追得上自己。

當他跑到一間觀音廟前停下來的時候，他忍不住笑了。

那病漢就算要追趕，也絕對不會跑得很快，但自己却亡命飛奔，這未免是太緊張了。

回頭一望，廟裏哪有病漢的踪跡？

就在這時候，背後有人輕輕拍他的肩膊。

「這把寶刀只賣一千両，你是大佔便宜了！」

小豹子沒有再回頭。

但他的一顆心，卻險些從口裏跳了出來。

因為他已認出，這是病漢的聲音！

(四)

遇上一個神經病漢，已經是一件倒霉的事。

但現在小豹子臉上的神態，簡直就像是在白晝活見鬼。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緩緩的從自己背後，繞到自己的前面。

這不是那病漢又還是誰？

病漢的左手挽着一個皮袋。

小豹子甚至還可以看見皮袋裏載着一個夜壺。

而病漢的右手，却提着一把銹跡斑斑的刀。

刀尖居然指着小豹子的咽喉。

小豹子只覺得喉嚨一陣乾澀。

「這……這算是甚麼玩意？」

病漢裂嘴一笑，笑聲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我現在給你刀，你馬上給我一千両！」

小豹子哭喪着臉，說道：「我沒有一千両。」

病漢冷笑：「你是來尋我的開心？沒有一千両，又怎能問這刀值多少錢？」

小豹子揑了一把汗：「我是有眼無珠，不識貨，也不識好歹……」

「甚麼不識好歹？你是不是在罵我是個歹徒？」

「不！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不管你是甚麼意思，總而言之，咱們現在必須貨銀兩訖！」

小豹子搖搖頭。

「很對不起，萬二分對不起，我沒有這許多銀子，又怎能貨銀兩訖呢？」

病漢哼的一聲：「那麼你可是自討苦吃。」

小豹子忽然發覺到自己的判斷有些錯誤。

這個「病漢」，其實並不是完全有病的。

他的病是神經病，但體能健康却是絕對的正常。

他能够追到自己，這已不簡單。

看他現在兇巴巴的樣子，好像還想把自己一口吞掉似的。

但小豹子也不甘心就這樣被人欺負。

雖然他還年輕，但却也曾經練過不少武功。

他父親大豹子，總算是個武林人，雖然在江湖上只是個無名小卒，但一手拳脚功夫，倒也常常有人看得為之喝采。

小豹子「家學淵源」，自然也曾獨得父親傳授拳脚功夫。

以往，也曾經有些無賴流氓，給小豹子打得滿天星斗。

這時候，絕不能再容忍了，否則很可能就要給這個神經病漢所傷害。

他忽然像一條泥鰍般，從病漢的左脇下穿了過去。

他個子比病漢細小，動作靈活快速。

颯！

他一下子就已經從病漢的脇下鑽過去，而且立刻反手就是一拳打在病漢的背心上。

這時候，他已認定這個病漢的身體沒有毛病。

這病漢唯一最不妥當的，是神經！

砰！

這拳不偏不倚，打中了病漢的背心。

病漢猛然轉身，突然面色大變。

他原本蒼白的臉色，竟然變成了一種妖異的嫣紅。

他臉上的神態，好像很痛苦。

他額上，甚至淌出了黃豆般大小的冷汗。

小豹子一怔。

病漢狠聲叫道：「你……你……你好狠……」

還沒說完，他已仆倒在地上！

秀才刀

(一)

小豹子瞧着自己的拳頭，再看看躺在地上的病漢，不禁呆住了。

是自己的拳頭太厲害？

還是這個漢子眞的病得厲害，根本就受不起自己一拳之擊。

但無論怎樣，小豹子的心裏都有着一種歉然的感覺。

他打倒了別人，並不高興。

他也沒有逃避，一走了之。

他扶着病漢。

「怎麼啦……」

病漢臉色更妖異，簡直就不像是一張人的臉。

看起來，他眞的有病，而且還病得很重。

小豹子吸了口氣：「我揹你去找個大夫！」

病漢沒有出聲。

小豹子眞的揹起了病漢。

病漢的喘息很急促。

但他忽然在小豹子的耳朵說了四個字：「你上當了！」

小豹子猛然一驚。

他急急把病漢拋了下來。

「蓬」然一聲，病漢被拋在石地上。

小豹子連看都不看，馬上拔足狂奔。

他這次絕不會再看這病漢一眼。

但他才跑了丈餘，就再也跑不掉。

非但如此，他幾乎還要被一根柔軟的索子勒得透氣不過。

他不能再跑。

否則，他一定會為之窒息。

他停下來，怒目瞪着病漢。

病漢坐在地上，雖然剛才給小豹子摔了下來，但他臉上却連半點疼苦的表情也沒有。

現在，疼苦的人並不是這病漢，而是小豹子。

小豹子喘息着，好不容易才迸出了一句說話：「你想謀財害命？」

病漢冷冷一笑。「你連一千両銀子都沒有，怎值得我出手謀財害命？」

「這就是了，」小豹子吁了口氣，「我只是個又窮又蠢的小伙子，你犯不着欺負我！」

「本來是的。」

「那麼還不放了我？」

「不能放！」病漢淡淡道：「善捉不能善放，否則江湖上的朋友，會笑狄某太無聊。」

「你姓狄？」

「不錯，你可以叫我狄二郎，可以叫我狄二虎，也可以叫我狄神通。」

小豹子傻住。

他呆住，呆了很久很久，才訕訕的說：「你就是百變虎狄神通？」

「想不到連你這種黃口小兒，也曾聽過狄某的名號。」狄神通也呆了一陣。

小豹子嘆了口氣：「我的祖爺爺，你怎麼不早一點說！」

狄神通道：「我若一早表露身份，你又會怎樣？」

小豹子眨了眨眼睛，道：「你若不懂武功，又不會變魔法，當你在街上忽然看見一頭猛虎的時候，你會怎樣？」

狄神通道：「那倒要看看當時的情緒如何，才能決定。」

「此話怎講？」小豹子大奇。

狄神通說：「倘若當時我的心情很惡劣，正想一頭撞死了結殘生，那麼我會向前直闖，唯恐這頭老虎看不見自己。」

小豹子苦笑。

狄神通道：「難道你認為這種解釋不合理？」

「合理！合理！比世間上最合理的事情還更合理八百倍有餘！」

狄神通點點頭：「你不笨。」

小豹子道：「但你若不想死呢？」

狄神通道：「若不想死，那麼自然是找個隱秘的地方藏起來，連呼吸都屏息下來。」

小豹子吁了口氣。

「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正常反應。」他瞧着狄神通，「我若一早知道你是百變虎狄二郎，那麼就算你面前擺着十盤魚翅，黃金萬両，美女如雲，我也絕不敢瞧一眼，而且立刻脚底抹油，溜得越遠越好，更絕不會拿起你的刀子，不知死活的問問價錢。」

狄神通大笑。

「說得好!値得獎賞!」

獎賞?

獎甚麼?

小豹子心念未巳，忽然眼前人影一閃，接着聽到兩下隆然巨响。

當他聽見這兩下巨响的時候，眼前金星亂冒，整個世界都彷彿黑成一片。

好灼辣，好疼的兩記耳光。

小豹子又驚又怒：「這就是獎賞?」

狄神通淡淡道：「在別人的眼中看來，這是兩記耳光，在我的眼中看來，這是賞賜。」

小豹子巳氣得連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狄神通盯着他。

「你覺得怎樣?」

「不怎麼樣，我是砧板上的一條小魚兒，你要怎樣，我都不配有甚麼意見。」小豹子嘆了口氣，又道：「但我想知道，我爲甚麼會得到獎賞?」

狄神通悠然道：「既然你認爲我是一頭可怕的猛虎，那麼不顯顯虎威，實在不像話。」

「有理，你說得很有理，」小豹子喃喃道：「直到現在，我才知道甚麼叫秀才遇老虎。」

狄神通道：「你是秀才?」

小豹子搖搖頭：「我也許像個小叫化，但秀才兩個字，恐怕三輩子都很難沾得上。」

狄神通也搖搖頭。「你又錯了。」

小豹子一怔：「難道你認爲我會有機會成爲一個秀才?」

狄神通道：「我現在就給你一個綽號，叫秀才小子。」

「秀才小子?」小豹子呆住，半晌才道：「這倒是奇哉怪也，這種名稱，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狄神通道：「這是你以後的綽號，你是小子，但再加上這一把刀，就是秀才小子!」

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他又把那柄銹跡斑斑的刀遞到小豹子的面前。

「這就是秀才刀!」

小豹子苦笑：「它能切得開一隻梨子嗎?」

「梨子?你說它連梨子都切不開?」

狄神通冷冷一笑，忽然從衣袋裏取出一錠金子。

這錠金份量不輕，最少有二十両。

看見這錠金子，小豹子的眼珠子險些從眼眶裏跳了出來。

媽啊!這錠金子若是屬於自己的，那該多美妙!

但他只是想想而已。

他並不是那種唯利是圖，爲了金銀就甚麼都肯幹的人。

最少，他絕不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取分文不義之財。

這是大豹子脾氣。

他也同樣教導自己的兒子，別因財失義。

但這錠金子，的確是他活到目前爲止，所看見最大的一筆財富，也難怪他會爲之目瞪口呆。

一時間，他實在想不出，這位狄神通爲甚麼無緣無故掏出這錠黃金。

狄神通微微一笑，忽然把金子向上一拋。

金子飛上半空，但很快又落下。

但當它落下的時候，狄神通突然揮動手中的刀。

一幕奇景立時出現。

這錠黃金，竟然一分爲八，紛紛跌落在地上。

小豹子嚇了一跳!

若不是親眼所見，他怎樣也想不到，這把看來毫不起眼的刀，竟然如此鋒利。

狄神通淡淡一笑：「這就是秀才刀，雖然不中看，但却甚是中用，你看，它是不是値得上一千両銀子?」

小豹子嘆了口氣：「就算是一萬両，也還是値得的。」

狄神通大笑。「一萬両?」

「嗯……難道還不只此數?」

「當然不只値一萬両!」狄神通沉聲道：「就算有人用十萬両，也休想買得着這把刀!」

(二)

聽到「十萬両」這三個字，小豹子又不禁呆住了。

他就算再睡十天八天，天天做夢十次八次，也很難想像得到，十萬両銀子堆放在一起，將會是怎樣的情景。

過了很久，他才說：「但你剛才不是說要一千両賣掉它嗎?」

狄神通冷笑：「你就當我剛才忽然瘋掉片刻好了。」

小豹子道：「我剛才的確以爲你是個又病又瘋的病瘋子。」

「現在呢?」

「現在我總算弄清楚，你沒有病，甚至連半點毛病也沒有，若說發瘋，那麼發瘋的人並不是閣下，而是我小豹子。」

「你叫小豹子?」

「不錯。」小豹子說：「我父親是大豹子。」

「大豹子生下的兒子叫小豹子，倒是有趣，你們姓甚麼?」

「姓喬。」

「喬大豹、喬小豹?」

「唔!」

「豹子雖然是很驃悍可怕，但是比起老虎來，却缺少了一種震懾人心的威猛氣勢。」

「我對這種事沒有興趣。」小豹子說：「無論我叫小豹子也好，小虎子也好，我還是我，絕不會眞的變成一頭野獸。」

「但是，我却希望你成爲中原七虎之一。」

「甚麼?」小豹子嚇了一跳。

「你沒有聽過中原七虎?」

「聽過，」小豹子怔了怔，「當我還在地上爬路的時候，就已聽人說過中原七

虎的威風事蹟。」

「但是現在，中原七虎却只剩下六虎了。」

小豹子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狄神通道：「白鬚虎帝方祖擎，已經在半年前撒手塵寰。」

小豹子目光一落。

「他年紀多大了?」

「八十九。」

「人老了，總會……」

「放屁!住口，休胡說八道!」狄神通突然怒叫起來，臉上的神態變得極其憤怒，令人不寒而慄。

(三)

看見狄神通這副表情，小豹子立刻噤若寒蟬。

他不知道自己說錯了什麼話。

過了很久，狄神通的情緒才漸漸平伏下來。

「小豹子，你會否希望有一天，自己會成爲一個武林高手?」

小豹子連想都不想，立刻就回答：「我做夢的時候，都夢想自己會有那一天，但這畢竟只是做夢!」

「夢境，有時候是會變成眞實的。」狄神通淡淡道：「我正在找一個人，要把他變成一位武林高手。」

小豹子瞪着他，怔住。

狄神通緩緩接道：「你若願意跟我學武功，你的夢境就可以成眞。」

「眞的?」

「這一次，我絕不是在騙你!」

小豹子目光大亮：「我行嗎?」

狄神通沉聲說：「你若不行，就算你用三十輛馬車運送黃金堆在我的腳下，我也絕不會花費半點心血在你的身上。」

小豹子搔了搔脖子：「我有甚麼值得你重視?」

「資質、根骨。」

「你意思是說我是個練武的材料?」

「還有你的心腸也很不錯。」狄神通緩緩道：「你有憐憫弱小之心，從剛才的表現，可以看出，你是我輩中人。」

小豹子皺皺眉：「你爲甚麼忽然要稱讚我?」

狄神通沉默了半晌，才說：「因爲我已看上了你，所以最少要有點像樣一點的理由，來證明我自己沒有找錯人。」

小豹子道：「你認爲我一定會答應你嗎?」

狄神通道：「我想會的。」

小豹子却搖搖頭：「未必。」

「哦?却是何故?」

「因爲我還有個如假包換的父親，他若不答應我跟你學武，那麼一切都是等於白說。」

狄神通大笑。

「這一點你不用担心，只要令尊不是個白痴，他就絕不會加以反對。」

小豹子嘆了口氣。

「你別太早肯定，我父親的脾氣很古怪，有時候他甚麼事都肯答應，但一不高興，就算是有人求他做百萬富翁，他也會把那人一腳踢開。」

狄神通道：「你認爲這一次，你父親會不會答應?」

小豹子想了想，忽然露出了一種悲觀的表情。

「我是他的寶貝兒子，他一直都不准許我離鄉別井，我看這一次，還是碰一鼻子灰的機會最大。」

狄神通微微一笑：「有時候，碰一鼻子灰也是種樂趣，就看看咱們這次會不會有這種樂趣如何?」

小豹子笑道：「好吧!咱們就去試一試!」

× × ×

他們已混得很熟。

狄神通沒有病，也沒有瘋。

小豹子對他越來越是好感。

鑑德和尚

(一)

大豹子不在鏢局裏。

鏢局裏的人說，他今天大清早就出外，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小豹子大感詫異。

父親去了哪裏?

沒有人知道。

他只好和狄神通在鏢局門外，等待大豹子回來。

× × ×

已過午晌，大豹子還是沒有回來。

這一來連鏢局裏的人都大感奇怪。

就在這時候，鏢局門外忽然來了一個圓頭大鼻、厚唇黃齒的胖和尚。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他對小豹子合什，沉聲道：「這位小檀樾，可就是小豹子?」

小豹子一楞。

他瞧着這和尚：「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胖和尚嘆了口氣：「這一位檀樾果然就是小豹子，貧僧有一要事，要向檀樾奉告。」

小豹子道：「大師請說。」

胖和尚忽然伸手向狄神通一指，說：「這東西不是個好東西，你跟着他，註定倒霉!」

狄神通差點沒跳了起來：「大和尚，你吃錯了藥?發那一門子的瘋?」

胖和尚冷冷一笑：「你在到處找徒弟，可說是居心叵測!」

狄神通怒道：「我找個弟子，與你何干?」

胖和尚哼的一聲：「貧僧不喜歡看見你這種人到處招搖撞騙，所以一定要拆穿你的把戲!」

小豹子一怔：「他在弄甚麼把戲?」

胖和尚冷笑道：「他對你說，自己是中原七虎之一，是也不是?」

「不錯，難道他……」說到這裏，小豹子說不下去。

狄神通大怒。

「他根本就不是狄神通，而是狄神通的同鄉兄弟狄阿二。」

「你在胡亂放甚麼屁?」

胖和尚冷笑不迭：「你在拐騙小孩，把他們弄回家裏幹活吃苦，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小豹子臉色驟變。

「不!」狄神通的臉已變成血紅，「

你可別聽信他的說話，這和尚才是個壞東西！」

胖和尚嘿嘿一笑：「你的把戲可以瞞過孩童，却瞞不過貧僧！」

狄神通勃然道：「臭和尚，你是從那裏來的？」

胖和尚冷笑：「貧僧來自少林，法號鑑德。」

狄神通冷冷道：「管你是從少林寺還是大佛寺來的，你再在這裏胡說八道，休怪狄某手下無情！」

鑑德和尚大笑。

「貧僧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料子！」

狄神通怪笑一聲：「世間上有你這種和尚，可說是沾辱了佛門！」

鑑德和尚怒道：「住口，看掌！」

這和尚手掌粗大，有如蒲扇一般。

這一雙蒲扇般的手掌，同時拍向狄神通。

狄神通站直身子，也以雙掌相迎。

四掌相交，兩人的身上俱是猛然地一震。

狄神通吐氣開聲，脚步跨前，再發出一掌。

鑑德和尚却跳了開去。

他忽然臉色大變，一雙手變成紫青之色。

「你……好毒辣……居然練成了邪門毒掌……」鑑德和尚顫聲說。

狄神通却似是呆住。

鑑德和尚目光一轉，向小豹子道：「你看，他是邪魔外道的歹人，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他還有甚麼事幹不出來？」

小豹子的臉色在發白。

狄神通却大聲說：「不！你別聽他在胡謅，跟我走！」

這時候，忽然又來了另一個和尚。

這和尚身材較矮，但却比鑑德和尚還要肥胖。

他走過來的時候，簡直就像是一個滾着的肉球。

鑑德和尚面露緊張之色，大喝一聲：「師弟，你別跟這個惡魔交手，他的掌上有毒！」

矮胖和尚似是大吃一驚。

他急忙拖着小豹子。

「小施主，你別碰這惡魔，快跟貧僧走！」

小豹子還沒有拿定主意，狄神通已在大喝：「別相信他們的說話——」

「廢話！看掌！」鑑德和尚厲聲叫道：「貧僧就算給你毒死，也絕不能讓你繼續爲非作歹！」

矮胖和尚叫道：「師兄小心——」

說着，拖走了小豹子。

（二）

小豹子終於跟着這個又矮又胖的和尚，來到了一間破廟。

矮胖和尚吸了口氣。

「好險！」

小豹子道：「那狄神通眞的不是好人嗎？」

矮胖和尚說道：「你認爲他是個好人嗎？」

小豹子想了想，才道：「初時，我的確以爲他是個正人君子。」

矮胖和尚道：「現在呢？」

小豹子忽然面露怒容：「他用毒掌對付那和尚，顯然不是光明磊落之輩。」

矮胖和尚裂嘴一笑道：「你錯了。」

小豹子一怔：「你這句說話是甚麼意思？」

矮胖和尚道：「你畢竟還是個嫩小子，許多事情，你是無法看得透澈的。」

小豹子的眼色倏地一變。

「那和尚根本沒有中毒！」他失聲說道。

矮胖和尚點點頭，微笑着：「那只是一種掩眼法，你看見他的雙手變了顏色，以爲他已中了毒，其實，他只不過是塗上了一種奇怪的藥物，一經發掌運勁，一雙手就會變成那副樣子。」

小豹子臉色發白。

「你們爲甚麼要騙我？」

矮胖和尚吃吃一笑，臉上露出了一種狡猾的表情：「狄神通一向都跟咱們的敎主過不去，所以他想幹的事，咱們除非不知道，否則一定要設法破壞！」

小豹子道：「他眞的是狄神通？」

「當然是，」矮胖和尚緩緩道：「他是世間上獨一無二的狄神通，而且他的確想收錄你爲弟子。」

小豹子怒道：「你們好卑鄙！」

矮胖和尚嘻嘻一笑：「你莫罵人，貧僧等已把你的父親帶到這裏，你若對貧僧不客氣，小心貧僧會把令尊碎屍萬段！」

小豹子目光閃動：「你的說話，我現在連一個字都絕不會相信！」

但他剛說完，就不禁呆住了。

因爲小豹子忽然看見破廟裏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身材魁梧壯大，但却衣衫破爛，而且血跡斑斑。

他蹣跚地從破廟裏走出來，滿身都是鮮紅的血，但一張臉龐却是蒼白得可怕。

「爹！」小豹子突然狂叫。

這人赫然竟是小豹子的父親——大豹子！

（三）

大豹子受了傷，而且傷勢非輕。

小豹子胸膛起伏，瞪目大聲向那矮胖和尚說：「你爲甚麼要害我們？」

矮胖和尚淡淡一笑：「貧僧早已說過，無論狄神通想幹甚麼，咱們都一定要加以破壞！」

小豹子怒道：「你們簡直是瘋子！」

矮胖和尚笑道：「你就當我們是瘋子好了！」

小豹子道：「快放了我爹！」

矮胖和尚吃吃一笑：「我們一定會放了你的父親，但却要在放他之前，送他一點東西！」

小豹子怒道：「你要怎樣？」

矮胖和尚緩緩道：「不怎樣，只是想給他一口飛刀！」

這和尚的手裏，居然亮出了一把八寸長，精鋼鑄造的小刀。

小豹子叫道：「別胡來……」

但他的說話還沒說完，矮胖子和尚的飛刀已出手。

颯！

飛刀如脫弦利箭，直向大豹子的咽喉射去！

這一刀極快，也極準！

大豹子看來已萬萬逃不過這一場無妄之災。

然而，奇蹟却突然出現。

不知道是一件甚麼東西，居然在千鈞一髮之際，凌空飛來，擊落了這一口要命的飛刀。

矮胖和尚立時喝道：「是誰？」

廟裏忽然出現了一個黑衣人。

但這個黑衣人却已雙目怒凸，氣絕身亡。

矮胖和尚臉色一變，脫口道：「崔天雁！」

這黑衣人正是崔天雁，本來是這矮胖和尚的伙伴。

但他却已死了。

崔天雁並不是自己走動，而是給人從廟裏推了出來。

推他出來的人，也是一身黑衣，但脚上却穿着一雙金光閃爍的長靴。

這人大概四十五六年紀，身材瘦削，但一雙眼睛却比常人最少大一倍。

矮胖和尚冷冷一笑：「估道是誰，原來是金脚虎戴順。」

黑衣人也是一聲冷笑。

「智通和尚，你是在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沒志氣，居然甘願成爲西門百絕的奴婢？」

聽見智通和尚四個字，小豹子心頭一凜。

他早已聽人說過，智通和尚是個佛門僧兇，視殺人如家常便飯。

想不到今天自己遇上的，居然就是這個智通和尚！

幸好金脚戴順及時出現，否則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智通和尚臉上殺機倏現，忽然拔出一口戒刀。

「殺！」

「殺」字响起，他的刀已刺向戴順咽喉。

這是快刀！

小豹子根本看不見刀，只是看見白光一閃。

戴順並沒有閃避，仍然筆直的站在原處。

但智通和尚却突然一聲悶哼，脚步蹌踉後退！

戴順夫婦

（一）

戴順仍然站在原處，臉上的表情還是和剛才一模一樣！

但智通和尚手裏的刀已不在，而是在戴順的手中。

戴順看着這口戒刀，忽然淡淡的說道：「這是京師楊百川師傅鑄造的刀，雖然並不算太鋒利，但是却已可穿過犀牛的脖子。」

智通和尚發出一聲狂吼。

這是他最後的吼聲，也是一聲絕望的悲鳴。

他的脖子就算再皮粗肉靭，也萬萬及不上犀牛。

戴順已用這把刀，刺穿他的脖子。

所以，他就算比犀牛還兇惡十倍，現在也只好像是一條死狗般倒下去！

小豹子瞧得呆住了。

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父親。

「爹！」

大豹子却居然笑起來：「小畜牲，不必慌張，爹沒事，死不了的……」

話還沒有說完，人却已經癱軟倒下。

小豹子看得急了，急得幾乎快要哭出來。

戴順微笑着，走上前對他說：「別害怕，他死不了的。」

小豹子道：「他流這麼多血……」

戴順說道：「男兒流血不流淚，要知眼淚遠比血更要珍貴，絕不能輕易的掉下來。」

「不！」小豹子振聲說道：「我聽人家說過，誰說英雄不彈淚，只爲未到傷心處。」

戴順點點頭，說道：「你這兩句說話本來不錯，但現在却絕對用不着，因爲你父親根本就不會死，所以你也絕對不必傷心。」

小豹子抬起頭，凝視着他：「你敢保證我爹一定還可以活下去？」

戴順毫不猶疑，立刻說：「絕對可以保證，他若死了，我陪葬！」

小豹子呆住。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了一個人在背後大笑。

「狄神通！」小豹子脫口驚呼。

一人繞到他身前，正是狄神通。

（二）

狄神通面露笑容，沒有半點生氣。

但小豹子却在生氣，生自己的氣。

「狄前輩，是我不對，我不該懷疑你，以爲你用毒掌害人……」

「別再罵自己了。」狄神通揮了揮手，「這兩個和尚老奸巨滑，休說你沒有甚麼江湖經驗，就算是老於世故，在武林中翻滾數十年的老江湖，也經常給這兩個禿顱所暗算！」

「狄前輩，我爹……」

「你爹雖然受傷不輕，但有戴順在此，他是絕對沒有性命之憂的。」

這時候，戴順已點住了大豹子身上十六處穴道，又用六支金針爲大豹子遏止傷勢惡化。

戴順忽然冷冷道：「西門百絕咄咄逼人，咱們去跟這老賊拚了！」

狄神通立時搖頭。

「不！到目前爲止，咱們還不是這老賊的對手！」

戴順怒道：「難道方大哥一死，咱們就完全不濟事了？」

狄神通道：「你要怎樣？」

戴順道：「咱們現在馬上就去把西門百絕幹掉，爲方大哥報仇！」

狄神通冷笑：「你以爲西門百絕是用紙糊的？」

戴順道：「就算他是銅澆鐵鑄，俺也要把他碎屍萬段！」

狄神通搖搖頭：「輕舉妄動，只會帶來失敗！」

戴順怒道：「你以前並不是這麼畏首畏尾的人，想不到方大哥一死，你這厮就變了。」

狄神通沉聲道：「對付西門百絕，必須要有一個週詳妥善的計劃，否則無異是自投羅網！」

戴順說道：「中原七虎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管他甚麼天羅地網，我就是要闖進去再說！」

突聽一個女人的嗓子响起：「老娘一向以爲你比豬聰明一點，想不到你竟然連豬都不如！」

一聽見這女人的聲音，戴順的臉色忽然變了。

只見一個紅衣婦人，搖動着一把檀香扇，一搖三擺的走了過來。

戴順眉頭大皺。

「娘子，妳到此作甚？」

原來這紅衣婦人，就是戴順的妻子戴大嫂。

戴大嫂並不是中原七虎之一，但却是能夠令到戴順聞聲失色的「母老虎」。

戴大嫂略懂武功，但那只是三脚貓的玩藝，和「高手」二字，可說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但對戴順來說，這位不懂武功的妻子，却比天下間最兇惡，最可怕的高手還更可怕千百倍！

只要雌威一發，戴順空有一身武功，也會立時變成一隻沒吃飯的小狗般，連大氣都吭不出來。

這時候，戴大嫂的雌威又發作了。

「老娘喜歡到甚麼地方，就到甚麼地方，你管得着嗎？」

戴順嚇了一跳，忙道：「管不着，管不着。」

戴大嫂沉着臉：「但你的事，老娘偏就是喜歡管一管！」

戴順陪笑着：「我的事，妳是管得着，絕對管得着的。」

戴大嫂冷冷一笑：「老娘以爲你現在已不把我放在眼內！」

戴順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戴大嫂却忽然嗚咽起來。

戴順又給這陣嗚咽之聲嚇了一跳。

「娘子……」

「我不是爲你而哭，少風騷！」戴大嫂雖然還在哭，但是却又忽然嗓子响亮起來。

狄神通緩緩道：「大嫂是不是爲方大哥而哭？」

戴大嫂點點頭。

「還是狄二哥知道奴家的心意。」她居然眞的掉下了兩行淚水，說：「方大哥是個好人，本領又高强，但却還是要死在別人的手上！」

戴順道：「所以，我現在就要去找西門百絕算帳，一定要爲方大哥報此深仇大恨！」

戴大嫂冷冷的斜視着他：「就憑你現在的武功，休想傷害西門百絕一根毫髮，除非……」

戴順搶着道：「除非怎樣？」

戴大嫂沒有說。

狄神通却接着說道：「除非有人能練成方大哥遺下來的武功！」

戴順吸了口氣。

「那需要多久？」

「十年。」

「十年？」戴順瞪大了眼睛。

「也許不止十年，也許不必十年！」

「這段時間太長久了，我可有點覺不住！」

戴大嫂雙眼瞪着他：「你一定覺得住的。」

戴順道：「覺不住就是覺不住，又怎可以……」

話猶未了，戴大嫂巳截然說道：「我要你覺得住，我要你忍耐着，這巳經很足够！」

戴順張開嘴巴，似欲說話，但過了半晌却還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三）

對於小豹子來說，今天的遭遇，是極其重要的。

那完全足以改變他的一生。

他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和盛名响鐺鐺的中原七虎在一起。

大豹子沒有死。

他是死裏逃生。

他醒過來之後，完全贊同兒子拜狄神通爲師，他認爲這是小豹子三生修來的福氣。

小豹子也樂於跟隨着狄神通。

狄神通並不是一個呆板的人。

他經常說一些有趣的武林軼事，而這些事，許多都是小豹子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

以前，他在鏢局裏，也曾聽過父親和那些鏢師說過不少武林中的軼事。

但和狄神通所說的相比，却是大爲失色。

小豹子跟隨着狄神通，他覺得很是寫意。

但等到他要練武功的時候，就很不寫意了。

× × ×

練武功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小豹子以前也曾練過一點點武功，他早巳認爲世間上最辛苦的事情，可說是讀書和練武。

文途不易走。

武學之道，也同樣艱深。

兩者都不易有所成，要攀上高峯，非要付出代價不可。

相較下來，小豹子還是喜歡練武多於讀書。

他巳決意把苦事化爲樂事。

他決意要在狄神通的教導下，把自己的武功練得出色。

× × ×

狄神通和戴順夫婦，把大豹子父子兩人，帶到一個隱秘的山谷。

這就是中原七虎居住的地方。

但這山谷裏，現在只有狄神通，戴順夫婦和大豹子父子五人。

中原七虎之首的白鬚虎帝方祖擎，巳死在西門百絕之手。

七虎只餘六虎。

但除了狄神通和戴順之外，其餘四虎却不在山谷之中。

他們去了甚麼地方？（未完）

武器科技

未來的艦載導彈

亦雄·譯

科技的發展，促進了各種武器的改善，五十年後，也就是二〇三〇年，到時海軍使用的艦載制導武器會是怎麼樣子的呢？如果從科學技術角度，着重於對艦載及艦導彈和對空導彈這方面進行探討的話，那就要從艦船動力說起，從而到水翼，潛水兩用艦與仿生學的關係，繼而談到反艦導彈的中子彈頭，以及反艦導彈的新材料等等。

如所週知，能源對於海軍武器的發展，肯定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現在主要的能源是石油，據科學家預測，三十年後石油將被開採枯竭，從現在核聚變控制技術的發展來看，三十年或三十五年之後，代替石油的主要能源將是核能。

石油能源枯竭後，海軍艦船的動力源，大概可以從這兩方面來解決，一是發展核動力，採用以鈾爲燃料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由於這種動力裝置的體積很大，所以只能用於大型艦船，二是發展液體氫燃料，對於不能裝用核反應堆的小型艦船，可用液體氫作爲燃氣輪機的燃料。

利用液體氫作爲燃料的研究工作，從五十年代便已經開始。一九五六年，美國利用B——五七轟炸機對液體氫作了成功的飛行試驗，現在正作進一步的研製，並計劃在一九八六年在運輸機上使用這種燃料。

液體氫是核聚變過程中的副產品，其單位重量的發熱量約爲JP燃料（一種航空用油）的二·七倍，但它的密度却只有JP燃料的十一份一。所以，如果要獲得

美國 USA

Lance (MGM-52C) 長矛

地對地大砲導彈。正在生產和服役中。

主要承造高：LTV航空和宇航公司。

動力： Rocketdyne 雙推動可貯藏液體火箭燃料（ U DMH和IRFNA ）噴氣發動機。

導彈彈體：圓柱形彈身。有小的十字排列的尾舵和葱形彈頭錐體。

導向和控制：簡化慣性導向系統。

彈頭：可選用核彈頭式高爆炸藥類型彈頭（包括450磅的M234，有一萬噸級的爆炸力）和由Honeywell發展的1,000磅集束彈頭。

長度：20呎 2 吋（6.15公尺）。

彈身直徑：1 呎10吋（0.56公尺）。

發射重量：2,834—3,368 磅（1,286—1,528公斤），依彈頭的類型而定。

最大速廠：3 馬赫。

射限：3 —75哩（4.8—121公里）。

發展和使用概況：

長矛原來稱爲B導彈，由1962年開始便在進行發展以取替美國陸軍的 Sergeant（軍士）和 Honest John（誠實的約翰）導彈。它是一種分開支承的武器，通常由FMC公司生產的M752 型有履帶安裝器/發射車輛運輸。 另有一部同樣類型的車輛用來携載兩枚備用的導彈和一部用來重新裝彈藥的起重機。有時，長矛導彈可由一重量輕的輪胎式發射器發射，這種發射器是加拿大的Orenda公司生產的，可由直升飛機運輸，這需要八個人一組的發射人員。

射擊試驗開始於1965年 3 月，導致成功的試驗是1969年在阿拉斯加所作的氣候試驗。生產則延遲到後來利用延長射程的長矛所提供的改良的性能，現在這種延長射程的長矛是標准的變體。

同等的發熱量，從容積來說，就得四倍的液體氫，因此，它只能用於水面艦船和大型飛機，海軍的制導武器，將在這樣的能源條件下發展。

海軍制導武器包括武器本身和携載武器的平台，所以在談論導彈系統之前，必須提提裝載導彈的水面艦船，說到水面艦船，從導彈快艇到攻擊型航空母艦都是，多種多樣。這裏只以一千噸左右的小型艦船爲例，然後預測一下它們未來的武器系統。

對於水面艦船來說，最大的威脅是反艦導彈，即艦對艦導彈，空對艦導彈和潛對艦導彈等等，這一方面，五十年後也不會改變的，到了那個時候，像航空母艦這樣大型艦船，都會裝有帶電粒子束武器或高能激光武器，有它自己的防衛系統。此外，周圍還會配有驅逐艦，護衞艦等「保鏢」，所以能够較充分地對付反艦導彈的威脅，而一千噸左右的小型艦船，由於它不能裝備這麼多的有效自衛武器，因而面臨着對付反艦導彈威脅的嚴重考驗。

因爲現代反艦導彈對於潛艇是無能爲力的。所以如果能够使水面艦船也潛入水下，在水下潛航，可能是一種很好的辦法，單從對付反艦導彈的角度探討，用不着下潛很深的，只要水面淹沒了船體便行，一般來說，下潛十米便足够了。

這是可預見的，五十年後的小型艦船就是一種類似水翼船的艦船，它固然有着水面艦船的機動性和多用途性，又有上述的下潛深度的潛航能力，就這幾種性能來看，不妨管它叫做水翼、潛水兩用艦吧。

這種兩用艦將採用液態氫作爲燃料。在水面航行時，利用空氣中的氧來燃燒氫，借助噴水器噴水推進，在水下滑航時，則利用燃料電池噴水推進。

隨着艦體結構的改進，探測系統也在不斷發展，而探測系統的發展，又與仿生學的發展緊密相關，仿生學是生物學與電子學相結合的科學，它的任務之一就是探索動物所特有的敏銳的感知能力，例如海豚是有名的游泳健將，游速每小時可達五〇—六〇公里，具有五百海里範圍內的回游能力，可下潛至三百米深處，海豚又具備有驚人的「生理聲納」，人造聲納是遠遠追不上它的，美國曾經通過一系列的試驗，已經能够「聽懂」三十多種海豚「語言」。經訓練後，海豚是海中最好的「偵察兵」，替小型艦船巡邏放哨，還可以携帶儀器將測得的目標方位和距離，報告給母艦，並從母艦接受各種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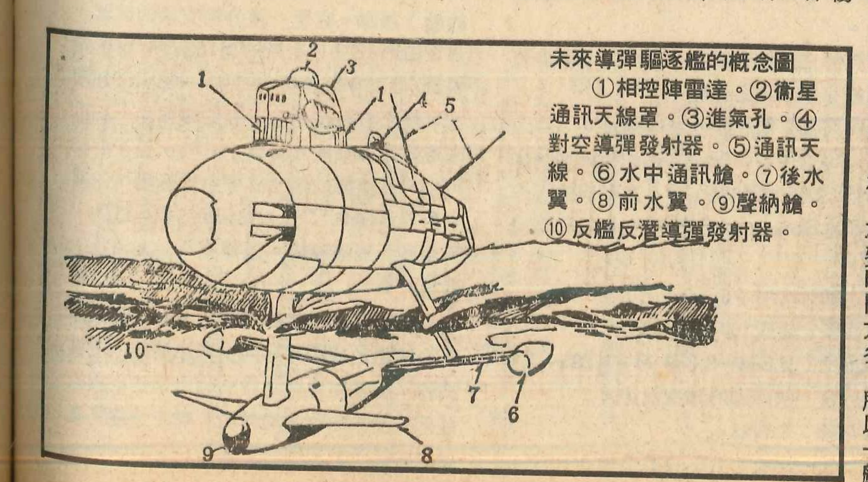
由於仿生學的發展，對於水上和水中目標的搜索，探測和識別的能力，將會顯著的提高，在對付空中目標方面，現用的主要是無綫電波探測，還沒有別的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將來，可能是以雷達與無綫電接收機爲主的搜索，探測和無綫電波被敵我識別相結合的方法。

將來小型艦船的作戰過程會是怎樣呢？可以設想的是：發現目標後即計算的目標的相對位置，朝向目標全速前進，到達對方艦載機警戒區之後，開始減速，艦體一半下潛水中，一半露出水面繼續航行，艦體上半部塗有吸收劑塗層，可以吸收掉對方艦載機發射的雷達波，使得對方甚至在距離很近的時候也探測不到，一旦發現對方發射了導彈，則令艦迅速轉入水中潛航，並繼續接近目標，等到目標進入反艦導彈射程之內時，立即發射導彈，攻擊目標。

說到反艦導彈的中子彈頭——强輻射彈頭，它和核彈頭相比，冲擊波和熱輻射破壞力，都是比不上核彈頭的，但爆炸後放射出的中子流和伽瑪射綫，則有巨大的殺傷力，伽瑪射綫能够穿過相當厚的鋼板，使艦內的人員無法倖免。中子彈的殺傷力究竟有多大呢？根據試驗說明，一千噸T．N．T．量的中子彈頭在一百二十米上空爆炸後，半徑一千二百米範圍內的人員將會受到六百五十拉德（一拉德表示每克人體組織吸收一百爾格的輻射量）的中子照射。作戰人員受到這樣劑量的中子照射後，中樞神經便會受到破壞，一般從五分鐘到兩小時內即失去戰鬥能力，多數在一至二日，最遲也是一個星期便死亡，這樣的殺傷效果相當於一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在空中爆炸。換句話說，中子彈頭的放射綫殺傷效果約爲普通原子彈的十倍，所以它被稱爲强輻射彈頭。

美國陸軍準備把中子彈頭裝在MGM—五二地對地「長矛」戰術導彈上，而且已經作過基礎試驗，從技術上說，中子彈頭裝在海軍導彈上也沒有什麼問題，此外，中子流和伽瑪射綫的衰減周期短，所以在爆炸後二十四小時，艦船通過爆炸中心，也不會受到放射綫影响。

這麼大威力的反艦導彈只要飛到目標區，不管對方有多少道火力防綫，也會被突破，從防禦角度來看，離放射綫區的安全距離應該在二千米以上，這就是說，未來的戰鬥任務，是在二千米以外的距離上，把未裝的反艦導彈摧毀，從這點來看，現在的近距離武器系統，是望塵莫及了。所以大型艦船，必須裝備帶電粒子束武器和高能激光武器。爲了增加有效距離，上述兩種武器必須設法將它的波束變窄，窄至以角度的分爲單位，利用這麼窄的波束搜索空中目標，花費時間太多，所以一般



未來導彈驅逐艦的概念圖
①相控陣雷達。②衛星通訊天線罩。③進氣孔。④對空導彈發射器。⑤通訊天線。⑥水中通訊艙。⑦後水翼。⑧前水翼。⑨聲納艙。⑩反艦反潛導彈發射器。

先用闊波束的雷達搜索目標，探測到目標之後，再將數據轉換，傳輸給帶電粒子束武器和高能激光武器。因此，作爲攻擊手段的反艦導彈，應該盡量使對方雷達探測不到自己，成爲一種擦着海面飛行，蜻蜓點水式的武器。

帶電粒子束武器是以高速的電子束來攻擊目標的，它利用電擊效果破壞目標，因此反艦導彈彈體本身要求用抗壓性能好的絕緣材料製成，估計有可能將現在發展中的高密度陶瓷系材料，來做這種彈體的結構材料。

電子束遇有磁力吸引就會彎曲變形，爲了對付這種武器，可以首先發射誘餌導彈，把磁性鐵粉散佈空中，破壞帶電粒子束武器的瞄準，使它彎曲變形，然後乘機發射眞正的反艦導彈，攻擊對方母艦。

在未來戰爭中，高能激光武器也負担着迎擊反艦導彈的任務，二氧化碳激光器，由於它的波長範圍內容易吸收空氣中的水蒸汽，從而發生衰減現象，所以目前還不能成爲一種眞正有效的艦載武器。但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遲早會出現一種理想的高能激光武器，到時反艦導彈就得有一項新的對策了，可能的辦法是在彈體外邊加裝一層像鏡子般的明亮的反光體。

按照上述分析，未來的反艦導彈可能採用一種眞白的超陶瓷彈體，它像鏡子一樣閃閃生光，發射後從低空呼嘯而過，向目標飛奔而去，直至摧毀目標爲止。

未來戰爭對艦對空導彈的基本要求，將是能够迎擊從數千米以至十萬米這距離來襲的目標，現有導彈中，沒有一種能够單獨擔當起這項任務，因此，當前水面艦船的防空體系是按遠程，中程，近程的防空導彈和高射炮混編組成的，隨着科技的發展，將來由一種導彈把這「一攬子」任務包下來是完全可能的，多彈頭分導導彈的出現，就是這方面的進步。

在洲際彈道導彈領域裏，雖然已經有了多彈頭分導導彈（MIRV），或正在發展者的機動重返氣層運載工具（MARV），但是，在對付高速空中目標方面，由於制導技術上的困難，仍然會採用單一彈頭的防空導彈，然後隨着制導技術的發展，終而出現多彈頭分導艦對空導彈。

有些技術專家對這種導彈的設想是：它全長約八米，直徑〇．三五米，採用程序制導系統，迎擊敵機時，以四十五度仰角發射出去，疾直飛行在太空中的敵機機羣，一邊飛行，一邊借助本身的探測系統，搜索目標，發現目標後，立刻向裝在腹部彈艙裏的八枚子導彈發出指令，這八枚接到指令的子導彈，按照裝成的時間，順序自動飛出彈艙，靠自身的火箭發動機，自動飛向指示的不同目標，直至將各個目標摧毀爲止。

另外一項預見：導彈技術領域中，將來發展最快的還是制導技術，這是因爲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左右着制導技術的前途。

目前，軍用電子計算機硬件技術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大容量——超小型化，由於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和磁泡存儲器的出現，彈載計算機完全有可能具有大型計算機的處理容量，另一方面是處理速度高速化，像導彈這樣的武器，有着大量的數據需要定時處理，實時處理系統是不可缺少的，美國正在積極發展甚高速集成電路（VHSIC）。

隨着計算機軟件技術的發展，現在中程以上防空導彈採用的半主動式自動導的系統和無綫電指令制導系統會逐漸發展成爲自動制導系統，自動制導導彈利用彈上探測系統和計算機，自行選擇和跟踪目標，導彈發射從艦船獲得的指令只是目標的大概方位，以後一系列的任務是：自行搜索目標，排除對方干擾，自動跟踪目標，直至摧毀目標，這祇是說，眞正地實現了「發射後就不管了」的理想。

爲了實現導彈的自動制導，必須具備兩項條件，一項是具有探測距離較遠的探測系統，另一項則是具有在近距離上能够自動跟踪的跟踪頭，前者是一種雷達與無綫電接收機組合裝置，裝在防空導彈的母彈上。後者是一種對熱源進行波動式——自動跟踪的跟踪頭，如所週知，噴氣式飛機的發動機，艦船上的烟卣都是熱源，都是紅外源，目前，紅外自動跟踪導彈雖有幾種，但由於紅外綫在大氣中傳播時，損失太大，所以自動跟踪距離受到限制，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能全天候作戰的嚴重缺點，與紅外綫相比，毫米波的傳播損失較小，用於防空導彈子導彈的自動跟踪頭十分合適。

人造衞星也可用來制導導彈，現在，有些國家已經利用偵察衞星測定對方艦隊的位置，並確定遠程反艦導彈的攻擊目標，將來，可能利用人造衞星制導巡航導彈，未來戰爭中，人造衞星帶着靈巧炸彈，從二十萬米的高空突然襲擊機動部隊，絕非不可能的事。

美國驅逐艦正發射三枚飛彈，在同一時間內向三方面發射

總之，海軍武器將會隨着海軍戰術的變化而變化，而海軍戰術又隨着海軍戰略的變化而變化，但是歸根到底，武器的發展，是以科技的發展爲基礎的，因此上述種種預測，能否成爲現實，這就要看科學技術的成就了。（取材自艦船知識。）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從連雲莊將婷婷救出，兩人隨即並轡離開，來到一處柳堤，遇着安飛羽駕着小舟順流進來，一掠上岸，即揮劍與鳳棲梧交手，結果死於鳳棲梧刀下，鳳棲梧與婷婷繼續前行，約半里許，遙見路中停放一頂八人大轎，鳳棲梧已判斷必是安家的人前來尋釁，果然不出所料，安霸天與安長虹先後分別從柳梢、轎內現身，會合在一起。這時，鳳棲梧與對方相距只數丈，手握刀柄，準備隨時應敵，安長虹仗劍而立，安霸天運起血手印，兩人正商量如何迫使鳳棲梧移船就馮，走近前去挨他一掌送死，安霸天擬命矢箭手射向對方，鳳棲梧聞言冷笑……

低徊中秋夜　對月起懷雲

安霸天目光應聲一閃，突然道：「我看他是不會到這裏來的了。」

安長虹一怔，道：「爲什麼？」

安霸天道：「你忘了他水性好，習慣了走水路。」目光隨即落在江流上。「他若是要來，只有他等我們，又怎會我們等他？」

安長虹道：「這件事關係重大，他怎麼……」

安霸天截道：「我只是說他不會到來這裏。」

安長虹詫異的瞪着安霸天，安霸天歎了一口氣，道：「難道你沒有聽到他那一聲冷笑？」

安長虹一怔。「你是說——」

安霸天轉望鳳棲梧。「他已經給你砍倒了？」

鳳棲梧道：「還不太費力。」

安霸天只是笑笑，安長虹一張臉却已鐵青，道：「姓鳳的果然好本領。」

安霸天接道：「胆子也果然不小，但我還是要試試！」

語聲一落，把手一揮，這個不待言是叫手下將鳳棲梧亂箭射殺。

他也已考慮到鳳棲梧只是會給亂箭迫過來，手一落同時，已準備當頭痛擊。

安長虹右手同時一翻，已握住劍柄。

鳳棲梧的刀護在身前，左手摟住了婷婷的腰，只等弓弦聲一响，立即掩護婷婷，衝殺前去。

沒有弓弦聲，在安霸天右手落下的那剎那，一陣慘叫聲突然劃空傳來。

所有人都給嚇一跳，循聲望去，只見那些錦衣大漢一個個從山坡上滾跌下來，後背無一例外，都插着一枝長矛。

安霸天只看一眼，已知道他們都是在那剎那給從後面擲來的長矛刺殺，也知道是什麼人來了。

鳳棲梧更加清楚，不由身主發出了一聲長嘯。

一羣黑衣人也就在長嘯聲中出現在山坡上，每一個的背後有五枝長矛伸出來，手中又抓住了一枝，隨時都準備擲出。

鳳棲梧長嘯聲中亦鬆開了左手，反手一掌擊在馬臀上，那匹馬立時向山坡那邊奔過去。

安長虹一聲暴喝，錐子也似的那枝長劍閃電一樣刺出，直取婷婷的後心。

劍快，鳳棲梧的刀更快，「叮」的一刀將劍勢斬斷，安長虹目的當然不在婷婷，半空中劍勢其實已變，改刺向鳳棲梧。

鳳棲梧身形亦變，擋在婷婷與安長虹之間，安長虹劍勢根本無須多大變動，所以速度始終都保持。

鳳棲梧却仍是一刀便將之截下。

安霸天也動了，他外形看來很笨拙，可是動起來，竟然比安長虹還要快，只一旋，便到了鳳棲梧身旁，雙掌隨即印向鳳棲梧要害。

鳳棲梧長刀一圈，劃向印來的雙掌，安霸天輕喝一聲，雙掌一登，竟然正登在刀身上，將鳳棲梧的刀震開。

鳳棲梧不由心頭怦然一震，他刀勢變化之快，即使是鳳生，亦認爲是鳳家弟子中最快的一個，可是安霸天竟能够在那剎那看出他刀勢變化所在。

他的身形却沒有受心情影响，刀一被登開，他已然倒縱出去。

安長虹的劍同時刺到，接連七劍，每一劍與鳳棲梧之間都不過一寸之差。

安霸天身形同時旋轉，雙掌更殷紅，血腥味撲鼻，鳳棲梧一退再退。

安霸天安長虹如影隨形，緊追在鳳棲梧身後，雙掌一劍，都是奔向要害。

鳳棲梧一退三丈，身形一個翻滾，已上了一株柳樹。

柳枝隨風飛舞，鳳棲梧有如飛絮，柳枝上一點又彈了出去。

那株柳樹即時斷成兩截。

安霸天雙掌只是一拍，柳樹便中斷，隨即將那株柳樹舉起來，疾擲了出去。

那株柳樹給這一擲，激起了一股勁風，呼嘯着凌空撞向鳳棲梧。

鳳棲梧身形一落即起。

那株柳樹剎那撞在另一株柳樹上，「轟」然一聲，被撞的那株柳樹立時連根拔起。

鳳棲梧看在眼內，又吃一驚，身形在第三株柳樹上一停一拗，倒飛而回。

匹鍊也似的刀光射向安霸天眼目，安霸天大喝揮掌又一股勁風呼嘯塵土飛揚。

安長虹人劍一旁接上，走偏鋒刺向鳳棲梧腰間，鳳棲梧一閃讓開，刀勢三變。

第一變斬向安霸天咽喉。

安霸天雙掌即時一拍，眼看便要將刀拍在雙掌中，刀勢已再變，斬向安長虹。

鳳棲梧身形同時一轉，正好避開安霸天接來雙掌。

安霸天雙掌變化飛快，只看外形，相信絕沒有人想像得到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有這麼快的動作。

相反，安長虹外形有如錐子，給人的是一種既尖銳，又迅速的感覺，但現在看來，尖銳有餘，竟沒有安霸天的迅速。

他與安霸天却顯然已不是第一次合作，出手此消彼長，恰到好處。

安霸天一進擊，他立即尋隙抵瑕，伺機出手，在鳳棲梧被安霸天迫退同時，他

的劍亦刺至。

鳳棲梧刀勢的第二個變化却搶在他的劍之前，他的劍不能不擋。

第三個變化也就在刀劍相撞的刹那出現，仍然是迫向安長虹。

那柄刀那刹那陪着安長虹的劍翻滾削上，安長虹應變雖然也不慢，竟然看不透這一刀的變化，急忙倒退了出去。

安霸天那邊緊接搶上，那個身子肉球一樣飛滾，眨眼之間向鳳棲梧拍出了二十七掌。

腥風撲鼻，每一掌攻的都是要害，莫說安霸天那雙手掌本來就毒得很，即使是一般無異，給拍上，鳳棲梧也絕不好受。

鳳棲梧的刀迫着安長虹，只是閃避，竟能够閃避開安霸天連環二十七下追擊。

他的刀勢也沒有停下來，安長虹連退四丈，仍然在刀鋒威脅下。

他不能不退，否則鳳棲梧的刀便會將他握劍的手削斷，以他經驗的豐富，竟然看不出鳳棲梧這一刀的變化。

安霸天却看出來了，突喝一聲：「細胸巧翻雲！」

安長虹毫不猶疑，應聲就是一式「細胸巧翻雲」，倒縱了出去。

鳳棲梧人刀同時車輪般一轉，仍然是追向安長虹。

殺掉一個，其餘的一個便容易對付得多，鳳棲梧打的是這個主意。

安霸天亦看得出，與之同時，身形暴長，擋在鳳棲梧之前，喝叱聲中，雙掌上下飛舞，竟一口氣將鳳棲梧迫回四丈外。

安長虹立即撲回來，與安霸天成一直綫、一齊向鳳棲梧進攻。

鳳棲梧先後變了三個位置，但安霸天安長虹的位置始終不變，他那一招便再也施展不了出去。

安霸天即時道：「倒轉乾坤，立殺此人！」

安長虹應聲身形一個風車大翻身，倒竪蜻蜓，左掌一落，正按在安霸天的頭頂上。安霸天即時衝向鳳棲梧，雙掌擊出，他的身形固然快，出手也同樣迅速！

鳳棲梧看在眼內，長刀斬向安霸天，這一刀才斬到一半，已經被安長虹一劍封住。

他與安霸天成一直綫，鳳棲梧長刀攻向安霸天與攻向安長虹並無分別。

鳳棲梧刀被封住，安霸天已經衝至，雙掌紅光閃亮，血腥味中人欲嘔，顯然已運起十成的功力，若是被他擊中一掌，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鳳棲梧也知道厲害，身形倒縱，那知道刀勢已經被劍勢封住，他一退安長虹就進迫。

那枝錐子也似的劍劃起尖銳已極的破空聲，纏住了鳳棲梧的刀，寒光耀目，懾人心魄。

鳳棲梧的刀絕對可以脫出安長虹的劍纏繞，却絕難兼顧安長虹的劍與安霸天的掌。

他若是棄劍封掌，安長虹的劍一定可以刺在他身上，但若是只顧劍，却難免挨安霸天一掌，危機一髮，也就在這個時候，安長虹突然一聲驚呼，倒翻了開去。

一條黑影也就在那刹那毒蛇也似從他方才置身的空間掃過。

鳳棲梧長刀旋即急落，封住了安霸天雙掌。

安霸天連環七擊，左三右四全都擊在刀身上，鳳棲梧接七掌，退七步，安霸天第八掌沒有擊出，倒掠了出去，正落在安長虹的身旁。

鳳棲梧亦沒有追擊，橫刀護胸。

在他們之間，已然多了一個人，一個天神也似，魁梧已極的中年漢子。

他一身錦衣，半敞着胸膛，肌膚古銅色，燕頷虎鬚，氣勢懾人。

在他的雙手之中，握着一條粗大得嚇人的鎖鍊，是精鋼打就，閃亮奪目。

他就像是一股旋風也似突然吹至，鎖鍊呼嘯，凌空捲向安長虹。

一眼瞥見這個人，安長虹已經心頭一凜，鎖鍊捲至，一看來勢，便知道接不下，驚呼急退。

他退得雖然迅速，那刹那仍然有一陣窒息的感覺，鎖鍊一擊之力也可想得知。

這時候，那些黑衣人亦已然向這邊包圍過來，手中長矛齊都向着安霸天兄弟。

安霸天目光一掃，落在錦衣中年漢子的面上，道：「鳳生？」

中年漢子道：「我們這還是第一次會面。」

他的語聲與他的身材同樣雄壯，震人心魄。

安霸天笑笑。「鳳安兩家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也從無過節。」

「現在有了。」鳳生雙手一翻，鎖鍊「嗆啷」一聲。

安霸天的眉毛應聲一揚。「這……件事……」

「是怎樣的一件事我清楚得很！」鳳生一仰首截道：「所以你不必多解釋。」

三個黑衣中年人那邊越衆而出，鳳生目光同時一轉道：「他們都叫做鴿子，不太多，全部只有三百來人，飛遍天下，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有與我們有關係，他們都能够在最短的時間將消息送來，而且一定是準確的消息。」

安霸天淡應一聲。「是麼？」

鳳生道：「若是你們有懷疑，他們隨時可以請來更多的證人。」一頓接說道：「我絕對相信，他們能够帮助我公平處理這件事。」

安霸天笑道：「鳳棲梧是你的兄弟，就憑這一點，已經足够公平的了。」

這一句當然是反語，鳳生却大笑起來。「很好，這我們就不多作廢話了！」

安霸天冷冷接道：「到現在爲止，死的仍然是安家的人，你們又何須在乎多殺兩個？」

「也是道理！」鳳生目光轉落在鳳棲梧臉上。「老二，我們兄弟先除掉這兩個人，再算兄弟兩的賬！」

鳳棲梧脫口道：「大哥——」

鳳生道：「你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大哥，怎麼闖連雲莊這麼大的事，也不跟大哥說一聲？」

鳳棲梧說道：「這其實只是一件小事，而且當時救人心切，怎麼來得及找大哥商量？」

鳳生搖頭道：「要動姓安的大有人在

，到現在他們仍然能够不倒，可見也不是容易動的。」

鳳棲梧道：「到現在我們却是不動也不能了！」

鳳生道：「爲免日後煩惱，事情的確是徹底解決的好。」

安霸天淡淡笑道：「你們要動手，盡管一起上，百來二百人，姓安的還不放在心上。」

鳳生大笑。「人說這個胖子是一個聰明人，果然不錯。」

鳳棲梧亦笑。「他懂得拿話套住我們，却忘了帶來多少人準備箭弩對付我。」

鳳生道：「這大概是因爲他現在已經看不見那些人。」

安霸天不以爲意，道：「無論單打獨鬥抑或羣毆，姓安的一律奉陪。」

鳳棲梧道：「說話又來了。」

鳳生道：「既是迫我們作一答覆，其實他已經知道我們準備怎樣的了，只是還不能確定。」

鳳棲梧道：「據說這個人從來都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據說是的。」鳳生大笑。「但事實却顯然有些出入，否則他不會有今天的行動。」

鳳棲梧大笑，安長虹看在眼內一張臉已綳緊，安霸天反而笑起來。「鳳家據說只刀法一絕，那知口才還在刀法之上。」

鳳生道：「這個據說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想不到姓安的還有編故事的天才！」

安霸天道：「除了刀之外，鳳家還有什麼？」

「很多，」鳳生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鳳家刀法不錯一絕，可是我從來就沒有用過刀。」

語聲一落，「嗆啷啷」一聲，那條鎖鍊怒蛇也似飛出，攔腰飛捲過去。

安霸天輕嘯一聲，血紅的雙掌揚起一股血腥，迎向那條鎖鍊。

那刹那，那條鎖鍊盤旋飛舞，連變三式，擊向安霸天七處要穴。

安霸天雙掌一吐一吞，貼身在那七處穴道上一轉，不偏不倚，正好將那七擊接下來。

鎖鍊發出一下下非常怪異的聲响，安霸天雙掌竟然一些損傷也沒有。

鳳生意料中事，鎖鍊飛舞，接又七變，聲勢更凌厲，摧人心魄。

安霸天肥胖的身形，卽時轉動起來，非獨將那七變完全接下，而且欺入空門，反迫鳳生。

鳳生「好」一聲，雙掌一搓，鎖鍊已擋在空門之間，兩端同時一折，擊向安霸天兩道太陽穴。

安霸天應變非常迅速，雙掌一挑，已然將那條鎖鍊的兩端抓在雙掌之中。

他的身形同時倒翻，那條鎖鍊立時被拉得筆直，與之同時，他雙脚已着地，但立即又被鳳生牽得飛起來。

在鎖鍊一直的刹那，鳳生雙手已後奪，硬硬將安霸天牽入了半空。

安霸天半空中身形滾轉，雙掌一鬆，齊向鳳生當頭印下，鳳生亦同時將鎖鍊一鬆。

那條鎖鍊「嗆啷啷」暴响，飛撞向安霸天腰腹，這一着倒是安霸天意料之外，悶哼聲中，雙掌急回，及時將那條鎖鍊拉住，但仍被鳳生貫注在鎖鍊的內力震得往後倒翻了開去。

鳳生同時拔起來，天馬行空般直迫安霸天，雙臂揮動之間，現出了一片閃亮的光芒。

那是兩排相連在一起，長短不一，扇形張開的利刄，有如雀鳥的雙翼，「霍霍」的拍擊向安霸天。

安霸天鎖鍊在手，却來不及施展開來，那條鎖鍊的沉重亦是在他意料之外。

生死間髮，他不暇思想，鎖鍊迎向拍來的翼刀，身形同時暴縮。

「錚錚」聲中，那兩排二十六柄利刄斜砍在鎖鍊上，長的已劃上安霸天雙掌。

安霸天那刹那已經鬆手，但仍然慢了半分，雙掌被劃了幾道血口，鮮血被內力一摧，「嗤嗤」的疾射出來。

鎖鍊「嗆啷」墮地，安霸天怒嘯聲中，陀螺般飛旋出半丈，才落在地上。

鳳生一隻大鵬鳥也似緊追着撲落，「霍霍」聲响中，二十六柄利刄左右開合，斬向安霸天。

那都是緬鐵打就，鋒利非常，薄薄的，給鳳生內力催動，一齊震動起來，攻擊的範圍自然又大了很多。

安霸天身材怪異，身法與身材配合，亦是怪異得很，而且很迅速，但鳳生雙翼展開，御風飛行，比他更迅速，他雙脚才着地，鳳生便已撲至。

那若只是一柄刀，縱然彈性如何强，以安霸天身手的敏捷亦可以在一拍之間讓開，但那却是二十六柄之多，每一邊都有十三柄，一柄彈開，其餘十二柄仍然會劃上來。

安霸天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好辦法可以化解鳳生這種翼刀，他一向雙掌縱橫，從無敵手，也從不備任何的兵器。

而他也一向看不起用兵器的人，到現在，他總算知道兵器若是精巧，也不容輕視。

那兩排二十六柄利刄眨眼之間已將他裹起來，就是旁邊有一個土坑，也來不及躲下去的了。

他不暇多作考慮，雙掌急忙護住了全身要害，鳳生却就在這個時候繞着他旋轉起來。

那些刀亦隨着旋轉，安霸天瞬息被裹在一片刀光之中，一身衣衫就在刀光之中，一片片飛舞起來。

每一片衣衫都有血，一縷縷血絲接從安霸天的身上射出。

他一口眞氣運行全身，肌膚被割開，眞氣亦外洩，鮮血同時被迫濺。

鳳生用的刀也實在太薄太鋒利，安霸天一身肌肉雖練得有如鐵石，遇上這種刀，却是不被剖開。

這種刀原就是專破內家氣功。

安霸天一時大意，給刀劃開了肌膚，這下子眞氣一提，鮮血立即從傷口迸射，除非他能够在極短的時間將鳳生擊倒，否則後果實在堪虞，就是流血也已經可以將他的生命流乾。

鳳生顯然亦看出安霸天弱點所在，翼刀飛舞，只是不停的削安霸天的肌膚。

不過片刻，安霸天上半身已幾乎完全赤裸，鮮血迸流，有如血人一樣。

他幾次要從刀鋒上脫身出來，可是始終都擺脫不了鳳生翼刀的追擊，要攻擊，卻又找不到鳳生的破綻所在。

鳳生若是只有一柄刀，縱然刀勢怎樣緊密，亦很難護住全身的每一部份，他用的卻是兩柄鳥翼一樣的刀，一刀揮出，相連的十二柄刀亦同時展開，凌厲無比，也護住了一柄刀絕對護不到的部位。

那十三柄刀的距離位置顯然都經過一番心血，配合得無不恰到好處。

安霸天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兵器，在這種情形下，更難看得出這種兵器的弱點，現在他惟一的希望，就是安長虹能够上前來，先助他脫出鳳生翼刀的追擊，可是他一看安長虹，便知道已絕望。

安長虹的處境比他更糟。

鳳生一動，鳳棲梧也動了，他手中雖然只得一柄刀，但亦不是容易應付。

安長虹錐子一樣的劍尋隙抵瑕，鳳棲梧的刀卻是只攻不守。

安長虹幾次有機會可以將鳳棲梧刺中，可是他的劍卻刺不了出去。

那只是電光石火的刹那，他絕對有信心將劍刺在鳳棲梧身上，卻毫無信心，在同時閃開鳳棲梧拚命拚下來的一刀。

他也從未見過一個這麼兇悍的人。

鳳棲梧人刀一體，簡直就是在拚命。

一口氣連斬三百六十刀，只斬得安長虹汗流浹背，直退進水裏。

鳳棲梧一步也不放鬆，刀勢縱橫，迫得安長虹只有後退。

離岸越遠水遠深，安長虹幾次要撲返岸上，都被鳳棲梧截下，再退，水已浸到了腰部，急激的水流使他們連站都已站不穩。

鳳棲梧本來不住迫前，這時突然一變，改向安長虹左右進攻，他水性之好，安飛羽也自歎不如，安長虹更就望塵莫及。

他現在正是盡量利用自己這個優點，雙脚划水，飛魚般在安長虹左右穿插，刀勢始終既狠且勁。

安長虹也看出鳳棲梧水性在自己之上，一股寒意不禁由心底冒上來。

他雖然也懂水性，實在遠比不上鳳棲梧，真氣一提，身形便自在水裏漂盪，劍法亦亂，但若是不提真氣，又招架不住狂斬下來的刀。

鳳棲梧完全抓住安長虹的弱點，再斬百刀，安長虹便已混身浴血。

鮮血他身上二十六處傷口冒出來，雖然還沒有一刀致命，亦已經完全崩潰。

鳳棲梧的刀四面八方砍來，甚至從水裏向他砍至，那份迅速與在陸上並沒有不同。

安長虹再吃九刀，才找到一個空隙，那刹那，他曳着一股水柱，連人帶劍「嘩啦」的一聲，飛出了水面，從鳳棲梧的頭上翻過，向岸邊撲落。

鳳棲梧沒有阻止，只是在他從頭上翻過的那刹那，削出了三刀。

他也就是為了這三刀，才故意露出那個空隙，安長虹完全看不出，心神畢竟已經大亂。

沒有一刀是多餘，安長虹身形落在岸邊的時候，胸腹已然被剖開，一條條白骨也露了出來。

鮮血一股瀑布也似狂噴，安長虹劍插在地上，一聲狂吼，還是倒下。

鳳棲梧亦同時倒栽進水裏，他不是自己栽進去，是安霸天一掌將他擊下來。

安霸天混身上下已幾乎沒有一寸的地方完整，鳳生就像是凌遲酷刑的劊子手，將安霸天混身的肌肉魚鱗般一片片削飛。

他並非一個這樣殘酷的人，可是安霸天每一次都能够將要害讓開，只留下一片肉來。

安霸天已痛得呲牙咧嘴，他實在很想跟鳳生拚命，可是那兩柄翼刀一合，寒光奪目，非但封住了他的攻勢，而且也封住鳳生的要害。

安霸天完全沒有信心攻進去，這之前，他也完全沒有拚命的經驗。

他雖然已能够看出鳳生翼刀的變化，卻也不能够完全肯定，而在這種情形之下，亦沒有時間容許他試準鳳生的變化。

「你完了！」鳳生突然說出這句話。

那就像是一枝利又貫透安霸天的心窩，安霸天知道這不是廢話，可是他更加明白，他還有一綫希望，拚掉鳳棲梧。

也就在鳳棲梧削出那三刀同時，安霸天的身子突然倒翻了開去。

鳳生的翼刀裂帛聲中，自腋下到小腹，幾乎將安霸天剖成三爿，卻仍不能够將安霸天留在原地。

鮮血噴出，一道血虹洒過柳堤，洒下水面，安霸天在鮮血中翻滾，當頭向鳳棲梧撲落，「五雷轟頂」，雙掌擊下。

鳳棲梧看在眼內，卻看不出安霸天掌勢的變化，他的刀三變再變，緊緊護住了頭頂。

這柄刀沒有鳳生所用的那麼薄，鋒利則只有過之，安霸天雙掌若是真的擊下，鳳棲梧絕對有把握將安霸天雙掌砍下來。

安霸天視如不見，雙掌原勢擊下去。

「刷」地一聲，他的左掌齊中被砍斷，鳳棲梧那柄刀卻亦被他掌上所蘊的內力震開。

他的右掌把握這刹那擊下。

鳳棲梧實在意料不到安霸天拚着斷去左掌來擊下這右掌，鳳生的一聲「小心」同時入耳。

鳳棲梧應聲身形偏開，讓開了頭顱，卻讓不開左肩，安霸天右掌正擊在他的左肩上。

「噗」一下異响，鳳棲梧左肩未碎，混身的鮮血卻彷彿都被催動，一齊撞擊向五臟肺腑。

他悶哼一聲，整個身子被擊得滾進水裏，一口鮮血同時從嘴裏噴出。

安霸天掌一吞，便待再印下，一個身子卻就在這時候攔腰斷成了兩截。

鳳生已到了，右手翼刀先揮出，攔腰將安霸天斬殺。

血尚未噴出，鳳生左手翼刀已然又砍上，在安霸天那兩截屍體掉在水面之前再將之斬為四爿，那出手之快之狠之準，當真是駭人之極。

屍體分四個方向落下，一片江面迅速被染紅，奔流開去。

鳳生雙刀一歛，身形直入水中，手一

抄，將鳳棲梧在水中扶起來。

鳳棲梧面如金紙，目光呆滯，嘶啞着聲音道：「不要緊。」

鳳生搖頭道：「在大哥面前挺什麼好漢？」

鳳棲梧一笑，又一口鮮血噴出，卻仍然勉强舉步，往岸上去。

鳳生扶着鳳棲梧，兩條濃眉緊鎖在一起，卻沒有再說什麼。

那不過十來步距離，鳳棲梧以平日最少三倍的時間才走盡，以刀支地，再往提上走上，貼着一株柳幹坐倒，不住喘氣。

鳳生伸手抓住了他的穴道，濃眉再深鎖，掌一抵，一股真氣度過去。

鳳棲梧沒有拒絕，喘着氣，道：「好小子，若是他受傷之前給我這一掌，這條命真的要送給他。」

鳳生道：「饒是如此，我看你這一次最少要休息兩個月以上。」

鳳棲梧笑笑。「難得有機會休息一下，還得要多謝安霸天才對。」語聲未已，他臉上的肌肉倏又繃緊。

即時一陣風吹過，他肩頭的衣服突然一片片飛舞起來，隨同飛舞出柳堤之外。

安霸天那一掌竟然將那附近的衣服震碎，以衣服的柔軟也會被震碎，這種掌力的可怕可想得知。

鳳生已知道鳳棲梧受傷不輕，再看見這一片衣碎，心頭更是震驚。

衣服下，鳳棲梧肩頭的肌肉紅腫起來，有如掌狀，其紅似血，鳳生目光再落下，苦笑道：「看來兩個月還是說少了。」

鳳棲梧道：「這不是更好？」他雖然仍能够笑出來，那種笑容卻是難看之極，目光逐漸亦變得朦朧。

這時候，鳳生的手下亦已走至，還有騎在馬上的婷婷，亦奔了回來。

看見鳳棲梧這樣，婷婷急忙滾鞍下馬，迎上來，鳳棲梧還有知覺，不等婷婷開口，道：「婷婷，快來叫一聲大哥。」

婷婷呆了呆，道：「鳳大哥——」目光卻是落在鳳棲梧臉上。

鳳棲梧搖頭，瞟着鳳生，道：「我只是老二，他才是老大。」

婷婷看了看鳳生，顯得有些許恐懼，鳳棲梧目光一轉，道：「他模樣兒不錯是有些怕人，心地比我卻是還要好。」

婷婷這才看着鳳生，低聲說道：「鳳大哥。」

四目交投，鳳生那刹那心頭不由一動，他見過的女孩子也不少的了，卻是從未見過一個像婷婷這樣能够令他動心的。

「你就是婷婷姑娘？」他的語聲也不由低下來。

婷婷頷首，鳳生笑接道：「棲梧前後已經多次在我的面前提起你，這個小子難得有一句真話，但對你，他所說的種種卻是老實得很。」

婷婷詫異道：「他怎樣說我了？」

鳳生道：「他說你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女孩子，沒有第二個像你那樣再能够令他傾心。」

婷婷嬌靨飛紅，垂下頭去，那種羞態，看在鳳生眼內，心頭又是一動。

「怎麼了？」他突然醒覺，目光急轉回鳳棲梧臉上。

鳳棲梧的臉色更難看，卻仍然笑得出來。「你現在看到的了，婷婷我可有說錯她。」

鳳生搖頭道：「你若是再不收攝心神，運功療傷，就會恨錯的了。」

鳳棲梧大笑。「我若是真的不成了，婷婷便交給你照料，我們是好兄弟，難道你竟會虧待她？」

鳳生一怔，婷婷卻嚷起來。「你要死，我也不要活了……」

話出口，她好像才省起旁邊還有人，一張臉直紅到脖子去，鳳棲梧立時道：「有你這句話，我一定很快就能够痊癒，絕對死不了。」

他說着掙扎站起身子，婷婷才伸手去扶，人已經昏迷過去。

婷婷的身子不由一栽，鳳生及時伸臂將二人的身子截下。

那刹那鳳生不禁心頭狂跳，他實在完全無意，婷婷柔軟的乳房正壓在他的手臂上，也在那刹那，他看見了婷婷羞紅的俏臉。

婷婷同時瞟了鳳生一眼，那一眼之中並無怒意，嬌羞之外，卻透着一份難以言喻的誘惑。

她隨即一聲嚶嚀，離開了鳳生的手臂，與之同時，鳳生竟然生出了一陣茫然若有所失的感覺。

他原是一條鐵漢，雖然有時也會去胡混，到現在仍然不解溫柔，也所以到現在仍然抓不到妻子。

那也許是他的不幸，到現在為止，他仍然沒有遇到一個瞧得順眼的女孩子。

這一個婷婷即是例外，鳳生這片刻之間，已然感到了她的可愛，他卻沒有忘記她是屬於鳳棲梧，那一陣茫然，實在還有另一個意思，然後他突然生出了一陣罪惡的感覺。

他一定心神，隨即將鳳棲梧的幾處穴道封住，一把抱起來，目光落在安霸天乘來那頂轎子上。

那兩個女孩子與轎夫仍然呆在那裏，早已經嚇得面無人色。

他們不是不想走，但也留意到周圍都已為鳳生的屬下包圍鳳生的目光才落下，這些人便已慌不迭的跪下來，高呼饒命。

鳳生冷冷的看了他們一眼，道：「安霸天平日就是這樣教導你們？」

那些人只是叩頭，鳳生不屑的一揮手，道：「滾！」

那些人又驚又喜，那敢再逗留，一個個倉皇爬起身子，急往外逃命。

包圍着他們的那些黑衣人已經讓開了一條路。

那些人眼看便要走出這條路，鳳生的手猛可一落，喝一聲：「殺！」

黑衣人長矛急落，慘叫聲暴响，那些人毫無反抗的餘地，迅速被刺殺！

婷婷驚呼，不由自主的縮到鳳生身旁，鳳生只覺一陣溫香，忙將身子一移，一面道：「別怕——」

婷婷吃驚的道：「鳳大哥，他們不是都……」

鳳生道：「姓安的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那兩個女娃子本來就是兩個女强盜，這些人留着也是害人，所以乾脆將他們殺掉

算了。」

婷婷嘴唇顫抖着，並沒有再說什麼，鳳生看了她一眼，道：「也許你會覺得我這樣做實在太殘忍，但人在江湖，要不是這樣，根本就很難立足。」

婷婷囁嚅道：「早時我還嚷着要隨他到江湖上行走，原來江湖上是這樣的。」

鳳生道：「現在你明白為什麼他總是不答應了？」

婷婷點點頭，鳳生接問道：「你現在是不是還怪他？」

婷婷搖搖頭，轉問道：「他是不是眞的沒有危險？」

鳳生道：「那一掌並沒擊中要害，以他的內功造詣，應該可以很快就康復。」

說着他抱着鳳棲梧向那頂轎子走去，婷婷一面跟前一面道：「很快是多快？」

鳳生道：「若是他眞的能够好好休息養傷，不出兩個月一定可以完全康復。」

婷婷呆了呆。「兩個月？」

鳳生道：「安家血手印是江湖一絕，吃了一記血手印，只需休息兩個月，巳是他走運。」

婷婷追前一步，道：「鳳大哥，我是否可以隨去侍候他？」

「最好不過，只是你家裏……」

「我家裏只有幾個老家人，只要他們知道我在鳳大哥那兒就會放心了。」

「棲梧也對我說過你自小父母雙亡，只有一個爺爺……」

「爺爺在年頭也去了。」婷婷眼圈一紅，流下了兩行淚。

鳳生看見，忙岔開話題：「安霸天也實在懂得享受，有這麼大的轎子坐起來才舒服，只苦了抬轎的。」

他巳經來到那頂轎子之前，左右自有人上前將轎簾子掀開。

轎子內陳設華麗，近門的兩邊還有兩個架子，放着美酒，與及一盤盤的肉餔瓜菓。

鳳生左右看一眼，搖頭道：「那個土霸王可眞懂得享受，難怪胖到那樣子。」

他接將鳳棲梧放在轎子裏那張寬闊得有似床一樣的軟墊上，轉頭道：「婷婷，你也進來，好得照料棲梧。」

婷婷說道：「我們兩個人，不是太重了？」

鳳生大笑道：「你們就是加起來最重也沒有安霸天的重。」霍地一掃周圍的屬下，道：「至於我這些手下，也不乏有幾斤氣力的，我絕對相信，他們絕不會給安霸天的人比下去。」

那些黑衣漢子一齊吆喝了一聲，婷婷嚇了一跳，慌忙跳進轎子內。

鳳生接問道：「那一個有興趣做轎夫的還不趕快走前來？」

話口未完，十多個大漢巳然蜂擁上前，其他的也跟着擁上。

鳳生又大笑道：「你們要拆轎子，是嗎？」

語聲甫落，那頂轎子巳給二十多個大漢抬起來，一個緊貼一個，後來的巳根本沒有空位補上。

鳳生大笑不絕，縱身上了婷婷騎來那匹馬，揮手道：「走！」

衆大漢吆喝聲中一齊起步，這麼多人抬一頂轎子，當然輕而易擧，健步如飛。

鳳生不忘吩咐道：「小心些，莫要動着轎內我那個兄弟。」

衆大漢洪聲齊應，脚步不停，往柳堤那邊奔去。

婷婷坐在轎子內，只覺得異常的平穩，也不知是否聽到了那麼吆喝聲覺得有趣，展顏一笑。

他的笑非常迷人，只可惜轎簾低垂，而鳳棲梧在昏迷中，根本欣賞不到。

對門的轎壁，嵌着一塊奇大的銅鏡，婷婷對鏡而笑，總算還有她欣賞到自己的笑臉。

這並非笑的時候，她還是笑了，然後她做出了一個更奇怪的動作，對着那個銅鏡伸出了她的舌頭。

她的舌頭異常的鮮紅，近舌尖寸許，有一條紅綫，更就是紅得彷彿要滴血。

一般人的舌頭絕不會這樣，這簡直就像是才切下了，再給接上。

從那條紅綫看來，那半截舌頭顯然是曾經完全斷下。

也不無可能，婷婷的舌頭天生就是這樣，天下事無奇不有，誰敢說絕沒有這種事？

婷婷隨即又狡黠的一笑，那種神態完全就像是一個淘氣的小女孩，方做了一件既戲耍了別人，又娛樂了自己的快事，在洋洋得意。

鳳棲梧仰臥在軟墊上，在昏迷之中，現在就是有人拿刀來剁他，他也絕不會反抗，但現在他若仍然有知覺，看到婷婷伸出這樣的一條舌頭，不難就會省起安順曾經說過欲對婷婷施暴，而婷婷因此而嚼舌自盡。

一個嚼舌自盡的人是否會復活？這是另一個問題。斷下的舌頭能否接上？也是另一回事，這最低限度，證明了一點——

安順並沒有說謊，的確是曾經企圖對婷婷施暴，而婷婷也的確曾經嚼舌自盡。

換句話，這就是婷婷說謊的了。

為什麼婷婷要說謊？

在未有答案之前，只要看看婷婷現在的神態，再想想連雲莊密室中那具鮮血狂流、肌膚皺摺起來的屍體，想想安富臨終之前的恐懼，不難便發現，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

但又有誰想得到，那其實是一件如何恐怖，如何妖異的事情？

事情現在非獨巳開始，而且進行得非常順利，安富安順兄弟雖然不知道全部，但安富臨終巳然有所發現，才會拚命阻止鳳棲梧帶婷婷離開。

可惜他並未能够告訴鳳棲梧什麼，而鳳棲梧知道的亦未免太少。

×　×　×

冷風吹透窗紗，隔着窗紗外望，景物飛也似倒逝，婷婷的視綫從銅鏡上移開，往車廂窗外望一眼，帶着那一臉狡黠又妖異的笑容滑到了鳳棲梧的身旁，俯下輕吻了一下鳳棲梧的咀唇。

鳳棲梧沒有反應。

「可憐的孩子——」婷婷的櫻唇中隨即吐出了這句話，有如夢囈。

看她的樣子，這句話倒不像在說謊。是鳳棲梧可憐，當然就是她的可喜，

事情在她來說，畢竟是很順利。

一件事有一個順利的開始，無疑便是巳成功了一半。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　×　×

夜又深。

這巳是一個月之後，鳳棲梧的傷勢差不多巳完全痊癒，內力的深厚，是原因之一，最主要還是因為婷婷一直的在悉心照料着他。

每一次他醒來，必定看見婷婷侍候在床沿，只有今夜例外。

這其實是他的意思。

今夜是中秋佳節，較早的時候，鳳生曾經到來，問他要不要到院子外喝酒賞月，他實在很想走一趟，那會子却感到一陣強烈的疲倦。

自挨了安霸天那一掌以來，每一天總有一個時候生出這種感覺，只是近這幾天巳沒有那麼強烈。那是因為他每天運功療傷，雖然坐着不費力，却耗神之極。

他明白還需要一段時間休養，而突來這一陣強烈的疲倦，更使他打消了喝酒的念頭。

那會子他只是想睡覺，他却不想婷婷在這個佳節伴着自己呆在房內，所以他建議婷婷隨鳳生出去，莫要辜負這般良辰美景。

婷婷最初是不願意，一定要伴着鳳棲梧，鳳生亦沒有勉强，但鳳棲梧一再相勸，她終於答應下來，隨鳳生外出。

之後鳳棲梧就睡着了。

這一睡竟然有三四個時辰，在入睡之前，鳳棲梧清楚記得，那一輪滿月仍在小樓東窗之外，現在巳壓在西面窗櫺之上。

——婷婷怎麼仍然不回來？

那邊窗旁的綉榻上羅帳高掛，並無人在，鳳棲梧看了一眼，不由自主下了床，走過去。

枕被摺叠得很整齊，完全沒有睡過的痕跡，他再移步到西窗前，終於肯定，那一輪明月的確是巳經西墮。

他對於月亮本來有一份特殊的偏愛，很多時，無論是月圓月缺，無論在什麼環境，他都會望着呆上好一會。

只有現在，面對着一輪明月，他竟然一些美麗的感覺也沒有，只感到一陣徹骨的寒意，機伶伶甚至打一個寒噤。

然後他突然感到了恐懼，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

若說這種恐懼，竟然是因為看見了這一輪明月生出來，實在不可思議。

×　×　×

月亮一向被稱為人間的恩物，也是歌詠的對像，提到月亮，自然就令人生出一種美感。

小窗幽記裏有一篇雋永的文字，談及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便適宜什麼月亮的欣賞。

那若是一彎新月，便適宜於寒潭、絕壁、高閣、平堂、窗紗、簾鉤、苔階、花砌、小酌、清談、長嘯、獨往、搔首、促膝。

若是一片月亮，便適宜於花梢、樓頭淡水、杖履、幽人、孤鴻。

若是滿月則適宜於江邊、苑內、綺筵、華燈、醉客、妙妓。

而春月適宜於尊罍，夏月適宜於枕簟，秋月適宜於砧杵，冬月適宜於圖書，又樓月宜簫，江月宜笛，寺院月宜笙，書齋月宜琴，閨閣月宜紗櫥，勾欄月宜絃索，關山月宜帆檣，沙場月宜刁斗，花月宜佳人，風月宜楊柳，雪月宜梅花。

這雖然是隨人的觀感不同，隨境的變遷各異，月色終是月色，月光終是月光，終古無私，長空高照，但無可否認，月亮給人的大都是好感，即使是最俗的人，在中秋之夜，也會忍不住邀月一杯。

又何況這中秋之月還有一個那麼美麗的神話傳說？

現在這一個中秋之月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就是問鳳棲梧，也一樣說不出有什麼恐怖的地方。

若說到這座小樓，陳設雖然稍嫌俗氣，但不能否認也甚華麗，而外望屋宇鱗次櫛比，庭台樓閣院落之間點綴着花燈千百，帶醉狂歌之聲也不時隨風飄來，絕不難感染到那一份佳節的歡樂。

這絕無疑問，也不是一個令人會感到恐怖的環境。

在看到那一輪明月之前，鳳棲梧事實也沒有恐懼的感覺。

連他也奇怪，那一輪明月到底有什麼恐怖？

也就帶着那一股寒意，那一種難言的恐懼，他推門走了出去。

廊外無人，他整個身子都沐在月光中，雪白的衣衫有如霜雪般，份外淒冷。

他的肌膚在月光下亦一片青白，毫無血色，抬首往眼前一看他突然又有一種混身的鮮血巳經被放盡的感覺，不知怎的，接又想起了那個死在連雲莊密室中，混身的鮮血都像給完全擠出來的那個女人。

她叫做憐憐，却是既可愛、又可怕，簡直就是一個小妖精。

安富那些話又在他的耳邊响起來，那麼清楚，那麼詭異。

他自己也很奇怪，為什麼竟然會想起安富那些話，令他更奇怪是的却是，那竟像安富就在他身旁，在他的耳邊重覆着那些話。

走廊上掛着一盞盞的燈籠，院子中的花樹上亦點綴着不少。

燈光四方八面射來，使鳳棲梧在地上牆上都留下了影子。

雲淡風輕，燈光並沒有多大的變化，鳳棲梧却有化身千百的感覺。

影隨人動，燈光雖然平定，但因為位置不同，遠近有異，每一個影子都不一樣，有些很正常，有些却非常奇怪。

鳳棲梧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開始是化身千百的感覺，接而覺懷疑，那並非完全是他自己的影子。

他不由回顧一眼，周圍却並無他人，而安富的聲音，還接繼續。

鳳棲梧一皺眉，停下了脚步，以手加額。

觸手冰涼，一些異樣也沒有。

安富的聲音重覆又重覆，簡直就像是一個幽靈在徘徊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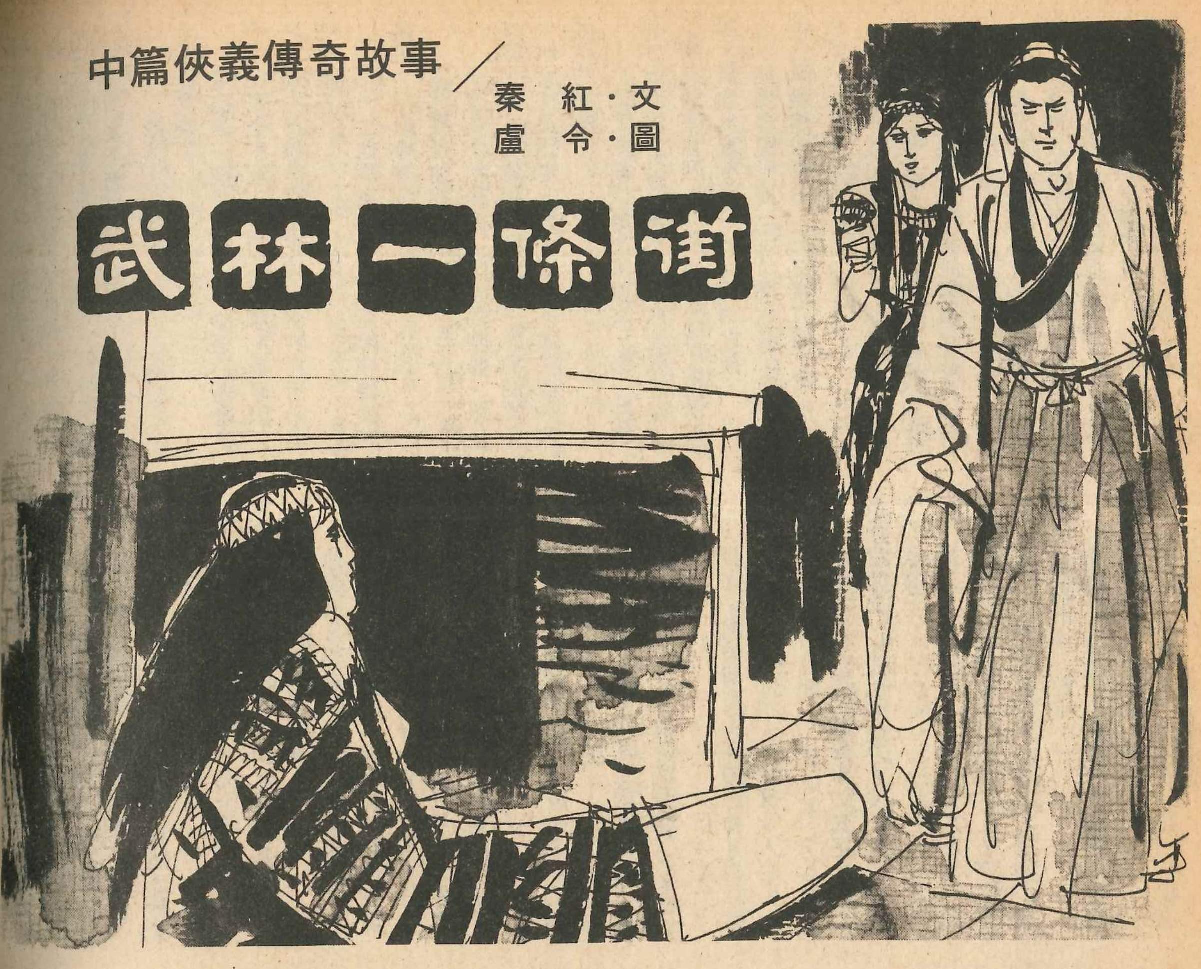
鳳棲梧歇了一會，緩緩以雙手掩住了雙耳。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到處去尋找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和雷金龍的下落，但一無所獲，那天他靈機一觸，不知房中的油燈是否有問題，所以在街上特意買了一盞油燈，晚上，在客棧中點上自己買來的油燈，林歌等到半夜，果然見到小婆薩在窗外叫他，林歌裝作神智不清的樣子，跟小婆薩走到「武林一條街」，一個假水蜜桃引誘林歌簽下賣身契時，林歌裝糊塗要與假水蜜桃親熱一番，至此假水蜜桃才知林歌並無中毒，而「武林一條街」街長老王也出現了，他是個面目奇醜之人……

從權且賣身　伺機圖脫困

林歌道：「現在一共引誘幾個了？」

武林街長道：「連你一共是八個，還差兩個才滿十個之數。」

林歌道：「那個你所謂的犯下不可寬恕的罪行的人是賈彎刀麼？」

武林街長笑道：「你很聰明，一猜便着。」

林歌道：「他犯下甚麼罪行？」

武林街長道：「誘姦良家女子。」

「你說的是伍崇南的女兒伍鶯鶯？」

「不錯。」

「就我所知，他是打算娶伍鶯鶯爲妻的。」

「不錯。」

「既然如此，並不算始亂終棄，何以說是犯下不可寬赦的罪行？」

「因爲伍鶯鶯是我準備娶來做五夫人的一位姑娘，可恨那賈彎刀却着了先鞭，使我痛失一位五夫人。」

「哈，原來如此啊！」

武林街長怒道：「你還有甚麼要問的？我一併回答你，好敎你死得明白！」

林歌笑道：「現在要問到我的朋友金糊塗了，既然你要賈彎刀引誘十位武林高手來此收買他的武功，想必金糊塗的武功已經賣給你了，爲何還將他囚禁在此，不讓他回去？」

武林街長道：「理由是：他不只將一身武功賣給我，還將他的人賣了。」

林歌道：「你買他的人幹麼？」

武林街長道：「我需要一些得力的部下。」

林歌道：「他現在是你的部下了？」

武林街長哼了一聲道：「他那個人反覆無常，賣了之後忽又後悔，死也不肯作我的部下，我只好將他囚禁起來，等他對我心悅誠服的時候，再放他出來。」

林歌道：「我可以見見他麼？」

武林街長道：「可以，只要你在那份賣身契上簽下姓名，我立刻帶你去和他相見。」

林歌笑道：「你眞想收買我？」

武林街長點點頭道：「是的，你是一個十分傑出的人物，我正需要幾個像你這樣的人，如果你願意跟着我，我會優禮相待。」

林歌道：「朱五絕、楊世雄、冉得意、雷金龍四人，你打算怎麼處置？」

武林街長道：「昨天夜裏，他們已簽下賣身契，由於後來他們又反悔，因此我也暫時將他們囚禁起來。」

林歌道：「老兄，有句話說：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你有沒有覺得你正在自掘墳墓？」

武林街長哈哈笑道：「不，目前我的情況很好，就算他們不肯屈從於我，那也沒關係，再過半年之後，我的武功便告大成，身兼數十家之長，可以無敵於天下，那時我便要君臨中原武林了！」

林歌笑道：「我還是認爲你在自掘墳墓。」

武林街長道：「少廢話，你還有問題沒有？」

林歌道：「最後一個問題是：你如何處置我？」

武林街長道：「很簡單，你是唯一清醒頭腦進入我『武林一條街』的人，爲了不使我的秘密外洩，我絕不會讓你逃離此處……」

林歌道：「說下去。」

武林街長道：「不過，由於你的智慧和武功都是上上之選，我實不忍殺死你，因此只要你簽下賣身契，誠心誠意的歸順於我，那麼你便可活下去。」

林歌道：「要是不肯便要處死我？」

武林街長點頭道：「不錯，我要處死你十分容易，前天晚上，你已經領敎過我那四夫人的身手了，是不是？」

林歌一想到被那假伍鶯鶯擊敗的情形，就不禁氣餒沮喪，苦笑道：「上次我賣掉了武功，距今不過半個月，她怎麼能這樣快就練成我的劍術？」

武林街長道：「她很聰明，而且，她本身劍術不俗，因此學習你的劍術便不困難。」

林歌腦中思忖電轉，默默的盤算着應該採取甚麼樣的對策，但想來想去，實在沒有把握逃離此處，何況金糊塗等人正在他手中，他只要說一聲：「你不投降，我便殺死金糊塗等人」，自己就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

因此他想了一會後，便道：「我自知無力逃離此處，也沒有能力殺死你，但要我簽下賣身契，我又很不甘願，你可以讓我見見金糊塗他們五人，跟他們商量商量麼？」

武林街長道：「不。」

林歌道：「你讓我們在一起談談，也許我們在覺得毫無辦法之下，會死心塌地的歸順於你也說不定呢。」

武林街長道：「不。」

林歌道：「或是讓我獨自考慮考慮幾天？」

武林街長道：「這倒使得，我給你兩天的時間考慮好了。」

林歌道：「好，我也想看看你這『武林一條街』的情形，你能想出這麼一個玩意兒實在叫人——」

武林街長截口道：「對不起，我不會讓你參觀我的『武林一條街』，你就在這房間裏好好待兩天吧！」

語至此，忽然舉手隔空向房中床上的盧嬌嬌虛點了一下，喝道：「快起身穿上衣服！」

盧嬌嬌一聲輕呼，麻穴頓解，連忙抓過衣服穿起來。

林歌見他竟能隔空點穴，心中大驚，暗忖道：「我的天！這魔頭的武功已練到這樣高的境界，若讓他進入中原武林胡鬧，那眞是禍害無窮了。」

在這一瞬間，他心中突萌殺機，頗想出其不意猝起發難，一掌將他劈殺，但因他尚站在房中，而武林街長則站在房外，實在不易動手，因此只好打消了念頭。

盧嬌嬌穿好衣服後，忽然冷不防摑了他一記耳光，隨即一溜烟似的竄了出去，偎在武林街長的身邊，作小鳥依人之狀。

林歌呆了呆啞笑道：「三夫人，妳怎麼變得這樣快，剛才還一迭的叫我——」

盧嬌嬌叱道：「住口！你再敢出言無狀，我拖你去餵巨蟒！」

林歌一笑而住，在床上坐下來。

武林街長道：「兩天之後，我來聽你決定，要死要活，全看你自己了。」

說畢，吩咐關門下鎖。

在他身後的四個野人之一便上前關上鐵門，在門外下了鎖，之後武林街長一行人隨即離去，讓林歌孤單單的留在房中。

林歌呆呆的坐着，憂心忡忡，實在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不禁暗嘆一聲道：「水蜜桃啊！妳當家的這回栽了個大觔斗，這回只怕要與妳永別矣！」

但不論處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之下，他總是不放棄奮鬥，絕不肯坐以待斃：他呆坐了一會之後，便起身繞室而行，用手敲打四面的牆壁。

四面牆壁均是堅硬無比的大理石，他敲了幾下就知道絕不可能撞破，只好仍回床上躺下來，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了地瓶谷主蘭仙，心想要是他知道自己被囚禁於此，也許肯來相救也說不定……

胡思亂想了一會，覺得很無聊，便閉目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被一陣開鎖的聲音驚醒，睜目一看，只見鐵門被推開，一個小婆薩端着一盤食物走了進來。

林歌覺得機不可失，便想乘機衝出去，但這念頭剛從腦中閃過，忽然呆住了。因爲，站在眼前的小婆薩竟然是地瓶谷主南仙的女兒南紅鳳！

南紅鳳含笑望着他，只不發一語。

林歌呆了半晌，才發出一聲苦笑道：「看樣子，我被你們父女耍得團團轉，難道說這『武林一條街』的『街長』眞是妳父親？」

南紅鳳反手掩上鐵門，把手上那盤食物遞給他，輕聲道：「小聲說話，莫驚動了別人！」

林歌接過食物，放在一邊，一眼不瞬的望着她，等她解釋。

南紅鳳低聲道：「你弄錯了，我爹不是甚麼『街長』，我也不是這裏的人。」

林歌道：「不是麼？」

南紅鳳道：「不是。」

林歌聳聳肩道：「那我就不懂了，既然妳不是這裏的人，這會怎麼送食物來給我吃呢？」

南紅鳳道：「我是混進來的，自你離開我們地瓶谷後，我就一直跟在你後頭，你這幾天的遭遇，我都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

林歌不相信，微微一笑道：「那妳怎能混入這『武林一條街』？又怎能啓開鐵門把一盤食物端到我面前來？」

南紅鳳道：「昨天夜裏，我見你被那小婆薩引入徐氏祠堂，我也悄悄跟入，後來你們進入地下道後，我也跟了進來，可能我的打扮跟那小婆薩差不多，因此他們竟未看出我是外人。」

林歌仍然不信，笑道：「眞的麼？」

南紅鳳道：「眞的，後來我找個地方躲藏起來，剛才那小婆薩端着食物過來，我便出其不意一掌打暈了她，接過了她手上這盤食物。」

林歌道：「怎麼打開門鎖的？」

南紅鳳取出一枝鑰匙揚了揚，含笑道：「用這個打開的呀！」

林歌道：「從何得到的？」

南紅鳳道：「這東西剛才就和食物一起放在盤上，我就這麼開門進來了。」

林歌半信半疑道：「南姑娘，妳不用哄我，這『武林一條街』是甚麼地方，那由得妳這樣來去自如？」

南紅鳳道：「這是眞的，我沒有哄你啊。」

林歌又問道：「外面街上有許多店舖，妳從街上走過時，竟無一人發現妳是外人？」

南紅鳳道：「街上那些店舖，沒有人嘛。」

林歌一怔道：「沒有人？」

南紅鳳點頭道：「是的，『武林一條街』的人都不在街上，他們好像住在另一條地道之中，只不過經常有人在街上巡行罷了。」

林歌見她說話的表情一片天眞誠摯，一顆心開始活了起來，站起問道：「那小婆薩在那裏？」

南紅鳳道：「我把她拖入這間店舖，塞在櫃台下面。」

林歌道：「去看看好麼？」

南紅鳳道：「好啊。」

於是，兩人走出房間，來到前面店舖，林歌俯身一看，果見那小婆薩躺在櫃台下面，他伸手搖搖她的腰肢，見無動靜，心中大喜，連忙拉着南紅鳳再退入店舖後面，在房門口站住，低聲道：「南姑娘，謝謝妳來救我，令尊知道妳來麼？」

南紅鳳點頭道：「他知道我跟你下山，只不知道我在這裏。」

林歌急道：「此處十分危險，妳必須趕快出去，一旦被那『街長』發覺，想走就來不及了！」

南紅鳳道：「那我們這就出去吧。」

林歌道：「妳先出去，我等一會再出去。」

南紅鳳道：「爲甚麼？」

林歌道：「我還要去救我那幾位朋友呢。」

南紅鳳道：「那我帮你啊。」

林歌道：「不，妳先出去，在外面等着我，萬一我救人不成出不去，妳便可回地瓶谷請求令尊前來助我一臂之力。」

南紅鳳道：「不要！」

林歌道：「怎麼呢？」

南紅鳳道：「我要跟着你，跟你共患難！」

林歌感到頭痛，猛搔頭髮道：「這……這個……沒有這個道理啊！」

南紅鳳道：「我不管，我早巳打定主意了，你要出去，我跟你出去，你不出去，我就跟你待在這裏！」

林歌皺眉道：「南姑娘，我跟妳說過了，我是有婦之夫呀！」

南紅鳳道：「有幾個？」

林歌苦笑道：「喝！一個巳經够多了，還能有幾個麼！」

南紅鳳嫣然一笑道：「我不在乎做小的，我喜歡你，做丫頭都願意。」

林歌搓搓手，很焦急道：「現在先不談這個，先解決正事要緊，我看妳還是先出去的好，免得萬一——」

南紅鳳不等他說完，就連連搖頭道：「不要！不要！不要！你不出去，我也不出去。」

林歌見她態度堅定，心知無法勸動她，只好苦笑道：「好，萬一被他逮住，妳可不要後悔。」

南紅鳳笑道：「只要跟你在一起，死了我也不後悔的。」

林歌心頭一懍道：「不不不，千萬不要這樣說，妳還年輕，這世上比我好的男人還多得很，我保證妳一定能够嫁得一個如意郎君——現在妳仔細聽我說：那小婆薩被妳打暈，武林街長不久一定會發覺，因此咱們行動一定要快，妳立刻走入每一間店舖裏面看看，若發現有人被囚禁在裏面，能救他出來便救，不能則趕快來告訴我，好麼？」

南紅鳳道：「你呢？」

林歌道：「我在這裏等着妳，妳可以冒充小婆薩，我可不能，一旦被發現，想救人也不行了。」

南紅鳳道：「好，我去看看。」

說畢，轉身走出去。

林歌跟出到前面店舖，躲入櫃台後面，爲恐櫃台下的小婆薩醒來，便點了她的昏穴，然後又伸手入她懷中掏摸，希望能摸出一些甚麼東西……

但摸了一陣，只摸出一部湘繡絹册，他揭開一看，發現竟是一部「壓箱」，每一頁都是精緻無比的「妖精打架圖」，心中不禁好笑，暗忖道：「這小丫頭分明尚未出嫁，居然也看起這東西來了。眞是世風日下！」

他順手將絹册揣入自己懷中，便靜靜的藏身櫃後等待。

約莫頓飯工夫之後，忽聽一陣脚步聲從店舖外面的「街」上走過，他探頭窺視，見是那四個體形高大的野人，心知他們是在做例行巡視，當下悄悄的趨到門邊，看着那四個野人從「街頭」走到「街尾」，再從「街尾」走到「街頭」，便拐入另一條地道裏去了。

也就在四野人巡視過後，只見南紅鳳從一間店舖閃身而出，一竄便到「及人善

堂」，跳了進來。

林歌急問道：「怎麼樣？」

南紅鳳道：「我找過五間店舖，發現其中三間囚禁着人，當中有一個是你的朋友朱五絕。」

林歌大喜道：「他怎樣？」

南紅鳳道：「沒事，只不過那門鎖打不開，我告訴他你在這裏，他要你趕快過去和他相見。」

林歌道：「好，乘着現在街上無人，妳快帶我過去。」

南紅鳳便帶他上街，迅速進入一間名之謂「雜貨舖」的店舖，兩人直趨店內，發現店舖裏面的格式相同，也有一間相同的房間，房門亦是鐵製的。

鐵門上開有一個通氣用的小窗口，林歌靠上小窗口，一眼瞥見朱五絕就站在門內，忙問道：「五絕，你沒事吧？」

朱五絕嘿然道：「還說沒事呢！我巳簽下賣身契，把人賣給他們啦！」

林歌笑道：「不要緊，可以贖回來，現在的問題是：我手無寶劍，無法削斷門鎖救你出來，你看如何是好？」

朱五絕道：「不能把整扇鐵門卸下來麼？」

林歌道：「只怕會驚動那武林街長，不過我來試試看……」

他開始動手試圖將鐵門卸下，但用力試了幾下就知道不行，因爲鐵門的活葉用粗釘深深打入石中，若要將它卸下非使用重鐵器敲打不可。

朱五絕也看出不可能將鐵門卸下，便道：「算了，林歌，我看要救我們出去只有先拿下那武林街長才成，那傢伙沒有多少部下，只有四個女人和四個野人，你若能將他拿下來，我們自然出得去。」

林歌嗒然道：「這個我辦不到，我那天晚上曾經被他的三夫人擊敗過，她練成了我的劍法，用我的劍法擊敗了我！你想想看，他的一個女人巳經擊敗我，何況是他本人？」

朱五絕道：「你一向詭計多端，用用腦筋嘛！」

林歌苦笑道：「這個他媽的武林街長實在不易對付——對了，你見過金糊塗沒有？」

朱五絕道：「沒有。」

林歌道：「楊、冉、雷三人呢？」

朱五絕道：「不知道，我迷迷糊糊到了這裏，等到頭腦清醒的時候，人巳在這間房中。」

林歌道：「金糊塗到此巳久，他對武林街長這個人的了解必比咱們多些，我先去見見他，說不定他能够提供一些對抗之策，你看如何？」

朱五絕道：「好，你去吧。」

林歌乃與南紅鳳轉身走去，不料剛剛一脚跨出店舖，驀地裏一把長劍從旁遞出，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林歌大吃一驚，連忙拉着南紅鳳後退，定睛一看，只見一人背向自己立在店舖門口，平舉長劍攔在那裏，樣子好神秘！

那人，有一頭白髮！

林歌覺得他很像金糊塗，心中大爲駭異，開口道：「金糊塗，是你麼？」

那人慢慢轉過身來，面上掛着陰沉沉的惡笑，正是金糊塗！

林歌一呆道：「金糊塗，你——」

金糊塗冷冷道：「我是『武林一條街』的第二號店小二！」

林歌失笑道：「金糊塗，這個時候不要開玩笑了，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金糊塗仍然冷冷說道：「我巳不是金糊塗，我是第二號店小二！」

林歌仔細看他幾眼，問道：「你是不是喝醉了？」

金糊塗道：「沒有，我早巳戒酒。」

林歌懷疑他神智不清，又問道：「你認得我是誰麼？」

金糊塗道：「當然認得，你是我以前的朋友林歌！」

林歌笑道：「很好，我還以爲你巳經瘋了，我爲了救你，巳吃了不少苦頭，你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

金糊塗表情十分正經，一個字一個字道：「我不是開玩笑，我巳投効於武林一條街，以前的金糊塗巳經死了，如今我是第二號店小二。」

林歌生氣道：「去你的！你再不正經，我可不認你這個朋友了！」

金糊塗冷冷一笑道：「如此最好，我奉命來擒你回房，你是要乖乖的回房呢？還是要我動手？」

林歌見他一點不像在開玩笑，不禁愕然道：「金糊塗，你究竟怎麼了？」

金糊塗眼睛一瞪道：「不要叫我金糊塗，我是第二號店小二！」

林歌道：「甚麼叫第二號店小二？」

金糊塗道：「我是武林一條街的人，我們街長封我爲第二號店小二，負責侍候這裏的客人！」

林歌道：「你是第二號店小二，那麼誰是第一號店小二呢？」

金糊塗道：「賈彎刀先來，所以他是第一號。」

林歌實在弄不懂他是甚麼意思，眉頭深深皺起道：「金糊塗，我告訴你，你的妻子凌波仙子快要分娩了，你若想回家見妻子，這就跟我去鬥鬥那武林街長——」

「住口！」

金糊塗舉劍指着他，厲聲道：「姓林的！我巳不是你的朋友，那凌波仙子也巳不是我的妻子，你乖乖的跟我回房接受囚禁便罷，否則我立刻叫你躺在這裏！」

林歌大怒道：「你這混蛋，你一定是瘋了！」

金糊塗忽然吐劍刺出，一點都不像在開玩笑，劍尖直取林歌心口！

林歌側身讓開，怒吼如雷，叱道：「金糊塗！我可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你再胡鬧——」

一語未了，金糊塗巳「刷刷刷」的攻出三劍，出招毫不留情，確確實實是眞幹的！

林歌的劍術雖然比他稍高一籌，但此刻手上無劍，自然無法反擊，只得施展身法閃躍躲避，他當然也看出金糊塗是在眞幹，因此心中又驚又怒，雖也懷疑他必是中了武林街長的邪術或某種藥物，心智喪失之故，但見他劍劍往自己的要害上招呼，全不顧念以往的友誼交情，這種改變實在太過可怕，不禁氣得哇哇大叫，破口大

罵道：「金糊塗，你他媽的甚麼東西！算我林歌瞎了眼，要不是為了凌波仙子——」一聲裂響，他的袖子中了一劍，登時裂開一個大口！

金糊塗不容他再謾罵，一劍緊接一劍，不給他喘息的機會，殺得他手忙腳亂，狼狽極了。

南紅鳳一旁看見林歌不敵，便從懷中摸出幾顆飛蝗石，揚手一顆一顆打出，金糊塗為了磕掉她的飛蝗石，攻勢總算稍減，但仍不放鬆攻擊。

林歌身上藏有一把七首，這時便抽出了七首，大喝道：「他媽的，我刺你一窩窿，教你清醒清醒！」

話聲中，奮勇而上，七首連續疾吐，跟着他大打出手。

南紅鳳一邊抽冷子打出飛蝗石，一邊叫道：「殺死他！殺死他！」

金糊塗哈哈大笑道：「對啊！姓林的，你出手可別客氣，要知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長劍着着進逼，猛烈有如閃電激射！

林歌發現他的劍術似乎較前精進了不少，自己的一把七首實難抵擋他的攻勢，心中急得不得了，只好使盡渾身解數招架閃避……

兩人在「街上」搏鬥了五六十招，金糊塗一直佔盡優勢，林歌始終屈居下風，而南紅鳳的飛蝗石沒有一顆打中金糊塗，後來飛蝗石打完了，她正要加入助戰，忽覺後頸一緊，已被人一把抓住了。

抓住她粉頸之人，赫然正是武林街長！他和四位夫人不知何時已來到「街上」，一出手就抓住了南紅鳳的粉頸。南紅鳳頓感全身一麻，想反抗已沒有一絲力氣。

林歌一見武林街長出現，心中一慌之下，右腿上登時被金糊塗一劍刺中，不覺大叫一聲，摔倒在地，傷口血流如注。

金糊塗上前奪下他手上的七首，笑道：「記得咱們數年前初見面時，你曾經擊敗了我，今天我總算報了一口怨氣！」

語畢，仰天哈哈大笑。

林歌本來以為他神智不清，聽了他這句話，心頭一懍，暗忖道：「原來他的神智十分清楚……唉！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看樣子他眞是變心了！」

好友變節，他心中非常傷心，差點掉下淚來。

武林街長哈哈笑道：「二號，你想不想殺死他？」

金糊塗躬身道：「卑職全憑街長吩咐，街長若要他死，卑職立刻動手。」

武林街長笑道：「這小子頑劣不馴，十分可恨，我看把他殺了算了。」

「是！」

金糊塗應了一聲，長劍一舉，便待劈下去。

武林街長忽然道：「且慢，我再問他一句，他如拒絕投降，再殺不遲。」

金糊塗收劍後退。

武林街長便問林歌道：「林歌，要死要活，就在這一刻了，你願不願投降？」

林歌道：「願意。」

武林街長道：「眞的麼？」

林歌道：「眞的。」

武林街長道：「為甚麼？」

林歌道：「怕死。」

武林街長道：「要投降，須得先簽賣身契，你簽不簽？」

林歌道：「簽。」

武林街長道：「簽下賣身契後，你就永遠是我的人，至死不得反悔，否則你將受到最嚴厲的處罰，你的妻兒亦同！」

林歌心頭一震，道：「這與我妻兒何干？」

武林街長道：「這是我定下的規律，一人背叛，誅連其家！」

林歌嘆道：「好吧！不過，你說我的身價是十萬兩銀子，是眞正的銀子還是冥幣？」

武林街長道：「冥幣也是錢，將來你死後可在陰間派上用場。」

林歌道：「我倒希望你給陽間的銀子呢。」

武林街長道：「你在我這裏衣食不缺，要眞正的銀子幹麼？」

林歌道：「給我妻兒使用，而且你大概知道我的『及人善堂』收養幾十個孤兒，他們也正嗷嗷待哺呢。」

武林街長道：「只要你誠心誠意投順於我，我倒可將那批珠寶還給你的『及人善堂』。」

林歌道：「我既然投降，自然要對你忠心不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武林街長道：「好，不過你仍將接受半年的囚禁，接受教導——來人！」

「在！」

黑暗中跳出來一個野人，趨前聽候差遣。

武林街長道：「帶他回房，為他治療傷口，並取賣身契讓他簽名。」

那野人應了一聲，上前將林歌拉了起來，林歌叫道：「且慢，我還有話說！」

武林街長不耐煩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林歌一指南紅鳳道：「這位姑娘是地瓶谷主的千金，她年輕不懂事，你放她回去吧。」

武林街長嘿嘿笑道：「你放心，南仙是我一直希望結交的一位武林異士，我不會傷害他女兒的。」

說罷，揮揮手。

那野人便將林歌拖入「及人善堂」那間店舖，仍將林歌推入房中，取來一瓶金創藥為他敷了傷口，然後取出賣身契和一枝筆，要林歌簽名具結。

賣身契上是這樣寫的：

『本人願以十萬兩銀子賣給武林一條街的街長，永遠聽候街長差遣，絕不反悔，若有違犯，本人及妻兒願受最嚴厲之處罰。』

林歌看過之後，便在「賣身人」下面寫上自己的姓名，在這一刻，他只覺滿不是滋味，暗暗嗟嘆道：「林歌啊林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想是你平日太愛錢，沒有俠客的骨氣，所以上蒼處罰你，叫你落得今天這個下場！」

那野人拿了賣身契，掉頭便走，把鐵門鎖上，逕自走了。

林歌腿傷甚痛，便在床上躺下，一時百感交集，一下想到妻兒，一下想到那羣孤兒，然後又為南紅鳳和朱五絕等人担心

，胸中氣悶得很，不知如何自處……

這樣過了四五天，他的腿傷差不多好了，只是武林街長一直未再現身相見，每天只有早晚兩頓飯仍由小婆薩送入，林歌每次問她問題，她總是三緘其口，甚麼也不肯說。

這天，金糊塗忽然前來探牢，告訴他朱五絕也已簽下賣身契，然後笑道：「你是第三號店小二，他是第四號店小二，從今以後，咱們又是好朋友啦！」

林歌問道：「冉、雷、楊三人呢？」

金糊塗道：「他們三人太固執，竟然寧死不屈，我們街長已再給他們三天的時間，要是仍不屈服，便要拿他們去餵巨蟒了。」

林歌道：「這裏面有巨蟒？」

金糊塗點頭道：「不錯，我們街長養了一條巨蟒，這條巨蟒重達五百斤，頭大如斗，身長四丈，一口可吞下一個人。」

林歌冷冷道：「你怕被巨蟒吃掉，因此親情友誼都不管了。」

金糊塗搖頭道：「不，我發現街長這個人非常了不起，是一位天縱奇才，他準備明年征服中原武林，所謂良禽擇木而棲，所以我決定助他成事。」

林歌冷哼一聲道：「金糊塗，你當眞糊塗到這地步不成？」

金糊塗道：「你錯了，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何妨遺臭萬年，以前我們實在過得太窮了，我們街長答允我將來成事之後，要封我為『武林掌櫃』，統管武林各大門派的財務，那時節……嘿嘿，我就發財了！」

林歌諷笑道：「恭喜！」

金糊塗道：「林歌，你雖然已簽了賣身契，但我看你並未誠心投降，這是十分不智的，既然街長能使咱們名利雙收，你為何不要？」

林歌冷笑道：「金糊塗，你眞是變了，變得令人可恨可憎！」

金糊塗惱然道：「前幾天你已向街長表明赤誠效忠之意，怎的現在態度又變了呢？」

林歌道：「我沒有變，我既已簽下賣身契，這條命就是街長的了，他要我死，我只好就死。」

金糊塗道：「那為何以這種態度對待我？」

林歌道：「因為你已不是我的朋友，正如你自己說的，金糊塗已死，你現在是第二號店小二。」

金糊塗道：「是啊，我是第二號店小二，你是第三號店小二，因此咱們是朋友啦。」

林歌道：「不，咱們只是同在一起幹活的店小二，不是朋友。」

金糊塗聳聳肩道：「不是就不是，老實說，你一向妄自尊大，我早就對你不耐煩了，少了你這個朋友，我可不在乎。」

林歌冷冷道：「你今天來見我，就是要告訴我這句話？」

金糊塗道：「街長命我來看看你，他要知道你的情緒是否已穩定下來。」

林歌道：「要是已穩定下來了呢？」

金糊塗道：「那麼，他就要派人來教導你，使你成為『武林一條街』的中堅人物，就像我現在一樣，然後你就可像我一樣行動自如了。」

林歌道：「所謂行動自如，是說可以走出這『武林一條街』？」

金糊塗搖頭道：「不是，只可在這裏面活動，要走出這裏，那要觀察半年才行，賈彎刀是第一個通過最後考核的人，我再過一兩個月說不定也可以出去了。」

林歌道：「那麼，你去回覆街長，說我非常樂意接受教導。」

金糊塗道：「好，我去了。」

說畢，忽然丟一片摺紙在床上，隨即開門退出，鎖門而去。

林歌心頭一動，拿起那片摺紙展開來看，只見上面寫着如下數語：

『你所見到的武林街長不是眞正的街長，眞正的街長另有其人，此間危機四伏，切勿逞强，待機而動可也！』

另有一行小字是：『閱後立刻撕碎吃下，因為馬上有人來搜你的身子。』

林歌連忙將字箋撕碎，送入口中咀嚼，雖然很難下嚥，還是勉强把它吞下了。

吃紙雖然不是味道，但這張字箋却使他了解了金糊塗的心跡，使他明白好朋友並未變節，他太高興太高興了。

剛剛將字箋吞入腹中，門鎖「卡」的一聲，有人推門而入。

是四個野人中的兩個。

他們走入地牢，便將鐵門掩上，一人當門而立，另一人便指着林歌道：「脫衣服。」

林歌假裝愕然道：「脫衣服幹麼？」

那野人喝道：「脫！脫！」

敢情他只能講幾句簡單的漢語，沒有解釋為甚麼要脫衣服的能力。

林歌笑道：「好，脫就脫，可惜你們兩個不是女人……」

當下，將全身衣服脫下，只剩下一件內褲未脫。

那野人道：「脫！脫！」

林歌只好光溜溜了。

那野人上前一件一件檢查，連鞋子也不放過，之後又搜床舖，搜得非常徹底。

一直到確定沒有藏着任何東西，才叫林歌穿上衣服，林歌便問道：「你要找甚麼東西？」

那野人不答，只連聲道：「快穿，快穿！」

等到林歌穿好衣服，他們隨即退出，但立刻又有一人進來，竟然是三夫人盧嬌嬌。

她數日前曾冒充水蜜桃引誘林歌，結果反被林歌戲弄得暈陶陶不克自持，也許想挽回面子，這時臉色一片冰冷，擺出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

林歌笑道：「蜜桃，妳來了。」

盧嬌嬌臉上一紅，怒叱道：「林歌，你現在已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再敢無禮放肆，我可不饒你。」

林歌一拱手道：「是，三夫人請多指教。」

禮畢，退回床邊，正襟危坐。

盧嬌嬌冷冷道：「我是來開導你的，你要站着聽我說話。」

「是，夫人。」

林歌站起，退到一旁。（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浪子白如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佟二爺帶了費玉琪與梅雪芬前去找尋一撮毛，到埗，見屋裏透出燈光，於是揚聲問訊，却無反應，佟二爺便與費玉琪進屋裏去，竟發現一撮毛與一女人均全身赤裸，已死去多時，顯然是被人謀害的。三人隨即回程，返到中途，費玉琪一個人又折回那巷裏去，在屋外，他見到有一個黑衣人蹲在那裏，被費玉琪嚇跑了，就在那一瞬，費玉琪已看清楚那黑衣人眞面目。回到佟記客棧，他把情形向佟二爺報告，惟獨隱瞞看不清那人是誰，佟二爺聽後頗覺懊喪，快快離去。佟二爺走後，梅雪芬責怪費玉琪不應瞞住佟二爺，費玉琪也覺得有些歉意……

一筆大財物　驚動江湖人

梅雪芬道：「別嘴强舌硬了，告訴我，你爲什麼不對二大爺說實話？」

費玉琪道：「我沒對二大爺說實話？誰說的？」

「我說的。」

「妳可別這麼說，萬一要讓他老人家聽見……」

「怕他老人家聽見就告訴我。」

費玉琪沒說話，雙目凝注着梅雪芬，沉默了刹那：「妳怎麼知道我沒跟二大爺說實話了？」

「因爲他老人家不如我了解白如龍，他老人家不知道我知道，白如龍經驗豐富，歷練十足，比任何一個成名多年的老江湖有過之無不及。而且據我所知，白如龍辦事從沒失過手落過空。」

費玉琪突然笑了：「妳太高看白如龍了，須知人有手失，馬有失蹄。」

「是麼？」梅雪芬白了他一眼：「你不告訴二大爺實話，或者有你的道理，你不告訴我實情，却沒有理由，我只要知道一下，你撂倒那個人沒有？」

「沒有，眞的沒有。」

「你看見他是誰了沒有？」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看見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

「我不問你他是誰，只問你爲什麼放他走？」

「雪芬，我有我的道理。」

「我知道了。」梅雪芬點了點頭：「我回房去了，你也早點兒睡吧。」

她站起身走過去開門走了。

費玉琪跟過去關上了門。

×　×　×

這幾天，安家屯上很平靜。

一大早，猴子孫興冲冲的進了佟記老棧，他是來向佟二爺報信兒的。

「二爺，五爺跟五奶奶到了。」猴子孫朝櫃枱裏的佟二爺哈着腰。

「哦？這麼快？」

「這是大喜事兒。」猴子孫咧嘴笑着說：「鳳姑娘雖是大爺的女兒，跟您幾位的又有什麼兩樣？鳳姑娘要成親了，那位不急着往這兒趕呀。」

「嗯！說得是。三爺呢？到了麼？」

「三爺還沒到，大概也就在這一兩天了。」

看樣子猴子孫很高興，可是佟二爺却笑不出來。因爲毛老五跟八姑兩口子一到，就表示小鳳的佳期近了。他這兒住着個眞小琪，安家大院裏有個假小琪，小鳳要嫁的是假小琪，他怎麼能笑得出來？他吸了口氣：「五爺他們兩口子呢？」

「在大爺那兒，您不去看看？」

「當年磕頭拜把子。」佟二爺淡淡說：「我行二，他們兩口子一個行五，一個行八，他們倆回來了，不來看看我這個二哥，難道還要我這個二哥先去看他們，這算是什麼禮數？」

他話剛說完，店門外已響起了一個爽朗的笑聲：「二哥說的是，我跟八妹請罪來了。」

佟記老棧門口併肩走進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是個穿着相貌很體面的中年漢子，女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美婦人——正是五爺毛祥雲跟八姑鄧春紅。

「二哥。」兩口子進入店內一個單膝點地，一個盈盈俛首斂衽。

嘴裏說歸說，把兄弟多年不見，見了面心裏還眞忍不住那份激動的情緒。

佟二爺兩眼一睜，一個箭步從櫃枱裏竄了出來，一手架一個：「起來！起來！你們倆這是幹什麼？」

兩口子站起身來，鄧八姑直流淚，毛五爺眼圈兒也紅紅的，佟二爺的鼻子却直發酸；一手拉着一個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二哥，」毛五爺開了口：「這多年不見了，京裏的事兒忙，老分不開身回來看您，您不會見怪吧？」

「誰說不會見怪的。」佟二爺瞪着眼：「提起來就要罵你們兩個，不過現在氣已經消了。」

毛五爺笑了，鄧八姑也笑了。

「多少年了，二哥還是老樣子，一點兒也沒變。」鄧八姑眨動着淚眼。

「得了吧。」佟二爺搖了搖頭，說道：「別人不知道，我自己可清楚得很，白頭髮一年比一年多，皺紋也不知道多了多少，多走兩步路都會喘。唉！老了！不中用了。」

「別老站着，您幾位坐下聊吧。」猴子孫搬了兩條板櫈過來，臉上陪着笑。

「別往這兒搬，咱們到那邊兒椅子上坐去。」佟二爺拉着兩口子到了櫃枱對面擺着四張木椅子處坐下。剛坐下，一眼瞥見店門外頭站着四個身穿黑袍的中年漢子，個個眼神十足，一看就知道是練家子，而且功夫還不差。左腰間鼓出一塊，雖然有黑袍子遮着，看不見那是什麼東西，但猜也能猜得到，那必是時下裏最新的洋玩藝——快槍。

四個人站在店門外頭兩邊，一邊兩個，垂着手一動不動。

佟二爺怔了怔，說道：「老五！那四位是？……」

「我身邊兒的，怕二哥說我擺排場，沒敢讓他們進來。」毛五爺陪着笑。

「老五！你也眞是的，來都來了，還不讓他們進來，別讓弟兄們回去說我佟二不通情理。」轉臉向猴子孫：「老孫，代我招呼一聲，請他們四位進來坐坐，喝杯茶。」

猴子孫答應一聲，忙着招呼那四個去了。

「你兩口子怎麼來的？坐車還是騎馬？」佟二爺望着毛五爺。

「坐車，我知道坐車太惹眼。可是沒法子，只這麼一個姪女兒，我這個做五叔的總不能空手來喝喜酒。您說是不是？」

「行了。」佟二爺點頭一笑：「就冲着這句話，小鳳得的一定不會少。」

「其實也沒什麼，只不過一點兒心意而已。」

佟二爺笑笑，接着笑容突然一凝，沉默了一下：「老五……」

「二哥，」毛五爺立刻接口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咱們心裏想的歸咱們心裏想的；我已經見過小琪了，也跟他聊過了。我看他完全活脫脫的一個六弟，六弟那種超人的胸襟氣度全讓他佔了，他像是根本不計較。至於大哥那方面，大哥把小鳳給了小琪，也算是對六弟有了報償；依我看，咱們幾個只有把這檔子事永遠放在心裏了。」

佟二爺很想把眞假小琪的事告訴毛五爺跟八姑，可是話到嘴邊他想起了跟費玉琪的「約法三章」，只好把話又嚥回去，勉强忍住了。

「恐怕也只有這樣了，只不知道他是不是眞心？」佟二爺吁了口氣。

「您說誰？」毛五爺目光一凝。

「你想還會有誰？」

「這不會有假的，二哥。」毛五爺說道：「這不是別的事兒，小鳳可是他的親骨肉，而且也就這麼一個，他能拿小鳳的一生幸福當兒戲麼？安家大院裏正在東張羅，西張羅，完完全全是那麼回事兒，一點兒也看不出有假來，看樣子，他是眞心的。」

「但願如此了。」佟二爺點了點頭：「這回你兩口子能在這兒待多久？」

「恐怕待不了多久，我向上頭請准了半個月的假，再一扣掉路上來回的日子，待不了三五天就得動身趕回去了。」

「這麼急？」

「我這是身不由己，吃人家的糧，拿人家的俸，那有那麼多自由。」

毛五爺跟鄧八姑兩口子在佟記老棧坐了不少時候，把兄妹三個談得十分愉快，十分高興。吃過午飯，兩口子才由猴子孫陪着走了。

晌午剛過，毛五爺跟鄧八姑兩口子剛走，佟二爺正要到後頭費玉琪房間去報信兒，店門口又進來一個人，好魁偉好壯實的個子。

寬寬的肩膀，步履之間十分雄健。一身灰衣，滿身風塵，頭上戴着頂寬沿大草帽，肩上揹着簡單的行囊。那寬沿大草帽的陰影下，只能看見他滿臉的絡腮鬍子，似乎好久沒有刮臉了，一根根鋼針似的。

佟二爺一見這人剛爲之一怔，還沒說話。

「二哥，生意好麼？」那人已大步跨進店內開了口。

「是老三？」佟二爺雙眼一瞪，大步跨了過去。

「二哥，我得先看看您的身子骨是不是還跟以前一樣硬朗。」神拳鐵三爺一伸手抓住了佟二爺的左右胳膊抖了兩抖；佟二爺這麼個練家子，竟然被他抖得前後直晃。

「行了。老三！你饒了二哥吧，這身骨頭都快被你抖散了。」

鐵三爺鬆了手，一巴掌拍在佟二爺的肩頭上，拍得佟二爺往後踉蹌了一步。

「二哥！」鐵三爺鐵奎哈哈一笑，說道：「生意歸生意，可不能把功夫擱下，咱們靠的是這個，隨時隨地都可能會用得上。」

「三弟！什麼時候到的？」

「剛到。」

「剛才老五跟八妹……」

「我看見他們兩口子了，他們沒看見我；到底是官老爺了，排塲不同，後頭還跟着四個隨從。」鐵奎點點頭說：「二哥，我要在你這兒住下，給我找間房，咱們倆到後頭聊去。」

佟二爺一聽這話就暗暗皺了眉。鐵奎要住在他這兒，他這兒總共那麼幾間房，鐵奎要是在這兒一住，非跟費玉琪、梅雪芬兩個碰面不可。

可是，鐵奎巳經那麼說了，他又不能不點頭，且不能有一點遲疑。無可奈何，他只好帶着鐵奎到了後頭，還好，沒看見費玉琪跟梅雪芬。

進了房間，鐵三爺摘下大草帽，連同肩上的行囊往炕上一扔。先洗了把臉，又倒了杯茶，咕嚕咕嚕的漱了漱口，「唷」地一聲噴了出去，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坐。二哥，咱們倆又快三年不見了……」

佟二爺剛坐下，鐵三爺忽然睜大了一雙環眼，直盯着外頭院子裏。

天底下事兒就是那麼不從人願，佟二爺怕碰上什麼就偏偏碰上什麼，頭進院子裏恰巧有位年輕的大姑娘從兩進院子中間那道門走了出去。

「二哥，剛才有個女的由外頭院子裏走過去，你看見了麼？」鐵奎的一雙環眼睜得老大，抬手朝外頭院子裏指了指。

佟二爺心裏一緊，但他裝上了：「女的？」抬頭朝外頭院子裏看了看：「沒有呵！怎麼樣？」

「好快呵，想不到巳有人搶到了我前頭。」鐵奎的臉色忽然凝重起來。

「老三！」佟二爺怔了怔：「怎麼回事？」

「二哥！您難道眞一點兒都不知道？」鐵奎目光凝注。

佟二爺搖搖頭：「你是指？……」

「剛才過去的那個女的。」

「那個女的怎麼樣了？」

「她可是住在您這兒的客人？」

「是呵！」對這他總不能說不知道，只有點頭：「她住在頭進院子，隻身一個人，怎麼樣？」

「她姓什麼？什麼時候住進來的？」

「聽說她姓羅，住進來好幾天了，怎麼樣？」

「怎麼樣？」鐵三爺一聲冷笑：「二哥！您可眞行，看來您眞可以把您的兩隻耳朵，一雙照子摘下來塞進箱子裏去了，怎麼連她都不知道。」

「老三！她是誰？」佟二爺只好再裝下去了。

「在眼下江湖上她的名氣大着呢，她不姓羅，姓梅，梅雪芬，鼎鼎大名，煞威震江湖的『羅刹女』，缺德的人給她另起了個外號，叫『黑寡婦』。」

「羅刹女？羅寡婦？」佟二爺一臉茫然之色。

「前一個外號是形容她人長得美好，却又凶得很，手下既狠又辣。向不留情，後一個外號是因爲她愛穿一身黑，那些吃過她的虧的人，明知道自己惹不起她，就只有在嘴皮上出出氣。洩洩憤，給她起了這麼個缺德的外號。」

佟二爺苦笑說：「你不說我是不知道，你說了我還是照樣不知道。這些年來我從沒離開過安家屯一步，跟外界幾乎完全隔絕了。」

「您眞行！二哥！您該知道當年既然沾上了這個江湖邊兒，就永遠也別想完全擺脫它。您要再這樣渾渾噩噩的下去，將來有一天人家把您的腦袋割了去，您還不知道是怎麼丟的呢！」目光忽然一凝：「二哥！我問您，在梅雪芬之前，您這店裏可曾住進了什麼惹眼的人？」

佟二爺心裏不禁一跳，搖頭說：「沒有呵！沒有什麼惹眼的人呀！」

「不會吧！八成兒您又是不知道，沒留意。另外那個人是個男的，只要他到了那兒，梅雪芬就一定跟到那兒；她纏得那個人死緊。如今羅刹女既在你店裏，那另一個必定也在這店裏，絕錯不了。」

佟二爺心裏暗暗皺眉，不知道該怎麼辦？

鐵三爺又開了口：「那個男的喜歡穿一身白，人長得挺俊，很體面，腰裏佩着柄長劍，胯下坐騎是匹罕見的黃驃馬，你店裏有這麼個人嗎？」

佟二爺再也沒法子裝下去了。心裏暗想：承認有這麼個人，不告訴他那就是貨眞價實的小琪，又有什麼關係？

於是，他點了點頭：「騎黃驃馬的倒是有一個，只是這個人相當落拓。」

「有就是了。」鐵三爺兩眼一睜：「可見得我沒說錯，梅雪芬在這兒，他一定也在這兒。黃驃馬舉世只有那麼一匹，要是落拓，那就是他裝的，我敢打賭那一定是他，絕錯不了。」濃眉忽然一皺，臉色又轉凝重地：「二哥！一個『浪子』白如龍加上一個『羅刹女』梅雪芬，足能鬧翻半個江湖，這兩個主兒手下都够狠、够辣的。連這兩個主兒都來了，我不知道安家屯是福是禍；要是福那自不必說，要是禍，咱們兄弟幾個恐怕要把命豁出去了。」

「眞有這麼嚴重麼？老三。」

鐵三爺吁了口氣說：「梅雪芬手下還差點兒，『浪子』白如龍自出道以來還沒碰上過敵手，他那一身功夫還眞高明，要挑個人跟他比，只有二十年前的『飛刀』費慕天可以比一比。」

佟二爺心裏不由暗說：你算是說對人了。

「難道說眼下他就沒有對手了麼？」佟二爺眨了眨眼睛。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聽說他碰見對手。」

「咱們這幾個呢？」

「我沒試過。」鐵三爺搖搖頭：「你知道這不是別的事兒，他除了手下狠辣之外，算得上是白道人物，他不惹我，我又何必惹他？」

「你說的對。」佟二爺點點頭：「他不來惹咱們，咱們也犯不着惹他，反正他住在這兒也不少咱們一個子兒，就讓他在這兒住吧。咱們就索性來個假裝不知道，跟沒事人兒一樣。」

「在江湖上可以，但在這兒恐怕就不了。」

「爲什麼？」

「二哥！你知不知道，最近江湖上傳說着一件事，而且有不少黑白兩道人物往安家屯趕來了。」

佟二爺聽得一怔：「這是爲甚麼？」

「只因爲安家屯上有着引人垂涎的東西。」

「是什麼引人垂涎的東西？」

「一批價值百萬的財富。」

「一批價值百萬的財富？」佟二爺滿臉訝然地：「這我怎麼不知道，你是聽誰說的？」

「在路上聽人說的。」

「你也聽說這批百萬財富在安家屯上那一家麼？」

「這倒沒有。」

「老三！別是捕風捉影，以訛傳訛的吧？」

「恐怕不會。」鐵奎搖搖頭：「道上那些人你是知道的，那一個不是精得跟猴兒似的。要是沒有幾分把握，他們絕不會冒着大險往這兒跑，有道是：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

「可是……」佟二爺沉吟地說：「這麼多年來，我從沒離開過安家屯一步，這種大事，我怎麼會一點兒都不知道？不對啊！老三。」

「什麼不對了？」

「剛才老五他兩口子來過，他們怎麼沒提起？猴子孫連吭也沒吭一聲兒？」

「這……」鐵奎笑笑說：「或許是他們沒聽說，您想想看，老五現在是個吃公事飯的人，江湖上跑的人那個願意接近他呢？這種事兒又有那一個會去告訴他？」

佟二爺點了點頭。忽然，他眉頭一皺，雙目一睁：「哎呀！老三！在這節骨眼兒上鬧這種事兒，那可是不妙呵！」

鐵奎一怔：「您是指……」

「你想想看，安家大院眼看着就要辦喜事兒了，在這節骨眼兒上，安家屯上若是先來那麼一陣腥風血雨，那豈不是不妙麼？」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這恐怕避免不了。」

「老三！你說江湖上都有那些人物來了？」

「這我也不大淸楚。」鐵奎搖搖頭：「不過，百萬財富實在够吸引人，够令人動心的，大河南北道上那些個有頭有臉有字號的，恐怕全來了。」

「這下子恐怕有大熱鬧可瞧了，這兒是關外，不是大江南北，飛鼠吃過了河，吃過了界，這是江湖上的大忌諱，關外道上的人一定不答應。說不定那筆財富還沒見着哩，就會先大幹上一塲，分個你死我活。」

「嗯！這勢必難免。」

「只是……」佟二爺眉頭忽又一皺說：「安家屯上都是一些靠雙手，憑勞力養活一家老小的善良百姓，可沒人招過誰惹過誰，要拚得讓他們離安家屯遠點兒，別把血濺在這塊乾淨地上。」

「這恐怕行不通，關外的也好關裏的也好，只要是在江湖上走腿闖萬兒的，那一個是省油燈，到時誰會聽你這一套？」

「不聽也得聽。」佟二爺雙眉一挑說：「到時候我就是拚了這條老命，也要把他們撵出安家屯去。」

「二哥！到時候再說吧，到時候您去拚老命，我這個三弟總不會袖手站在一邊兒瞧着的。」微一沉吟：「這兩個九成九也是爲那筆百萬財富來的，咱們可不能讓他們在安家屯上攪了善良百姓，我去找他們談談去。」

「老三你打算？……」

「我去找他兩個挑明了，請他兩個賣我姓鐵的一個面子，他兩個算得上是白道人物，應該不會不點頭。」

「萬一他兩個要是不賣你的面子，不點頭呢？」

「那我就要試試他白如龍的一身功夫到底有多高明了。」

「老三！」佟二爺神色不由一緊：「我看你別去了，讓我去，我是這兒的店掌櫃，總比你好說話些。」

「不！二哥！」鐵奎一搖頭說：「就因爲您是這兒的店掌櫃，說起話來才不方便，這是江湖事，你一個客棧掌櫃的跟着起什麼鬨？你到前頭去吧，我現在就去找他兩個去。」他站起了身子。

「老三！你何必惹這個麻煩？」佟二爺連忙抬手攔住他，心裏好不着急。

「二哥！您這是怎麼了？」鐵奎目光一凝：「剛才您還說要爲安家屯的善良百姓豁出命去，現在，你怎麼又怕起麻煩來了？」

「我不是怕麻煩，咱們這幾個有那一個是怕麻煩的人？」

「這不就得了麼，您到前頭等着去，萬一我不行您也好給我打個接應。咱們兩個聯上手，我就不信對付不了這兩個年輕人，您走吧。」

佟二爺心裏暗暗叫苦，直皺眉：「這樣好不？老三！我陪你去，你不是不知道他們住那間房麼，有我陪你在一道，他們多少總有點兒顧忌。」

鐵奎沉吟了一下，點點頭：「也好，那你就前頭帶路吧。」

佟二爺沒奈何，只好邁步在前帶路。到了頭一進院子費玉琪的房間前，費玉琪的房間門虛掩着，裏頭有談話的聲音，不用說，自然是費玉琪跟梅雪芬。

「老弟台在嗎？」佟二爺硬着頭皮在門上敲了兩下。

「是掌櫃的麼？請進來吧。」費玉琪在房裏答應。

佟二爺推開了門，費玉琪一眼望見「神拳」鐵奎，神色不由一怔。

佟二爺一步跨進房內，先遞了個眼色：「羅姑娘也在這兒，那正好，這位客人說要見二位。」

「哦！」費玉琪定過神來，冲着鐵奎一抱拳：「我請教？……」

「不敢。」鐵奎抱拳答了一禮：「在下姓鐵，單名一個奎字。」

「哦！原來是威震大河南北的『神拳』鐵三爺，請坐。」

鐵三爺沒客氣，謝了一聲，走過去在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雪芬！」費玉琪飛快地遞了個眼色：「給鐵三爺倒杯茶。」

「不敢當。」鐵奎霍地站了起來：「鐵奎自己來。」

他說話够快的，但是梅雪芬比他還快，他話剛說完，梅雪芬已把一杯茶送到了他面前。

鐵奎突然笑了，他豪邁地說：「放眼當今，能够喝到梅姑娘倒的茶的，我鐵奎恐怕還是頭一個。好！我鐵奎敬領了。」他又坐了下去。

費玉琪笑了笑道：「鐵三爺有什麼見教？」

「容鐵奎先請教，白大俠到安家屯來是？……」他雙目灼灼直逼着費玉琪。

「爲辦一點私事。」

「白大俠！」鐵奎神情一肅：「鐵奎心直口快，不會說話，言語之間要是有什麼失禮的地方，我先在這兒告個罪，還望白大俠恕宥。」

「不敢當，鐵三爺只管直說。」

「鐵三僭命。這安家屯並不是鐵三土生土長的地方，但是鐵三的幾位退出江湖的把兄弟都住在這兒，所以這兒也等於是我鐵三的家鄉。鐵三在路上碰見不少大河南北有頭有臉有字號的人物，都急急往這兒趕來，一打聽之下，才知道這兒有一筆百萬財富，他們都是冲着這筆百萬財富而來的……」

梅雪芬面泛詫異之色，要說話。但她口齒剛動，費玉琪已開口攔住了她：「雪芬！別打岔，讓鐵三爺說下去。」

鐵奎吸了口氣接着說：「二位都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該知道這種事必然免不了你爭我奪的一場拚鬥，也免不了有人會濺血橫屍，只是在這兒住的都是靠雙手，憑勞力養家活口安居樂業的良善百姓，這兒也等於是我鐵三的家鄉。二位要不是爲着那筆莫須有的百萬財富來，那就什麼都不用說，二位如是冲着那筆財富來的，那麼請賣我鐵三一個薄面，把這場無可避免的流血拚鬥移到安家屯以外去。」

「我明白了。」費玉琪淡淡地說：「鐵三爺是要我們兩個遷出佟記老棧，離開安家屯？」

「鐵三不會說話，不會拐彎抹角，鐵三正是這個意思。」

「鐵三爺好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令人好不敬佩。」費玉琪姆指一豎。

「白大俠誇獎，尚請白大俠慨允點個頭。」

「鐵三爺別客氣，我說句話不知道鐵三爺您信不信？」

「白大俠請說，鐵三當洗耳恭聽。」

「不敢當。」費玉琪微微一笑：「我說我兩個不是爲那筆莫須有的財富來的，而且也是剛聽您說了才知道，我兩個也毫無爭奪的意思。並且願意把那些爲它而來的大江南北的人物，不分黑道兩道，一概擋在安家屯之外，鐵三爺認爲如何？」

佟二爺暗暗笑了。

鐵三爺怔住了。「白大俠！」他霍地站起身來，肅然一抱拳說：「鐵三除了感激之外沒有別的好說的，打擾了，告辭。」說完轉身大步出房而去。

「小子！」佟二爺忽地一揚姆指，低聲說：「眞有你的，只三言兩語就把這位難纏的給打發走了。」

「二大爺！」費玉琪目光一凝，說道：「三大爺他怎麼知道我跟梅雪芬住在這兒的呢？」

「他看見梅姑娘了，一看見梅姑娘就知道你準在這兒，逼了半天才把『浪子』白如龍從我嘴裏逼了出來。」

「三大爺還是老脾氣，一點也沒變，我本想給他老人家磕個頭的，可是一想到他老人家那火暴脾氣，我又不敢明說了。」費玉琪嘴角噙着笑意，兩眼之中微泛淚光。

「要不我怎麼也忍了，你要是告訴了他，他不馬上找上安家大院去才怪。」

「二大爺！安家屯眞有那麼一筆財富嗎？」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剛聽你三大爺說了才知道的。」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三大爺說過沒有，大江南北的那些人什麼時候能到？」

「他沒說，不過這用不着他說，他不會比人家快多少，他既然到了，人家只怕也就快到了。」

「好吧！等他們到了之後再說吧。」

「小子！我告訴你，你五大爺跟你五嬸兒已進了安家大院，剛剛到我這兒來過了，他倆走後我正要進來告訴你一聲，你三大爺就進了門。」

「多少年沒有見面的長輩們又快一一見着了，眞好。」

「別好了，小子！」佟二爺翻了翻眼睛說：「他們幾個一到，安家大院的熱鬧就近了。」

「您先別急。」費玉琪平靜地笑笑：「還有我四大爺跟七叔他二位沒到呢。」

「別提你四大爺了。」佟二爺臉上忽然浮起一絲憂慮之色：「也不知道他去了那裏？十年了，一去無音信，是生是死？也全都不知，眞令人揪心……」輕嘆了口氣，接着又說：「至於你七叔，他出家當了和尚，聽說他行脚在外，痲子汪是不是能找到他還沒準兒呢。」

費玉琪默然了一下，雙眉忽然一皺叫說：「不對啊！二大爺。」

「什麼不對？小子。」佟二爺一怔凝目。

費玉琪皺着眉頭說：「怎麼偏偏在這節骨眼兒上，安家屯突如其來出了那麼一筆百萬財富？」

「是呵！這眞是一脚踹出個屁來，太巧了。安家大院裏要辦喜事兒，安家屯上起紛爭，這……這究竟是齣什麼戲呀？」

佟二爺一句「一脚踹出個屁來」，把梅雪芬姑娘逗笑了。

梅雪芬一笑，佟二爺自己馬上也發覺地，有點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

只有費玉琪沒笑，他深皺着眉頭，像在想什麼。

起先，佟二爺也沒有說話，但過了一會兒，他忍不住了：「小子！你在出什麼神？」

費玉琪像沒聽見一樣，沒答腔。

佟二爺微皺了皺眉，正要再問。

「二大爺！……」費玉琪突然間開了口。

「你小子是怎麼了？嚇了我一跳。」佟二爺瞪了他一眼。

費玉琪緩緩說：「您看那筆財富，會不會在安家大院裏？」

「你怎麼說？」佟二爺愕然一怔，瞪着雙眼說：「那筆財富在安家大院裏？小子！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你可別瞎胡猜，你這不是給安家大院惹麻煩麼？小子！你要不是費玉琪，我一定會以爲你別有用心。」

「二大爺！您仔細想想看。」

「小子！這怎麼可能？安家大院裏有些什麼東西，我還能不清楚？」

「二大爺！我爹交給大爺的那口小鐵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您也清楚嗎？」

「這……」佟二爺心頭一震，搖頭說：「這我不清楚，不過……這不可能，你爹那會有那麼一筆百萬財富？他又從那兒得來的？」

「您準認爲絕沒有可能？」

佟二爺沉吟了一下：「我雖然不敢說絕對，不過以你爹的性情爲人，他要是有這麼一筆百萬財富，他絕不會瞞着我們幾個。」

「怎見得我爹沒瞞了您幾位？」

「你這不是廢話麼？我幾個沒有一個知道這件事。」

「您是不知道，可是您怎麼知道別人也不知道？」

「小子！」佟二爺呆了呆：「你……是說……」

「我懷疑我爹有可能就是送命在這一大筆財富上。」

「你是說你爹可能已經告訴過了誰？」佟二爺兩眼睁得老大的望着費玉琪。

費玉琪吸了口氣，緩緩說：「您說的，以我爹的性情與爲人，得了這麼一大筆財富，他是不會瞞人的；至少他不會瞞他的幾位兄弟。也許他剛告訴一個，還沒來得及告訴第二個，就被人害死了。」

「我明白了。小子！」佟二爺眨眨兩隻老眼說：「既是這樣，那麼你爹在臨死之前，又怎麼會把那口小鐵箱子託付給他呢？」

「您該知道我爹一向是敬重他的結義大哥的，他又怎麼會懷疑到他的結義大哥身上？」

「不對！小子！這似乎不大合理。」

「怎麼不對不合理了？」

「事情若然果眞如你所猜料的，那他怎麼會把那口小鐵箱子，交給了那個假小琪？」

「二大爺！」費玉琪笑笑說：「一口小鐵箱子能值幾何？」

「小子！」佟二爺雙眼一睁說：「你是說他已經把箱子裏的財富取出了？」

「我是這麼猜想。」

「這就又不對了。」

「又怎麼不對了？」

「要是這樣的話，知道箱子裏放着什麼東西的只有他一個人，東西現在他手裏，他爲什麼還要張揚出去？」

「就因爲東西已經在他手裏，所以他才會張揚出去。」

「這也有理由麼？」

「理由就是那口小鐵箱子如今在那個小琪手裏，您明白了不？」

佟二爺臉色一變：「小子！你是說他要借刀殺人？」

「事實上當年小琪差一點就死在那一枚『金錢鏢』之下。」

「可是現在情形不同，小琪馬上就是他的半子。」

「那也只是馬上，事實上他女兒還沒有嫁給小琪，是不是？」

佟二爺臉色倏然大變：「眞是這樣麼？小子。」

「這只是我的推測，中與不中那還得要等到去安家大院求證之後才知道。」

「好。」佟二爺一點頭：「我這就去。」他轉身邁步要走。

「不！」費玉琪伸手攔住了他：「二大爺！您去沒有用。」

「我去沒有用？誰去才有用？」

「我去。」

「你去？」佟二爺一怔。

「不錯，我去。」

「小子！你糊塗了，這種事你怎麼個求證法？」

「那就是我的事了，您不用管。」

「那……」佟二爺疑惑地看看他：「你什麼時候去？」

「晚上。」

「大搖大擺的進去？」

「我能麼？二大爺。」

「小子！你別忘了，安家大院裏現在能手不少。」

「我知道。」

佟二爺沉默了一下，輕吁口氣說：「好吧，看來只有由你了。」

×　×　×

天黑了。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就已經是九點多鐘了。

北方的規矩，作興這樣：那一家有喜事兒，那麼至親好友前三天就來了。東屋裏住親，西屋裏住友；爺兒們聚在一起聊爺兒們的。女人家有女人家的事兒，忙這忙那，全爲喜事兒忙着，忙裏偷閑還玩玩紙牌。

安家大院後院裏有座小樓，樓上燈光透紗窗，一個大姑娘正在燈下綉枕頭——正是安秀鳳。

她眉梢兒間洋溢着喜氣，那雙美眸更見明亮，待嫁女兒心，那一個不是這樣兒呢？

她手上綉着，嘴裏還哼哼着，不知道唱的是些什麼？

哼着，哼着，一下子不留心，那水葱般的玉指兒被綉花針扎了一下。她秀眉一皺，「哎喲」一聲輕呼，抬手把那根指頭

放在嘴唇間輕咬了咬。

「怎麼不小心點兒？」她背後突然響起一個低沉而輕柔的話聲。

安秀鳳心裏驀地一驚，嬌軀一擰便竄了出去，一直竄到房門口才轉回過身。

她看見了，她剛才坐的那張椅子後頭站着個人，這個人，她在佟記老棧見過一次。她柳眉兒一揚：「你是……」

這人是誰？

不用說，他是那貨眞價實的小琪——費玉琪。

「沒想到姑娘有這麼好的一手針線活兒，綉花綉的這麼好。有件事兒佟二爺讓我來告訴姑娘一聲。」費玉琪彎腰拾起了剛才掉在地上，還沒有綉完成的枕頭面兒看了看，含笑說。

安秀鳳定了定心神，眨眨明眸：「有什麼事兒你不會從大門進來告訴前頭的人去，爲什麼半夜三更悄沒聲兒地，跟做賊似的往人家樓上闖？」

「要是能那樣的話，我也不願意讓人說我像個賊似的了。」費玉琪笑笑，對安秀鳳，他心裏有一份難忍的激動，可是他却咬牙把這份激動强壓在了心底。

「把我的東西放下。」安秀鳳向他手裏看了一眼。

費玉琪笑了笑，把手裏的東西放在身旁的茶几上。

「你有什麼要告訴我，說吧。」

「在沒見着姑娘之前，我有很多話想說，可是現在一見着姑娘，却又不知道該從那兒說起了。」

「哦！既這樣，那好辦，你什麼也不必說了，從那兒來，還回那兒去。」

「姑娘！我沒有惡意。」

「我沒說你有惡意，有沒有惡意也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沒喊沒叫，是因爲安家大院馬上就要辦喜事兒了，我不願意在這時候鬧得大夥兒心裏不安，要不然你不會這麼便宜地還在我眼前站着。」

「姑娘錯了。」費玉琪淡淡說：「我並不怕見現在安家大院的任何人。」

「哦！眞的麼？」

「當然，我不妨直說一句，我要是從大門口進來，不但安家即將要辦的喜事兒會不知道該怎麼收場，而且安家大院馬上會亂得天翻地覆。」

「你有這麼厲害？」安秀鳳眉梢微揚：「我倒要試試。」

她手往後一探，就要去開門。

「姑娘！妳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誤會你什麼意思了？」她手碰着了門閂，但並沒要馬上把門拉開。

「今夜我所以到安家大院來，跟做賊似的偷偷地跑到姑娘的樓上來見姑娘，可以說是完全爲了姑娘令尊安大爺。」

「眞是這樣麼？」

費玉琪正色說：「我沒必要欺騙姑娘，姑娘應該信得過我。」

「憑什麼？」

「因『鐵腿』佟二爺都信得過我。」

「我怎麼知道佟二爺信得過你？」

「佟二爺從小看着我長大，他老人家也一直把我當他的親生兒子看待。」

「這麼說，你跟佟二爺有很深的淵源了？」

「其實我又何止只是跟佟二爺一人有淵源？」

「哦。除了佟二爺之外，你還跟誰有淵源？」

「令尊安大爺，鐵三爺、周四爺、江七爺、毛五爺跟八姑，我跟他們幾位都有淵源。」

「費六爺呢？」

「當然也有淵源。」

「聽你的口氣，你對他們幾位都很熟。是嗎？」

「這還用說，我跟他們幾位既然有淵源，又怎麼能不熟？」

「你跟他們幾位有什麼淵源？」安秀鳳面泛詫異之色，雙目灼灼地盯視着他。

「我是他們幾位把兄弟的後人，他們幾位都視我如同親生。」

「你是他們幾位把兄弟的後人？」安秀鳳的雙眼瞪得老大：「他們把兄弟幾位中那幾位成了家，有了後的我都知道，你是那一位的後人？」

費玉琪渾身熱血沸騰。他吸了口氣，緩緩說：「十多年前，我爹在開封被人謀害突然死去，臨死之前把我託付給把兄安大爺，後來我跟安大爺來到了這兒。幾年前在屯子後頭半山崖間，我爲檢一塊玉珮摔下了山崖。姑娘說我該是他們幾位之中那一位的後人？」

「你貴姓？」

「我姓費。」

「你是『飛刀』費的後人？」

「是的。姑娘！我叫費玉琪。」

「小琪？」

「小鳳。」

小鳳突然笑了。

小鳳長得很美，笑起來永遠是那麼好看，那麼動人。她帶着笑：「這可眞好玩兒呵！有人所以冒充某個人，是因爲他不知道某人就在他身邊：你既然住在佟記老棧，又跟佟二爺有淵源，難道就不知道安家大院裏已經有了一個小琪麼？」

「我知道，這幾天我跟佟二爺常談他。而且在他還沒進安家大院之前，我就跟他照過面了。」

「你既然知道，那你爲什麼還要跑到我面前來自稱是我費六叔的後人？」

費玉琪淡然一笑：「我告訴姑娘件事兒，當我那一天剛到安家屯口的時候，我爲了想逗逗痲子汪叔跟猴子孫叔，找到他二位那兒要了碗水喝：就在這時候，那位小琪如飛而至，他先叫一聲痲子叔，然後自稱他是小琪。因爲他長得跟當年的小琪有幾分相像，巧的是他下巴也有個疤。於是猴子孫跟痲子汪兩位興高采烈地擁着他來了安家大院。」

「那你爲什麼不跟在他們之後也上安家大院來？」

「不瞞姑娘說，我本打算一到安家屯就上安家大院，甚至也沒打算讓佟二爺認出我來。要不然我不會是這身打扮，還留起鬍子來掩住下巴上那個疤。」

「那又是爲什麼？」

「因爲我要查明兩件事。」

「兩件什麼事？」

「我爹的死與我的被謀害，至今仍是個解不開的謎。所以我不打算讓任何一個

人知道我沒有死，我又回來了。」

「你懷疑是他們把兄弟幾位中的某一位？」

「我不否認，正是這麼懷疑。」

「那你後來又怎麼讓佟二爺認出來的呢？」

「因爲小的時候，他老人家對我最好，最疼我，我不忍再瞞他老人家。」

「據我所知，並不只是佟二爺一個人對小琪最好，最疼小琪，拿小琪當自己的親生兒子。」

「妳的意思我懂，可是妳恐怕還不知道，當年我摔下山崖的時候，跟我一塊兒掉下的還有一樣東西，也就是大爺當年威震江湖的獨門暗器。」

「這件事我知道，這些年來幾位叔叔們走的走了，沒走的也難得上安家大院一趟，就是爲了這個。」安秀鳳眨眨眼睛望着他：「這也就是你不上安家大院，不讓任何一位知道你還活着的理由？」

「是的，」費玉琪點點頭說：「而且安家大院裏已經來了個小琪，我就更不便來了，同時，我也有意思讓那個小琪先試探大爺的反應。」

「佟二爺可眞沉得住氣啊，」安秀鳳笑了笑，雙目忽然一凝：「現在你看到我爹的反應了嗎？我爹要把他的獨生愛女許給小琪，這反應你滿意嗎？」

「我實在說一句，這並不能證明大爺他無辜。」

「要怎麼才能證明，把心掏出來？」

「姑娘要是知道這幾天江湖上傳說的事情，就不會這麼說了。」

安秀鳳搖搖頭說：「我並不關心江湖上的什麼傳說。我只關心你的來意是什麼？你是不是只爲告訴我，安家大院裏的一個小琪不是眞小琪？」

「不錯，這是我今夜來見姑娘的原因之一。」

「哦？原因之一？那是說還有別的原因了？」

「確是還有別的原因，不過這別的原因得要看姑娘相不相信我的話，才能決定說與不說。」

「你是指那一個小琪是假的話？」

「不錯。」

「我信，說句話你也許不信，我早就看出他不是小琪了。」安秀鳳神情平靜地吸了口氣，緩緩說。

費玉琪不由愕然一怔：「妳早就看出他不是了？」

「嗯。」安秀鳳點點頭說：「我在他來到這兒的第三天就看出來了，我爹也看出來了，我父女倆曾經研究過這件事。」

「那麼大爺爲什麼還要把妳許給他？」費玉琪滿臉迷惑詫然。

「那是因爲我願意。」安秀鳳低下頭說，隨即又抬起頭，她那美麗的臉兒上現出一片堅毅之色。

「妳願意？」費玉琪不由又是一怔。

「嗯。也可以說是我對他動了情，而且很深很深。」

費玉琪一時沒說出話來。他做夢也想不到小鳳已經知道那個小琪不是眞小琪，更沒想到小鳳會說她願意。過了半晌，他才吸了口氣說：「這……我沒想到。」

安秀鳳的嘴唇抖動了一下，像笑又不像笑，抬了抬玉手道：「你坐，咱們坐下來談。」

費玉琪沒說話，默默地坐了下去。

兩個人都落了坐，安秀鳳低了低頭，然後緩緩說：「我對他的感情很微妙，起先，我是對小琪，當我發現他不是小琪之後，我是對他，因爲我發現他本性很善良，他之所以冒充小琪到安家大院來，是出於不得已。」

「我明白妳的意思，一個『情』字本就是很微妙的。」

「希望你別怪我。」

「那怎麼會？兒時的要好是出於天眞無邪，並不是情，也不能算是愛。再說，妳我之間又沒有婚約，即使有婚約，也……算不了什麼？」

「謝謝你，小琪。」

「別這麼說，咱們倆從小就一直跟親兄妹一樣，存在於咱們之間的，也只有兄妹之情。」費玉琪笑了笑，那笑的樣子，他自己心裏很清楚是什麼樣子。

「當初你要是跟他一塊兒到安家大院來，我就不會……」她又低下頭沒說下去。

「別這樣說，小鳳，這在於一個『緣』字，也許妳跟他有緣，跟我沒緣。」

「也只有這麼想了。」安秀鳳抬起頭，她兩眼噙着晶瑩的淚光。

費玉琪默然了一下，目光微凝：「對他，大爺沒說什麼嗎？」

「沒有。」安秀鳳搖搖頭：「爹是這麼想的，他既然冒充小琪到安家大院來了，不言可知，他的目的一定是爲六叔託付給爹的那口小鐵箱子，既然我願意，既然他也是個本性善良的人，何不乾脆就把那口小鐵箱子交給我們倆帶得遠遠的，騰下的讓爹一個人去承當。」

「小鳳，提起那口小鐵箱子……」

「那口小鐵箱子原該是你的，我會要他把它交給你。」安秀鳳沒等他把話說完就接了口。

「小鳳！妳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

「我無意要那口小鐵箱子，我是要告訴妳，妳提起那口小鐵箱子，使我想起了我來見妳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什麼主要原因，現在你總該可以說了。」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說：「這件事是三大爺帶來的消息。」

「三叔也到了？」

「白天到的，他老人家現在住在二大爺店裏。」

「他老人家帶來的是什麼消息？」

「大江南北江湖上有頭有臉有字號的人物，全都一窩蜂的撲向安家屯來了，據說是因爲安家屯上出了一筆百萬財富。」

「安家屯上出了這麼一筆巨大的財富？」安秀鳳怔了怔：「這是誰說的？我怎麼沒聽說過，一點兒也不知道？」

「何只是妳不知道沒聽說過，二大爺他老人家也是毫無所知。」

「那……這筆巨大的財富出在安家屯上那兒，大江南北的那些江湖人物，他們又是怎麼知道的？」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鎭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漢以及張天俊，呂子久在半夜裏各抓到一名採花賊，他們都是兩儀門的手下，在大廟前示衆，武府的大總管五絕叟吳一同聞聲大怒，但無情漢石心寒還是把三位弟子當塲斃了，隨後武府總管們却蹩着一肚子氣離開……唐漢來到趙老頭的棺材店內，只見無眉公子張天俊和槓子頭呂子久已在店內下棋，趙老頭告訴唐漢童子飛忽然失踪，唐漢雖然關心又着急，但却也無從着手，雖然唐漢知道童子飛也許跟後山一夥人有牽連，却摸不清那夥人是何來路，以及刦持童子飛的目的。

三門統統贏　莊家輸條命



唐漢道：「須知我火種子既非法力無邊的『通天敎主』，亦非普渡衆生的『觀音大士』，明知不可爲而爲，不該爲而爲，這便是『不量力』，『不量理』。」

呂子久道：「還有一條呢？」

「飛刀帮下設四大香堂，高手猛將如雲，如今帮主有難，反仗外人援解，如果你是飛刀帮的弟子，你會有甚麼感想？你自告奮勇，是好心帮別人的忙？還是存心叫人家顏面難堪？這便是『不量情』！」

呂子久好像忽然犯了氣喘病，呼吸急促，臉孔通紅。

他咀角扯動，好像有話要說，但除了喘氣，硬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唐漢緩緩放下酒杯，站起身子道：「我想走了。」

呂子久吃力地道：「你——你要去那裏？」

唐漢微微一笑，道：「美人窩那個叫江玲的妞兒還不錯，我想再過去那邊喝幾杯。」

他的頭微微歪了一下，道：「你去不去？」

呂子久搖頭，又灌了一大口酒道：「你知道我是永遠也成不了那裏地方的客人的，你一個人去喝個痛快吧！」

唐漢沒留一點商量的餘地，果然說走就走了。

呂子久一臉茫然，他目送唐漢背影消失，呆呆的轉向無眉公子道：「天俊兄，你看小唐今天是不是有些反常？」

無眉公子目注棋盤，頭也沒有抬，冷冷道：「誰是小唐？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 × ×

走出福壽全棺材店，唐漢仰臉深深吸了口氣，又靜靜的站了一會兒，這才毅然邁開大步，走出小巷子。

他第一個找去的地方，是「長安生藥店」。

長安生藥店，鐵將軍把門，裏外空無一人。

這一些唐漢並不感覺意外。

中了刺龍獨孤威五陰蝕骨砂的人，能活下來已是個奇跡；如果竟有人能使中了蝕骨砂的飛刀帮主逐漸康復，試問刺龍獨孤威又怎肯輕易放過這位替童子飛療傷的再世華陀？

如今的問題是：他要以甚麼方法才能找出對方囚禁童子飛和生死大夫金玉厚的處所？

以及要以甚麼方法才能將童子飛和生死大夫金玉厚迅速援救脫險？

援救飛刀帮主童子飛，他只是基於一種同情心和正義感。

正如他與呂子久打的「官腔」一樣，無論是「量力」、「量理」、或「量情」，他都沒有非插手過問這件刦持案件不可的理由。

但是，如今生死大夫金玉厚亦被牽涉在內，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

生死大夫金玉厚埋名隱姓安居無名鎭，衣食不愁，逍遙自在，他肯爲童子飛療傷，可說全是他這個火種子以高壓手段一手促成的。

如果這位生死大夫不幸因此遭遇意外，他唐漢豈不成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間接劊子手？

× × ×

唐漢佇立長安生藥店後院，又發了一會兒呆，這才帶着一臉嚴肅而疑重的神色，再度毅然越牆一掠而出！

他是不是已經有成竹？

他下一個要去的是甚麼地方？

× × ×

無眉公子跟趙老頭的一盤棋，並沒有眞的下得那麼入神。

他給了呂子久一顆軟釘子，又重重拍落一子，跟着便起身離開棋盤；棋盤零零星星，一共才佈下了五顆子。

他走來呂子久這邊，在唐漢原先坐的地方坐下，端起唐漢沒喝光的半杯酒，一口喝乾之後，一雙水泡子眼，便瞪着呂子久眨過不停，就好像他以前也沒見過呂子久這個人。

呂子久並沒有做甚麼虧心事，他大可不必理會無眉公子這種怒目而視的眼光。但是，說也奇怪，呂子久經無眉公子這麼一瞪，居然脹紅了面孔，藉挾菜而避開了無眉公子的視綫。

「我說我不認識唐漢這小子，只是一種氣話。」無眉公子冷冷道：「我眞正生氣的人，說了你也許不信，我生氣的其實是你這個槓子頭！」

呂子久抬頭，像吃了一驚道：「你——你生我的氣？」

無眉公子道：「不錯！」

呂子久道：「啊！你爲甚麼要生我的氣？」

無眉公子道：「你自己心裏應該清楚呀。」

呂子久一臉迷惑。

他不清楚。

童子飛遭人刦持，他比誰都着急，他自信無眉公子沒有生他氣的理由。

無眉公子道：「那小子列舉種種理由，說明他不該插手這件事，那其實只是一種姿態，連三歲的小孩也騙不了。」

她目不轉睛的望着呂子久，冷冷接着道：「他眞正的意思，是不想將你我兩人拖累在內，因爲這事只有你我兩人，才眞正的沒有插手的理由！」

呂子久不期然點頭：「是的，我最後也想到了這一點。」

無眉公子自己斟了一杯酒，一口乾了：「但如今這件事我們却不能不管！我們固然沒有多管閑事的理由，那小子對這件事也並非一定非管不可。那小子是人，我們也是人；我們絕不能表現得像那小子想像的那般脆弱無用，貪生怕死！」

呂子久並不覺得自己脆弱無用，也從未有過貪生怕死的念頭。

他在這件事情上始終沒有退縮過。無眉公子不是個蠻不講理由的人，應該不會爲了這一方面表現對他冒火。

所以，他只有等待。

等這位無眉公子明白指出他呂子久究竟甚麼事情使得這位公子如此不大愉快。

「過去，在別人心目中，你這位槓子頭能言善道，無名鎮上無論發生甚麼事，都幾乎瞞不了你這位槓子頭。你的這份能耐，如今那裏去了？」

「我這幾天……」

「不必解釋。」無眉公子像下命令：「回去挑起你的黃酒担子，拿出你以前的本領來，只要找出一點端倪，無論對方有多大來頭，咱們合力幹給那小子看！」

「有了消息，如何聯絡？」

「黃金賭坊。」

× × ×

黃金賭坊。

一個人人都可以在這裏碰碰手氣的地方。

碰碰大手氣，或是碰碰小手氣。

碰來大把白花花的銀子，或是碰得家破人亡。

在這種地方，你看到的每一張面孔，不是血紅的，便是鐵青的。呼「長」喊「短」，殺聲震天。這種人如果上了戰場也有這股豪情勇氣，相信每個人都會成爲名垂千古的烈士！

食色性也。

賭不與焉？

× × ×

今天，黃金賭坊裏，跟往常一樣，擠滿了想碰碰手氣的人。

唯一例外的是：今天雄踞在牌九大廳莊家寶座上的人，居然不是這些日子來一直坐在這個位置上的花槍金滿堂金大爺。

金滿堂金大爺今天沒有來？

不，來了。

這位財雄一方的太原馬場主人，如今正由賭坊裏兩名清客陪着，坐在大廳一角，嗑瓜子品茗閑聊。

今天坐在莊家位置上的，是個粗筋橫肉滿臉殺氣的大麻子。

這個大麻子今天的手氣不錯。

前後半個時辰不到，面前的碎銀和銀票，已堆得像座小丘。有人予以約略估計，總數當在紋銀千兩以上。

在有錢的大爺來說，這並不是個大數字；但在無名鎮上一些嗜賭的小商民來說，這一莊已使很多人荷包翻底。

沒有一個賭徒會喜歡一個手氣特別好的莊家。

很多人已經開罵。

罵在肚子裏。

因爲，大家以前都沒有見過這個大麻子。

無名鎮一向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誰也不會爲了一時手氣不順，而去得罪一個像大麻子這樣的陌生人。

大家不認識這個大麻子，這個大麻子顯然也不認識無眉公子張天俊。

所以，當無眉公子將一張銀票押在天門時，大麻子瞧也沒多瞧一眼，便將兩顆骰子吆喝一聲洒了出來。

五加五，十點。

十出。上門第一把，天門跟着走，下門倒數二，莊家摸尾條。

上門第一把，先翻牌。牌翻出，衆人轟然喊好。

虎頭，人八，人十九。

一翻兩瞪眼的小牌九，能抓個五六點，已算是不錯的了。如今一翻就是個大九點，自然令人興奮，自然値得喊好！

天門接着翻牌。

第一張，人牌，不錯。第二張，哈哈小猴子丁三。

人丁一，一點。

衆人嘩然大笑。

無眉公子也跟着大家笑。

苦笑！

然後是下門翻牌。第一張，哇哈，苦也，公五銅錘；第二張，哈！哇！又是一張么五銅錘！

銅錘一對！

大麻子悠然微笑。

玩過牌九的人都知道，下家出了這種點子，莊家的牌翻不翻，結果都差不到那裏去，吃天門，賠上下門。

大麻子輕輕鬆鬆的翻開了自己的兩張牌。

虎頭。

梅花。

長牌一！

全廳哄堂大笑。

大麻子也跟着笑：「賠！賠！通賠，小意思，小意思！」

賭坊裏配派給莊家的看莊二爺開始按注賠注。

賠得非常愉快。

大殺四方之餘，偶爾賠上一條，的確是小意思。

他很快的就理清了上門的賭注，總共賠出了三十七兩三錢七。

大麻子擦完熱面巾，開始接過水烟台抽水烟。抽了兩口水烟，又將骰子抓起，只等賠完注子，接着再推第二副牌。

看莊的二爺，賠完上門，接着就賠天門。

他熟練地拿起無眉公子那張銀票，扯直嗓門喝注：「賠，天門第一注——」

注字一出口，便沒了下文。

他兩眼突然瞪大，目光發直，像是被人出其不意的將一個熱湯糰塞進了他的喉管。

大麻子扭頭不耐煩的道：「是不是不認識上面的數目字？」

那位二爺只好繼續報數，但聲音已有點發抖：「賠，天門第一注，紋銀……十……十……十萬兩正！」

賠多少？

十萬兩？

所有的賭徒全都瞪眼張大咀巴，彷彿每一個人喉管裏都突然遭人塞進了一個熱湯糰。

大麻子也聽呆了。

整座大廳裏，鴉雀無聲，只有那位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金大爺，晃着二郎腿，面露微笑。

無眉公子緩緩道：「本公子押的是銀票，你們莊上只須賠我一張同樣的銀票也就行了。」

大麻子如自夢中醒來似的，目光一轉一凝道：「無眉公子？」

無眉公子冷漠地道：「等賠完了這一注，咱們慢慢再套交情也不遲。」

大麻子一張面孔慢慢脹紅，訥訥道：「大家只是小玩玩……」

下角一名已輸得滿頭大汗，偏偏這把牌却沒有下注的紅臉大漢破口大罵道：「奶奶的，說得倒好聽。小玩玩？玩你奶奶個熊！你他媽的，如果吃了這一條，你又怎麼說？」

他一肚子火，已蹩了很久，本來一直是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可不在乎了。

因爲他認識無眉公子。

這個大麻子無論多麼兇狠，無論來頭多大，相信也絕壓不倒武林五大名公子。他這個便宜不檢，幾十歲年紀豈非活到狗頭上去了？

無眉公子平靜地接口道：「不錯，在本公子來說，這也只是小玩玩。等尊駕賠完了這一注，我們重新大玩兩手，也未嘗不可。」

大麻子眼看軟求無效，大麻子臉上冒青泛紫，頓時隱隱浮現一片殺機。

他打了個乾哈哈，道：「張公子名不虛傳，果然是個爽快人。佩服，佩服！」

紅臉大漢嘿嘿冷笑道：「佩服有個屁用，拿出銀子來，才是眞生活！」

大麻子充耳不聞，只當沒有聽到。

無眉公子如果是頭怒豹，這紅臉漢子便只能算是一隻小虱子，當一個人正面對着一頭怒豹時，被虱子咬上兩口，自是無暇計較。

大麻子轉向身後兩名隨從模樣的漢子道：「我們走，帶張公子去提銀子！」

無眉公子冷峻地道：「他們走，我們不走！」

大麻子一怔道：「我們不走？」

無眉公子道：「對！我不走，你也不能走。賭場裏贏了銀子，却要跟着莊家去別處提取，我張天俊從沒有聽說過這種規矩。」

大麻子道：「我身邊一時沒有帶這麼多銀子，如果不去別處提取，那你要我的命？」

無眉公子道：「要你的命？嘿嘿，你以爲你這條命値多少銀子？」

大麻子道：「否則怎辦？」

無眉公子冷笑道：「在我張天俊面前，少要黑道上那種十八流的花招。如果你在別處眞有銀子可以提取，你應該派人去吩咐他們送過來！」

像大麻子這樣的角色，也眞會有十萬兩現銀，存放於某一處所，等他隨時前去提取？

大麻子一張麻臉已漸漸由紫轉黑，一種不可避免的結局，顯已瀕臨爆發邊緣。

花槍金大爺忽然緩緩走過來，輕咳了一聲道：「大家不必傷和氣，只要這位兄弟能够提供担保，十萬兩銀子我金某人可以墊付。」

大麻子像是遇到了救星，立即轉向金大爺抱拳道：「謝謝金大爺，金大爺需要甚麼樣的担保？」

金大爺微笑道：「我插手你們這件糾紛，全爲是了息事寧人，並無好處可言。你只須担保我這十萬兩銀子付出去後，不致於落個好心沒好報，弄得血本無歸就行了。」

大麻子又一抱拳道：「在下名叫鍾天保，混號金錢虎，在雙龍堡十八虎衞中排行第五。今天只怪我鍾某人一時糊塗，以致欠下張公子這筆賭債，尚望金大爺您鼎力帮個大忙。」

想不到竟然又是一名虎衞！

紅臉漢子忽然不見了。

雙龍堡一名虎衞也許奈何不了名列五大名公子之首的無眉公子，但要想打發他這種只有幾斤粗力氣的小人物，相信絕不比踢死一隻虱子更覺費事。

他輸了銀子，但也出了氣，不趁這當口開溜，難道還想留下來等着瞧自己的笑話？

金大爺很有風度的也抱拳還了一禮道：「原來是雙龍堡的五虎衞鍾大爺。久仰，久仰！」

這種情形之下的「久仰」，也就是「今天天氣好」的意思。

誰也不難聽得出來，金大爺顯然並不認爲這位金錢虎已經提供了最好的担保。

金錢虎鍾天保還算識趣，趕緊又接下去道：「十萬兩銀子雖然不是個小數目，相信敝堡還負担得起……」

金大爺輕輕嘆了口氣道：「如果這是雙龍堡的債務，當然不成問題。」

金錢虎道：「鍾某人可以稟明兩位老堡主，由兩位老堡主負責這筆欵項歸還金大爺。」

金大爺又嘆了口氣道：「如果我能聽到兩堡主當面親口答應下來，當然也不成問題。」

金錢虎臉孔再度變色，也忽然發覺，這位太原馬場主人說得雖然慷慨，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代他付出這筆銀子。

他到底要提什麼樣的担保，才能令這位金大爺滿意？

如果他能立即找到兩位老堡主，十萬兩銀子根本不算一回事，兩位老堡主又怎麼低聲下氣求他這位金大爺通融代付？

如今，經過這一陣子折騰，他唯一的「收穫」，便是被對方「擠」出了他十八虎衛的身份。

他本來還可以橫起心腸要賴一拚，如今身份洩露，為了顧全雙龍堡的聲譽，他連要狠也要不起來了。

可惡的金滿堂！

×　×　×

就在這位金錢虎氣恨、怒急、無計可施之際，一名長衣漢子突然快步走進大廳來。

這漢子雙手捧着一個皮紙袋，高舉過眉，向金錢虎恭恭敬敬的打了一躬道：「兩位老堡主獲悉鍾爺臨行倉促，行色欠壯，特命不佞追賫白銀五十萬兩，以便鍾爺不致因囊橐不豐，無法盡興。」

大廳中一時鴉雀無聲，每個人都呆住了。

因為以當時的物價計算，五十萬兩銀子，幾乎是個天文數字，雙龍堡縱然財雄一方，但銀錢支出方面，多少總該有個制度，該堡又怎會僅為了一名虎衛，而表現出如此驚人的大手筆？

這個薄薄的皮紙袋中，眞的裝了五十萬兩白銀？

金錢虎鍾天保本人似乎也無法相信此一不可思議的事實，但衆目睽睽之下，他又無法向來人質疑。

他伸出去接取紙袋的雙手，微微顫抖，呼吸也有點急促起來。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二次感到如此緊張而興奮。

他雙手緊抓着紙袋，就像他十七歲時，第一次犯姦殺案，雙手緊掐着鄰村那個寡婦的頸子一樣；他的一顆心跳得很厲害，但渾身却酥麻的像要離地騰空飛起。

當年強姦那個寡婦時，這只是他興奮時的一種感受。

如今不是。這次，他眞的飛起來了。

×　×　×

長衫漢子交出紙袋之後，雙手並未就此縮回。

就在金錢虎接下紙袋，興奮莫名之際，長衫漢子忽然又跨出一步，雙掌一翻，突向金錢虎胸口插了進去！

這一變化，實在來得太兀突了。

每個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

金錢虎本人也不例外。

長衫漢子十指一曲一舉，金錢虎便像老祖母手中的嬰兒一般，被提離地面，拋上半空中。

金錢虎面部肌肉抽搐扭曲，雙目中充滿難以置信的駭異之色。

在雙龍堡，十八虎衛的地位和權力，僅次於兩位老堡主，全堡上下，平時對他們十八虎衛，無不敬若神明。

而這名長衫漢子，名叫「步玄浩」，外號「不學好」，只是堡中十數名陪兩位老堡主下下棋喝喝酒的清客之一。

他實在無法想像這個瘦弱得像絲瓜似的清客，居然練就一身穿木透石的大力指功，居然敢向他這位五號虎衛下此毒手！

這廝是為了私人恩怨？

還是奉命行事？

步玄浩不等他身軀落地，就為他解答了這兩個疑問。

「你該清楚你這次被派來無名鎮的使命。兩位老堡主是叫你來無名鎮狂賭濫嫖的麼？」

金錢虎身軀下墜，胸口血湧如泉。

但他沒有說話。

他清楚自己來到無名鎮之後的行為，除了吃喝嫖賭，沒幹一件正事兒，即以堡規論處，他也是死有餘辜。

「你因沉緬玩樂而誤了正事尙不打緊。」步玄浩語聲鏗鏘，凜態含威：「最不該的是你嫖無嫖德，賭無賭品，任意撒潑要賴，喪盡雙龍堡的顏面，步某人如今取你性命，便是遵兩位老堡主口諭行事，替雙龍堡清除敗類！」

但金錢虎鍾天保已經聽不到了。

他從空中摔下來，兩腿一伸，筆筆直直，沒帶走一文錢，也不須再為任何債務發愁。

無眉公子抬頭注視那位雙龍清客道：「閣下這一手玩得漂亮極了，不過這樣一來，閣下可知道眞正的受害人是誰？」

「當然是你張公子。」

「你可知道貴堡這位鍾大爺剛才欠下本公子多少銀子？」

「知道。」

「多少？」

「十萬兩。」

「這筆債務將由誰來償還？」

「雙龍堡。」

「什麼時候還？」

「現在馬上還！」

就在無眉公子露出疑訝之色，聽得微微一楞之際，那位雙龍清客步玄浩，已不慌不忙的，俯身從地上血泊中檢起那個牛皮紙袋。

他在金錢虎屍身上乾淨的地方，從容擦去雙手及紙袋上的血漬，接着從紙袋內抽出一張銀票，含笑伸手送向無眉公子道：「十萬兩正，省城寶隆錢莊的票子，請張公子驗收。」

他等無眉公子接下銀票，和顏悅色的又笑了笑道：「如果張公子認為這種票子沒有問題，我們重新再玩幾手怎麼樣？」

×　×　×

槓子頭呂炮坐在大廟前面打呵欠。

他並不疲倦。

他沒精打彩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心底深處感到一股不愉快。

火種子唐漢玩世不恭的態度，是他不愉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他清楚唐漢不是那種無情寡義的人，但他惱火這小子不該獨行其是，而將他跟無眉公子兩人一腳踢開一邊。

他呂子久出身天雷門，也正是江湖上譽滿一時的名公子，雖然他因易容藥物長期的侵蝕，看上去顯得有點蒼老，但他實際上才不過三十出頭。而這些年來，他的武功也並沒有荒廢。

他的天雷筆，天星玄功，均因不斷精修而進入上層境界。唐漢那小子為什麼要將他當成一塊廢料看待？

×　×　×

他另一個不愉快的原因，是他恨他自己。

無眉公子指責得不錯，最近這段日子，他的確像是變成了另一個人。

以前鎭上無論發生什麼事，只要有個風吹草動，差不多都很難逃過他的耳目。

而這一次，童子飛的隨從被殺，童子飛本人被人刧走，他居然於事前事後一無所知，他該怎麼樣為自己辯護？

呂子久想到這裏，忍不住又打了個呵欠。

他連着打呵欠，生意不好，也是原因之一。

大廟口並不是賣黃酒的好地方，無名鎭上賣黃酒，生意最好的地方，過去是胡大娘的妓院和黃金賭坊，如今則是後山那片工地。

今天，這三處地方，他去了都對他沒有什麼帮助。

他究竟該去什麼地方？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所以會在大廟前面停下來，只為了這裏場地曠闊，陽光溫暖艷麗，他想先歇一下腿，以便重新好好的將思緒整理整理。結果，他枯坐了半個多時辰，思緒仍是一片茫然。

這段時間內，他總共售出五碗黃酒。

三碗賣給客人。

兩碗賣給自己。

呂子久想到這裏，苦笑着搖搖頭，忍不住又想打呵欠。

但他這個呵欠並沒有打成。

就在他剛剛張開咀巴之際，身後忽然傳來一個粗糙的聲音道：「喂，伙計，來兩碗酒，一包茴香豆！」

呂子久轉過頭去，看到虛掩的廟門中，正探出一顆毛髮蓬鬆的腦袋，這人五官醜陋，臉上佈滿一副不耐煩的表情。

呂子久一看到這張面孔，心裏就覺得不舒服，但為了維持目前的身份，不得不佯裝高興，迅速舀了兩碗酒，夾着一包茴香豆，送了進去。

沒想到他才跨進門檻，身後「碰」加「卡啦」一聲，廟門就給結結實實的閂上了。人影一閃，四名彪形大漢，成扇面形阻住去路；關廟門的人，則是先前那個要他送酒的漢子。

呂子久當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但他仍力持鎭定，將五名漢子輪掃了一眼，才朝迎面那個大鬍子問道：「諸位擺出這副架勢，是不是想在我這個黃酒小販子身上找幾文盤纏？」

大鬍子兩眼滿佈血絲，一臉兇相，不意語調却極為溫和斯文。

他客客氣氣的回答道：「這位呂兄，請別誤會。我們兄弟幾個請你呂兄進來並無惡意，只為了向你呂兄請教兩件事。」

呂子久道：「那兩件事？」

大鬍子道：「前幾天你在這兒賣酒，最後你將我們幾個弟兄領去什麼地方？」

將四名雙龍虎衛領去後山痛宰的人是唐漢，並不是他這個正牌的槓子頭。

但呂子久不便否認。

「後山。」他只有承担：「就是目前有人想在那裏構築府第的地方。」

「後來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呂子久回答得很自然：「他們要我領他們去後山找兩位失踪的公子，我將他們領到地頭之後，就一個人先回來了。」

「你帶他們找到了那兩位公子？」

「是的。」

「然後你就一個人先回來了？」

「是的。」

「以後發生了什麼事，你完全不知道了？」

「是的。」

大鬍子轉向其他幾名大漢，皺着眉頭道：「你看十三弟他們幾個辦事多糊塗！」他言下之意，是怪那天四虎衛到了後山之後，不該先放這個槓子頭一人離開。

他們那裏知道，那天實情並非如此。

那天的四虎衛，一點也不糊塗。

問題全出在他們碰上的人是火種子唐漢。碰上了這位浪子之王，精明與糊塗都差不了多少，要怪也只能怪他們自己祖上無德！

大鬍子右首一名長滿一臉粉刺的漢子陰陰接口道：「這件事不談了，現在再請教你呂兄另一件事。」

呂子久道：「不必客氣。」

粉刺臉道：「呂兄一身武學師承何人，可否見告？」

呂子久佯楞道：「武學？師承？朋友幹嘛要跟一個黃酒小販子談這些？」

粉刺臉嘿嘿陰笑道：「要想弄清這一點，本來並不困難，我們只是不願傷了和氣而已，如果呂兄一定不給面子，那就……嘿嘿……嘿嘿……」

「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這句話實在很有意思！」

呂子久有資格說這句話，因為他現在手上就有兩碗酒。

滿滿兩大碗。

只有正端着它的人，才有資格使它們成為「敬酒」或是「罰酒」。

兩隻酒碗突然脫手飛出。

一隻酒碗奔向粉刺臉。

一隻酒碗奔向大鬍子。

呂子久一身內功不弱，兩隻酒碗呼的一聲飛了出去，酒碗中的黃酒居然一滴也沒溢出。

大鬍子和粉刺臉分別是十八虎衛中的「老二」和「老三」，不僅在十八虎衛中地位崇高，一身武功也極為犀利歹毒。

但他們沒想到呂子久身陷重圍，於衆寡懸殊劣境中，竟然也有勇氣說幹就幹。

兩人一時措手不及，竟遭兩碗黃酒完全潑中！

一碗酒潑在臉上，雖不致於帶來多大的傷害，但那股狼狽之相可不怎麼雅觀。

呂子久酒碗出手，看也沒看一眼，身轉如蓬，一拳對準身後那名把門的醜漢當胸擂去！

道道地地的聲東擊西。

最俗的戰術，最佳的效果。

咚！醜漢的身軀應聲飛起。

天雷門的拳掌招式，一向很少花梢變化。它的長處只包括了三個字：快、準、沉！

只要拳不落空，被天雷門弟子打中一拳，經常難有三成以上的活命機會。

醜漢是十八虎衞中的「老么」，外號就叫「醜虎」。

他因爲站在呂子久身後，把守的位置最爲閑散，心情始終非常輕鬆。

心情輕鬆，肌肉當然也很輕鬆。

所以當呂子久突然轉身一拳向他擊來，他幾乎連抵抗的念頭都沒有。

結果，他就像練功的靶子一樣，任由呂子久正確無誤的擊中了預定的攻擊的部位，身軀飛起，撞上牆壁，啪的一聲又彈了回來，雙手掩胸，噴血如泉，摔落下去就沒能再爬起來。

呂子久以爲唐漢不跟他共同設法營救童子飛，是瞧他這個扳門的天雷弟子不起，心中一股怨氣已鬱積甚久，如今一招得手，精神大振，正好將這股悶氣掃數在這幾名虎衞頭上。

他使出一式天雷門的絕學——雷震天星。

只見他人如彈珠般左迸右跳，身形閃晃不定，令人眼花繚亂。

就在左右兩邊的「十號」和「十七號」兩名虎衞驚詫疑怒之際，他已密如雨點般攻出十五六拳。

兩名虎衞做夢也沒想到，這個來歷可疑的黃酒販子，竟是眞人不露相，懷有這麼一身詭譎凌厲的武功。

結果，兩人幾乎連呂子久的拳路都沒瞧清楚，便遭呂子久左右開弓，以幾記閃電重拳打得骨折筋裂，五臟移位，倒地悶哼不久，即告嗚呼了帳。

呂子久自定居無名鎭以來，唯恐身份洩露，始終不敢示人的武功，今天如此大開殺戒，一時豪氣激發，情緒昂揚到了極點。

他居然忘了對方還有個大鬍子和粉刺臉。

× × ×

院中大殿前面有個大水缸。

缸裏儲滿了水。

山區中水源短缺，水比什麼都重要，因此凡是蓋瓦的房子，都會在簷下裝上鉛皮槽，而以一隻大水缸於一端承接雨水，以備烹煮之用。

大鬍子和粉刺臉被黃酒嗆了眼睛，立即雙雙奔向那隻大水缸掬水沖洗眼睛。

呂子久收拾了三名侍衞，自已毫髮未損，業已心滿意足，他也沒先四下察看一番，便貿然轉身去拔門閂。

等到他聽得風生腦後時，已經來不及了。

一股火辣辣的灼痛，突自右肩透衣而入，耳邊接着響起大鬍子那個斯斯文文的聲音道：「老子這把匕首是青城派過去的鎭山寶物之一，你小子只要稍爲動一下，老子担保可以將你小子像切豆腐似的，要切成幾塊，就切成幾塊，你小子相信不相信？」

呂子久當然相信。

大鬍子又道：「你小子前前後後一共殺了我們多少虎衞兄弟？」

「你們前前後後一共死了多少虎衞兄弟？」

「連今天的，共十一人。」

「我殺的也是這個數字。」

「你跟我們雙龍十八虎衞究竟有何仇恨？」

「沒有仇恨。」

「殺得好玩？」

「不錯，就像你們過去使着十八虎衞的鋼鐵陣容，任意砍殺別人一樣。」

「呂兄拳路威猛，練的是那一門的功夫？」

「降龍伏虎門！」

粉刺臉勃然大怒，揚手便是一巴掌。

「老二，別問了。」他示意大鬍子：「這廝心辣咀硬，留下來總是個麻煩，不如剖心取肝，祭過了諸弟之後，再由咱倆炒來下酒。」

大鬍子沉吟了一下道：「這也是個辦法。」

迎面大殿佛龕後面忽然緩緩踱出一人，沉聲制止道：「這姓呂的動不得！」

這人如果稍遲一步現身，呂子久一條性命就完定了。

世上事有時就是這麼奇妙。

奇妙得不可思議。（未完）

武林軼事 奇人奇技

盲拳打死老師傅

麥海雲

俗語有云：「盲拳打死老師傅」，這句話暗示兩個人搏鬥，老師傅未必一定贏，有時碰得湊巧，有些不懂功夫的人，忽然之間站在有利的形勢，發出一拳，這一拳剛剛打中老師傅的要害，便會打贏，受擊之人，竟然一拳喪命，關於這點，古往今來，發生過許多次，大多數練習功夫之人都懂得，顯然係與穴道有關，即是說，某一個時辰，血液結集在某一個部位，故此，打中那個部位，就會重傷，甚至攞命，不過，點穴之法，已經失傳很久，沒有人能够詳詳細細的解釋，故此，身爲教頭的人一時不愼，給人打中氣血運行到那一個穴道的要害，便會發生不測之憂。

舊日廣州的國民體育會就發生過這種悲劇，有一個姓李的教頭，只有四十歲，南北派的功夫都打得很精，他屬於助教，即是說某一派的師傅因爲喜慶場合要赴宴，那一晚無法返館教拳，便由他代替，他就南北兩派都可以教那些學徒，因此李某十分受人重視。

有一晚，有一個姓黃的徒弟，偶然跟他談及，如果他傾全力出擊，問師傅有沒有辦法能够一招打贏，李某說：「我講不定能否在三幾招之內打贏你，不過，我打贏你是必然的，因爲我的作戰經驗比你豐富，而且拳脚馬步都比較你結實得多。」

在各人慫恿之下，姓黃的徒弟一圍高興，纏着李教頭，要跟他玩幾招自由搏擊，李某亦十分自負，兩人就在石階上面過招。

雖然是夜間練拳，但因石階那邊有兩盞大光燈高懸，照耀得十分光亮，如同白晝，故此，不會因此影响到視綫方面發生模糊之感，雙方都可以自由發揮。

兩人站穩馬步，開始發拳，因爲李某係師傅的身份，故意讓對方幾分，看來似乎打個平手，實際上李某不過隨意擋格，沒有反攻，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顯然係姓黃的徒弟屈居下風，料不到打上了六七招之後，小黃急於求勝，突然發左拳出擊，那一拳還沒有收回，右拳搶攻，由於他標馬上前，一脚踏在很滑的石階上面，滑了一脚，整個人向前飛撲過去，所發的右拳，剛剛從對方一雙手之間穿過，一個橫拳，那個拳頭的尖角打中李師傅左邊額角上面，這是太陽穴，亦係上門各種穴道當中最脆弱的一處，由於骨與骨之間接合，並非整塊大骨遮住頭顱，如果在骨頭的裂縫併合之處，被人用拳角打中，十分危險，這一招乃係因爲滑脚標前打出的，小黃固然事前無法估計得到，對方也無法預料，故此，突然受擊，只見李某中了一拳，倒退幾步，便即倒下來，各人趨前看看，就發覺到他的口鼻之間流血，顯然傷及內臟，敷藥無效，送往醫院急救，他已喪生，死因是太陽穴的骨頭折斷，腦袋被破裂的骨頭插入，神仙也難救活。

這一類的情況並非僅此一次發生，不過那一次比較嚴重，然後給一般練武之人特別注意，照道理說，李某的功夫並非膚淺，就算額角受擊，也不至於一招喪命，因此許多武林中人從這一次發生的悲劇推測，他是否因爲氣血流行到那一個穴道，本來是死穴的部份，更加兇險，不堪一擊，當時報紙上刋登過這一頁悲劇，並且很廣泛的徵求武林中人發表意見，可惜沒有一個人眞正懂得點穴的功夫，知道某一個時辰點某一個穴道，只好把這件事情看做意外死亡，李師傅沒有家屬，即是沒有苦主追究，那就不了了之。

若干年之後，香港灣仔軒尼斯道的一間體育會裏面，也發生過同樣的意外死亡事件，可以說是上述那種悲劇的翻版。

該體育會有許多設備，供給會員練功或打波之用，每逢週一及週四，設武術班，由教頭安排學員練習初級的武功，有資格做教頭的人，並非眞正開館教授武藝，只係對中國功夫懂得多少，屬於第二級的師傅，即係助教之類，一般而論，體育會裏面很難聘請得到第一流的教師，他亦算得上有資格做師傅的人，那就算了，案中的死者叫阿星，二十九歲，平時苦練各派武功，他除了喜歡打功夫，同時喜歡打枱波，該會就有枱波供給會員耍樂，事發之日，他在午後跟幾個朋友在會裏打枱波，玩到下午四點多鐘，武術班的學員到齊，他就停止打枱波，在演武廳裏面開始教授功夫。

初時阿星教學員做基本功夫以及如何對打，談到一攻一守，他就親自下場表演，叫四個會員一齊向他展開攻勢，因爲雙方的武術功夫根底相差甚遠，故此他以一敵四，仍然打贏。

那時他贏了幾個學員之後，勇氣勃發，好像想眞的有人跟他對拆，然後開心，故此，他哈哈大笑，說：「你們四個人打我一個，仍然打輸，照情形看，就算多兩個加入戰團，跟我過招，仍係輸的，倒不如我站穩馬步，任由你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發拳出擊，能够打傷我，那就更好。」

他恃着功夫比較別人高強，站穩弓式的馬步，叫人揮拳打他，當時有一個僅有十八歲的青年應聲而出，緊握右拳，標馬過去，一拳打在阿星的左胸，怎料阿星竟然向後倒退三四步，跟着倒下來。

在場的人看了以爲他開玩笑，過了一會，他們發覺阿星仍然倒在地上，臉色大變，暗呼不妙，趕快將他扶起，猛擦藥油，那時阿星仍然低聲說：「我冇事，我冇事！」

只係講完這兩句，便即暈倒，各人打電話報警，召喚救護車，豈料阿星送到醫院不久，便即喪命。

發拳擊他的學員並非特別勇猛，照道理說，阿星係不易給他打到當場斃命的，如果照中國拳術界的推測，那就用某一個時辰氣血運行到某一個穴道這一類的說法加以解釋，反之，照西醫的理論，就有另一種說法，當時有一個很有名氣的西醫對此事加以分析，他認爲阿星一個打四個，頻頻走動，兼且揮拳踢脚，一定大量的消耗體力，就算打贏，他的心臟仍然跳動得很猛烈，比較平時跳得快很多，如果那時有人向他的心臟出擊，一拳打中左胸，那種震動力就會危及心臟，可能使心臟的神經受到損害，突然停止跳動。再從另一方面看，西洋拳有所謂攢心拳，乃係將右拳向對方左胸乳部較低之處出擊，而且打中之後跟住壓一壓，那就有可能使心臟受到雙重的壓力，這種拳脚，如果打得快，對方的體力支持不住，便有可能一拳喪命，

在美國拳鬥場的繩圈之內，多次發生過拳師在劇戰當中倒地喪生，倘不是頭部給對方重拳出擊，就是死於攢心拳之下，拳力特別強的一個拳師，就算戴上了手套，同樣的會發生力量，使對方心臟受到壓力，越係打鬥得時間長久，而接受這種拳擊的環境愈加容易發生致命的傷害，就因爲拳師在劇戰當中，心臟跳動得快很多，每次心臟跳動幾乎貼近皮膚的表面，故此特別容易受到震動。

那位西醫還作如此解釋，一個人的心臟每次跳動之後就會收縮，使血液從皮膚表面或四肢最遙遠的一處回流到心臟來，心臟這兩種動作係永遠循環不息的，前者謂之擴張壓，後者謂之收縮壓，都有壓力發生，假如對方發拳，受擊的人並非心臟收縮，而係心臟擴張，那就更加容易受到損害。上述這幾種說法，不知道那一種符合事實，或者全部符合事實亦未可料，不管怎樣，同門的師兄弟，不宜隨意擺出一副英勇的姿態，叫人揮拳向他出擊，因爲兩人在自由搏擊當中，身體滾動，發拳並不準確，決不會像他站穩脚步，叫人出拳任意打他那麽厲害，故此，經常有「盲拳打死老教頭」，這一類意外死亡的事件發生，身爲教頭的人，仍有可慮，還沒有資格升做教頭的師兄弟，用這種方式去炫耀自已的武功，那就更加危險。（完）



邪教風雲

超人的故事／馬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再生學會」總部，超人章日明終於見到他父親章心波。這時，剛巧「拜月教」徒衆蜂湧而至，圍攻該總部，但被該會首領荷曼夫按動控制室內多個機鈕，使該總部外面突然刮起狂風驟雨，一時雷轟電閃，令拜月教徒衆狼狽而逃。再生學會總部之內，衆會員無不欣喜若狂，喝酒、唱歌、跳舞以示慶功。章日明乘無人監視之際，想與他父親逃離該處，但反被章心波勸他放棄這一念頭。而就在這時，突然有一個會員走來向荷夫曼報告，發現公路上有警車駛來。荷夫曼一聽，立即離開。章日明乘此機會，正想逃走，豈料女博士走過來向他招呼……

搗毀再生會　揭破復活謎

「難道你不知道麼？警方人員已包圍這裏。」超人故意這麼說。

「噢！那可能只是爆炸聲驚動了他們，這是意料中事，你何必替我們担心？」

「萬一警方進來搜查……」

「那就讓他們進來查好了。」

「萬一查到地牢去……」

「怕什麼？」女博士睜大了雙眼，「我們再生學會是個合法的國際機構。」

「但是，女博士，你別忘記，我已發現了玻璃棺材裏的屍體，實際上已經腐爛了。」

「噢，說起來，我們應該感謝你，要不是你，我們還未發覺地牢的若干設備須要改進一下。還好經過一番檢查之後，其他的十分正常。」

超人正想再說些什麼，那邊傳來了陣陣人聲哄動，隨即又變得鴉雀無聲。女博士對超人示意道：「讓我們一齊過去看看吧！」

超人於是跟她穿過人羣。原來會場一角擺着的電視機，正把內外的情形用閉路電視傳入來。

從閉路電視的傳眞畫面上，可以見到戶外警方人員正在與荷夫曼等人交談的情形。

女博士仍然陪伴着阿生，混在人叢中一齊觀看。

有人過去將電視機的聲浪扭大，讓所有人都可以聽到荷夫曼等人與警方人員交談的聲音。

「有些什麼貴幹？」荷夫曼先發制人地問道。

一名警官說：「有人見到這兒發生了一次爆炸，所以我們到來看看。」

「爆炸？」荷夫曼回頭問他身邊的助手：「這是怎麼一回事？」

助手很有默契：「可能是實驗室噴出的那一大陣白烟引起了錯覺吧。」

「噢，對了！」荷夫曼抓抓後腦，恍然大悟地，說道：「警官先生，你要不要進我們的實驗室參觀一下？我們這裏是國際機構，再生學會的會員都是紳士名流，他們贊助我們的計劃，目的為人類創造奇蹟，因此，我們有向政府註冊。」

警官是外國人，回頭問一名警長：「這是什麼地方？你可知道嗎？」

警長可能比較熟悉這裏的一切，道：「這兒應該是一名富翁的私家地。」

「你說對了。」荷夫曼道：「億萬巨富金大川，他是我們本地的會長。目前他正在我們這裏休養。」

警官有些莫名其妙：「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再生學會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總部在美國。」荷夫曼一邊偕同那名警官走向屋內，一邊說道，「我們一方面研究人類的絕症，例如癌症，一方面把突然死亡，患了絕症的病人雪藏。以便將來發明了新藥之後，令其復活。因此，我們的宗旨獲得世人的同情和支持……」

話未完，各人已走進了建築物的大門。那名警長帶住一名警員跟在後面；其他警員則留在門外的警車之上等候。

電視傳眞鏡頭一直跟踪他們，所以室內會場上的人都可以從電視機畫面裏看得清楚。

超人左右張望一下，只見女博士等人，似乎並不担心什麼，反而超人則在想：荷夫曼會不會帶住警方的人跑進這兒會場？然則，他又應該怎樣做？既然這是唯一的機會，好不好趁機發難？

這時候，超人的父親章心波顯得疲態畢呈，對超人道：「我很倦，想休息一下，日明，你留下來，等首領回來之後，看他有什麼吩咐你去做吧，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警方破壞這兒的平靜。」

超人很奇怪，為什麼他父親章心波突然會變得如此信任「再生學會」這班人？所以他忍不住問：「爸爸，你眞的相信他們能醫好你的病麼？」

章心波道：「即使醫不好，我也還有一綫希望。」

超人知道他內心的「希望」當然就是跟死後能在若干年後復活有關。

於是超人悄悄地告訴他父親：「我憑觀察所得，他們與拜月教同是不正派的，你切勿上當。」

「你還是少說廢話。」章心波有些生氣的，瞪了超人一眼，「自你媽死後，我從未有過這麼快樂的心情。除非你不是人，否則，你一定會想到一個問題，就是人生在世，所為何事？故此我覺得：只要活得感到快樂，在那兒生活還不一樣麼？」

超人亦無可奈何。

他想再解釋什麼，那位女博士已找到了他，章心波乘機溜開了。

女博士告訴超人：警方人員已經離去了。

超人覺得十分驚奇，荷夫曼到底是什麼人？他怎麼如此神通廣大？

他忽然又想起了荷夫曼向警官提及的一個人——億萬富豪金大川。

超人乘機問女博士：「金大川先生是眞的在你們這裏？」

女博士笑了笑，道：「你以為首領說謊麼？告訴你，金先生剛才出現電視，可惜你當時正跑到了這兒來。金先生還責怪警方跑到這兒私人地方來騷擾他呢！哈哈哈。」

超人向會場一望，彷彿想起一件事，又問道：「這兒出現的人之中，相信也有不少紳士淑女吧？」

女博士含笑點頭：「對了，他們一般都十分富有，而且自動加入我們的再生學會。」

轉眼間，荷夫曼已帶同助手們返回會場裏來，會場裏的人，發出了一陣歡呼聲，然而荷夫曼只是含笑揮揮手，並未表現得特別高興。

他很快就帶同助手離開了會場。女博士也很有默契地，跟着轉進了走廊去。

超人乘機回到會場的人叢中，人們正在議論紛紛。有些人在討論剛才發生的事，有些則若無其事地，仍在飲酒作樂，載歌載舞的！

超人正想找個陌生人查問一下，他要知道這裏的人之中，是否都是來自本市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突然有人從背後伸手拍了他的肩膊一下。

超人回頭一望，一名千嬌百媚的女郎正瞪住他含笑盈盈，超人當堂怔了一怔。

這些日子以來，超人的艷遇太多了，他雖不致於厭惡，也總覺得沒有意思。因此令到超人楞住的，並非由於出現在他眼前的人，身裁健美，而是似曾相識。

超人的記憶力自問不差，然而在這刹那之間，他竟然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女子。

「跟我喝一杯好嗎？」她舉起了手中杯，含笑道。

一名侍役捧住托盆掠過他們身旁，超人順手取過一杯菓汁，與那「似曾相識」的女人碰杯！

那女郎杯中的酒只喝了一口，超人的菓汁也只喝了一口，女郎就把他們手中的杯雙雙讓另一名掠過身旁的侍從拿走，然後擁抱着超人共舞。

會場中仍然很熱鬧，男男女女嘻嘻哈哈的載歌載舞，所以此時此地根本就沒有人注意到超人的身上來。

那女郎擁抱着超人，非常親切地跳着舞，超人只感到香澤微聞，她却在他耳畔低語道：「你蠢蠢欲動！」

超人以為她在挑逗他，所以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你的心想些什麼。」她的粉頰仍貼着他的面部，「章先生，你應該認得我的！」

「是的，我也感覺到很面諳，似乎在那裏見過。」

「試猜猜吧？」

「床上？」超人輕佻地瞥了他一眼，然後笑了。

「假如在床上，才不致於這麼沒有印象呢？」她並未生氣，只是開始認眞起來，而且，聲音也變得更加低沉了：「我在泰萊警司的辦公室裏面見過你。」

「嗯，」超人怔了一怔，內心難免感到有點兒吃驚起來，因為他一時之間不但弄不清楚她的意圖，也不知道這個女郎的眞正身份。

「我剛才已見到你們父子的情形，我眞想知道你的意向！」

「什麼意向？」

「我看得出，你想作反。」

超人又是一呆，這女郎究竟是何方神聖？她爲甚麼有此一問？她會不會是「再生學會」的人？然則她又怎麼會在泰萊警司的辦公室裏出現？

超人正在估計這女郎的眞正身份時，那邊又傳來了一陣哄動聲。

有人從傳眞電視的畫面上，見到警方人員忽然之間又折返這兒來。

超人要過去一看究竟，那女郎就立刻對他說：「你不必看了，這是我們警方計劃的一部份，現在就請你跟我來吧！」

超人非常驚奇，因爲他發夢也猜不到那女郎竟然會是警方人員。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她是泰萊警司屬下的一名女探員，怪不得如此面善了。

超人看見會場上果然亦有不少人正在走動，那些全是警方派來的內應，如果不是女探員告訴超人，超人亦難相信，現在他們正分頭行動。

「再生學會」的人以爲會場上各人只是自相驚擾，極力設法安撫他們，豈知其中不少人竟然紛紛出示他們的證件，表示他們是警方人員，反而要「再生學會」的人停止活動，站過一旁。

剎那間，會場內一片混亂。

「再生學會」的人根本不明白事情怎會弄得這麽糟糕，眼前這班男男女女，分明是爲了「治病」而來，事前也經過審愼的檢查，怎麽會有槍，還有證件呢？他們簡直難以置信。

只有警方派來的「奸細」才會相信，原來不久之前，當警方人員入屋搜查時，雖然事後有大富翁金大川出面制止，表示這是私家地方，但警方已悄悄遺下槍械等武器給屋內的「奸細」們。

也只有事先混了入來的「奸細」們最清楚了解屋子裏的情形，包括與超人在一起的女探員在內。

女探員帶着超人，乘直通電梯，升上「中央控制室」去。超人發覺她對一切都比自己更爲了解。

女探員沿途上只約略告訴他：「這是個非法組織，你必須幫幫我。」

他們很快已升至頂層——這是超人來過的地方，當然不會感到陌生，只不過上次來時，超人跟他父親，以及「再生學會」的首領荷夫曼一齊來，這一次只跟一個女子——一個被人瞧不在眼內的女子。

「你們跑到這兒來幹什麽？」一名大漢攔阻住二人的去路，「這不是你們可以隨便來的地方，快些回到會場去吧！」

「你錯了，」超人道：「荷夫曼先生叫我來代替你，你快給我滾！」

超人在那名女探員的示意下，一手抓起那名大漢，推進中央控制室去。

「嘩啦」連聲，大漢有如斷綫風箏，撞毀了不少儀器和玻璃，也驚破了控制室內各人的胆！他們紛紛按動緊急警號，以及好一些通訊系統。

但是，剛才那大漢的突如其來，已壓毀了不少儀器，轉眼之間，超人與女探員亦已飛撲而來！

「不要動！」突然有人自門後閃出，一支手槍已經指住女探員的背部，令她無法動彈。

女探員是眞的不敢動，但是她身邊的超人却沒有受到威脅，他不但動，而且動得更快！

要脅着女探員的人，連看也未看得清楚，手臂已感到痲痹，手槍也不知怎的，竟然脫手飛出！

控制室內，一名控制人員伺機反擊，一把椅子攔腰掃向超人的腰部，當時超人正對付另一名男子，不及閃避！

但是，那張木椅子剎那間變得粉碎，超人却若無其事地，並未倒下去，仍與數名大漢交手！

女探員乘機接過超人手中的手槍，那是一支奪來的手槍，她喝令所有的人不准動！

混亂中，「砰」的一聲！

一枚子彈射向儀器之上，隨即發出「嘩啦！」連聲，儀器毀了！玻璃散播得遍地都是！

女探員那一槍果然收了效，各人都怔住了！沒有人敢再動手，其實他們就算再動手，也不是超人的對手！

女探員一邊警告各人，一邊告訴他們：「我是警方派來的，這裏已被我們控制！你們只是受人利用，誰再反抗，我不客氣了。」

超人因爲與女探員有默契，把所有儀器盡毀，這是截斷荷夫曼發號施令的最佳方法。

但是，這裏最少有七名男子，雖然其中有些已受傷，仍担心他們會反抗。如何是好？

超人和那女警探心裏明白，他們仍有任務，於是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刻由女警探用手槍要脅那七名大漢進入電梯之內。

七名大漢走在前，超人與女警探在後，爲首一名大漢立刻伸手按動錶板上的按掣，電梯門立即關閉，令到尾隨其後的超人和女警探不及入內。

電梯迅速下降！

七名大漢心裏暗喜，暗忖這一次勢必反敗爲勝，却想不到電梯只下降至中途，突然停住了。

這七個男子盡是熟悉機器的人，但無論他們用盡了什麽方法，也無法令到電梯升高或下降。

原來這正是超人的計劃，他等各人進入了電梯之後，立刻弄毀控掣，然而這仍無法可以令到電梯停頓，再把電梯强行撬開，電梯立即就要停止一切活動了，也只有超人才可以做得到。

超人那雙手有如一副大鐵鉗，無堅不摧，於是七名大漢立即上當。

超人和女探員的目的，是要逐漸減弱反抗力，極力避免死傷，所以現在他們又再奔落下一層去！

帶着超人東奔西竄的一名女探員，對這兒的環境好像十分熟悉，他們就在梯間遇上了二名身穿白袍的大漢。其中一人突然朝超人轟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响，超人倒退了兩步，但是他並未倒下去！

由於那是梯間轉角處，女探員手中也有支手槍，但事前他們想不到有人閃出，

所以女探員手中的手槍也被人先發制人地轟落地上！於是另外一名大漢立刻糾纏住那名女探員。

超人生就一副銅皮鐵骨，被轟了一槍之後，雖然不至受傷，但却嚇得呆住了一陣。

他定一定神，那大漢反而在這剎那間感到愕然！

就在極度驚愕中，他來不及發射第二槍，已被超人搶到了眼前！

「砰」然又是一响。

第二枚子彈在極接近的距離下發射，子彈在匆忙之間射向超人的肚皮。

超人依舊若無其事；不過這一次超人不再讓對方有機會發射第三槍了！左手奪槍，右拳出擊，「蓬」的一聲，打得那大漢直朝住梯間倒下去。

超人自己也不知那一拳這麽重，直至見到那大漢滾下梯階之後動也不動一下，他才發覺那傢伙嘴角流血，昏倒地上。

超人回頭看看，那名女探員正與另一名大漢在苦苦糾纏住。到底是男人的氣力好些，那大漢剛好伸手抓到了墮在梯間轉角處的一支手槍！

超人手急眼快，搶前一步，一手抓住手槍，用力一揑，揑作一團，看上去就像廢鐵一樣。

超人並非志在表現自己的勁力驚人，而是在當時的情形下，他担心那女探員被射擊。然而現在，雙方都沒有手槍，大家都只有徒手搏鬥。超人於是可以放心了。

相反，那大漢瞪住那變成廢鐵的手槍，當堂嚇得張大了嘴巴。

超人乘機又送他一拳，那大漢飛了出去，「轟隆」一聲，頭顱撞牆，眼珠爆裂，當場死去。

二人急忙衝下樓去！但見走廊上，一片混亂。

警探們已經紛紛由「嘉賓」的身份，回復原形；他們胸前懸掛了有照片的證件，正在叱喝聲中，截住忙亂中逃避的人。

女探員却沒有理會走廊上的人，她顯然負有特殊的任務，因此她叫超人別管閒事，只要跟她一齊走。她對超人說：「打蛇要打頭，我要帶你去找禍首之一的荷夫曼！」

建築物之內，一片混亂。

荷夫曼的手下們，本來不肯開門讓警方人員入來，但是警方老早派進來做內應的「嘉賓」們，這時候紛紛露出了眞面目，拔出配槍以及出示證件，衝到門後去，喝令守在門後的大漢們，將大門打開，讓警方人員入來。

大批武裝的軍警，在公路上會合後，立刻將附近一帶要道封鎖。就在封鎖行動中，警方拘捕了一批屬於拜月教的人。原來他們就是不久之前由這兒撤退，準備返回市區的「敗軍」。現在他們都被帶返「再生學會」總部來。警方要他們作證，證明這兒曾經發生爆炸。

超人則與那名女警探竄至走廊盡頭處，那兒看來已無去路，但是那女探員却對超人說道：「這裏有一度暗門，我們只要有辦法弄開它，就自然有辦法可以找到荷夫曼他們。」

但是超人看完又看，也找不到任何破綻，那是一幅牆壁而已，那裏有什麼門？

女探員前後左右，上上下下的望過了一遍，肯定地說：「一定是這裏，我不會看錯的。想想辦法吧，時間無多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荷夫曼逃脫！」

超人其實比那女探員更加焦急，因爲他父親章心波身在何處，至今他仍未知道。但是如果找到了荷夫曼，自然就等於控制了大局。

因此，超人用手敲敲打打的，但那幅牆動也不動，看來非常之堅固。

突然間彎角處撲出三名大漢，他們手持木棒，圍攻超人和那名女探員。

超人迎着一名大漢衝上去，木棒立即迎頭擊下，超人手臂一揚，「拍」一聲，木棒立折爲二。

女探員本來有一支手槍的，却被超人揑成廢鐵，因爲當時超人担心女探員在跟那大漢糾纏中受傷。

超人回頭一看，女探員正被一名大漢纏住，分心之下，顧不了來自背後的襲擊！一根木棒迎着超人的後腦狠狠地就是一棒。

當時女探員雖則被另一名大漢纏住，也目睹一切，暗念後腦正是人類身體最脆弱的地方，那一棒擊下，非死亦難免重傷。可惜她正要自顧不暇，如何能分身去救超人呢？情急之下惟有揚聲發出了警告。

但無論如何，也是爲時太晚，因爲超人聞聲回顧時，那一棒已着力地自他後腦搥下去。

「卜」地一聲响！木棒斷了，超人竟然若無其事：當時他正因爲聽了女探員的警告而回過頭去，雖則閃避不了那一棒，却及時伸手抓住了那大漢的手臂，用力一扔，那傢伙痛得直叫救命。

那大漢在超人的手中飛出，有如斷綫風箏，身不由主地撞向他一名同伴的身上，「喲」的一聲尖叫，二人撞個滿懷，雙雙倒在地上。

兩名大漢只是比較强壯的普通人而已，當然不似超人銅皮鐵骨。一經那麽狠狠的一撞，當堂昏眩了一陣。

超人眼見另一個拔足飛奔，朝住走廊的另一邊逃去，轉眼之間已逃得老遠。

那是接近彎角的地方，那大漢如果再往前逃，就會拐進一條必經之路的大通道去。超人情急之下，立即起飛——他只須舉手彈足，隨時隨地都可以凌空飛去。

走廊的高度有限，由地板以至天花板，只有十呎左右。但是超人仍然可以在天花板之下不足一呎的空間飛過，而且飛得很快。

在這電光石火的剎那間，就是連那名女警探也猜不透超人究竟想怎麽樣。

那名女警探發現二名撞倒地上的大漢，其中一名已暈倒過去；另一名却昏眩一陣之後，勉强支持起來。女探見狀立刻過去一手抓住他的衣襟，喝問道：「你想活命最好快些告訴我，如何能將這度暗門弄開？我知道你們的首領荷夫曼……」

豈料話未說完，那大漢雙眼一翻，又軟下去——這回他是眞的昏倒了。

女探惟有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她回過頭來的時候，已見到超人抓住那在逃的大漢回到這邊來。

原來超人急於要抓住第三名大漢，目的亦與那名女警探一樣，無非要知道如何能打開那走廊盡頭處的暗門。因爲女探自問並未記錯。

那大漢道：「我只是一名打手，如何知道這些秘密？」

然而超人却不相信他的話，情急之下，將百多磅體重的大漢凌空舉起，作勢就要扔出去！

已被超人高舉過頭的大漢，想起剛才他目睹同僚的下場，就身不由主地驚叫起來：「別這樣！我說，我說了！請先放我下來！」

超人於是把大漢放回地板上。女警探急急問道：「我們時間無多，再不說惟有殺你！」

大漢於是說出那處走廊盡頭果然有一度暗門，一如女警探查悉的情形一樣，由那暗門入內，可以直達這幢建築物的心臟部份，也可能找到荷夫曼等一班「再生學會」的重要人物。

大漢告訴超人和女警探，走廊牆邊那個按鍵電話實際上就是控制暗門開關的：只要按下一組號碼，暗門就會自動打開。

超人爲證明那大漢並非胡扯，抓住他的衣領，迫他動手去按號碼。同時警告他：「如果你說謊，或者弄不開那暗門的話，就只有死路一條！」

結果那大漢惟有伸手到電話機的按鍵上去，按下了一組號碼。

走廊盡頭處的一幅牆壁，「呀」然而開，那兒果然是一度暗門。

門後又是一段走廊。換句話說，那度暗門的作用原是將一條長長的走廊分爲二段，令人想不到後面另有天地。超人也不明白，女探員爲什麼會知道此中秘密。

他們押住那大漢一齊衝過去。但是門後走廊那邊却是靜悄悄的。

女探員道：「他們一定是從閉路電視中知道了情勢不妙。快到這邊來！」

說着，她已走在前頭，首先拐進走廊彎角。

超人押住那大漢過來：「快些告訴我們，如何能找到荷夫曼他們？」

不待那大漢回答，女探員已經說話：「由這裏進去，裏面有一條秘密通道。」

那兒有一度鐵門，門已關閉了。

大漢也說：「是的，那秘密通道可以到達首領的臥室和隧道。」

超人焦急之下，對二人說道：「你們讓開吧，讓我來試試看！」

門看來只是很普通的門，只不過是不銹鋼製成的。

超人令女探員與大漢站過一旁之後，立即施展神力，雙手往前一推。

「隆」然一聲，登時飛沙走石，塵埃飛揚。

女探員和那名大漢幾乎也不敢相信，那度不銹鋼的門已應聲倒地。

但是出乎各人意料之外的是：後面一片黑暗。

超人他們當堂怔住了！不敢前進。

後面則傳來陣陣雜亂的步聲。各人又是一怔，回頭張望時，原來是大批警方人員正由一名警司率領，衝了入來。

女探員出示她的身份證件，向警司表示倒下的門後，另有天地；那兒不但是荷夫曼的秘密住宅，還有一條隧道可以通往後山。後者却是身邊那大漢告訴他們的。

警司帶來的警方人員早有準備，他們除了帶有武器之外，還有照明的工具。於是立即亮起電筒，讓各人入內。

後面是一條走廊，走廊兩旁有門，女探員和那大漢都同時指出其中一個房門就是荷夫曼的臥室。

警司立即下令衆警員撞門，但是那度門看似簡單，警員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將它打開。

超人因爲急於要救他父親章心波，正在四下裏走動，但總是找不到章心波之所在。正在萬二分焦灼之際，却被召回荷夫曼住所門前，警司要求他將那度門弄開。

原來這也是女探員的主意。

與超人橫衝直撞了一個時期的女探員，明知超人天生神力，所以向警司提議，以免浪費時間。

超人被召來之後，果然不令他們失望，雙手着力地一推，那度門隨即倒下。

警司立刻指揮各人衝了入去。

但是，室內却找不到荷夫曼的影子，只有一些年紀約由二十至三十餘歲的女人。她們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知道荷夫曼的下落。

警方人員發覺這班女人之中，有不少是曾向警方報失的，她們的家人都以爲她們失了踪。

警司吩咐一批女警負責把她們監視，然後又帶了超人他們匆匆搜索其他地方。

女探員想起那大漢，曾提及一個她未知的秘密，就是有一條通往後山的秘密隧道。

那大漢因爲眼見大勢已去，又得女探員口頭答允維護他，將來警方在法庭上會讓他出作控方證人。因爲他表現得十分合作。

現在他就帶路趕到那條秘密隧道去。

那兒的入口，幾乎是地牢的最下層。但是，那兒不但有燈火照明，還有空氣調節。

警司一看形勢立刻吩咐一名助手：「通知外面的弟兄們，派人到後山去包圍所有要道，看來他們已由隧道逃去無踪！」

助手利用身邊携帶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外面的警方連絡人員。

「再生學會」之內，警方人員因爲老早派人混了入來做內應，因此裏應外合，經過一番擾攘之後，終於也控制了大局。

但是，警方人員搜遍了這幢建築物，也找不到幾個首要人物，例如首領荷夫曼，以及那幾位中外醫生等。

地下隧道上有電動的交通車，有如鑛洞中運送鑛工的車輛一樣利用軌道運行。

超人偕同警司和女探員等人登上那輛交通車之上，立即開動，照那大漢說，此車出口處乃後山一處樹林，山下就是一條公路。

但是，車子到了半途突然停下來！

車子停下之後就連燈光也沒有了，警方人員亦不由大吃一驚。他們雖然帶備了照明工具，但當電流中斷了之後，空氣調節系統立即停頓下來，再下去裏面的人都會窒息而死。因此包括超人和帶路的大漢、也感愕然！

那大漢急忙說道：「控制電流的開關掣只有二個，一個在進口處，另一個則在出口處。」

超人幾乎不待他說完，就順手奪過一支手電筒，雙足離地，往前飛去！

這種飛行自然十分危險，因爲這是隧道，裏面的空間十分狹窄，加上環境不熟悉，超人無法不小心翼翼。

無論如何，飛行的速度總比步行要快得多。超人爲了避免隧道裏的人都窒息而死，即使明知是冒險，也要一試。他就靠手電筒的幫助，加速離開了那條隧道。

那大漢並未說錯，就在隧道口有個盒子型狀的東西，安裝在岩石之上。那盒子外面用漆油寫住：「危險！切勿接觸！」

隧道出口處則野草叢生，若作事先聽過大漢的指示，若非超人手中有電筒，要發現這東西可眞不容易。

但是現在超人却伸手去打開那半掩着的小門；裏面果然就是一個電掣，一經扳下，隧道裏面的燈光和空氣調節系統，立即發生作用。

超人回過頭去張望，發現裏面大放光明，立即熄了手上的電筒。然而他並未飛回洞中，反而飛出了洞外。

原來在這段日子裏面，超人章日明又成熟了許多。他想像到當交通車到了半途時，燈光立即熄滅，亦即停止空氣調節，也就是說，對方扳下控制開關的時間不會太耐。換句話說，荷夫曼他們不會逃得太遠。

因此，超人沒有再理會隧道裏面的人，只鑽過草叢，凌空高飛！目的自然是找尋在逃人等的下落。

超人居高臨下，俯視公路上的情形。然而公路上車來車往，那一輛才是載着荷夫曼他們呢？

超人正感猶疑之際，發覺一些車子已經停了下來。原來警察檢查站已在公路上設立。

一隊軍裝警員揮手示意，令所有車輛開進臨時檢查站內，接受警方的檢查。

超人正想將他自己的飛行高度降低，然後又將飛行速度減慢之際，突然之間，一輛房車在檢查站之前越出了火位，加速衝前！去勢如箭！

「砰砰砰！」槍聲一連串响了起來！公路之上，突呈一片緊張！

超人心裏明白，那一定就是荷夫曼他們的車子，只有他們才不肯停車接受警方的檢查。因此超人又再度升空，升得更高，飛得也更快！

公路上，警員們也紛紛登上路邊停放着的警車，追踪那輛可疑房車。

超人凌空飛翔，他當然飛得比路上的警車更快！甚至開在前面的可疑房車，也快得像箭一樣。但與超人飛行的速度一比，還是會飛的快！

超人朝住車頂下降，「隆」然一聲，首先在可疑汽車的車頂力蹴一下，整輛車子震撼着，當堂凹陷了一個大洞。

那車子果然載住荷夫曼和幾個主要助手，包括了白醫生和女博士等人。

荷夫曼冷不提防超人會突如其來的從天而降，嚇得急忙拔出隨身携備的手槍。

車頂凹陷，令到坐在車子裏面的人幾乎要俯首彎腰相就！而且內心都充滿了恐懼！

「嘩啦」一聲！

車子前面的擋風玻璃又告粉碎。由於當時這車子正在公路上高速開行，後面又傳來「嗚嗚」地响個不停的警車聲，所以負責駕車的白醫生已變得失魂落魄，何況車子還被超人凌空俯衝而下，力蹴一記之後，又劇烈地震撼了一下呢！

所以，擋風玻璃是如何會破碎的，他並未留意，唯一感覺得到的，就是有個黑影在眼前一幌，擋風玻璃隨即粉碎了！

那影子正是超人的掌。

超人又以同一方法敲碎了車子的其他玻璃，目的自然是爲了擾亂車內各人的心情，迫使他們把車子停下來。

這方法果然達到了一定的效果，車子的速度開始慢了下來。

後面一輛警車越追越近。

前面公路上，也出現了另一輛警車；那警車正打橫擺在路上。

毫無疑問，一定是警車已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取得了連絡。因此其他警車也一呼百應地加入兜截的行列。

因此前面公路之上，已無其他車輛出現了，一定是警方的一項緊急措施，不准其他車子開入這段公路來，免生意外！

超人正担心荷夫曼等人作垂死的掙扎，那車子已風馳電掣地開出了公路旁邊，掠過路邊的草地，目的是閃避開擺在公路中央的警車。

豈料到如此一來，「轟隆」一聲！車子滑出了路面，直闖進了田野間裏去！

荷夫曼等人所乘坐的房車在田野間打滾！弄得水花四濺，泥漿紛飛！

超人章日明飄然降下於公路一旁，大部份警方人員不知道他的底細，有些看得口呆目瞪，有些則拔槍戒備。只因爲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未見過超人，更不知他是個會飛的人，自然也不會知道他與泰萊警司等高級警官的關係。

當車子停止了在田野間的翻滾之後，就彷彿一切都停頓下來。

荷夫曼等人並未由車子內爬出來，警員們則在嚴密戒備下包圍過去。

超人並沒有主動過去帮手，因爲他幾乎可以想像得到，車內的人都已紛紛傷倒暈去！

一架直升機在頭上出現，隨即在警員的示意下，下降於公路上。

這時候，這一段公路已無其他車輛出現，除了各類型的大小警車之外，就只有一輛載住由隧道出來的人的私家車，在警方允許下開入現場來。

私家車是被警方臨時借用的，因爲一切大小車輛均被截停於公路的山脚下，攻進「再生學會總部」的指揮官，正與其他警方人員，包括那名做內應的女探員在內，押住一名引路的大漢，由隧道出口處直衝下山脚來。

當時所有警車已加入公路上的追捕行列，山脚只留下數名警員將一切來往車輛截停，不准前進！

因此，由隧道追出來的警方人員，惟有徵得一名私家車車主的同意，借用他的

車子。匆匆趕來！

直升機則載來警方高級人員，包括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范克督察。他們都是超人章日明所熟識的人，所以現場上的警方人員，看見他們互相招呼之後，也都鬆了一口氣！

田野間，警方的武裝人員已非常接近那輛失事汽車。由於車中人有槍，所以他們不得不小心提防！

結果爲首一名警長發現車內的人七顛八倒，浴血車廂，這邊警車上的警員，已利用警方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十字車趕到現場來救人。

現場上儘管一片忙亂，超人章日明却急於要從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口中知道阿蘭的下落。但是他們一點也沒有關於阿蘭的消息。

超人章日明於是一聲不响，立刻凌空飛去！泰萊警司想叫住他也來不及了。

然而超人並非飛返市區，而是回頭飛向山頭那邊，那是「再生學會」的總部！

超人原來想起了他父親章心波，於是匆匆飛返「再生學會」總部去。

「再生學會」總部之內，一片混亂。軍警雖然已因爲有內應的關係，而紛紛進入屋內。但是，建築物之內有許多密室和隧道，警方根本無法打開。

在表面上，軍警已經控制大局，拘捕了不少人，他們都是「再生學會」會員以及荷夫曼的手下。但是他們也不知道這建築物之內的秘密。

警方叫被捕的人傳令入內，限令他們出來投降，因爲警方不久之後，就會炸毀這座建築物，但被捕人却不知如何把說話傳入去。

正當警方人員感到束手無策時，超人來了！

警方知道超人曾將一幅牆推倒，然後進入秘密隧道去追捕荷夫曼等人。現在一名高級警官又要求超人重施故技。無奈超人只急於要找他父親，偏偏在所有被捕的人之中，就是不見章心波。由此更可以證明，這兒的確有密室，就只是不知位於何處而已。

超人告訴這裏的警方人員，首領荷夫曼已受傷落網，他必然知道此中秘密。於是警方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叫公路上的警方人員把荷夫曼等人趕快押至現場來。其實當時他們已正在向這裏進發。

十字車雖然到了現場，荷夫曼等人亦已經被抬上車去，但是警方發現他們只是因爲受到震盪而暈倒，並無大碍。所以下令十字車就地爲他們治療。同時駛返現場來！

荷夫曼醒後也明知大勢已去，但是他却堅持「再生學會」不但是國際性的組織，而且也曾在本市合法地註册登記，再加上一班富有人家來頭甚大，他以爲警方總會給回幾分薄面。

但是，泰萊警司告訴他：他們登記時只是一個醫學研究配合了宗教宣傳的會，但後來他們却涉及騙財，而那些雪藏的「冰屍」也處理不當，以至紛紛變壞。

冰屍的目的是：等將來死者有機會復活，這才符合「再生」的宗旨，但是屍體壞了，這機會當然失去，偏偏他們又不通知死者家屬。

至於那些患了絕症的富有人家，他們根本被瞞騙，以爲「再生學會」有辦法令他們「藥到病除」，其實，荷夫曼等人只是針對了他們的弱點，加以利用，從他們的身上榨取財物而已。

現在警方正式警告荷夫曼：除非他澈底與警方合作，否則可能加控多項罪名。

另一方面，被隔離問話的女博士，也承認這兒另有地下密室，但是她却要有條件才肯帶警方下去，超人也認爲女博士是高級負責人之一。於是警方問她要什麼條件。

那女博士是中國人，也是一位醫生，姓童，以前一直住在美國，因爲對醫學研究甚有興趣，所以加入了總部設在加州的「再生學會」。

可能因爲她是華裔，所以總部就派她隨同荷夫曼到這裏來發展「會務」。

憑着他們的心理攻勢，針對一般富有人家的內心恐懼，總算收獲不錯。

原來人類的心理的確十分微妙，當他們生活也成問題時，自然希望有錢，但當他們發達之後，却又担心自己的生命太過短促。

偏偏有些富有人家因爲養尊處優，暴飲暴食，生活放蕩以至弄得周身病痛，這就給「再生學會」的人一個入手的機會。

許多有錢人，事實上未必眞的有病，只是生活不正常加上心理作祟，往往就此無中生有，如今聽到「再生學會」這組織不但「免費」全身檢驗，還有死後雪藏屍體以便將來「復活」。這對那班貪生怕死的有錢人來說，正是求之不得。

就是如此這般，這個以「專爲富有人家服務」作標榜的「再生學會」就輕易招攬到一批富有會員。

這班有錢人可能只是疑心生暗鬼，亦可能眞眞的患上了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絕症。

但無論如何，他們加入了「再生學會」之後，在醫生的指導下，經常參加一些以尋歡作樂爲主的派對，心境頓覺開朗，於是紛紛自動捐獻，令到「再生學會」的聲勢更盛，豈料就在這時候，他們却遇上了一個强而有力的對手，那就是「拜月教」了。

「拜月教」針對「再生學會」的弱點，以「立即見效」作號召，而不寄望於「死後復活」，自然更受人歡迎。所以「再生學會」的人就感到深受威脅，這一場「邪教暗鬥」也就因此而展開。

現在既是鬥到「兩敗俱傷」，女博士感到我欲無言。她黯然對一名高級警司說：「只要你們不把我置於獄中，我可以在法庭上指證荷夫曼的罪行。」

那位高級警司回頭問泰萊警司的意見，泰萊却徵求超人的意見。

超人章日明心不在此，他只急於找尋他父親章心波，因此他向女博士說：「你能及時交出我父親以及其他人，我相信警方在這次事件中，也實在很需要一個熟悉再生學會內情的人作爲控方的證人。」

超人果眞是成熟了許多，他這一番說話不但令在旁的警司們默許，也說服了女博士。她終於帶領各人到地下密室的一個秘密入口處。

那是荷夫曼的臥室，那兒曾被警方翻天覆天的搜過。

現在女博士帶領超人和警方人員入來之後，只見她俯首彎腰，將一塊日本式的睡墊推開，再轉到室內一角去，在一具按鍵式的電話座上，按下了一組密碼。隨即可以聽到一陣「隆隆」然的滑動聲音。

荷夫曼的日式臥室內，立刻現出了一個丁方三呎左右的洞口。

警方人員俯視下去，裏面有光綫透出，一度梯階，直達下層。

超人急不及待，首先竄了下去。

但是泰萊警司却用監視的態度，「陪」着女博士一起，與其他警方人員一齊沿住梯階落去！

下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一間間的房分別就在走廊兩旁。有些房門緊閉，有些則打開了，有些半掩着。

超人情急之下，先後推開過好幾間房間的門，有些裏面有人，有些沒有。

其中一間房陳設得十分華麗，一雙赤裸着的男女正在床上做愛。

一間桌球室之內，數名男子若無其事地正在打着桌球，亦有人在旁下注進行博彩。

看情形，這些人對上面發生一些什麼事，似乎一無所知，也絕不關心似的。

超人正因爲找不到他父親而焦急，女博士過來對他示意道：「令尊患了肝癌，有時脾氣變得十分暴燥，所以我們用一種新奇的方法，替他治療，現在就請你跟我到這邊來。」

走到了走廊的盡頭處，那兒明明只是一幅牆，就像上次超人和女探員所見到的情形一樣，那裏只是一處「窮巷絕路」。

但是，經女博士利用走廊牆邊的按鍵式電話按下了一組號碼後，「隆」然一聲，那幅牆立即後退。

裏面又是另有天地！

超人首先走了進去，但見「陽光」普照，玻璃牆外面，一片翠綠之中，令人置身其間，可見萬花競艶，頓覺心曠神怡，彷彿走進了大自然裏。

泰萊警司等人亦隨尾而來，看見這情景亦難免感到萬二分驚奇。

在各人的感覺裏，這應該是地下密室，亦即在地面水平綫以下，爲什麼會有陽光？外面又怎麼會是「庭院景色」？眞奇怪？

女博士駕輕就熟地走過來，按鈕將一度玻璃門打開，才發覺外面的「陽光」只是人造的，那邊花叢中出現了幾個人影，章心波亦在其中。

超人章日明急不及待地走了過去，因爲玻璃門打開了之後，他也認得那是他的父親章心波。

章心波正與二名女子在一些花卉前面閒聊，一派無憂無慮的樣子，當他看見他的兒子出現在背後時，却呆了一陣。

超人奇怪他爲什麼會若無其事，仍有閒心在此欣賞花卉。

那二名女子年約三十許，態度溫文，樣子嫻淑，她們見了超人也感到驚愕，章心波只從旁介紹道：「他是我兒子。」

超人還來不及招呼各人，警司們已跟隨着女博士過來，章心波本來與女博士有話要說，却因爲警方人員的出現而頓住。

超人終於忍不住問：「爸爸怎麼還不走？上面出了事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

「出了事？」章心波如夢初醒地問：「出了什麼事？警方憑什麼來此搗亂？」

泰萊警司因爲過去和超人、阿蘭合作過，所以也認識章心波，但從未聽他們用這語氣對警方說話，而現在用「搗亂」字眼，則似乎令人大惑不解。

章心波又說：「這是患了絕症的人的天堂，又是一個合法的世界性組織，現在我最低限度已覺得好了許多，這二位女仕的病也有極大進展，警方其實有許多事情等住做，爲什麼好做偏不做，不該做的，反而做了，我眞不明白。」

泰萊警司看在超人的份上，不想開罪他老人家，所以只望望超人。

超人道：「你不該用這態度對警司們說話，爸爸，你可知道『再生學會』只是一個騙人的組織？許多有錢人都已先後上當……」

豈料話猶未完，章心波身邊一個狀若貴婦的中年婦人却道：「誰說他們行騙？我們全是自願的，這裏委實是天堂，瞧吧，這兒又有何不妥？」

說着，她用手作勢，間接介紹了這兒的環境。

泰萊警司等人放眼四望，但見這兒一切光綫均用電力控制，但置身其中，却有如郊外一樣。

這兒約有三層樓那麼高，由上面放射下來的「太陽」實則只是一盞强光的「太陽燈」。室內許多植物，花卉都是塑膠的，間中也夾雜了眞花和一些常綠的室內植物在其中，令人有眞假難分之感。

突然之間，那邊引起一陣哄動，原來女博士已趁住無人注意之際，進了花間小徑去，當警員要追過去時，才發覺她已由暗道逃去，而玻璃門亦已關上。

泰萊警司立刻指揮警員們把玻璃擊破，因爲在這一刹那間，所有人都不難想像得到，女博士可能會把唯一已知的出入口關閉，如此一來，他們就可能被長久囚禁在這地下密室之內。

超人情急之下，已飛離這人工花園，穿過被警員搥破的玻璃門，透過地下走廊，朝住那丁方僅三英呎左右的出口飛去！

豈料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那出入口處的機關門正發出了輕微的「隆」然之聲，那度門正在緩緩地滑動，最後僅露出呎許左右而已。

也是因爲超人會飛，否則一定鞭長莫及。

但是單單會飛亦未必有用，因爲那度門表面上是三合土造成，實則是一塊厚達數寸的鋼板，而且它正由看不見的機械操縱着，正逐漸關閉。

只要那鋼門關上了，這兒就是一個巨大的墳墓。因爲「再生學會」的人可以把鋼門關上，自然亦可以把一切照明設備以及空氣調節系統關閉。結果，這裏面所有的人亦會窒息而死。

因此，超人急急飛至洞口，忙用雙手扳住即將關閉的鋼門。

機械的力量有時實在難以估計，超人

的氣力儘管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亦感到難以抗衡！

因此超人雖然拚盡全力，但那度鋼門却逐分逐寸的，越來越變得狹窄！

超人很害怕！因爲他了解到這一次個人的成敗，足以引致其他人等的安危！

鋼門只留下一呎左右的空間，如果超人爲求個人安全，應該來得及逃出去。

但是，他在這最後關頭，却希望憑住個人的力量，挽救密室中各人的生命，包括他父親在內。

泰萊警司一邊指揮警方人員另尋出路，一邊跑到梯階來。他看見超人正拚盡全身氣力希望推開這度鋼門，也爲之暗暗焦急不已！

但是擺在眼前的却是事實！

那度鋼門已復合至不足一呎的空間。也就等於說：超人氣力儘管十分驚人，却始終鬥不過機械的力量，否則，鋼門的滑動，勢難寸進。

泰萊警司由於過去與超人不祇一次合作，對他比較了解，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感情。他担心超人因此受傷，甚至犧牲。

事實上超人此刻已是拚盡了全身氣力，滿額大汗！因此泰萊警司就勸超人放手，要不然就只有活活被夾死而已！超人這時也感到無可奈何，惟有放手。「隆」然一聲，鋼門關上了。

由荷夫曼那間日式臥室的地板上通到下面密室去的鋼門，是超人他們知道的唯一的出口。因此，當鋼門關閉了之後，所有密室裏的人，包括泰萊警司他們在內，無不大吃一驚！

與泰萊警司一齊進來的一名高級警司，立刻命令身邊一名助手：「快些設法通知外面的弟兄！」

於是那名助手開始利用他身邊的無綫電對講機，企圖與外間通話。

但是，訊號掣一再按動，對講器中全無反應。

「密室處於水平綫之下，密不透風，電波可能無法接收。」泰萊警司立刻吩咐各人趁住燈光還未熄滅之前，設法另找出路。

在他們的估計中，女博士逃出這裏之後，懂得把他們困在密室之內，自然會進一步令到這兒所有的燈光熄滅。

萬一這兒所有的燈光眞的熄滅了，就會變得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

與此同時，空氣調節系統也勢必因爲電流中斷而停止操作。那時各人就惟有活活地一齊窒息而死！這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因此，超人他們立即趁住電流未中斷之前，分頭去找第二個出口的地方。

超人竄回「花園」去！

泰萊警司也尾隨而來。他和超人可能有同一樣的想法，就是：女博士能在眨眼之間失了所在，分明是從「花間樹蔭」下的暗道逃去，未必就是沿住梯階的鋼門逃出。雖然當時根本未有人見到（當然如果有人見到的話，自然就會有人阻止了）。

但是超人和泰萊警司由於過去的合作，有時就連思想也變得逐漸接近，想法自有相同的地方。

於是他們急急在這個別開生面的人工花園之內，到處走動，希望從那些花間樹蔭，以及石凳假山之中，找到一處出路。

超人情急之下，可能用力過度，已先後把不少石椅、石欖、石枱和假山弄毀。

在他的想像中，那些地方下面可能隱藏有秘密地道。

但是，事實上那底下却是三合土的地板！

超人在失望中嘆氣！

他父親却在埋怨他：「日明，你不該令他們生氣。這一次變了害己害人！」

超人道：「但是你不是敎我做人要分清楚是非黑白麼？這個根本已被警方證明是個邪敎組織，你何必對他們存奢望？」

在地下密室之內，警方人員正分頭找尋出路之際，超人雖然被父親埋怨，他也知道這一次自己根本沒有錯。最低限度「再生學會」總部內的秘密，超人就親自揭穿過一次。

那是地下冷藏庫內的「冰屍」。當時超人藉故與女博士造愛，存心打破一口玻璃棺材，發現「冰屍」原是腐屍，根本不可能「復活」。

但有，超人現在却來不及解釋，惟有叫他父親小心保重。然後正想趕住去跟其他警方人員找尋離開這地下密室的出路。

豈料就在這時候，他發覺陪伴着他父親的二個女子正在竊竊私議。超人靈機一觸，就對她們二人說道：「兩位可是來此治病的？」

二名打扮高貴的中年女子，一名年約三十，另一名四十未到，同是風韻猶存的可人兒。根據超人父親章心波的介紹，較年輕的一個叫馮姑娘。半老徐娘那個叫陳太。她們同是患了癌症的。

但是據講最近的一次醫學檢驗，她們的「病情」大有進展云。

於是超人又對她們說：「你們在這裏日子一定不淺，請仔細想想，是否另有出路？」

陳太道：「如果有的話，我早已告訴大家。事實上我也不想死。當我發覺我的絕症好轉後，我只覺得人生充滿了希望和快樂。」

超人想想覺得沒有理由，女博士分明是由人工花園逃去。所以他一邊與各人走進了花間林蔭之內，一邊提示她們：「例如平時突然有人在這些地方出現，但事前你們可能並未發覺。如果有此情形，請二位回憶下，然後告訴我，也許我們還有一綫生機！」

是的，事實上這裏面每一個人都在担心不久之後即將來臨的黑暗世界；屆時不但沒有光綫，也會逐漸因缺乏氧氣而窒息致死！

較年輕的馮姑娘道：「記得有一次，那位白醫生……」她在回憶中走向一棵「樹」的旁邊去。示意着對超人道：「白醫生曾經試過突然之間由這兒出現，當時我正在這兒進行日光浴，他的突如其來，登時把我嚇了一跳。」

超人早已明白這人工花園之內的「陽光」、「樹木」全是人工製造的。於是他伸手到那棵用水泥構成的「大樹」，企圖找出其中秘密來。

忽然之間，他覺得「大樹」的橫枝之

中，有一處可以移動的，於是輕輕扳動了一下，隨即「隆」然一聲，沉聲一响，那邊樹身上立即現出了一個洞。

那是一棵水泥鋼筋結構的人工樹，只是塗上了與眞樹相同的顏色而已。

出現在各人眼前的洞，就有如一個門口那麼大小，可以讓一個人鑽進去。超人大喜過望，立即揚聲高呼，把所有人都叫了過來。

當時各人正在分頭找尋隱蔽着的出路，另一方面又萬二分担心電流會突然中斷，因此每一個人的內心都萬二分害怕與焦急。

現在突然聽到超人一聲召喚，立刻紛紛一湧而至。但是，那出口只有五呎高，呎半闊，僅可容得一個人進出而已。超人爲安全計，一方面用手扶住那扇「門」——用僞裝的「樹皮」製成的「門」，另一方面又叫大家切勿爭先恐後，以免造成混亂！

一名高級警司和泰萊警司在場指揮，各人依次由那出口離去。超人一直在戒備，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機關，担心那扇門突然關上，更担心電流刹那間停頓。

一場驚擾，各人總算離開了那間地下室，回到了地面上。超人則攙扶住他父親，在那二名貴族女人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輛警車。

超人告訴他父親，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又叫警方人員小心照顧他，然後才離開了警車。

超人急於去找泰萊警司，因爲他要知道阿蘭的下落。

泰萊正在指揮現場上的警方人員，把大批「再生學會」的職員與會員押上一輛輛的大卡車。

那位女博士也被公路上的警方人員截住，押回現場。

女博士雖然得到高級警司的口頭答允，讓她做控方證人，但却担心來自美國的「再生學會」會員的暗殺報復。所以就趁住各人一度疏忽之下，由大樹的秘密出口逃了出去。可惜她匆匆逃到公路附近，已被公路上的警員發覺，立即圍捕。

警方人員已控制大局。他們正在「再生學會」的總部之內，展開調查。荷夫曼等首領人物雖然受了傷，警方仍要他協助調查工作。

那些富有的人家，包括男的女的，都在埋怨警方太過份。他們甚至强調這是「私人會所」性質，既然已向政府登記註冊，依例已屬合法。但泰萊警司告訴他們，這是一個非法組織，美國方面的始創人亦已不知下落。「冰屍復活」只是一種欺騙病者的幻想式謊言。理論上儘管可行，實際技術暫時還沒有辦法可以徹底地去實現。因此他們亦應該夢醒了。

超人找到泰萊警司，問及阿蘭的情況。雖然較早時在公路上泰萊曾表示不知阿蘭的下落，但超人却看得出泰萊警司正在說謊。

超人果然沒有猜錯，泰萊警司較早時說不知道阿蘭的下落是假的。因爲他知道超人目前正要專心去協助警方搗毀「再生學會」的總部，不應該讓超人分心，所以也就沒有將實情說出。

但是現在大局已定，泰萊警司覺得也應該向超人交代一下。因此他對超人說：「阿蘭在拜月敎的總部裏受了重傷，目前正躺在醫院裏。」

超人暗吃一驚！他雖然還不知道阿蘭到底是怎麼樣引致重傷的，但看泰萊的表情凝重，就知道事情不妙。因此他立即趕返市區，直往醫院。

阿蘭正躺在病床之上，她的傷勢極重，也一直盼望着超人快些前來探望她。現在也總算望到了。

「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超人撫摸着她那蒼白的臉頰，爲她輕輕地抹去淚珠兒。

阿蘭瞪住超人，哽咽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拜月敎是一個邪敎組織，我落入他們手中之後，他們追我設法找你，但我無法可以找到你。後來我靈機一觸，佯稱可以用電話試一試，其實那個電話却是接到警局裏去的。警方會意，立刻趕來救我。但是，我的詭計却讓拜月敎的人窺破了，於是他們就認眞對付我，把我打得半死！……」

阿蘭泣不成聲！

但是超人已不用她多說，心中亦已明白。

拜月敎既然是個邪敎組織，其中自有不少秘密不想讓警方知道的。但警方在救阿蘭時，却把其中秘密揭破；警方發覺這邪敎並非有什麼起死回生之術，只是擁有一種產自南美洲的山草藥。該種山草藥的製劑，可以在一個人的心臟停頓之後不到十分鐘之內，令死者的心臟再發生正常作用，再次活動起來。

拜月敎又巧妙地利用世人貪生怕死的心理，勸人加入拜月敎。目的自然爲了斂財。假如不是「再生學會」的出現，與他們在利益上有所衝突，他們應該可以按照原定計劃讓「拜月敎」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就像其他宗敎一樣。可惜邪不能勝正，到頭來他們也像再生學會一樣被警方消滅。而眞正的功臣當然就是超人。

但是超人雖然爲人類除了兩大害，現在他却要離開他最心愛的人阿蘭。

阿蘭終於在醫院裏傷重不治！超人僅可在最後數分鐘趕來見見她！

超人從未試過如此傷心，即使在母親逝世時，因爲那時候他年紀還小，還未懂人性。然而現在傷心又有何用？他只有記住阿蘭一句話：「爲人類的正義，繼續戰鬥吧！」

（全文完）

游俠英雄傳

長白派名手天池怪客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面怪客」宗流被「鐵馬神功」史雲程化裝蒙面盜刦走他的金寶，却以飛刀留言着他到甘珠寺去取回被刦之物。宗流金寶被刦，心有不甘，乃依約前去。到達該寺，經輾轉通傳，始獲會見史雲程，但史雲程仍隱瞞姓名，蓋當時史雲程係滿清爪牙頭子，亟須羅致武林高手收爲己用。於是乃力勸宗流爲港清廷命。宗流身入虎穴，只得虛與委蛇。便在該處住下。一日，史雲程外出，宗流即乘機脫逃，豈料走至中途，却被史雲程發覺追到，而該處俱是浮沙，幸好宗流練有「八步趕蟬」輕功，滑行爲飛，史雲程進入浮沙中，却雙足深陷，越陷越深……

「鐵馬神功史雲程」陷在貝爾湖的流沙裏，全身下沉，祇露出半截面孔和一雙手掌，眼看就要給流沙吞沒了。原來這一種流沙在世界各地都有的，多數是在沼澤地帶那裏散佈着，是一種最幼滑的泥漿積成，含有很多水份，浮力很低，就算平日精於游泳的人，遇到了流沙也是無法脫身的。

那時宗流正展起八步趕蟬輕功，在浮泥上逃竄，忽然聽到身後追趕來的大哥沒了聲息，回頭一望，才發覺大哥已失足陷進流沙裏，漸漸下沉。宗流初時還在慶幸已脫開了大哥的魔掌，後來聽到大哥的喊叫聲，隨風聲傳來，帶點悽楚。他回心一想：「這老奸雖然是黑獄的頭子，可是對自己還不錯，如今陷進流沙裏，都爲着追趕自己而起，不如轉回去看看。」當下轉身向流沙地帶滑去，瞬已走近，看到大哥祇露出半截面孔來，一雙求救的眼光看他，含着最後一綫生機的乞憐神態。宗流目光一接，惻忍之心油然生出，暗念：「這流沙別人恐難走近，除了我便沒人救得他。」立刻從行囊裏掏出一根飛索來，腳下繞着流沙滑走，那根繩索從手裏飛出，看準一拋，活結套在大哥的一隻手上。他仍舊滑着圈子把繩子拉緊，大哥的身軀緩緩地浮出，露出半身；宗流更用力牽扯，藉着浮泥的滑動，已把大哥引到了離開流沙地帶的淺水處。

大哥因爲剛才掙扎用力過多，這時勉強的站起來，宗流拿出巾子，澆了湖水，便替大哥把面上和身上的泥汚抹去，扶着他涉水回到小灘上來。這時宗流心裏已是一橫，決定先回到圍城去，有機會時再出走。

過了一會，圍城上已看到他們兩人回來，連忙响起訊號，蘆草叢中掉出了羊皮小筏，載兩人回到灘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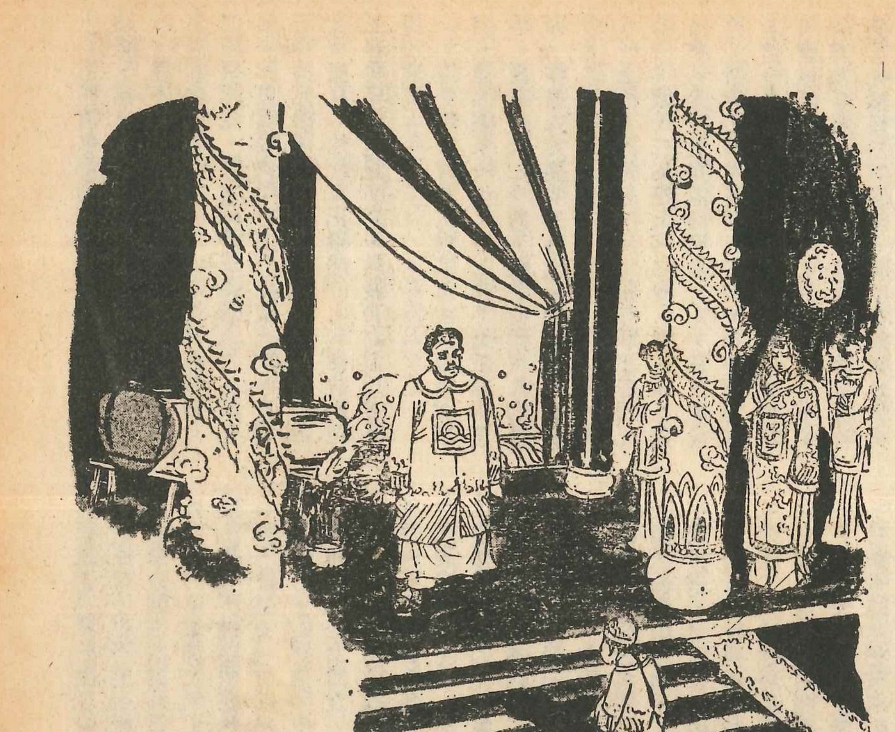
那晚在閣上，大哥對宗流說道：「呼和賢弟，我平生對人絕不會有寬恕兩字的，恐怕你便是第一個。今天我十分感謝你把我的性命救回，但是站在我的職責上來說，我是不能夠把你放出外間去的。現在我就破例兒來幹一次，不過我看你急急要離開，定有別情，同時我也疑惑到你的身份。你如果不向我說實話，便休想離開這裏。」

宗流想了片刻，他自念這次來到黑獄，是大哥招惹他前來的，並不是自己找上門，同時也無心查探黑獄情形，就算把自己身份說出來，諒不妨事。於是宗流便說出他是青海噶叶土司的兒子，以往隨鐵隱禪師在雍和宮住過一時；又把明和札堪布怎樣騙他一筆金子，連累了他的一族的種種經過吐露出來。並道：「大哥，請你念着小弟報仇心切，急於回去小積石山把部落重建，然後找明和札堪布算帳，所以不能夠替大哥效勞，待小弟手刃仇人之後，那時再到來供大哥的驅使。」史雲程聽了，審度宗流說的，都是實話，因爲他對昔年青海移民的事件也有所聞，同時他的任務，祇不過負責查出反叛朝廷的人，拿來秘密處決或監禁。噶叶部落從前已經服從了朝廷的遷徙命令；現在宗流要報復的，不過是一個青海番僧，和朝裏沒有什麼關係。當下祇得做個人情，向宗流說道：「噶叶兒，你要回去報却父仇，我放你回去也得，但你須答應我三件事，才能夠離開這裏。」宗流忙道：「大哥只管說，如果小弟做得到的，定必遵守。」史雲程見他答應了，便道：「噶叶兒，你須記着。第一是你離開這裏之後，絕不能夠把這裏的情形和同我的關係對任何人說出，第二，你回去報仇之後，便要立即回來；第三，便是在你回來見我之前，永遠不能夠到來關外，就是長城以外，也一步不許踏進來。倘若你不遵守的話，我隨時都有力量取你性命的，你能夠切實做到嗎？」這時宗

流爲着要早日離開這個鬼地，便滿口應承。史雲程才感滿意。他把那袋金寶給回宗流，又隨手在櫃裏取一些貴重的珠石和一箱金子，送給宗流。宗流推辭不過，便收下來。

第二天，大哥送他出了圍城子，又給他一柄短劍，說道：「噶叶賢弟，你在路途上，如果遇到了官府給你麻煩，你可拿出這短劍來，便會沒事。」宗流拜謝了一番，灘上早已泊着羊皮筏，又備有兩匹大馬。宗流渡過貝爾湖，揮鞭向南飛跑。今回他眞是歸心似箭，行囊都由一匹馬馱着跟隨，果然沿途關口守卒，見他帶着了許多黃金珍寶，都截着盤問，幸他一拿出大哥給他那口短劍來，那些官軍見了都不敢留難，不日便安然抵達青海。

關於宗流回到小積石山，怎樣拿出金寶來重建噶叶部落，後來便當了土司，本書前兩回都已敍過了。宗流知道大哥的手段毒辣，所以建成了新部落後，仍不敢長期留在青海，恐防大哥轉變了意思，派人將他陷害，所以便扮作一個賣藥郎中，在咸陽古道上來往，藉此打探明和札堪布大喇嘛的消息。就在那個時期，他遇到了王春明。以後一直到麥積山和明和札堪布番僧決鬥，收王春明作弟子，本書都一一說過了，現在不過補敍他從前怎樣遇到史雲程的事蹟。



王高遺體竟站着不倒，後來孝莊便叫順治跪下來。

宗流自從前番來到滄洲打發王春明回五台後，他惦念着北京的燒羊肉窩風味；因他是回教徒，往日在雍和宮時便常常跑到外間吃烤羊肉。到過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有幾家吃羊肉的老舖風味特別好，客人可以蹲着爐前自己動手燒，爐上的鐵格子積滿了牛羊肉膏油的漬，聽說有這些東西積上了才沒鐵銹味。客人面前放着一碗醬油，羊肉烤熟了，蘸上什錦醬油，放到口裏，眞是別有風味。宗流向來懶散慣了，到了北京，便天天在街上閒逛。

有一天，他剛蹲着店前烤着羊肉吃，瞥見門前走過一人，面孔很熟。那人穿了玄狐外褂，團龍織錦的貂皮袲，是個達官貴人裝扮。宗流猛醒起那人就是他的結義兄弟大哥，不過穿着得和從前不同，所以一時記不起。他忽忽會過了帳，跟在後面，大哥轉過一條胡同，進入一家酒樓的廂房去了。宗流那時只披上一身平民慣穿的黑羔子，束了腰，頭頂戴了風帽。他把護耳放下來，掩住面部，防大哥認得他，跟着走進那酒館去，剛巧隣廂沒人，他便泡了茶，躺下來詐作等朋友。

他聽出隣房有幾個人，其中一個是大哥的口音，只聽他道：「如果班加這野種沒本事探出來，我便把王家小子弄到獄裏，看他肯不肯拿出那塊玉石。」座中又有一人說道：「總爺上次把那老賊禿幹掉了，也搜不到。」大哥哼了一聲才道：「這也是班加那厮報錯了眼綫，如今一不做，二不休，我回去索性把他也關起來，再上白鹿苑去和姓王的小子算帳。」宗流聽了這幾句話，知道關係着他的徒兒王春明兄弟身上。他初時祇知道關外三英想找王春明晦氣便了，所以打發王春明回去，助他的弟弟一臂，如今見事情牽涉到大哥方面，這事非同小可。凡是做人師傅的對徒兒都有着痛愛的心理，尤其是武林中人。宗流於是立刻離開了酒樓，趕着往五台山去，要見王春明一面。

當他抵達五台山白鹿苑禪林時，邯曇和尚說王春明兄弟都去了江南遊玩，說不定要三幾個月才回來。宗流也不便把身份說出，他再跑到縣城裏王家莊探訪，莊丁也是同樣的回報，不由得起了疑心。

宗流祇得跑到關外一行，從往日綠林朋友口裏探聽，知道幾天前「朝陽飛刀手洪成棟」道經這裏，帶着兩個後生小子向索倫去了。宗流料到事情鬧大了，他便往訪當地有名的黑山八俊之一——這個退隱的老英雄，從前也是孟英的結義兄弟。他對宗流說出：「孟氏兄妹最近已猜到了暗設黑獄的是鐵馬神功史雲程，目前三英正計劃着前往刦獄把行屍救出。洪成棟往日跟隨過天池怪俠，所以還依稀記得黑獄的所在地點。不過孟氏兄妹顧慮到不是史雲程的敵手，這次決意賺出太極王家兄弟來相助。」

這些消息傳到宗流的耳裏，他才如夢初覺，原來那大哥就是「鐵馬神功史雲程」，怪不得功夫在自己之上。如果王春明兄弟和史雲程交手，那就無異以卵擊石，他想到此處，誤會關外三英想犧牲王家兄弟去和史雲程決鬥，他們坐觀成敗，否則王春明兄弟怎麼會跑到貝爾湖去，豈不是投身虎口。他是有正義感的人，便決意把王春明兄弟追趕回來，然後再向孟氏三英提出質問。

這便是宗流冒險跟踪前往貝爾湖的原因。他因遲來一步，道上趕不上王春明兄弟。後來終於在小灘上救了他們三人的性命。作書人爲要省去覆述時間，也不暇細表。

上面一段倒敍，便是宗流和王春明兄弟作了孟氏三英座上客之後，把往事吐露出來。孟剛孟強孟嫦兄妹三人，和王家兄弟，這時才知道黃面怪客宗流和史雲程有過這一段關係。王春明便道：「怎麼往常沒聽見師傅提及，我跟了師傅多年，也是今天才得知。」宗流應道：「我因當日答應過史雲程三個條件，所以自離開他後，無時不忖忖於心，時刻防着他會和我爲難，更不敢踏進關外半步。從前我要帶着你遠到綿嶺高峯，才把武藝傳授，也無非要避免史雲程的注視。就是今次到關外來，完全是爲着你們兄弟的安全而起，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險相隨，暗地裏將你們保護。」春明見師傅道出了心事，一時感激到淌下淚來，立刻跪在宗流面前說道：「徒兒這番若非師傅跟隨相救，我們恐怕已作了史雲程獄裏的鬼物了。」宗流把他拉起來，說道：「我一生祇得你一個門徒，就是丟了性命，也不能坐視你進入虎口。」王崇明在旁聽宗流說到這裏，猛然想起在獄裏看到師弟班加也成了行屍，當下一時感動，也滴下幾點眼淚。洪成棟知道崇明的心事，便道：「少舵主，你師弟班加是自食其報的，誰要他和史雲程拉上關係，這無異和猛虎交上朋友。」宗流聽了也道：「現在急也沒用，我們且商量十面埋伏的進行。至於令師弟班加，我在京裏時無意中聽到史雲程說出，決定要把他收拾，第二步便會找你們兄弟算帳。現在你兩人離開了五台，班加代替了你兩人遭殃，也算得不幸中之幸呢。」

這一晚，孟氏三英在寨裏設宴替宗流等洗塵，席間，大家計議怎樣才能够請到天池怪俠出山相助。王崇明道：「洪老丈不是說過，只要求靜因老尼前來，便有方法令到天池怪俠參加我們的行動嗎？」崇流應道：「這雖然是一個竅門，可是天池和史雲程兩人間的關係，我們還須研究一下，看看天池有沒有除去這巨奸的決心。」王春明聽得有點不耐煩，便問道：「師傅上日也說過，天池和史雲程有着不尋常的關係，現在可否說出一點來，待我們知個究竟。」宗流望了洪成棟一眼，才答春明道：「我雖然一向料不到掌黑獄的就是史雲程，但我以前在鐵隱禪師那裏，也聽到史雲程和天池怪俠原是同母異父兄弟，這點或者洪老丈比我更清楚，因爲老丈跟天池怪俠日久，定會知道，現在大家不是外人，不妨說出。」

洪成棟見宗流一語道出，料宗流已晚得了天池怪俠的隱秘，他也不再遮瞞，便把天池怪俠的事蹟細述出來。以下便是洪成棟所說的故事，這裏一筆分開，又要下回才復聯繫回來，請看官耐心一等。

話說昔日滿洲遼寧地面，東北部和高麗國接壤之處，那裏正是長白山脈的發源。長白山嶺上，有一個高山湖泊，名叫「天池」，每到春初積雪溶解，雪水流注天池，從幾處瀑布瀉下山澗，滙合成了一條河流，那便是有名的松花江水的正源。

天池的風景幽美，池畔長着奇花異草，松柏森森，可是因爲處在高山嶺上，長年積雪，寒氣凜冽，除了一些獵戶和每年結隊入山採參的人外，就很少人跡。那年正是滿清開國未幾，太宗皇帝幾次和明朝打仗，長白山上來一個漢子，獨個兒在天池岸邊結廬居住。這漢子年紀祇有四十開外，沒人曉得他的來歷。一次剛巧有幾個採參人給兩頭金錢豹子追着來噬，正當千鈞一髮的時候，忽然樹上打來兩枚石子，把金錢豹子的眼睛打中了。那豹子痛得在地上滾，那時樹上便跳下一個人來，手裏拿着一根鐵棒。他的擧動敏捷得像個猿猴，一下子躍到金錢豹側邊，兩頭豹子的腦袋立刻裂開了。那些採參客自然感謝那人救了他們的性命，但這個嶺上奇人，卻不肯把姓名道出，也不受他們的酬謝。採參人落山到了塔甸地方，傳說出來，山下居民都知道天池有個俠士。從此住在長白嶺下的獵人，常常在山上見到這個怪客，有些求他傳授武技的，那人都推說沒懂得什麼好武藝，那些獵戶也就不再去麻煩他。

這個中年人來頭眞不小，他本來是漢族人，原籍山東，名叫王略，自小在滿洲吉林長大。那時伊蘭三姓地方——是滿清愛新覺羅氏族的發祥地，住着一個隱士，有絕頂的武術功夫，是當時長白山派的代表人物。清太祖努兒哈赤還未立國前，他的父親塔克世就遣他到隱士那裏學武技，努兒哈赤學的是騎射擊劍，行兵佈陣的馬上功夫，因爲天生神力，有拔山氣概，後來做了大清開國皇帝。且說努兒哈赤離開隱士之後，王略也來到三姓地方拜上隱士門下，專學長白派拳技功夫，不過王略習的是內家武術，和一般獨特的暗器手法，和努兒哈赤所學的功夫不同。努兒哈赤十年後創基立業起來，恐怕那隱士再教出一個像他那樣本領的人，將來便會和他爭天下，於是把隱士召入宮來暗中毒殺了，又知道隱士還教了一個姓王的門徒，說不定會替師傅報仇，立刻偵騎四出，要把王略拿來殺掉，免得留下禍根，因此王略便走到高麗邊境的長白山嶺上，在天池遁跡。

如今又說到山東芝罘地方，有一隊人參莊僱請的採參人，領隊的姓王名高，生得身長七尺，相貌魁梧，況且天生神力，能開硬弩，學得一手好武藝！王高年紀廿八歲，還是個獨身漢子。那年他又領隊出發採參，剛巧吉林地面野參失收，王高便深入到「伯都納」。所謂無巧不成書，這天恰是孝莊皇后出獵，這一代艷后，就是後來下嫁攝政王多爾袞的順治皇的母親，眞說得容華絕代，遍體生香。那時林裏竄出一羣野鹿，像風馳電掣一般，越過王后面前。孝莊后停驂發箭，一連三矢，都沒有射中。王高在山坡上，見幾頭大鹿如同

奔驥一般走過身前，一時技癢，他拉出小弩來，連環發矢，只聽颼颼風聲，幾頭巨鹿都帶箭倒下。孝莊后立刻着隨從護衛把王高帶到馬前，見他雄糾糾地站着，英朗風爽，心裏偷偷歡喜。她約略問過王高的姓名籍貫，便帶返宮裏充作輦前侍衛，此後的事，也不問而知，總之，孝莊后寸步也要王高跟隨侍候，王高也夢想不到會有今天。

第二年，孝莊皇后生了世祖，那便是後來入主中原的順治皇帝。順治出生便有龍行虎步的姿勢，七歲能扛起五十斤的巨鼎。太祖皇帝努兒哈赤漸漸曉得這個孩子的血統來歷不明，裏面一定大有文章。後來便假意賞給王高榮歸故里，未出關便派人暗中把王高殺斃，並命令手下把屍首帶回來作憑證。那料王高屍體運到宮裏，入棺時忽然站起來，怎樣也沒法把它推倒。後來還是孝莊皇后省悟，她立刻叫順治到來，着他穿了孝服，跪在王高身前拜了兩拜，才倒下來。後來清室每年在關外祭祖，定要先祭王高。所以當時俗諺有：「先祭王高，後祭王陵」的傳說。至今長白山上，也有王高的墳墓，石碑還矗立着。

自從王高被害，清宮裏跟着有一個滿州宮女失踪。那宮女名叫小月兒，也有幾分姿色，是當初努兒哈赤征服「呼瑪」時擄回來的鄂倫春族女子。這個「呼瑪女孩」思念家鄉，早就厭倦宮裏的生活，她一見了王高，便深深地愛上了。王高見小月兒一片眞情，也受到了感動，兩人日久偷偷地戀着。及至王高被害，小月兒已懷了身孕，她知道如果一旦事情敗露，定會受到處刑，因此携了細軟，化裝成一個平民逃走。

小月兒一路餐風露宿，回到齊齊哈爾的北方呼瑪部落去。那呼瑪地方，是在外興安嶺北部，崇山環抱，附近全是原始森林。那部落的民族叫「鄂倫春人」，是一種還未十分開化的土人。男女祇穿上了獸皮，沒有房屋，他們日常生活的就是射獵，終日和猛獸毒蛇搏鬥。鄂倫春人不論男女都有一匹馬，衣服傢具也馱在馬上，白天在森林裏獵取野獸，常常一日走百多里，三幾天才回轉原地來；夜裏就張開了帳幕，男男女女宿在一起，有時在樹上臨時架了梯子，在枝幹上建起簡單的宿處。他們時常結隊出獵，同族之間和平友愛，沒有像別個部落那樣自相仇殺。也沒有弱肉強食的風氣。所以鄂倫春人所對付的敵人，只是森林裏的猛獸便了。那個民族的團結互助是他們部落裏的不成文法律，還有一點很有人情味的，便是婦人產下了嬰孩，她們日間要同男子一樣地四處覓食，把嬰孩餵飽之後，便高高地吊在樹上；那嬰孩的父母往往離開了幾天才回來，但嬰孩決不會餓斃的，因爲有族人經過時，一見了樹上的孩子，婦人定必停下來把孩子餵飽了才走，這差不多已成了習慣，沒有一個女人看到了會不顧而去的。

滿州人自從把呼瑪人擊敗後，沒法留置官吏，因此鄂倫春族仍不受到滿清的統治。小月兒逃到呼瑪，她是本處出生，自然懂得土語，便隨着一隊隊獵人過着原來的生活，不久她生下了一個男孩。那時清廷雖然要把她追捕，但沒人敢進入呼瑪森林去。小月兒依着族裏的規矩，丈夫死了便要再嫁。於是和一個族裏的男子結了婚，一年後又再產下一個孩子。她爲紀念王高，把大孩子的名字叫「伊勒」，仍用回王姓，叫起來便是「伊勒王」，那個次子改名「布勒」，跟現在丈夫的姓，姓名合起來便是「布勒史」。小月兒照常一早便策馬隨了大隊出獵，把伊勒和布勒掛在樹上。俗語有說「天有不測風雲」，那年天氣熱得厲害，半空裏劈了一聲旱雷，電火擊下，森林着了大火，這樣便把小月兒那一隊人馬困在叢林裏，活活的燒死。

附近鄂倫春人爲了忙着救火，樹上孩子也顧不了，那兩個小生命在樹上整整啼哭了半天。這次林裏起火，連野獸都趕了出來，便有一羣餓狼圍在樹下，望着孩子嘷嘷的叫，不停的撲上樹去，愈聚愈多。有些在樹幹底下亂抓，有些騎上了背想扒登樹幹去，眞是危機四伏，可是那兩個小生命那裏知道危險，愈是啼得厲害。

林外有一騎人馬，初時看到了森林起火，遠遠地跑過來。那人是個中年漢子，身軀結實，一身武士打扮。他走近了樹林，便聽到孩子的哭聲，一望樹下還聚着一羣餓狼，心裏也暗暗着急。他立刻下馬來，在地面拾了一把石子，向狼羣擲去。說也奇怪，那石片像有眼睛一般，片片打在野狼的腦袋上，一隻隻都給貫穿頭顱，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那漢子舒了一口氣，從馬上一縱身子，把吊着的兩個孩子都解下來，看看那兩個小東西，生得頭大如斗，方面大耳，相貌不俗。他從行囊裏取出酥酪來，糊在孩子的口裏，暫時止着了啼哭，他便把馬拴好，坐着等候。

不久便有一隊鄂倫春人救火回來，見那漢子把兩個孩子抱着，地上又倒滿了狼骸，立刻想到是什麼一回事。他們向漢子拜謝了一番，便說出那兩孩子的父母和親人都已葬身大火裏，現時孩子已成了無父母的孤兒。那漢子便想把孩子交回，但他們族人經過了一番商量，都因大家要天天出外覓食，沒法子再把孩子收養。那漢子一時生出惻忍之心，也見兩個孩子長得十分可愛，便從那些鄂倫春人口裏問過了孩子的姓名和他們父母的歷史，知道了他們的生母是個有來歷的人，而那個大的孩子便是王高的血裔。原來這個漢子便是長白山天池上遁跡的王略，這次他來到呼瑪地方，也因爲清太祖幾次派遣能人到天池去窺伺，他知道整個滿州地面，祇有呼瑪鄂倫春部落那個地方，是清朝勢力進不到的，可以避匿一時。這時恰巧見到孩子是同鄉同姓，便有心收養做個義子。從那時起，王略便拿出了銀子，在森林裏蓋了一所木屋，又請得一個女人來照料兩個孩子，這樣又過了幾年。

有一年，呼瑪的森林裏，一晚失去了十個多孩子，都是四五歲大的，年紀小的，大的都沒有失掉。王略那晚因爲去了別處，回來時察看了地上留下的足跡，知道是來過了幾個武術高手，他對隣近的鄂倫春人說了，都猜測是清廷皇帝派人前來刦去的，大概要尋出小月兒的親兒子。王略想了好幾天，最後他便到峨嵋山去見他的師叔。原來王略的師叔就是那武林裏數一數二的龍虎派傑出人物，名叫昇宵道人。

這道人當時名震武林，後來洪承疇等幾個明朝降臣都曾請過他出來教練邊營軍士，但道人始終沒有答應，王略到了峨嵋山，把經過說出，昇宵道人立刻同他趕到關外來，在新京奉天住下探聽消息。

且說那十幾個小孩的失踪，果然是清太祖派人盜去的。這個新朝皇帝陰險嫉忌，手段毒辣，所以後來清兵入關，未登極便死去。他把孩子囚禁起來，要想出一個辦法來證明那個是王高的血裔。後來有個巫師獻計，說如果把王高的棺開了，拿孩子的血滴在骸骨上面，倘若血液和骸骨沾上的便是骨肉，設若血液流過骸骨，一點都不沾上的，那個便非王高後裔。本來太祖把全數孩子殺斃，便可一了百了，無奈這事已給孝莊皇后知道，她宣揚到一班朝臣耳裏，羣臣都勸諫太祖不可把呼瑪人激出叛變，恐防他們投到俄羅斯的懷抱去，因此太祖還有一點顧慮。

有一天晚上，長白山一個墳墓面前，出現了兩條黑影，那墳便是王高的墓地，碑石附上題了「大清國護駕將軍王高之墓」幾個字。那兩個黑影偷偷地從側邊掘下，幹了一刻，刨成了一個坑，然後合力把棺木撬開，看到了王高屍體還未腐化，面部浮腫，生出白毛，月影四射，很是駭人。他們幸而都是有求而來，便向王高屍體禱告道：「我王略現在到來盜屍，要救你的親骨肉，老哥如有靈，不要作祟。」說了便把屍體抱起來，放在地上，昇宵道人立即把携來的布包解開，拿出一副人骸來，王略又將王高未化的衣服解下，裹着帶來的骸骨，依舊把棺木釘上，然後再行埋葬在墳裏。看看已經收拾妥當，才把王高的屍體移到別處去掩葬過了，兩人便走下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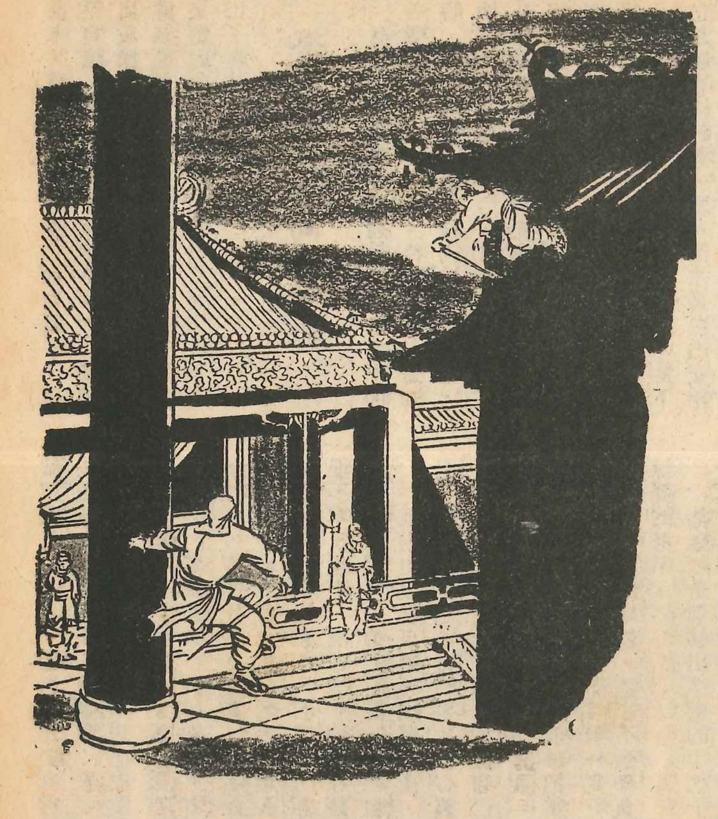
當清太祖派人把王高的遺骸發掘時，已是在王略等盜屍之後，王高的骸骨運回宮裏把十幾個孩子的血滴到骸骨上去，沒有一個的血是沾上的，太祖心裏好不懷疑。孝莊皇后這時立刻下令把孩子送回去呼瑪交還鄂倫春人，太祖沒法，只有吩咐照辦。過了半月，那兩個孩子，伊勒和布勒，又回到王略的懷抱去。

那時昇宵道人也來到呼瑪，王略來請求師叔，把那小的孩子帶回峨嵋山去撫養。王略不久也離開了呼瑪，携同伊勒返回天池。昇宵道人見布勒生得十分聰明，也頗喜歡，便給布勒改個名字叫史雲程，仍用回原來姓氏，從此史雲程便跟着昇宵道人習武技，一直到長大爲止，都未曾離開過峨嵋山。

王略帶伊勒回天池，也替孩子起了一個名字叫王雲龍。王略原是長白山派武術的繼承人，有很好的輕身功夫，還有一手暗器絕技，王雲龍苦學了十八歲，本領已青出於藍。他時時問王略他弟弟的消息，王略便道：「你弟弟史雲程，在四川南部峨嵋山上學技，離這裏七八千里，你又未出過門，不容易去得，待再過幾年，你弟便會前來和你見面了，現在還是安心練好你的武技罷。」王雲龍聽了應道：「師傅吩咐，弟子自當依從，可是自幼和弟弟分別，連他相貌都記不起了，將來就算見面，恐怕也不認識呢。」王略道：「傻孩子，認不出有什麼關係，橫豎你弟在我師叔昇宵道人那裏，聽說武功習得很是上手，我師叔平生創出的一手『行龍臥虎拳』，他平生不輕易授人的，也不容易學得，這次都已經給你弟學到了，須知我師叔是峨嵋派的領袖人物，現時內家拳宗最厲害的行龍臥虎的兩派功夫，武林裏沒有幾個人能够學到，如果全學上了，內家拳便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世間難有敵手。昇宵師叔還有一種絕技，便是『穿雲掌法』，暗藏着打穴拂穴的隱勁，你弟弟當然也學到了。」王雲龍聽說，少年人心裏多少有爭强好勝心理，問道：「師傅，那麼將來我恐怕不是弟弟的對手了，師傅怎麼當初不教我跟師叔祖呢，好教弟子多學一些什麼行龍臥虎拳技？」王略拍着雲龍的肩膊，笑笑道：「孩子不要多心，須知我們長白山派的功夫，講究的是輕身運氣，吐納換形，有多少近於道家的練形脫體的吐納功夫，將來可以延長壽命；至於拳技方面，注重的是跳縱閃躲，避開攻擊，出手靈活，不給敵人黏上，這樣便有機會看到人家的破綻，伺隙出擊。此外便是劍法獨特，暗器準繩，這幾種功夫全是俠士本領，就是高來高去的輕身縱竄也是我們長白山派擅長的，別派功夫難比得上。如果你苦心練去，將來武技決不在你弟之下。」王雲龍聽師傅將兩派的功夫分析得很清楚，心裏才轉過喜歡，同時也加强了他對長白山派武術的信心，從此天天繼續苦練下去，後來便成爲長白山派武術的衣鉢繼承人。

轉瞬又過了三年，那時王雲龍已是二十一歲，他到天池來習技，前後十六年，王略爲要造就一個長白派武術的傳人，對王雲龍耗盡了一生心力，他這樣潛身天池，也是避免清主的魔手。那時洪承疇已向滿清投降，清太祖和明軍長期交鋒，不久便中箭受傷，一病不起，順治承繼了大統，這就是後來的清世祖。他雖然登上了大統，朝政盡由攝政王多爾袞主理，孝莊皇后已成太后。這一代尤物，原名「博爾濟吉」氏，雖則是三十年華，但由於保養得宜，看去還像個二十歲的少婦，她生得雪膚花貌，遍體生酥有異香暗暗傳出。那時多爾袞不過三十，恃着他統兵入關，擊走李自成，把明朝天下奪得，正是功高望重，掌握了朝政，所未滿足的，就是未有天姿絕色，充作下陳。原來多爾袞早對他的嫂嫂太后圖思染指，以弟承兄，後來由范文程奏請，皇太后下嫁攝政王，羣臣上表，宣示天下。順治皇權不操於己，只得下召說道：「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我雖貴爲天子，日見太后愁煩鬱抑，能養體而不能養志，怎樣可以做天下人民提倡孝道的表率。皇叔攝政皇今方鰥居，功勳蓋世，太后紆尊下嫁，也是我仰體慈懷的一點孝思。……」這一篇詔文，就留下了清朝一代汚點，傳爲笑柄。

閒話休提，且說峨嵋山昇宵道人，自從把史程雲帶到四川，在山上紫雲觀裏苦心練就這個聰明孩子的武技，把一切武技基本功夫都教授了，他看到史雲程的根基不錯，似乎是天生來習武的，無論什麼困難的武技，那孩子一學便上手，因此心裏喜歡不過，愈是悉心傳敎。十幾年之間，史雲程的功夫進步得很速，有一天昇宵道人把他帶到一處松林，說：「雲程，我現


寢宮外守衛森嚴，兩條人影迅速的竄下來。

在和你各施一手穿雲掌，大家離開地點放出，且看誰的內勁透得遠。」說了，兩人脫了外衣，走進松林裏，各找一塊松樹濃蔭，展開了行龍臥虎拳勢。兩個人的拳風把松林震動，那松林就沙沙發出響聲。當他們兩人拳勢施到緊密之處，松林就像大風吹過一般，起了一片松濤，聽來就像置身驚濤駭浪裏。

兩人把拳法施到最後一手，就是穿雲掌勢，大家都運用全身內勁，向一株大松樹幹上一按，才把拳收下來。昇宵道人走過來看他徒兒的功夫，只見那一棵四個人合抱不來的松樹，一記掌印留下。道人拿起短劍來，跟着掌印輕輕挑去，那掌印透進去的樹幹都枯了，盡變成了木屑，紛紛墜下。道人一直撥成一個深穴，把竹枝插進一量，足有兩尺來深；昇宵道人也吐出舌來。跟着史雲程也走過去看他師傅的掌印，效師傅的做法，拿劍挑開看去，那知樹穴的深度，還沒他的那麼深。昇宵道人便道：「雲程，你的根基比我好，而且你的年紀比我輕，所以勁力超在我之上，今後你可橫行大江南北，再難找出一個內功比你强的人了。」

史雲程也感到了滿足，過了些時，昇宵道人便打發他下山，又把一柄峨嵋派傳下的寶劍給他，並道：「這一柄青鋒劍，在我們峨嵋派裏已經五傳，但你須記着，一個衣鉢繼承的人定要遵守歷代師訓；第一是行俠仗義，不得貪圖富貴利祿，做朝裏的將相官史。這是恐怕給富貴薰心，忘了出處，第二是永遠扶助大漢子孫，不許給異族效力。須知我們開山祖師，就是大宋皇帝的血裔，這訓條不要遺忘……」昇宵道人把一條一條的歷代師訓說給史雲程緊記，叮囑一番，然後着他早些睡覺，明早好下山，登程。

那晚昇宵道人在雲床上打坐，忽然室門推開，一個人掩進來，看見正是史雲程。只見他的兩目有點異光，沒有平時那麼恭謹。昇宵道人便問道：「雲程，你來幹什麼？」史雲程這才俯首跪下來說道：「弟子有一事久繞心頭，現在就要離開師傅，故乘夜前來請師傅言明則個。」道人心裏暗暗打着凸兀，猜中了九分，便作成詫異的口氣問道：「雲程，你要我說的什麼？難道我這十年來的武技傳給你，還有隱藏？」雲程答道：「不是這些，弟子曉得師傅已把全部武術教給我了。弟子想要知個清清楚楚的，便是弟子本身的來歷。」昇宵道人初時還想不說出來，後來看見雲程雙目漸漸露出了兇光，又見他腰裏帶着日間給他的那柄寶劍。正是知人口面不知心，這時悔悟已遲，心想如果不把眞相告他，恐怕會演出一幕逼刦師尊的活劇，當下微微嘆了一口氣，便道：「雲程，你既然起了懷疑，我就索性告訴你罷。不過，你要答應我，就算你知道了自己的來歷，也要念着我這十幾年來教養你的心血，不要把歷代師訓忘記了，才是我峨嵋派的好弟子。」道人說了，見史雲程已點頭答允，便把當初怎樣到長白山盜取王高遺骸，把清宮刦去孩子救出，後來到呼瑪怎樣把他收養，從頭說了一遍。怎知史雲程還沒有滿足，又緊緊追問他親生父母的姓名。昇宵道人只得把王略從鄂倫春獵人口裏打聽到的，都告訴他。並道：「雲程，你的原名叫布勒，父親姓史，但你和天池上的王雲龍，是一母所生。你哥哥的生父王高，就是死在魔王的手裏，所以我着你下山先到長白山上，見你兄長一面，同時也拜見你師兄王略，他是我的師姪來呢。」史雲程聽了，低下頭來久久不語，一會自言自語的說道：「奇啊！原來當今順治皇帝，算起來竟和我們兄弟的血統相同：當初我母親小月兒私戀王高，生了哥哥，但王高未戀我母時便已和孝莊皇后有了私情，產下太子，他就是承繼大統的順治皇帝了。後來王高被害，我母退出清宮，回到呼瑪，又和姓史的生下我來。那麼，我們兄弟是同父異母所出，但我哥哥和當今皇帝是同父異母兄弟，三個人說起來都是骨肉，我豈不也是天璜血裔嗎？」昇宵道人微微聽到了他的說話，心裏不禁生氣起來，喝道：「雲程，你不要這樣想！須知那個努兒哈赤魔王，多年前就要把你們兄弟尋出來剁掉了，如果沒有我和你的師兄王略把你們兄弟兩人救出，這時恐怕早已沒有了性命，你還想藉着一些血統關係，來求取功名富貴嗎？你若是這樣忘了師訓，將來武林人也不會饒你的！」史雲程見師傅動怒，也就不敢多說。第二朝，他一早收拾起行，連師傅也不叩辭，便悄悄地趕下山。及至昇宵道人知道時，一時氣得淌下

眼淚來，嘆道：「我一生心血白耗了，這還不打緊，最怕這狠心狗肺的東西將來會幹出敗壞我們峨嵋派聲名的醜事來，那時我就無面目見武林朋友了。」昇宵道人後來果然因此鬱鬱不樂，長日憂愁史雲程會幹出了無法無天的事。

金馬山上鐵馬挫雙雄

話說史雲程第二朝連昇宵道人也不叩辭，便靜靜地下山去了。待到昇宵老道知道時，便後悔把平生絕技盡地傳授給他，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往昔管寧割席，也是見微知著。現在看史雲程的舉動，將來定會違背峨嵋派歷代師訓的。老道想起當初曾叮囑史雲程下山後，便要往長白山訪晤他的哥哥王雲龍，這時祇有希望他還有一點骨肉之情，會前赴天池一趟。當下便立刻修了一封書，派人帶往長白山交給師姪王略，囑他見到史雲程時，務須設法勸導，免這初出茅廬的孩子給富貴利祿薰了心，他日成爲武林中的敗類。

往日交通不像今時的發達，從川南傳一封信到關外，動輒要幾個月，因此昇宵道人的信遞到王略手裏時，王雲龍已經急不及待，起程往四川峨嵋山會他的弟弟去了。原來王略和昇宵道人早就約定了日期，給王雲龍兄弟兩人敍晤的。那知史雲程離開峨嵋山後並沒有到關外，王略見他超過了約定日期還沒來到，才遣門徒王雲龍起程赴川。

王雲龍生性敦厚，作事很有忍耐，他在路上走了個多月，才抵峨嵋山，叩見了師叔祖昇宵道人。老道曉得史雲程沒有去到天池，心裏又多一重憂慮；又見王雲龍懷着一番熱望到來，便不想把史雲程變志的事說出。因爲那時史雲程還沒有作出什麼壞事，或者這次不辭而別是另有別情，所以便沒有對王龍雲道破，祇說是自己派他先到各地去會見武林名手，增長一點見識便了。王雲龍聽了，自然十分相信，他恨不早日趕來，現在惟有隨處探聽消息，希望早些獲得弟弟的行踪，趕往會面。

且說史雲程自離開峨嵋山後，並沒有把前往天池見他哥哥的事放在心裏，他終日惦念着的，便是怎樣來測驗自己的武藝功夫，究竟是否眞的如師傅所說「武林中難有敵手」。他認爲如果能够把當時最有名的高手挫敗，便可以名噪一時，奠定了將來武林裏的地位，這才不致辜負十年來練就的身手。

他雖然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但城府很深，而且敢作敢爲。他決定了怎樣做之後，便向着川邊的大涼山走，取道到雲南昆明去。原來史雲程存心叵測，他知道自己將來定會違背歷代師訓，那時首先起來和他作對的，就是峨嵋派武術中人；他在峨嵋山跟了昇宵道人十多年，平日聽到峨嵋派有幾個大弟子，都是內家「行龍臥虎拳宗」的高手，其中最出名的兩人，同在雲南昆明住着：一個是雲南彝族人，名叫孟葉，是鏢局的坐館；一個是出家人，在昆明城外大通寺作主持，名叫蓮華僧。這兩人離開峨嵋山後，至今未曾受過挫敗，在西南一帶名頭甚响。孟葉身長七尺，有「小巨無霸」的綽號，一向都是出外保鏢，押運貨物到緬甸邊境，所經的道路，盡是通往印緬境內的崇山峻嶺羊腸小徑，可是孟葉憑他一副好身手，從沒丟過一次鏢，後來自己開設了鏢局，一般綠林人馬，都不敢惹他。史雲程前往昆明，便是會見這兩人，他知道孟葉精於行龍拳，蓮華僧的臥虎拳更是登峯造極，倘能把兩人都擊敗了，便證明師傳的說話不差，那時再找別派的人來交手，却還未晚。

史雲程到了昆明，正是秋涼時份，他一打聽孟葉和蓮華僧的消息，知道「小巨無霸孟葉」剛押鏢出外去了。本來孟葉近年很少親自押鏢的，這次所接到的生意，是平西王吳三桂送往安南王的禮物，所以指定要孟葉親自出馬一行。孟葉押鏢的路綫，是從昆明經蒙自去到河口，進入安南去的。史雲程打探清楚之後，也不去驚動蓮華僧，他料孟葉押着這一帮鏢車，不會行得遠。第二天他便選購了一頭駿馬，備辦一切行裝，即日趕路。從昆明到安南，那時已有一條驛道，普通叫作官道，就是後來滇越鉄路的所經。

史雲程趕了四天，已抵蒙自，這是滇南的一個交通要道，他向客寓關口略一打探，便知道孟葉那一宗鏢還沒有來，心裏暗暗歡喜。歇過一宵，他馬上又起程，蒙自到河口這一段路，盡是崇山峻嶺，人烟稀少的地方。史雲程擇定一處山口，等了兩天，果然遠遠見一帮人馬緩緩而來。他扒上巖頂一望，見七八騎武士，押着五輛篷車，車上還有脚夫跟隨，領隊的人是個滿面鬍子的彪形大漢，他坐在馬鞍上，差不多也有常人站着的一樣高。史雲程暗念：「這人料是小巨無霸孟葉了。果然生得高大。」這時忽地一聲號角，那隊人都停下來休息，孟葉乘着馬跑向嶺上，四圍觀察了一番，史雲程急忙伏到巖下躲過視綫。只見孟葉望了一會，才下山領隊進入山谷。

史雲程把面巾蒙上了，一騎衝下山來。孟葉看到，早已把車子擺在後頭，着部下「膛子手」保護着，才策馬上前迎着來人。史雲程見孟葉手裏一根鉄棒，足有七尺多長，兒臂般粗，料他氣力不小。便故意用言激他道：「孟葉，你這番做得好買賣，還不放下些兒做個過路人情。」孟葉見來人是個蒙面漢，說話又沒頭沒尾的，不像是綠林人的口吻，便不放在眼裏。當下喝道：「你這見不得人的東西，究是那方黑路人物？既然知道我孟葉的名字，還敢來動咱的火！」

史雲程縱聲大笑起來，拔劍出鞘，應道：「你爺不曉得什麼孟葉抑是葉孟，如果不留下一半貨物，就算是皇帝老子，也休想走過！」一催坐騎衝上，孟葉也挺着鉄棒迎來。兩匹馬交錯着，孟葉的鉄棒，使起來混身裏着，虎虎生風，他展開「行者棒」，上戳下掃，向史雲程人馬兩方襲來。史雲程初時不敢把劍碰上，恐怕他力沉勢猛，連劍也震脫了手，只是貼連反擊，隨勢進招。孟葉雖然棒法厲害，但史雲程身軀靈活，雖在馬上，仍然躲閃得十分巧妙，一時佔不到上風。

兩人交手了十多回合，史雲程忽然想起，當初下山時，昇宵道人把劍傳授，說過是峨嵋派留下來的寶劍，何不試試它的

功用。立刻轉運劍鋒，斜裏刺出，來一勢「葉底偸花」，孟葉也將身一側，掄起鉄棒，雙臂一沉，成一個「姜尙沉釣」手法，撩開劍鋒，跟着轉過棒來，順勢劈落，這正是棍法中的「力劈華山」，迅捷非常；只聽噹一聲响，史雲程吆喝起來，提劍一擋，孟葉那股兒臂一般粗的棍尾巳被削去了一截，飛墮地上。孟葉一驚非小，史雲程第二劍又刺來，只得反過手來，用別一棒端迎上。這番史雲程更是胆壯，看準一戳，噹一聲又把鉄棒削斷，那時孟葉手裏巳剩回只有剛才一半長度的短棒，變了一枝「判官筆」。孟葉這才覺到來者不善，心想鬥不過他的利劍，我還有一手「行龍拳」絕技，這雲南境內，沒人練得，何不給這小子一點厲害。

孟葉有了主意，手裏半截鉄棒對準敵人拋出，像一條虬龍般飛襲史雲程，就在一刹間，他連隨跳下馬來，一竄便到史雲程馬前，端的好快。這是他們彝族人平日練過的騎術，（迅捷得出乎史雲程意料之外。孟葉一搶到馬前，行龍拳施出，他一出手便是記「兜羅綿掌」，從下斜飛。史雲程驚覺時，掌巳接近，只有在鞍上仰身一翻，避過來勢，但他坐下那匹馬巳給孟葉的掌擊中，馬頭給掌力一兜，即時整匹馬在空間翻了一個觔斗，才跌落地下。這一掌眞是快如閃電，來勢凶猛，若在別人，便會隨着那匹馬一同在半空裏打觔斗跌下，可是史雲程究是同門中人，剛才他仰身鞍上，見坐騎中了掌，早巳乘勢翻到地上，那匹馬翻起空中時，比他慢一點，所以沒有一同跌倒。

史雲程見孟葉的行龍拳學得這樣精，確巳達登峯造極，和自己所學得的不相上下。知道非用臥虎拳來挫他，便難以取勝了。這時孟葉一個箭步搶前，又是一掌，史雲程退了兩步，彎馬坐低，一足斜出，橫拳左右一掃，孟葉身高，見他的拳擊向自己腹部，便用「劈拆掌」向下削落，那知史雲程馬步又變，在他跟前滾進，雙拳像虎爪一般撲來，孟葉俯着身軀招架，漸覺得不支，只有連環飛出雙脚，阻着來勢。那知臥虎拳最善接擊各種脚法，只要對方一起脚，便有隙可乘。只見史雲程在地上一滾，身子向後一仰，一手早巳接着孟葉的脚，隨勢拉動，孟葉只剩回一足站着，馬步動搖，史雲程另一手巳在他的膝蓋下一按。這是行龍臥虎派的按穴功夫，孟葉驟覺遍體痲木，立刻踣在地上，渾身軟綿綿地站不起來。眼看史雲程大笑幾聲，重躍上馬，把他部下幾個副鏢師和膛子手等，殺得東倒西歪，跟着把車上的貨物取去了一些，其餘的便縱起火來，把五輛大車都燒燬了，才揚鞭遠去。

小巨無霸孟葉一會醒來，救起了他部下的鏢師人等，都被那蒙面人打得骨折肢殘，他本想拔刀自刎，但給他的手下阻止，說道：「總爺，這番丟了鏢車，雖然無面目回去見平西王，但你不想查明誰人所幹的，報却此仇嗎？」一句話把孟葉提醒，他便帶着從人趕回昆明去，暫時不把鏢車失落的事件揚開，却連夜去見他的師兄蓮華僧，商量查探。

第二天，整個昆明府巳傳了孟葉鏢局被截刦去鏢車的消息，蓮華僧和孟葉兩人，自然覺得十分奇怪。中午時分，知客僧忽然傳報峨嵋山昇宵道人那裏有人求見，蓮華僧連忙說聲：「快請！」只見進來一個廿餘歲的壯漢，相貌生得很是軒昂，神氣聚歛，一望而知是個懷有超卓武藝的人。那人站着一揖，稱蓮華僧作師兄，並道：「小弟就是史雲程，這次師傅派我到來，有很緊要的事要對兩位師兄通知。」蓮華僧和孟葉雖離開了峨嵋山很久，但十幾年來，聽到昇宵道人收了一個得意門徒叫史雲程，當下心裏異常歡喜，連忙下座來，又請孟葉出來相見，並道：「原來是師弟到來，幾時抵昆明的？」史雲程却一本正經的答道：「小弟奉了師傅命趕來，今天才到，請兩位師兄明早到金馬山相見，有要事面告。」孟葉聽了便道：「史賢弟，究竟有什麼事要到金馬山，愚兄這次剛遇了一椿事件，憂慮得很，賢弟可否現在相告，橫豎我和蓮華師兄都在一起了。」那知史雲程一口回絕，說這是師傅叮囑，定要到金馬山時，才能說出。

蓮華僧和孟葉這一晚心裏忐忑不安，不曉得師傅究有什麼要事通知。第二朝，他兩人一早便到金馬山，這處是在昆明城外十數里。那時旭日初升，曉霧未散，他們遠遠巳看到史雲程站在山坡上等候，但奇怪是山上還站着了很多人，走近一看原來都是昆明地面武林裏的有名人物，有些是營房教練，武館把頭，鏢局坐館等人，多數是相識的，不禁萬分錯愕。

史雲程見兩人來到，便道：「兩位師兄，不瞞你們說，師傅這番派我到來，是因爲你們都違背了師訓，做得好事，要我帶你兩人回去聽他老人家處置。」蓮華僧和孟葉聽了，如同晴天裏一個霹靂，心裏便想：「你這小子不知弄什麼鬼！難道是奸人冒名到來，其中定有詐。」孟葉先開言道：「史賢弟，我們和你以前從沒見過面，這次又沒有師傅書函，我們怎能相信？如果你所說是眞的，待我兩人把本身事情弄妥了，再隨你去未遲。」那知史雲程一聲叱喝，叫道：「不必多言，你們幹了壞事，還詐作不知！我且問你，這次你押鏢到安南去的，怎麼偸偸便回來？今天要你當着武林中人面前解釋，還不站出來受縛！」這一番話，孟葉心裏立刻想到：「你這厮說昨天才到昆明，怎麼清楚我失鏢的事？分明是和刦鏢有關。」原來往日保鏢，如果失了鏢車，便要飛馬回報官府，如果追查不到，鏢局要按貨價成數賠還；倘失了鏢貨還掩着不報，就要把鑣局關起來，永遠幹不得這行事業。

孟葉給史雲程一問，一時怒氣上衝，無名火起，不禁喝道：「我這次丟了鏢是被人刦去的，難道也算違背師訓，不跟你去又怎樣！」立刻脫去外衣，準備交手。史雲程也笑道：「那麼，不要怪我動手。」孟葉早巳搶上前一掌飛出，蓮華僧想勸止時，巳來不及。

兩人一交手，來回幾合，孟葉大叫起來道：「這個便是截刦鏢車的賊徒！師兄快來把他擒起。」蓮華僧聽了，知道孟葉不會隨便亂道，連忙一縱身軀，落在史雲程後面，雙方夾攻。史雲程就是要在昆明武林人面前，把他兩人挫敗，所以早就將孟葉失鏢的消息散佈出去；同時又散發帖

紙，請各人到金馬山來，說昇宵道人派了首徒前來，懲治兩人。昆明武林中人都想一看究竟是甚麼的一回事，因為孟葉和蓮華僧是有名的峨嵋派高手，那個不想看看熱鬧。

當下孟葉展開行龍拳，蓮華僧施出臥虎爪，圍着史雲程，殺得風聲虎虎，沙塵滾動，史雲程見過孟葉的功夫，知道他的身軀龐大是一個弱點，但蓮華僧的功夫未見過，所以小心拆招。蓮華僧把臥虎拳一路展起來，忽前忽後，滾身竄進，雙掌連環攫出，爪向史雲程咽喉，有名的「雙鎖喉」獨到手法。但史雲程對行龍臥虎拳都練得精絕，上文已說過，他有過人天聰，似乎是生就出來習武的，十幾年潛修，正是未逢敵手。這番和兩人交手，無異是溫習功課一般，蓮華僧尚未出手，他已知道下一勢是什麼門路，因此招架得流利異常。蓮華僧驚詫萬分，曉得他說是昇宵道人弟子，並非虛語。

史雲程力敵兩人，全無懼色。本來他的武功和兩人相差無幾，但勝在年富力強，而且習內功比兩人時候多，勁力超出二人之上。這時他左右出手完全不同，左手施出的是臥虎拳，來對抗孟葉的行龍攻勢；右手則用行龍拳對蓮華僧接招，他是欺兩人只練得一路拳宗，無異自己在光處而他們却在黑處，果然孟葉的拳法漸漸散亂，只有蓮華僧因為修養日久，攻勢絕不疏懈。

史雲程心裏顧忌的，是昇宵道人有沒有把「穿雲掌」法傳授給蓮華僧，倘蓮華僧也練到了，合起兩人的武功，便和自己差不多　這樣恐怕不容易把他兩人制服。他想到這裏，便故意退開兩步，身子一側，展開一勢「雁翅斜身」的架式，橋手向蓮華僧的臂膀搭落，如果蓮華僧曉得穿雲拳法，一定會用來消解這一險勢的。那料蓮華僧只用手爪攫奪史雲程的臂膀，想借勢一拉，移動他的馬步。史雲程左手抵抗着孟葉，右臂一沉，馬步植地生根，蓮華僧如何拉得動，反給史雲程的橋手貼上，手爪一陣痲痺直透全身，竟脫不開來；心裏一急，史雲程左掌已從孟葉那邊收回來，順勢向蓮華僧肩上一按，這一掌包含着拂穴的陰勁，如果被按到膈下，便會點閉穴道，動彈不得。蓮華僧究竟武技有些根底，他一看形勢不對，連忙一個「猛虎蹲身」，一矮身軀，躲開掌壓，跟着向史雲程衝去。他使的最後一着險攻，頭槌直撞，史雲程想再來一掌時，那邊孟葉雙拳又到，只得一縱身閃開。蓮華僧消失去了剛才一掌，知道不是史雲程敵手，立刻打出江湖唇典，招呼孟葉退走，一瞥間兩人都抽身竄出，向山坡下飛奔。

史雲程在後窮追，心想：「今天如果不將這兩人解決，將來定惹出無限風波。」於是運出平生內勁，一路展起輕功，如箭趕上。蓮華僧和孟葉正奔到一條山徑，驟覺背後掌風襲來，觸體震顫，脚步開始浮動，仍拚命前奔。那處史雲程不念同門之誼，竟使出最厲害的穿雲掌衝擊兩人，剎那間，兩人先後中掌，仆在山上。史雲程跟着用掌遍拂兩人身上三十六穴道，這是他初試點穴功夫，使蓮華僧和孟葉都成了廢人，連腦筋也給摧毀了，失去了一切記憶，這便是他後來把囚犯變了行屍的開始。

孟葉和蓮華僧雖然不死，後來已成為一個精神病者，語無倫次　連武技都忘却了。昇宵道人後來才曉得這事，他便下山去找史雲程算帳，那知他到昆明時，已是半年之後，史雲程已去了湖北，昇宵道人一氣之下，便病起來，又看到孟葉兩人變了殘廢，更是傷心。

史雲程去到湖北，把武當派的高手金仲華擊敗了，名兒不脛而走；他又找雙燕兄弟較技，方剛、方正不願出來惹他。後來在四川，總督府裏有兩個柔門派教師，約他前往比武。那天搭了比武台，由四川總督壽禎到場監視，史雲程大顯身手，僅一個午間，把督府部下十幾個教練都打下了比武台，一時遍傳遠近。壽禎和兩廣總督尚可喜是親戚，便把他薦到廣東去，當了八旗營總教練。那時江湖裏一些高手，大都愛惜羽毛，平日和官裏人不大合得來，但對史雲程的武功，却有點欽仰　因此給他起一個綽號叫「鐵馬神功」。

且說王雲龍前次到了峨嵋山，知道他的弟弟史雲程已經到外間闖江湖，便四下裏探訪消息。不久史雲程在昆明挫敗了蓮華僧和孟葉的風聲傳到耳裏，他有點不相信，立刻跟踪到昆明，那知史雲程早已他去了。這樣像是捉迷藏一般，他到湖北，史雲程又入了川，後來趕往成都，又是會不到。王雲龍携帶的川資用光了，他只得返回關外去，把此行經過都告訴了師傅王略，又把道上聽到關於史雲程的行動也說了。王略便道：「你兄弟可能已忘了本，現在你且不要急急往會他，如果他的行為對不住昇宵師叔時，你便不要認他作兄弟了。」王雲龍向來是品性忠良的，他對王略的教訓永遠記着，王略也把從依蘭三姓隱士那裏學到的功夫，盡地教給雲龍，因此後來孕育成一個鋤奸助弱的俠士。

轉瞬又是一年，王雲龍跟着王略到各地去，結交了不少江湖能人，漸漸便加入了當時一個推翻滿清的組織。那時順治皇帝登基了十七年，明朝子孫，走到南部邊疆苟延殘喘的，都給吳三桂，多鐸將軍兩人追得走投無路，福王，唐王，魯王等都相繼敗亡。清初三王之中，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平西王吳三桂，以吳三桂功勞最偉，南蕩西剿，這時又追明朝最後的一個皇帝桂王，直到緬甸。順治見中原隱患，都已肅清，便漸漸享樂起來。各位還記得明朝有一位降臣洪承疇，這時已做了江南總督，那蘇杭地面，正是盛出美人的地方。當時吳縣有一個名士叫冒辟疆，他的姬妾，董小宛，艷色噪絕一時，洪承疇為迎合皇帝意旨，便把董小宛選進宮來。那董小宛生得天姿國色，不愧絕代美人。順治一見便似唐明皇遇到楊玉環一般，三千寵愛，盡在一身，即日封作董鄂妃，從此便躲在董妃宮裏。這樣寵幸了幾年，董妃思冒公子成了病，順治請盡了全國名醫也治不好，便一病不起。順治悲痛萬分，終日憶着董妃，心神俱喪，自念做了九五之尊，也會有不如意的事情，從此有點看破世情了。

有一晚，順治寢宮外有兩條人影，在瓦上展起輕功，絕沒些兒聲息。那時雖是

夜深，宮外武士仍是來往逡巡，戒備得十分嚴密。兩黑影中一個迅速落到階上，閃身圓柱後，一會，守衛的武士走近來，他一步搶出，輕輕向守衛身上一按，立刻倒下來。他幹得一聲不響，移過一邊，又竄到別個衞士身旁，一按便把穴道封閉了，動彈不得，這樣連把守在宮外的十幾名武士都幹掉了，個個僵着不動。他打一手勢，飛簷高角之上又飄落一個人來，手裏仗劍，燕子一般，穿窗入到順治寢宮，先前那人也隨着縱身宮裏。

伏在龍床外面的幾個太監宮娥，見了兩個人突然飛進，都嚇到叫不出聲。那兩個不速之客亮劍指着，伸出手來，在他們腦後一按，當堂如同着了魔一般，半睡半醒地動不得。順治本來未曾闔目，一轉眼見榻前站着兩人，手裏明晃晃的利劍，不禁低聲喝道：「幹什麼？」那兩人一晃劍子，輕輕地道：「不要聲張，我們有事到來相告，不會加害你的。」順治才定睛細看，見兩人都是穿上夜行衣，一個是中年漢子，另一個是二十歲上下的少年人，生得面目英俊，雙目逼人，發出一股光輝。

那兩人道：「皇上，你穿衣起來，我們告訴你一件秘密。」順治依言，自己下榻來，在薰籠上面取衣服穿上，便問兩人道：「兩位壯士貴姓，到來有什麼要事？」兩人把劍插回鞘裏，那中年漢子先開言道：「皇上　我今夜特帶你的兄弟前來相見，等你們骨肉重聚。」一面指着那少年人。順治看了一眼，詫異起來，那漢子又道：「皇上不要多疑，他就是小月兒的兒子，和你有血統之親。」順治想了一會，遲遲的道：「小月兒！我記得她是從前一個逃走出外的宮女，那時我還年幼，依稀記得，但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呢？」那漢子見他沉吟不語，又道：「皇上記得童年時曾向一個站着的死人跪拜過嗎？拜後他的屍體才倒下來，這個人便是皇上的生父了。」順治更加奇怪起來，他定眼看着兩人，回憶起童年時候確有過這一回事，還記得當時孝莊后要他向那站着的屍體喊作爹爹，事後他嚇得幾夜睡不着，所以特別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他究竟是個聰明帝主，見兩人說話似沒有惡意，而且能夠進寢宮來，定非等閒之輩，或者事出有因，何不弄個明白。便對兩人道：「這事尚還記得，但怎麼又連到這位小哥身上，請直白的說出來。」王略恐怕躭擱得久，宮裏總管和其他守衛會發覺，便把王雲龍牽到大鏡面前，回頭對順治說道：「皇上請站過來，看看你兩人相貌像不像。」順治果然行近王雲龍身旁，一看鏡裏的影子，不特面貌像得八九，就是身材高大也是一樣，心裏暗暗驚奇。王略便請順治坐下錦墊，先把自己姓名說出，然後將廿四年前王高怎樣遇到孝莊后，充了輦前侍衛，後來怎樣生下順治，及至王高遇害，小月兒出奔，生下王雲龍的經過一五一十的道出來，還提到太宗派人到「呼瑪」地方擄了小孩回來，發掘王高骸骨滴血辨認親兒，想加殺害，幸得他和昇宵道人把遺骸換去，偷偷地瞞過了的事，敍述一番。順治聽得出神，血脈奮張，忽然寢宮門外燈光亮起，內務總管帶了一隊御前護衛，輕輕地叩門。

王略大驚，只見順治喝道：「幹嗎的在外大驚小怪！還不快滾！」寢宮門外似乎有人跪下來奏道：「奴才請聖上安。」順治又喝道：「這裏沒事，你們快滾！」門外連聲應了「是是。」但還是站着不動。順治這時輕輕對兩人說道：「過幾天我到天壇去，你們在內裏伏着見面，那時再談。」說了，故意咳了一聲，宮門外的護衞都應道：「奴才等都在。」順治才命開了寢宮門，那些人一衝便進，見了順治都跪下來。順治怒道：「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今天有人進宮來行刺了，剛才幸得這兩位俠士保護，將刺客殺退，你們快些拿一盤金珠來，賞他兩人，護送出宮！」他說得聲色俱厲，底下那班人，把額頭都叩出血來，不迭地呼：「奴才死罪！」王略和王雲龍每人拿了一袋珍珠，十錠黃金，安全地走出皇城。

北京天壇在正陽門外，佔地四千多畝，建築早在明朝永樂年間，是封建時代皇帝祭天的地方。在今日來說，是我國富有藝術性的建築物，天壇有外內兩度牆垣，都是前圓後方的，所有宮殿的基壇，一律建成圓形，祈年殿的台階，圍着三重白玉欄杆，簷瓦全用藍色玻璃蓋上，大殿用四根大龍柱作重心，周圍有廿四根柱子作支架，沒有牆壁，只有精緻的格扇門作屏障。中間那四根大柱，象徵着四季，廿四根支柱象徵二十四季節，外邊三百六十個玉石欄杆，就是周天三百六十度。此外還有圜丘壇，皇穹宇，那皇穹宇是供奉歷代帝皇神主的地方，殿外是一度圓牆，如果對着它細聲說話，遠遠地把耳貼在牆壁便可聽到清清楚楚，最奇的是站在圓牆中心第三塊石級上，呼喊一聲，立刻就有三下回聲，可是站偏一點來呼喊便沒有反應，這種完全是聲學作用，凡是到天壇去游玩的人，沒有不拿這玩意來試試的。

閒話少提。且說順治皇帝自那一晚見過王雲龍之後，不知道是否骨肉間的精神感召，他對王雲龍已存下一個很深的印象。過兩天，他藉口那宵遇險得能人相救，要往天壇叩祭祖先。禮部一早便把天壇打掃一遍，禁衞軍防範得水洩不通。王略和王雲龍只携了一根飛索，扒到圓柱橫樑上面伏着，那些橫樑都闊過人身，站在殿下是仰望不到的，也料不到竟有人能夠攀上去。往日皇帝祭告天地祖先，稟告時所有隨從都要避開，窺看便要斬頭。順治進到皇穹宇，草草祭畢，舉頭四望，不見有人，心想大概守衞森嚴，他兩人進不來了。想還未了，便見面前一晃，兩條人影立刻飛下，正是王略和王雲龍。當下心裏大喜，他一把拉着王雲龍道：「今天我兩人在天壇裏，滴出血來，看看是否混合。」說罷，就拿起白玉酒杯，從王雲龍身上援過劍來，拉開袖子向臂上一刺，滴血入杯，王略忙把衣袖撕了一幅，替順治裹了傷口。王雲龍跟着也劃破了手臂，鮮血流進玉杯。說也奇怪，兩人的血一經滙合，便混和起來。順治心裏頓覺安慰，王略仍怕他疑惑，即時當着他們面前，咬破了中指，把血水滴進杯裏，竟然如水上加油一般。都混不進兩人的血液裏。便道：「皇上，今番證明了，我和你兩人的血型不同，所以混合不來，你們兄弟今日團聚了。」原

來王略這番冒險到來，完全是想打動了順治的血族觀念，把國家仍舊回到漢人手裏。順治也是聰明不過，早就懂得他的意思，只是顧慮太多，環境重重，一時未便說出口。他對王雲龍道：「我兩人既是親骨肉，弟弟遲幾天到禁衞營那裏報個名，認做姓羅的，我便會派人帶進宮來，先充一個御前侍衞領班，隨後再作打算罷。」

王雲龍還沒答應，驟覺格扇門外似有人影，再看時已經消失，王略急道：「有人窺伺！」順治喝了兩聲，不見回答，便忽忽的道：「就是這樣，我等着你到來。」兩人立刻縮進神座躲起，順治喊了一聲「內侍，」隨即退出殿外去了。

王略心急所謀的大事，見順治已給打動了，便想早些進行。他敎王雲龍改了名字叫羅雲，到禁衞營去，果然有人把他招呼着。到了入黑，便有幾個武弁進來，說禁衞營統領請他往見。王雲龍不虞有詐，隨着一路進入紫禁城，來到一處門口，那幾個武官敎他守候些時，都走進門裏去了。王雲龍等了一會，正在思疑，忽然四邊衝出了武士來，大呼拿奸細！不由分說，便把他綑起來，禁在地牢裏。

書中交代，王雲龍被禁衞營關起來，順治是不曉得的。因那時淸宮裏，正和後來慈禧垂簾聽政的時代有點相同。順治的母親博爾濟特吉氏自下嫁攝政王，當時順治年紀還小，一切朝政，都操在多爾袞手裏。順治到了長大識性時，見母后和多爾袞淫亂宮庭，自成黨羽，心裏暗暗憎恨。

順治册立董貴妃時，太后也是極端反對的。不久攝政王去世，順治才漸漸把朝政掌握過來，不過朝裏仍有不少是太后的黨羽，時常窺伺順治的行動。多爾袞手下，往日養着幾個宮廷俠士，內中最有本領的是鐵指禪陸虹，金槍白鵬等，這時已成了太后的走狗。當晚順治說遇到了刺客，給兩個能人救駕，太后聽了已是生疑，後來順治到天壇祭祖，太后便派陸虹和白鵬跟踪窺視，這就是王雲龍在皇穹宇見到的人影。但當時順治和王雲龍滴血相認的情形，和約進宮來的說話都偸聽到了。陸虹回去報告了太后，便佈下了這個圈套來，把王雲龍暗地裏囚起。

王略在外間等了幾天，沒見消息，心裏非常焦急，他住在龍鬚溝旁的一間貧民屋子裏。過了幾天，王略晚上躺着胡思亂想，忽然瓦上微微有點聲響，他一竄出到院外，只見一雙人影倏忽的躍下來，正是王雲龍，還背着了那個九五之尊的順治皇帝。

王雲龍怎麼會背了順治出走，這裏便要回敍一筆。原來順治手下也有一班親信，也有混在太后那裏充宮人的，暗暗探聽消息。王雲龍被囚的第五天，太后提出來親自審訊，這事給小宮娥知道了，暗暗通知了順治。這個少年皇帝正悶得發慌，聽了這個消息，想了一會，覺得他和王雲龍的事揭穿了，今後太后定必監視更嚴，一方又思念董妃，便有看破了尊榮的心意。他把心一横，到了晚上，靜靜地帶了親隨護衞，直到天牢來。那管卒的大小獄卒，見皇帝駕到，自然嚇得冷汗直流。順治着把石牢打開，放出了王雲龍。那時太后的黨羽，早已飛奔往坤寧宮報告。順治的親隨便稟告道：「聖上，太后就要來了。」順治沉吟不語。王雲龍初時以爲順治賺他，這時方知是自己誤會，便對順治說道：「皇上，請回去罷，不要替我担心了。」說了便想飛身上瓦。那知順治把他衣袖扯着，說道：「雲龍弟，我和你一起去。」王雲龍本待說：「你去不得。」但順治似乎早有準備，脫下黃袍，身上穿了平民服裝。那些護駕侍從都叩在地上勸止，順治道：「朕去去便回，倘明天仍不見我面，你們便把宮裏案上留下的密函交給大學士洪承疇罷。」王雲龍見順治這樣堅決，又見小太監飛報：「太后來了！」一時顧不得許多，背起順治一竄上殿瓦，展起輕功，瞬眼已消失所在。

當下王略見順治夤夜出走，都勸他返宮裏去。無奈順治已看破了世情，他道：「朕枉爲天子，自問不能成大事，有負你兩位的期望。而且大淸國基已固，不容易改變，否則生靈又再塗炭，朕何忍弄到這樣。當董妃逝世時，朕已決心皈依佛門，潛身名山終此一生，故早已寫了詔書，着各大臣宣稱朕急疾駕崩，你兩位無用相勸了。」王略見順治意志不可挽回，也就長歎一聲。這晚他兩人帶順治連越禁城，出了北京。以後便是同到關外，帶順治叩祭了王高的新墳，然後護送到五台山，建了一間小承天寺，過了一生。

順治出家的事，和本書沒多大關連，所以輕輕提過便算了。如今說到史雲程，自從到了廣東，那時尚可喜已死，由尙之信襲了平南王位，密謀異動。史雲程不辭而別，棄了總敎練的職位，想到北京去告密，博得一官半職。剛巧他的同胞哥哥王雲龍把順治安置了，隨王略返到天池，住了幾年，王略已經年紀漸老，不常出外。王雲龍時常到五台山去會見順治，兩人談起史雲程來，雖是同血統骨肉，可是大家從未見面。王雲龍便決定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定要尋到史雲程的踪跡，一則骨肉團聚，了却平生之願，二則勸他遵守師訓，不要以爲自己有天璜血裔，便想向富貴榮華的道路走去，也要使他曉得順治以九五之尊，還棄江山如敝履，便可看破一切繁華了。王雲龍從山西南下，足跡走遍七八省。當他到廣東時，史雲程已棄職他往，行踪不明。他便再返回北方，走過大庾嶺，那知兄弟相逢，竟然錯過。

原來王雲龍到廣東後，資斧已罄，一路乞食北返。到了大庾，又患水土不服，這天他賞看梅花，肚子又餓，便在路旁亭子裏躺着歇一會，不經不覺間便睡着了。

這時嶺上有一個貴介公子模樣的人，帶了親隨，乘着馬兒一步步的上嶺。那貴公子下馬來，徘徊欣賞梅花，不願就走，親隨把行囊卸下，就在亭子外烹茶，那公子本想走進亭子裏歇息，但一望進去，亭椅上正躺着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公子把鼻子一掩，吐了一口痰沫，似乎看了那窮漢子便會吃點心不下了。他一拂袖子，着親隨把茶捧到亭外去，擇一塊石頭坐下，慢慢地喝着茶，眼看梅花，把剛才那窮漢子的影子都忘却了。日影西斜，那公子又復上馬，緩緩下嶺，亭子裏的漢子才揉着雙眼醒來，他站起來向嶺下一望，還見到那公子的影子。（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盧令·圖

塞外飛虹（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七婆婆自承將石蘭兒囚禁，杜鐵池一聽，隨即以分身術去將蘭兒救了出來，蘭兒一見雲七婆婆，不禁怒火冲天，立即以靑石神雷仙劍飛斬對方，但被徐雷橫手接了過去，蘭兒接着再放第二口仙劍，却被雲七婆婆接住，迫得蘭兒施展家傳法寶——靈石仙氣，吹向對方，無如雲七婆婆身中瘴毒，這種仙氣正是療毒靈藥，所以雲七婆婆不但未被仙氣所傷，反而得其所哉。蘭兒見不得逞，而在塲幾位前輩又不予以援手，氣得她一頭撲入杜鐵池的懷裏，於是，杜鐵池便將她與雲七婆婆的淵源關係說出，原來兩人前生是祖孫，而今世却有師徒之緣……

了却心頭願　光大七修門

藍宛瑩一面說，她那雙妙目轉向雲七婆婆，似在徵詢她的同意，後者早已受寵若驚的連連拱手致謝。

「藍仙子隆情高誼，老身沒齒不忘，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實在是太好了！」

邊說邊自站起，向着藍宛瑩深深打了一揖，藍宛瑩謙虛不受，退閃一旁！

石蘭兒自爲杜鐵池靈光一照，悟出了許多前所未曾夢過的人生經歷，有了這番感受自不同於昔日之天眞任性，極短的一瞬，看起來簡直像是前後變了個人似的！

這時只見她走向藍仙子面前，姍姍拜倒道：「多謝仙子收留我師徒，以後還請多指敎蘭兒！」

藍仙子微微一笑，伸手把她拉了起來，道：「好孩子，妳放心，只管跟妳師父在我這裏住下去吧，以後不要說外人再也不會來找妳麻煩，就是妳師父她也不會欺負你了，她要是對你不好，只管告訴我，看我不去找她算賬！」

幾句話說得一旁的雲七婆婆也呵呵大笑了起來！

藍仙子遂即由手上取下了一個晶瑩透亮的碧綠色玉鐲子，遞向蘭兒道：「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送妳什麼才好，這隻鐲子，乃是我師門之物，名叫『彩碧鐶』，上面有古器說明用法及其功能，妳師父必然懂得，讓她傳授妳吧！」

說時微微一笑，目光向着杜、徐二人一瞟，接道：「這裏都是妳的長輩，少不得都有一番厚賜，妳就等着再收兩份禮物吧！」

蘭兒接鐶在手，只見那碧玉鐶內，隱隱有雲氣流動，既是藍仙子隨身之物，可見素日定是蒙她喜愛，可以想見絕非尋常之物，當下好不高興，忙即跪下致謝，却又爲藍仙子含笑拉了起來！

徐雷這時哈哈笑道：「仙子這麼一說，我徐雷就是再想裝糊塗也裝不下去了，好吧——石姑娘，誰叫我們遭遇一個樣呢！來，妳徐叔叔也送妳一件玩藝兒吧！」

蘭兒面嫩，只是看着徐雷微笑不語，

卻不好意思眞的走過去！

藍宛瑩見狀，輕輕推了她一下：「去呀——」

蘭兒這才羞答答的走過去，低着頭叫了一聲「徐師叔！」徐雷大笑了兩聲，說道：「好好，這聲師叔妳可沒有白叫，來來來！」

一面說，只見他探手入囊，半天才摸出了一個小小的黑木頭匣子，一面塞向蘭兒手上道：「妳徐叔叔是個窮人，比不得仙子家大業大，窮人只有窮東西。」

微微一停，他手指向那個小黑木頭盒子道：「這玩藝兒我管它叫『石頭球兒』，妳打開來瞧瞧吧！」

蘭兒嘴裏稱着謝，遂即打開了木盒，只見裏面果然置放着一個大小如同鷄卵一般的黑色石頭球兒，乍看上去，實在是毫不起眼，只是如果留心細看，即可發現其上似滲有點點金星，隱約間閃閃有光！

卻聽見一旁的藍宛瑩笑嘆一聲道：「徐道友這一次可是大破慳囊了！」

杜鐵池也笑道：「這份禮可是過重了！蘭兒，拿去給令師瞧瞧去就知道了！」

蘭兒看着這個石頭球兒，心裏正自納悶，杜鐵池既然這麼說，她隨即轉身持向雲七婆婆，請其過目！

雲七婆婆早已臉現笑容，雖然遠遠瞄了一眼，卻已猜出了是什麼東西，蘭兒既已拿來，她就再仔細看看，一看之下，果然判斷不錯——只樂得眉開眼笑！

「妳認不出來這是什麼東西嗎？」雲七婆婆嘿嘿連聲笑道：「如果我老婆子這雙眼睛不花，這大概就是傳說中靈石三寶之一的『火雷石珠』了，徐道友可是？」

徐雷哈哈一笑，說道：「老婆子眼光果然厲害，我這點壓箱子底的玩藝兒，竟然也逃不過你的眼睛——不錯，就是這個東西！」

一旁的藍仙子含笑點頭道：「徐道友這番厚賜，連帶着雲道友也得受惠不淺，可稱功德無量了！」

原來雲七婆婆所患瘴毒，正可以此珠化解，其靈效較諸「靈石仙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徐雷以此物相贈，正所謂嘉惠不欲人知，實在是有心人了，雲七婆婆欣慰感激之餘，自然留下了來日厚報的深心。徐雷這一念之仁，果然爲自己日後造福不少，這是後話，且一筆帶過不提。

石蘭兒喜孜孜的收下了這枚「火雷石珠」，自不免向徐雷答謝，這才又轉向杜鐵池含笑不言。

杜鐵池心裏有數，點點頭道：「該我的了——是吧？」

一笑由袖內取出了一方竹符，看向蘭兒道：「這是我七修門中避邪之寶，乃我前生之物，威力甚大，妳目前也許還用不着，等妳隨師三年之後，我再傳妳用法便了！」

蘭兒心知七修門中寶物，自非凡品，她正自心裏記掛着自此一別，不知是否還能與對方見面，現在杜鐵池這麼一說，足可證明日後還有見面之期，心中不由大爲高興。

——當然，她此刻也已悟出，杜鐵池與自己輩份懸殊，如今又是一派宗長，前番天眞設想，毋寧是憑空幻想而已，心裏雖暗自傷心，卻已不容許她再作出那番小兒女姿態了。

當下向杜鐵池稱謝之下，只是脈脈含情的向他注視一眼，遂即退向雲七婆婆身邊。

藍宛瑩道：「這可就好了，蘭兒已有了歸宿，我這顆心也就放下了，雲道友妳現在是否仍需要那條孽蟒的丹毒之氣來治療內傷呢？」

雲七婆婆輕嘆一聲，苦笑道：「老身已蒙仙子諸般厚待，不便再……」

藍宛瑩笑道：「婆婆妳這麼說，可就太客氣了，今後妳們師徒既是住在這裏，也就是一家人，用不着見外，這樣吧，我且將這顆內丹，暫借妳用，一月之後再行取回，發還給那個畜牲吧？」

雲七婆婆自是大喜過望，連連稱謝不已。

杜鐵池微笑點頭道：「仙子這麼做甚是，那畜牲既已修煉千年，平素亦沒有什麼大惡，總宜成全爲是。我想崑崙山有七位道友坐鎮、靈山仙境，自不在話下，如果再添此一靈蛇坐鎮，定使百毒不侵，也算爲萬千生靈造福了。」

藍仙子一雙明媚的眼睛，向他轉了一轉，點頭道：「杜道友所見甚是，怎麼就說在了我的肚子裏了呢，我可是跟你的想法一樣，眞可謂不謀而合了，好了，杜道友大概與譚五哥還有事要談，我且把雲道友師徒安置好了，再見面談話吧！」

於是雙方告辭。

藍宛瑩當即陪着雲七婆婆與蘭兒先行告退，那蘭兒臨走之前悵望杜鐵池良久，不覺落下淚來。

杜鐵池趨前輕撫其背，好言安慰道：「蘭兒，妳且好好隨同令師去吧，這裏我會時常走動，等我安定之後，再請藍仙子帶妳來玩吧？」

蘭兒一聽，這才轉悲爲喜，含笑告別，隨師而去。

雲七婆婆師徒與藍仙子離開之後，這觀濤閣內，就只賸下徐雷與杜鐵池二人。

徐雷道：「恩兄如今道力完全恢復，眼看着七修道統即將光大，可喜可賀。」

杜鐵池道：「我正要爲此與你商量，這裏譚道友在點蒼山發現了一個古仙人洞府，似乎無人盤踞，如果有此機緣，我很可能便去那裏，道兄如果別無去處，我倒是甚爲歡迎你我能共參造化，不知你意如何？」

徐雷頻頻點頭道：「這就更見恩兄的仁心了……我當然樂意與恩兄長時共處，以長教益，這樣吧，我現在就去東海，了卻一件故人之約，半月之後，如恩兄已開府點蒼，我再去那裏尋你便了。」

杜鐵池點點頭道：「這樣甚好！」

徐雷又託他向藍仙子代致告別，隨即化爲一道經天長虹而去！

杜鐵池見各事相繼就緒，尤其可喜的是自己眼下功力已完全恢復，大業待展，心情至感愉快，遂即駕起遁光直向七子中之「赤松子」譚悟修眞之處馳來。

「赤松子」譚悟居住在崑崙山南嶺之巔，距離藍仙子處不遠，杜鐵池催動遁光，此起彼落，甚是快捷，是時譚悟正在丹房內盤膝打坐，面前立着一隻全身黑羽的大鵬，更有一隻古鼎，內中也不知烹煮着一些什麼物什，咕嚕嚕地响個不停，滿室生香。

杜鐵池劍遁而來，老遠即隱下遁光，落身山巔，一笑道：「譚眞人那裏，在下拜見來了。」

話聲才住，即聽得「咕呱！」一聲鳴叫，一團黑影有如烏雲蓋頂一般，當頭直落下來。

敢情是那隻巨鵬！

杜鐵池一笑道：「畜牲焉敢欺人！」

運手一指，無中生幕，那隻大鵬空自厲嘯聲聲，一再作勢下襲，卻是碍於空中那一襲無形幕障，始終無能穿越，一時越加暴怒，聲聲厲鳴不已。

卻聽得一個蒼老悠揚聲音道：「原來是杜道友來了，勿罪！勿罪！」

說時，發了一聲口哨，其音尖銳，空中巨鵬聆聽之下，一個盤旋，逕自展翅而去！

卻只見一個黑面赤眉的高大道人，遠遠現身而來，開始現身時，似乎相隔甚遠，舉步之間，已來到了近前。

杜鐵池抱拳一揖道：「來貴寶地多日，今日始來造訪，尙請不罪才好。」

「道友說那裏話！你是貴賓，請還請不到呢！」

哈哈一笑，遂攙其手，共同步向丹室內。

杜鐵池老遠即嗅到了那陣芬芳氣息，頷首道：「道友可是在煉製金丹？」

譚悟道：「閑中無事，因本山蘭芝甚多，各樣藥材產量亦豐，多年以來採集滿罐，乾脆煉成丹藥，也好分發門下，要他們積修外功時，拿去濟人。」

說着，二人已自步入丹房，各自在蘭園坐好。

譚悟一笑道：「方才在七妹處，原想與道友談談，只可恨那個老厭物在那裏多有不便，這婆子可走了麼？」

杜鐵池一笑道：「說到這位雲婆婆，小弟正待向道兄討上一個情面呢。」

譚悟一怔道：「道友此話怎講？」

杜鐵池道：「雲道友這次私自潛入崑崙，確是於理有虧，只要她心染桃花瘴毒，卻非千年毒虫內丹之氣或是靈石仙氣不治，又以四九天刧將至，這才出此下策，說來倒也是其情可憫……」

譚悟冷冷一笑道：「有關此人之昔年作爲，杜道友你還可能不知，說到桃花毒瘴，哼哼……正因爲這個老乞婆在東桃花島搜集毒瘴，卻又管理不善，以至於流毒所及，數千生靈爲之塗炭，犯下了滔天大罪，莫怪乎四九天刧饒不過她了。」

杜鐵池見他說時橫眉豎目，果然一副「嫉惡如仇」模樣，不由微微一笑。

譚悟道：「道友爲何發笑？」

杜鐵池道：「外面傳說道兄是『霹靂神仙』，果然名不虛傳。」

譚悟怔了一怔，苦笑着嘆息一聲道：「道友說的甚是，當年先師也曾囑咐着我，只可惜空有如此修爲道行，這個脾氣就是改它不了，道友見笑了。」

杜鐵池搖搖頭道：「道兄言重了，如今天下，邪惡當道，一干正派仙道，多採閉門自守態度，以至邪惡坐大，道兄留得幾分個性，擇善固執，未始不是好事，只是卻不得不給人以自新之機，道兄以爲然否？」

譚悟哈哈一笑道：「說得好，道友這幾句話，想必是有爲而發了，莫非是爲雲老太婆作說客不成？」

杜鐵池一笑道：「何敢，只是爲她討情來了。」

譚悟哼了一聲，卻含着笑臉道：「敢是這個老婆婆要在我崑崙留下，長居不去麼？」

「道兄猜的不錯，」杜鐵池道：「如今石水之女蘭兒已拜她爲師，二人緣結前生，藍仙子已然惠冗撥供一處別院讓她師徒居住，只是道兄這邊，小弟卻自願來此關說，尙請道兄看在小弟薄面，恩兄此事，感激不盡！」

譚悟微微一笑，點頭道：「這件事，既然七妹已經答應在先，又有道友出面，也就不必再去提它了——以後我也不會過去那裏，有什麼事，她自來尋找便了。」

這個「她」顯然指的是藍宛瑩，分明碍在杜鐵池面上，答是答應了，只是若要他由衷讚同，卻是不可能的了，杜鐵池雖說不無遺憾，卻也無話可說，也只有日後見機行事，再圖化解了。

話題轉過，談到此來的主題。

杜鐵池乃道：「聽藍仙子說到，道友在點蒼山發現了一座古仙人洞府。」

譚悟這才笑道：「誰說不是——這件事我也與大師兄談起過，大師兄的意思是，於今正道式微，也只有道友宏圖待展，七修道府前經毀於刧難，這座古仙人洞府，正可爲道友留用，以爲未來光大門戶，卻是十分恰當，道友你意下如何？」

杜鐵池感激的道：「二位道友如此關愛，還有什麼好說，只請把那古仙人洞府賜示，以便前往實地一觀。」

譚悟道：「那地方甚是難找，好在我眼前無事，這就同你走一趟也就是了。」

言罷袍袖一揮，連同杜鐵池一併爲一片霞光捲起，瞬息之間，已消失於青冥之間。

這一段路途無異是相當的遠，惟譚悟、杜鐵池二人皆精通遁術，譚悟所施展的「霹靂穿雲」之術，更是疾若電掣，饒是這樣，兀自行駛了約近一個時辰，才行來到。

二人居高臨下，但見點蒼山綿延千里，斷斷續續延續不絕，林立之峯共爲十九，高可插雲，確是壯觀之至。

「赤松子」譚悟遂即壓下遁光，盤山而轉——是日天氣開朗，鳥瞰點蒼，只見一片黛綠，奇花異卉，蒼翠欲滴，卻有白氣一縷，橫絕山腰，正是傳說中的「玉帶鎖蒼山」是也。

譚悟已數度來此，稱得上「輕車熟路」，當下壓低遁光，迴向第七座峯頭俯衝過去。

轉眼之間，二人已置身峯谷之間，即見長谷盡頭，有一道疾流奔放的瀑布，斜掛壁頭，那裏怪樹斜生，長籐糾葛，籐間紫花遍生，初映眼簾，有如羣星點綴，眞個美不勝收，偶而起風，夾雜着陣陣花香，至此無限開朗，有「心胸大開」，志得伸」的雄邁氣概，似乎要長嘯幾聲，才得

淋漓盡致，過足了癮頭……

杜鐵池緊挨着譚悟，穿過長谷，飛勢再下，蝴蝶穿花也似的進入到一片綠茵斜坡的向陽高地，此時飛勢㦁緩，終於停了下來。

大風時起，四山齊應。

一羣白鳥正自天外緩緩歸來，夕陽下銀羽生輝，近到由二人眼前掠過。

杜鐵池長吁一聲道：「眞仙境也！」

譚悟笑道：「惟是如此，才配得上你這個神仙中人，來此修爲，且隨我來！」

穿窄谷，過曲徑，看似無路，却又有奇景忽現，杜鐵池隨在他身後，不知繞了多少彎兒，穿過了多少險徑，最後在一壁古籐前面，停了下來。

「這就是了！」

一面說時，譚悟伸手，向着壁間一指，有如旋風一陣，頓時即將壁上籐蔓吹開一片。

杜鐵池注目看時，才見綠苔斑蝕的石壁上，雕塑着四個古篆爲「功參造化」。

至此，只聽得一陣卡卡聲响，那扇石壁，竟自無風自開，啓開了三四尺高下的一處入口。

譚悟向杜鐵池略一點首道了聲疾，二人各自縱身而起，遁門而入。

幾乎與二人一般時候，也就在二人飛身入穴的同時之間，似聽得斜嶺上，有人長笑一聲，緊接着閃出了一道墨綠色的光華。

這道光華，至爲快速，幾乎與二人不差先後，同時間穿入壁洞，一閃而入。

容得三人閃身進入之後，才又聽得那扇壁門「匡噹！」一聲又自闔攏。

杜、譚二人俱都吃了一驚，尤其是譚悟，甚感忿怒，須知這類神仙洞府，最忌不相干外人發覺窺伺，對方如是正派人士，只爲好奇，倒也罷了，如是邪派別有用心之輩，從此便爲「多事之秋」，卒使此一神仙之地，變爲你爭我奪，而不得安寧了。

二人的心頭一驚，四下觀望，果然見到了一個頭梳道髻的長髮老者，佇立在一隅！

彼此目光方一交接，這人已飄身而下了。

只見他一身墨綠色長衣，細長身材，一部蒼鬚，下垂至腹，背插雙劍，狀甚瀟洒！

譚悟方自覺出，對方這張臉，像是在那裏見過模樣，却見那蒼鬚道人已自哈哈笑道：「失禮，失禮，那邊不是自來崑崙山的譚道友麼？哈哈……幸會，幸會！」

說時人影一閃，已來到近前！

杜鐵池原本當他是邪魔外道中人，正忖思着伺機出手，聽他這麼一說，敢情竟是與譚悟相識之人，不由心中微奇！

雙方對面站立，相距至近，杜鐵池乃得從容的看到了他那一副長相——倒也不是奸邪形樣！

濃眉細眼，鼻正口方，一雙耳朵又厚又大，只是滿臉籠罩着一層沉沉黑氣，身軀左側，斜掛着一個黑光淨亮的鮫皮口袋，裏面鼓膨膨的也不知裝着什麼物什！

譚悟向對方臉上注視了一下，才似忽然想起來，微微點頭道：「原來是莫道友——倒是多年不見了！」

當下乃即轉身，向着杜鐵池介紹道：「這位便是青城山居牛峯上的大元上人莫方！」

緊接着他又爲對方介紹杜鐵池道：「這位是七修門的杜眞人！」

大元上人莫方乍聽得七修門三字，由不住吃了一驚，忙即抱拳道：「失禮，失禮，貧道新近才聽說七修門傳人轉世了得，尚在奇怪，今日竟得識荊，眞乃三生有幸，哈哈，眞個是幸會之至了！」

杜鐵池雖不識對方其人，只是「大元上人」莫方其名，却是知道的！深知其人首創「太陰教」門下弟子衆多，男女不拘，良莠不齊，其作風與「百花教主」佟聖陽採補，兩性和合之異論邪說，觀其門規教學亦多曖昧，故向爲正道所不恥！

想不到却在這裏遇見！對方既如此說，杜鐵池也就微微點頭，拱了一下手，並不作答！

譚悟却若無其事的笑道：「莫道友不在青城修爲，來這裏有何高幹？」

大元上人莫方嘿嘿一笑道：「我因要採煉一些藥草，青城山遍尋不着，聽說這裏甚多，不知尋了半日，始得少許，因見這裏地勢奇秀，氣派非凡，空中雲氣會合，頗合造物之巧，便想到此處可能藏有的古仙人洞府也未可知，沒有想到二位道友竟然來了，老兄妙手，撥雲霧而見天日，忽現妙境，一時好奇，便也來此看看，嘻嘻，如此而已……」

譚悟點點頭道：「原來如此，莫道友你倒也沒有猜錯，這裏果然藏有一座仙古人洞府，只是現在已爲這位杜眞人改爲修眞之處，可要共同入內一觀？」

「大元上人」莫方微微一楞，連連點頭道：「很好，很好，正要瞻仰！」

譚悟想不到他如此皮厚，話已出口，也只得讓他跟隨前往！

原來譚悟前此來時，爲恐宵小窺探，先已在洞府之外佈施了隱蔽之法，那莫方非比等閒之人，時候一久，料是瞞他不住，倒不如乾脆放得漂亮一些，自行現出的好！

當下，譚悟乃施展仙法，手掐靈訣，向外一展，一縷青霞閃過，隨即現出了一片奇異景色！

流水，怪石，奇花，異草在一片花團錦簇裏，顯現出一座雄偉壯觀的神仙洞府，却有一雙白羽天鵝，悠閒自在的在水中游着！

譚悟方才已經說過，這座洞府已爲杜鐵池收用，似乎證明杜鐵池已經來過，此刻看在眼中，杜鐵池倒不便作出任何異態了。

反倒是「大元上人」莫方初睹盛景，大爲驚嘆，四下打量着連連稱奇不已。

譚悟同着杜鐵池，先行向洞門步入，觸地有聲，其聲鏘然，再看，原來地面上全係上好海貝所鋪置，一片五彩奇光，却又含蓄着濛濛魚目之色，端是看它不透，恍惚中，似有一個長身盤坐的影子。嵌入其間，一經着目，印象便即消失。

杜鐵池功力道術俱臻上乘，又以屢有奇遇，得食靈石仙乳，一雙眸子穿雲透霧

，無所不能，這時一望之下，即知究竟，心內亦不由爲之暗暗讚嘆。

敢情那一尊隱約嵌藏於貝面的坐相，正是上乘仙法中的「天地元罡」之姿，慢說初入道者，循此而入，可以修成正果，即使是已入道，頗有道行之士，觀此旁觸，亦有無限好處！

有此認識，杜鐵池隨即再運用目光，注視過去——果然那尊隱嵌於貝面的坐相，再次又隱隱現出！

這一次較諸前一次坐姿，顯然又是不同，前見之坐相，只是一個尋常坐姿，頭姿約垂，雙目下簾，手、足容或較常姿略有不同，只是當時杜鐵池並未十分留意，未能看出確實端倪！

眼前這一次却是看得十分眞切，但見那坐影仰首現咽。左手托天，右手按地，凹腹吸胸，似乎正在行氣！

對杜鐵池而言，這個坐姿很快的引起了他的一種共鳴之感，一時之間，熱血沸騰，情不自禁的定下了脚步，向着那尊坐相凝神望去！

譚悟見他忽然定足不前，大爲奇怪道：「道友怎地不走？莫非有什麼發現了不成？」

杜鐵池被他一呼，「啊！」了一聲，再看地面上那奇異的坐影已自消失！

他不禁感嘆一聲：「妙啊！」

隨即把所見的，默默的告訴了譚悟知道。

譚悟奇異的向着地面注視再三，終無所見，不由搖頭一笑，慨然道：「這便奇了，這洞府，我前前後後少說也來了十回，照道友所說，終是不見，看來確是與道友有緣，這座古仙人洞府，來年必爲貴派發揚光大之門戶無異了！」

說話之間，只見面前黃光一閃，現出了「大元上人」莫方的人影。

他似乎方自由內室遁出，一隻手上抱着一隻形式古雅的青瓷巨瓶，形色甚是張惶，也許他沒有想到，譚杜二人仍然還站在門口未曾入內，見狀怔得一怔，慌不迭將那隻青瓷古瓶藏向身後。

「啊——二位道友原來還在這裏……貧道臨時想起還有一件急事，不再多耽擱，這就去了！」

說罷不容二人答話，右手微微向當空一舉，一片黃光閃過，正當消失——

譚悟却容不得他就此而退，一聲長笑道：「莫道友留步慢走！」

話出之前，五指前探，已自指尖上發出了五道金光，其勢絕快，只一閃，已迎向當空！

莫方的身形方起一半，即爲譚悟所出金光所阻，兩相接觸之下，莫方就像是遭遇到了一股極大的彈力，猝然之間彈了出去。

他究竟並非無能之輩，一經變故，即知不妙，隨着他反彈而出的身子，一個快旋，有如旋風一陣，化爲一團黃光，極其輕靈的落向一隅！

落地之後的莫方，雖然沒有爲譚悟的劍炁所傷，只是他滿臉憤恨，已似難壓怒火。

「譚道友這是爲何？」莫方一面哈哈的笑着：「莫非我不能自由來去麼？」

「莫兄言重了！」

譚悟冷冷一笑，目光注視向他所抱持着的那個青瓷瓶：「只是請道友你把這個瓶子留下！」

「大方上人」莫方嘿嘿笑道：「原來爲了這個，這些東西原是無主之物，怎地我就動它不得？」

譚悟冷笑道：「這話如果一年以前來說，倒也並非無理，只是此刻既已爲杜道友七修門修眞之處，閣下就不便再移動其間的任何物什了！」

莫方的臉上一陣子發紅，終因爲對方不是易與之輩，得能不發，還是不發作的好！

「好吧！既然如此，這只『青瓷瓶』就算貧道我是暫借好了！」

「那也要看主人答不答應？」

譚悟笑向杜鐵池看了一眼，說道：「如何？」

杜鐵池雖然沒有過目那只古瓶，只是瞟上一眼，却也知道絕非凡品，這類前古奇珍，果眞落入正道之士手中，倒也罷了，若是入了邪教人士手中，必將遺禍無窮，眼前這個莫方雖非十分爲惡之人，但却離善甚遠，只看其鬼鬼祟祟盜瓶欲去，顯然動機不良——譚悟既然暗示自己，定有道理，自是不容他就此離開！

莫方一雙細目，緊緊逼視着杜鐵池，大有「非借不可」的氣派！

杜鐵池偏偏搖頭道：「爲莫道友盛譽計，這只瓶子還是留下來的好！」

「這麼說，杜道友是不肯賞貧道薄面了？」

「莫道友海涵——還請把寶瓶留下的好！」

「哼哼……！」莫方眼睛裏交熾着無限怒火：「如果我非借不可呢！」

「那就有傷和氣了！」

這句話方自啓口，就只見莫方那邊一聲狂笑道：「開罪了！」

右手向外乍然一揮，發出了匹練也似的一道黃光——這道光華却是大異於一般劍光，一經出手，形若黃龍捲尾般．直向着杜、譚二人立身處狂捲過來！

杜鐵池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手，這時更不怠慢——心念微動，暗藏於背後的那口七修劍，早已化爲一道銀龍，電掣而去，迎着對方來犯的大片黃光只一絞，已緊緊束於所化光圈之內！

「大元上人」莫方修行有年，自是識得對方這口七修仙劍的厲害，心裏大吃一驚，盲然出劍，已是不對，此刻若是即行收回，對方隨同跟下來，更爲不智，只有振作力拚之一途。

當時一面運功，力催空中劍勢，一面自身側取出了一個亮光閃閃的紅色皮袋！

這只是外表看來，當無奇特之處，却是大有來頭，有個名字，叫「紅霓袋」，乃是莫方得自其門的鎮山之寶之一，威力甚大，妙用萬端。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莫方取袋在手的一霎，空中黃白二色劍光，已自分出了高下，先者，在莫方運功力催之下，那道黃色劍光也曾力圖振作，無奈對方這七修仙劍，實在威力奇猛，雙方數度交鋒之後，黃光已出現不支

，容得莫方取用「紅霓袋」時，再一分身，敗象益顯。

只聽得「嗆啷！」一聲兵刃交鋒的脆响之後，在七修仙劍白光大盛力壓之下，空中黃光立即光華大盛，洒下了一天的黃星兒。

莫方再不趕緊收劍，這口劍可就別想要了。

收劍，展袋，幾乎是同一個勢子！

杜鐵池七修仙劍勢力迫之下，莫方已迫不及待的將手中「紅霓袋」展出！

身邊上只聽見轟然一聲大响，這只紅霓袋，已化爲滿天紅雲，直向着杜鐵池譚悟二人當頭力罩下來！

杜鐵池鼻子裏立時嗅到了一股奇腥異羶之氣，登時心內一驚，立時止住呼吸，同時間却也感覺出，自己那口仙劍像是陷於大片强力膠海之中，以他功力雖不至轉動不得，却也覺出行動大爲遲緩。

原來莫方這只紅霓袋內所盛裝，乃是他師門數代以來所採集的萬種污穢氣息，後經提煉後取其極穢，滲以坎離紅砂，一經施展，慢說是爲它沾着了形神不保，只便是這般穢氣爲人吸着了一點，也當必立時化爲膿血而亡，尋常飛劍法寶若是爲其所污，也必將異能盡失，墜地化爲凡鐵，端的厲害之極！

自然，以杜鐵池，譚悟這等道力之人，也就另當別論，二人雖不曾爲對方這股穢氣當場迷倒，却也不願爲其所困。

杜鐵池正待施展出那顆「兩刹神珠」，來對付對方的紅霓袋時，譚悟却較他更快的搶先了一步，施出了一樣厲害法寶。

天空中陡然間像是响起了一聲急哨那般的聲音，一道紫光有如長鯨噴水般爆射而起，直射入那片瀰空蓋頂而來的紅砂陣勢之內。

杜鐵池這才看見，原來譚悟手中拿着一個形式奇古的扁壺，壺口爲一昂首舞爪之龍，那道紫色長光，即是由龍嘴之中噴出，起先是細細一道，一待昇空之後，隨即變爲直徑半丈巨細的一道經天長柱。

這道紫色光柱，甫自與對方紅霓袋內所出紅雲一經接觸，只聽得「嗖！」地一聲疾响，竟然將之吸入大半！

莫方滿以爲可以仗此取勝對方，却沒有料到，竟然會吃了這麼一個大虧，那裏還敢逞能，下賸的一半，不待對方收勢，慌不迭自行收回。

就在這一霎，杜鐵池與譚悟已雙雙施展身外化身仙法，夾合在空中莫方左右，後者即使再想逃脫，也慢了一步。

「莫道友，我勸你還是把寶瓶留下來的好！」

一面說時，譚悟那一雙烱烱有神的眸子，狠狠地逼視着對方，莫方緊緊的咬着牙，知道對方確是難以招惹，遂即轉過身來——

「莫方，你還是聽話的好！」

說話的是杜鐵池，臉上可失去了先前的和氣，隨着他探出的那隻手掌，却由掌心裏射出了青濛濛一片光華，有如薄霧一般，在莫方頭頂之上形成了一層幃幕。

莫方不由心裏一震，這才知道這個姓杜的敵情更不好說話，這樣的兩個強敵，平常對付一個已難言取勝，更何况二人聯合出手。

把這番情形看在眼裏，莫方便知道此番於自己大是不利，逞强不得，當下哈哈一笑道：「有話好說，二位道友這樣豈非太過份了一點麼？」

譚悟狂笑一聲道：「說的也是，的確是過份了一點，是敵是友，端看閣下你自行選擇了！」

莫方嘿嘿地低笑，說道：「看來這隻寶瓶，確是與我無緣，這就奉還與杜道兄就是。」

說罷手腕輕振，那隻玉瓶向着杜鐵池臉上飛過來。

杜鐵池伸手接住，只聽得莫方一聲怪笑，反身即起，情知有故，突然間才發覺到緊隨着那隻玉瓶之後，閃出了蠶豆般大小的一點紫色火焰，敢情是其中有詐。

原來莫方眼睁睁地被逼着把寶瓶退還，心中硬是不甘，這才施了眼前這般陰險，明爲還瓶，却在瓶後偷偷放出了一枚太陰神雷，由於前有寶瓶掩飾，萬難爲對方看出，雙方距離如此之近，杜鐵池一經發覺，再想遁走，其勢已是不及。

倉促之間，萬難倖免，杜鐵池由不住心裏大吃了一驚，暗忖着此命休矣。

那裏知道，這番情景却一清二楚的看在譚悟眼中。

由於二人站立的位置不同，自一開始便清楚的瞧在了譚悟眼中，自不容他如此施展。

眼看着這粒「太陰神雷」即行炸開，就在此危機一瞬間，一道光華，疾若電閃的發自譚悟右手食指尖端，其勢絕快，只一閃，已追上了莫方所發出的那一點太陰神雷，一捲一飛，瞬息已百十哩之外。

妙在這番去勢，竟是追躡着莫方前行的背影之後，一閃而至，前行的莫方，滿以爲這一炸之威，慢說是杜鐵池難以遁開，非死不可，就是一旁的譚悟也休想脫身事外，那裏想到事到臨頭，竟然作法自斃，會臨到了自身頭上，簡直是作夢也想不到！

說時遲，那時快——

耳聽得身後疾風聲响，莫方回頭一望，只嚇得怪叫一聲，一念未興，眼前已爆出了驚天動地般的一聲霹靂，可憐莫方原本一心害人，到頭來竟是害到了自己頭上，此刻情形正與方才杜鐵池一般，攻守逃避俱已不及。

隨着紫光爆處，莫方通體上下，被炸得粉碎，却有一道色澤純紫的光華，閃了一閃，直向西天而逝，隨着這股去勢，傳出了尖銳刺耳的一聲凄厲長嘯，轉眼之間，聲光兩消。

杜鐵池與譚悟雙方對看一眼，收回化身。

譚悟長長的嘆息一聲道：「這又是從何說起，眞正是在刦難逃！」

杜鐵池苦笑道：「瞧此人過去行迹，似乎不應落得如此下場，總算還能保住了元神，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譚悟悻悻的道：「話雖如此，這麼一來，你我與他結下的這個樑子，日後實難化解得開了。」

杜鐵池悵悵的道：「嚴格說來，這只能怨得他自己，如非道兄適時打救，只怕我也萬難倖免，此人喪生在自己所煉製的神雷上，也算的是死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了。」

話雖如此，二人心裏總難免有些悵惘，却也無計可施。

杜鐵池這才打量着手上那隻玉瓶，不由微微點頭道：「莫怪乎這厮要盜竊這隻玉瓶，原來竟是一件純陽至寶，却是難得得很。」

譚悟點頭道：「誰說不是，這裏遺留的法寶甚多，正合適道友開派之用，七修一門在道友日後主持之下，定當光芒萬丈，鴻圖大展，可喜可賀！」

杜鐵池道：「果然有此一日，亦皆道兄所賜，我七修門弟子生生世世亦不敢忘今日大恩！」說罷向着譚悟深深一揖，以示不忘。

譚悟哈哈一笑，遂即回了一揖道：「怪不得七妹與大哥對道友你推崇備至，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你先不要謝我，以今日情勢論，這座洞府非你來主持不可，否則一旦落入惡人之手，情形將是不堪設想，是以我和大哥商量之許久，便只有從你來此接受之一途——道友如今功力道法俱已恢復，一切也就不必我再多事，容後開府盛會，再與各兄妹專誠致賀吧。」

杜鐵池道：「這就不敢當了，道兄這就要走？」

譚悟點頭笑道：「我的任務已達，不走又怎地？一切都看你的了，再見吧。」

言罷微微頷首，手勢一舉，一片霞光閃過，已自無踪。

杜鐵池往空一揖，這才轉過身來。

一切災難似乎都已過去，尤其令人高興的是，坐收了這座古仙人洞府，了却了心中一樁大事。

由於有了剛才莫方的前車之鑑，生怕再行遭致一些不相干的外人覬覦，杜鐵池乃即施展仙法，將這座洞府外觀封鎖隱蔽起來，前後左右施法一遍之後，這才步入裏面。

方才在外面，還看不出內室有多麼大小，容得進入實地觀察之後，才警覺到敢情裏面如此寬大，前洞後洞，左明右暗，層層相聯結，足有數千座之多，眞個觸目驚心，嘆爲觀止。

杜鐵池費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得窺全豹——自即日起，遂即在此仙府中住了下來。

冬去春來，轉瞬數月。

這一日陽光明媚，杜鐵池算準了幾位摯友即行來訪，特別採了些佳果，備下仙釀，大開中庭，來至前洞，特地除去了四週禁制，敬候佳賓。

不過是很短的時間，天空中已有了動靜。

即見一片五彩祥雲，簇擁着男女三人，風馳電掣般地來到了眼前，在當空繞了一圈之後，垂直而下，直落眼前。

一個玉樹臨風的全眞道人，一個風姿雲鬢的美婦，再一個是長身玉立，秀髮披肩的少女！——後者幾乎早已迫不及待，身勢一經落定，遂即快速的向着杜鐵池停立之處走來，那雙美麗的大眼睛裏，交熾着興奮，渴望……只是容得她觸目到站立在當前的杜鐵池時，却竟突然的站住了脚步。

「杜……大哥……不……我……該叫你什麼好呢？……你現在已是……一派宗師了……」

說着她的臉紅了，情不自禁的垂下了頭。

杜鐵池緩緩地走到了她面前，仔細的打量着她，後者終於鼓起了勇氣，抬頭平視。

四目相視之下，一霎間勾起了多少回憶。

「瑩瑩……」杜鐵池輕輕喚着她的名字，微微笑道：「我還是我，妳仍然叫我杜大哥吧！」

粱瑩瑩笑了，帶着三分扭妮，她向身後看了一眼，說道：「我師父和桑師伯都來了！」

說話的當兒，「玉樹眞人」桑羽，「碧溪仙子」吳嬪已雙雙含笑來到面前。

桑羽不待杜鐵池開口，先自上前一步，執住了他的手，含笑道：「恭喜道友，別來無恙否？」

「碧溪仙子」吳嬪滿臉喜悅的道：「這就是當日的那個野小子麼？可是不像了……杜眞人，可別見怪，誰叫我們認識在先呢，這會子要再改口稱呼你什麼，可是透着怪彆扭的……」

面對着這兩位昔日前輩，今日同道，杜鐵池發自內心，由衷的笑了。

他如今身爲七修門的掌門，一代宗師，况乎道法功力，前生記憶均已回復，這些已不容許他妄自菲薄，輩份在身，更不容以小輩自稱。

「歡迎大駕！可眞是貴客光臨，名山失輝了！三位請！」

一行人步入中庭，相繼落座。

吳仙子目睹一切，早已讚不絕口！

桑羽更不禁讚嘆一聲道：「月初接崑崙七子中的藍仙子飛書相告，得悉了道友近况，才知道閣下如今非但前世功力俱已復原，尤其可喜的是即將開府點蒼，仙山名門相得益彰，貧道來此點蒼，少說也有百十回了，竟不知這裏藏有如此規模的一座古仙人洞府，眞個不可思議，妙哉，妙哉！」

吳仙子這時已離座而起，看一處讚一處，便逼着杜鐵池帶領一觀，瑩瑩更不時的指東問西。

飽覽一週之後，一行人再回到了中庭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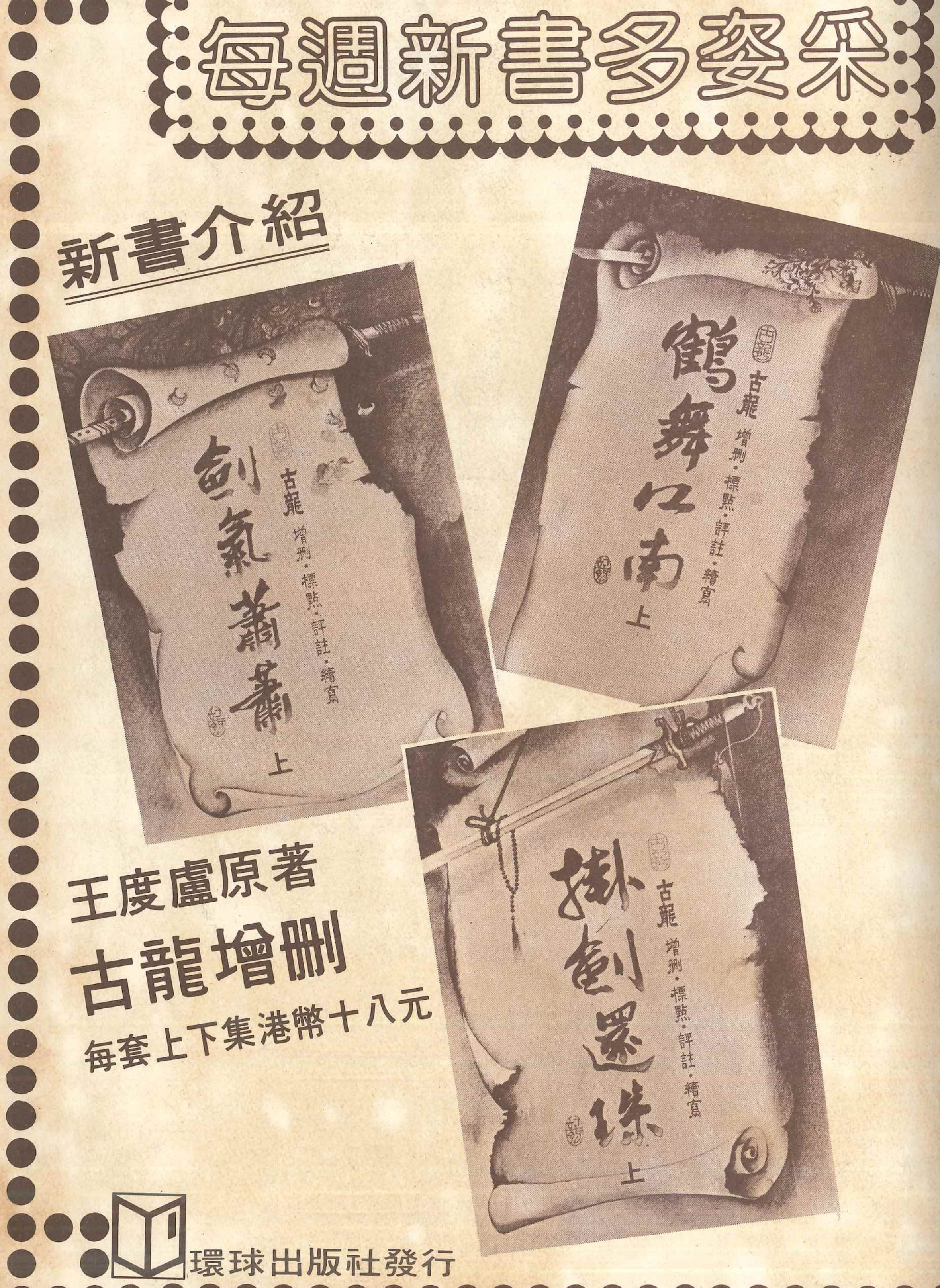
藍仙子才含笑道：「今日來拜會道友，一來是瞻仰名府仙山，高領雅教，再一件便是把小徒瑩瑩託交給你，她與道友本是三生愛侶，跟着我這個不學無術的師父，終無出頭之日，倒不如請道友成全造就，道友今日功力高出我二倍有餘，此事該當何爲，想必早已有了先見，還請不容見拒才是。」

杜鐵池對此，果然已有先見，聆聽之下，微微一笑道：「此事總也要瑩瑩姑娘自己願意才是啊！」

一言既出，瑩瑩早已羞得面紅耳赤，微微一笑，便自垂頭不語！

明眼人自是一看即知，她當然是願意的了。

桑羽輕嘆一聲道：「粱姑娘能得道友



提携照顧，傳授道法，實在是再理想不過，就是吳仙子，她也想託庇於道友大力，在此短住上一些時日，不知道友意下如何呢？」

杜鐵池這才忽然想到道家四九天刧不久將至，吳嬪並非正宗道家出身，心有畏懼，有心托庇自己，也是人情之常，好在這裏丹室甚多，讓她住此亦是無妨，瑩瑩仍是與她一起居住較為理想，當下便一口答應了下來，吳嬪聆聽之下，果然面色大喜，一旁的桑羽亦像憂心大去——杜鐵池冷眼旁觀之下，證實了這一對情侶必然已經合好如初，不免暗中為他們祝福高興不已！

至此為止，似乎一切的災難 都已成為過去，尤其是瑩瑩的來臨，了却了他內心的一大宿願，未來之事還多是很，如何光大七修門，造福天地，應該是最重要的了，他已不再畏懼，且滿懷信心！

——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楊繼盛

鋤奸救國，置生死於度外。

楊繼盛，字仲芳，另別號椒山，容城縣人，明朝嘉靖廿六年進士，官職做到吏部主事與兵部員外郎。幼年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家裏十分清苦，而且繼母很兇，常叫他去牧羊；每次牧羊經過家鄉裏的私塾時，聽到學童讀書的聲音，非常地羨慕，因而用盡各種方法，才獲准進入私塾。經過多年的苦讀，學業因此而有所成就。

當椒山担任兵部主事的時候，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認為河套富庶的地區，長久以來被胡人用強橫的手段佔據，有損害國家的主權，而且有失國家的體面，就全力主張收復失地。然而丞相嚴嵩，總兵仇鸞，平常很嫉妒忠臣，眞可說是無論在上位的皇帝或在下面的大臣都受到他們的欺瞞，因此就向皇帝誣告夏言，把他加上「隨便引起邊亂」的罪名，命令處以死刑。椒山是明朝最忠義的大臣，眼看掌握大權的奸小們禍害國家，殘殺忠良的大臣，削弱國家的根本，再也沒有比這些還嚴重的。他雖然明明知道這些豺狼似的壞人手中握着大權，但却一點也不害怕。於是不顧一切，上書給皇帝陳說仇鸞的罪過，可是結果不但沒有被皇帝採納，反而受到了「越過自己的職位談論政事」的罪名。

這時邊疆時常有禍患，使得朝廷不能安寧，而且尤其以俺答為最大的禍患。總兵仇鸞對俺答的入侵，不但不派兵阻止，反而主張和俺答「互相做生意買賣」，楊椒山認為國家的威望不能振興，要是有一天其他的蠻夷都和俺答一樣，那麼後面而來的禍患將愈來愈多，於是上書反對互相做生意的「五種錯誤十項不可」，並且極力主張「把俺答的頭掛在竹竿上放在外夷住的街道裏，以告訴天下流傳百年之後」。而這充滿感情的文詞，皇帝看了之後非常感動，立刻召集了大臣們商量，但大臣們大多認為這不過是不合實際的說法，而仇鸞更秘密上書給皇帝誣告椒山「阻撓邊防計劃」，於是皇帝下令逮捕椒山入監獄，不久被降官為狄道縣典史。

狄道縣屬於今天的甘肅省臨洮縣，原來是漢人和番人混雜居住的地方，文化的水準很低，椒山下車之後才剛安置，就普遍地訪問城裏鄉間的人民招收安撫那些流淚的人們，並對那裏的人施行適當的教育，不分種族，一樣平等看待。從此以後羌番人民無論上位的酋長或在下的百姓都很服他，百姓都稱呼他為「楊父」。

「互相做生意」施行沒有多久，野心的俺答果然毀約，找機會侵入薊州。在這個時候總兵仇鸞忽然疽瘤病發作而死，大臣徐階認為仇鸞私自和敵人交往而延誤國家，罪過大得沒有辦法寬容，因此報告皇帝，皇帝下令把仇鸞的棺材打開用刀毀他的屍體，以表示嚴厲的處罪。這時明朝的政府回想椒山極力主張互相做生意的不可，足以見得他的看法很有重要性，馬上就下命令把他由狄道縣調升為南京戶部主事，隨後又調升為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他心中十分感動朝廷對他的恩惠，不忍心看着掌握大權的小人們殘害人民禍害國家的惡劣行為，於是就上書給皇帝痛切地說明嚴嵩的「十大罪過五項奸險」；然而，明世宗看了非常生氣，反而下命令把椒山捉到錦衣衛，用嚴刑拷問，逼問他主使的人。

當椒山每次從獄中提出審問的時候，凡是他所經過的地方，無論是官吏百姓，都對他十分同情，那時司業王材對嚴嵩說：「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說椒山將不免被殺，難道說你不憂慮萬世之後人們對你的看法嗎？」嵩說：「我當救他！」因而就命他的兒子世蕃，與鄢懋卿、胡植商量，而鄢胡都是沒有廉恥的小人，只知道巴結有權有勢的大臣，那裏會想到不要隨便殺害人命，於是就極力主張「斬草除根」。所以椒山終於不免一死。

先前的浙江巡撫李天寵，閩浙總督張徑，因為犯了「玩弄法令而使得倭寇殘害百姓」的罪名，因而被捉，送到首都，皇帝下命令要處死，嚴嵩非常地奸詐，把是非給顚倒，因而把張徑，李天寵的報告再交上去，並且把楊繼盛的名字附加在報告的後面，結果一同被處「殺頭」的罪刑。

他死後七年，嚴嵩失敗，穆宗即皇帝位，安撫直說的大臣們以繼盛為第一，追贈太常少卿，謚號忠愍，又依從御史郝杰的建議在保定建祠廟，名叫「旌忠祠」。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